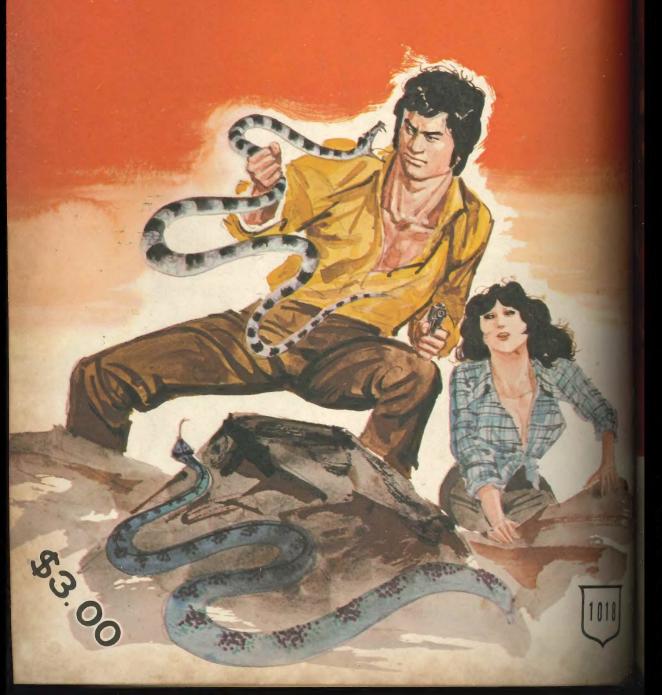


突擊蛇山(債探、間諜、技擊傳奇故事)馮嘉·著 青年豪俠,隻身冒險犯難,深入荒山蠻叢 之中救美,險死橫生,情節迂廻,高潮迭起, 着着扣人心弦,情節緊凑,字字珠璣,句句動 人,是篇令你愛不釋手的佳作也.....。



編者話 一九七九年元旦來臨,本刊今期除了 特選很多精采巨著刋出給讀者欣賞閱 讀外,同人等並祝各位新年進步,身心愉快!

巨型小說今期是選利馮嘉的し突擊蛇山门,是 篇爲一部以偵探、間諜、鬥智爲主題的小說,人物 背景别開生面,結構情節曲折迂廻,內容詭秘變幻 莫測,動作場面充滿刺激,鬥智奇謀爾虞我詐…… 本文作者馮嘉先生,素以擅寫緊張刺激小說見稱於 文壇,迎合一般讀者閱讀與趣載譽,他的作品,在

本刋歷年來的發表,好評如潮,敬希先睹爲快。

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大刺客歷史故事 | 薛天畢 7,原本是今期發表的,由於篇幅關係,情非得已 ,延期推出,敬希原諒,並請垂注下期的刊出吧!

本刊目前佳作堆積如林,將會在短期內按期逐 -隆重推出,以饗讀者。龍乘風的獵刀奇俠故事| 冰島殲覇戰〕及雪刀浪子故事」鐵騎十七雄〕,將 相繼於下期及1020期刊出,還有馬雲、柳殘陽 及東方英、滄海客、高峯、高皐、秦紅、溫凉玉等 海外各地名家作品,亦會連珠貫串地貢獻各位。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突擊蛇山(巨型技擊鬥智傳奇故事)

是篇描述一個靑年豪俠,爲了探索一宗案件, ·深入荒山叢林,驚魂步步,厄境重重,過 程緊張刺激,情節扣人心紋,內容集偵探、

羽56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虎雙環(精選俠情短篇)

漁村野店 稀客絡繹 賑災拯黎………醉仙樓主36

脂粉閻羅(兩期完精選俠義故事)◀下▶ 靑磬常伴 遁跡空門………朱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艷 鳳 狂 龍 (俠情中篇連載)

密林深谷中 墨邪伺俠踪………降 中 客48

鐵 黃 蜂(司馬洛傳奇故事)

峯廻路轉 漸露端倪…………馮 嘉66

運財童子(雌虎狂龍故事)◀下▶

安排妙計 尋找區兇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劍氣白雲(長篇連載)

掌珠被擄去 赴滇請救援……蕭 逸89

幽 靈 四 艷 (長篇連載)

士急馬行田 生死決一戰…… 臥 龍 生 9 8

八仙鬥八魔(長篇連載)

叢書学故・機智短篇

立機妙算(機智故事) ……機 智 子65

第101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 印人:羅 威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溴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 \$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畢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 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 -年52期NT.\$1100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毎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各書店報攤超級市場均有出售



玉刀古 全書 227 頁定價HK\$3.50



全書 288 頁定價HK\$4.00

₹素機構 ☑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武俠創作小說新書

九頁定價港幣四元





兀 全書七〇六頁定價港幣九元七 名

公主失踪

那降傘在黑夜之中飄在高空。灰色的

在天邊照明,並不很有照明之效,因此那 降傘,深灰色的天空,有四份之三的月亮 密的森林 天上望,因爲這裏是一片無邊無際似的叢 容易看得出來,而且這裏亦不可能有人向 的視綫的。即使有人抬頭向天上望,亦不 灰色的降傘在灰色的天空中是並不吸引人

淺色,反映着月光,幾乎是銀色的。 吊在降傘下端的杜雷可以看到那條河特別 那四份之三的月亮倒是頗有照明之效的, 從天空望下去就像是一片黑色的海。

但因爲樹頂的高度並不一致,就像是海中 那密密的樹雖然大致上是一片黑色,

> 入山搜索 的波浪,波浪的頂,向着月亮的一面 也淺

剛才在飛機上的時候,他還是看不到邊緣 色得多了 現在愈降得低,視野愈收窄,他就也愈 那樹林的確就像是沒有邊緣的,即使

起碼在他的視野的範圍之內 而且這樹林亦看不見有斷裂的地方

看不到邊緣了

上的一隻小圈子裏,但是假如看不見目標 的目標上,有些人甚至有把握降在劃在地 然一個善於跳傘的人可以降落在一個很小 有機會發光,便也包括在黑暗之中了。 的,但是在夜間,那些沒有樹的空曠處沒 也許並不是沒有, 在白天是可以看見

那裏,永遠不能上亦不能下了 傘極有可能給高高的樹枝纏住,人就吊在 不適宜降落的,尤其是獨自一人。因爲降 那就再好本領也無能爲力了。樹林中是

南瓜形狀也漸漸崩潰下來,而終於好像一

杜雷必須降落在那條河之中。

茫的事情,不過愈降得低就愈不顯得渺茫 一條銀綫,要降在一條綫上,似乎是很渺 在飛機上望下來的時候,那條河就像

要游回岸邊也得花不少氣力呢。 這條河有一百呎寬,假如降在河中心

在杜雷之下的,大約距離他有二十呎。 度一面低減,脚下的東西就一面變大,祇 有那隻箱子不會變大,因爲那隻箱子是吊 河面就在他的眼底下愈來愈寬闊。高

就是正正向那河面降下去了。 他離開飛機的位置很好,配合着風向,他 下方向,不過大致上方向仍然是對的。 下背上那隻小型螺旋槳推進器,以調整 降傘慢慢地飄下去,有時杜雷會開動

是會降落在河邊,大約離岸二十呎。 後來,他就知道不必再調整方向了

四射。 終於,那隻箱子首先到達,濺起水花

傘漸漸又再降下去了。 但是杜雷的身體到底是有重量的,因此降 開始浮起,把杜雷再拉高上去,這是因爲 降傘忽然之間不需要負担箱子的重量了, 箱子開始向水中下沉的時候,降傘就

是並未完全沒入水中。 水是很淺的,祇浸到他的腰部,而箱子也 杜雷也到達了水面,進入了水中

文圖

馬子

成

。那

收回來 把那沉重的降傘逆流拖向岸邊,一面把傘 爲他要取回這降傘。降傘給河水帶着下去 子割斷就行了,他却沒有這樣做,那是因 着走。本來杜雷祇需要拔出刀子來,把繩 把降傘冲走,由於那朶傘的布幅是很大的 杂凋殘了巨花似的落到了河面。河水開始 。杜雷不希望這降傘給人發現。於是他就 ,終於會到達下游而有給人發現的可能的 ,所以造成一股相當大的拉力,把杜雷拖

機會是很微了,他知道這樹林都是沒有人 **叢之中。降傘會永遠留在那裏,被發現的** 的身邊了,他就把它拖進樹林裏,投入草 ,祇有野獸。 花了好一番努力之後,降傘回到了他

悶熱了。這下面與天上的凉快完全不同。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就真正有熱帶的味道了,雖然是黑夜,還 熱帶的高空沒有熱帶的味道,熱帶的地面 雖然身子還是濕淋淋的,已經開始感到那 他在岸邊的石頭上坐下來, 喘息着,

就會沉進河底的沙內,而給沙埋沒了。 冲到下游去的,在很短一段時間之內,他 就看不見了。他已把背上的那一大串裝備 旋着的。飛得太高了,黑夜再加上肉眼, 類一下。那隻推進器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 解了下來,現在他就再動手把這些裝備分 架飛機,雖然他知道飛機仍然是在頭上盤 他就先把它投進河中心。這東西不會給 他抬頭看看天空,看不見把他載來那

噴霧瓶,四周圍一噴,趕走那些已經開他脫下衣服,從一隻背囊裏取出一 始隻

身上噴了一陣 向他圍攻的蚊子,然後噴霧瓶再向自己的

蛇手。」 開了無綫電,說·「飛鷹,飛鷹,我是捕 副用膠袋封着的無綫電,把膠袋割破,扭 他再解開另一隻背囊,從裏面取出一

電中透出來回答他說·「你還好嗎,捕蛇 「我是飛鷹,」另一把聲音,從無綫 「我已經安全到達了。」杜雷說。

自己了,我們再都不了你什麼忙。 「行了,行了!」杜雷說,「你們回 「很好。」飛鷹說,「這之後你得靠

杜雷把無綫電關了,抬頭望望天上

看不見天上有些什麼。那架飛機是正在飛 這一望也祇是下意識的動作而已,他根本

備。

到的電波就是正正在他的前面了。 再閃動了。那即是說,現在這儀器所探測 直至那光綫在小窗口正中央,那光綫就不 燈光正在閃動,那是一條幼幼的綠色光綫 着其上一個玻璃的小窗口,那裏有綠色的 ,指着他的右面。杜雷小心地轉向右邊, 杜雷把那副無綫電略爲調整一下,看 他把無綫電關掉了,把背囊在樹枝上

護着這副無綫電機。 下一步,他就是把那隻箱子拉了上來

那熱是眞要命的。熱而濕,那是最難

易散發。

多。 把箱子裏的東西取出來又使他的汗出得更 箱子拖上來的時候已經滿身大汗,再

杜雷最急須的就是一隻帳幕,因爲他需要 睡覺,而在這個地方他是不能够露天而睡 面包括他的武器,以及一隻帳幕。目前 終於,箱子的東西都取出來了。 這裏

是遮雨用的,這種地方的天氣很難講,大又在上面張起了一重較高的油布幕,這則 ,透氣然而不會把蚊虫放進來,但並不是合金料子製成的,帳的下面是薄薄的紗質 雨隨時會瘋狂地下來,他不能不有這個防 很難弄破,杜雷把這紗帳張起來了之後, 普通的紗質,而是一種非常堅靱的料子 他那隻帳幕,是用很輕然而很堅靱的

來的時候體積則並不大,可以揹在背上! 其他的用具他都放進了帳幕之內 這帳幕張起來時相當壯觀,但是收起

的是電池,但是在一段長時間之內不必担特別設計的,一盞很輕便的手提電燈,用 可以補充用去的電力了。 型發電機,祇要把發電機的柄搖一陣,就 心會把電池用光,因爲這燈上連着一隻小 然後就熄了燈,躺下來。他那燈亦是

第二天早上大雨就下來了 這天夜晚沒有下雨。 ,也是那大

杜雷就在這森林的河邊渡過第一夜。

的,他躺的地方離地有二呎高,所以雨水 雨把杜雷驚醒的。 他的床還算很好,那鋁管子是架高了

熬的,潮濕的時候,身體的熱度就也不容

手?」 去吧!」 掛起來,以使背囊能够晾乾,再好好地保 走,但他是看不見的。 「再見。」那把聲音說。

X 4

是不方便趕路的 能躺在帳幕裏等着了,因爲在大雨中他也 可以從他的身下流過,不過,他暫時却祇

他祇好拿出乾糧來,先解决早餐的問

這件事情是怎樣開始的 他吃着,想着他這一次的任務,以及

這許多裝備,也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 神通廣大如他,要準備這樣一架飛機,弄 因爲這很明顯地不是他自己的行動。即使 那一天,他被邀到小江的總部,小江 事情自然又是開始在小江的總部了

人。你不會有空請我喝茶談天氣的。」 ?我不是一個忙人,但我知道你是一個忙 以茶點招待他,跟他談天氣。 「你究竟有什麼事,乾脆說出來好不好 後來,杜雷終於感到不耐煩了。他說

公主。」小江說 「我也想談談你的一位朋友,卡絲美

「哥洛脫的卡絲美公主。」杜雷問。

「在這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有公主 「還有別一位卡絲美公主嗎?」小江

「你是認識她的。」小江說。 有什麼好談的呢?」杜雷問。

認識她,那時她要跟我比賽,結果我輸了 並不是秘密,有一次在瑞士滑雪的時候我 我們就是這樣結識的,這個我猜你知道 「是的,」杜雷說,「我認識她。這

假如你贏了她,也許就結交不上了 「你的手段果然不錯,」小江說,

> 我的確是輸給她。她是一位滑雪好手,而 這一門玩意我並不是很擅長的。」

交不上她了。」 「換了是我,不論輸贏,我看還是結 「總之你對女人是有辦法的,」小江

種永遠有人監視着的女人。」 在附近,假如我要找情人,首先就不要那 到她的屋子去吃過飯,如此而已,別忘記 她是一位公主,什麼時候都有幾個保鑣 「別胡說八道,」杜雷說,「她請我

「但你是喜歡她的!」小江說。

主。 主,而且她還是一個芝蔴綠豆小國家的公 她這個人其實祇有一個缺點,就是一位公 「當然我是喜歡她的,」杜雷說,

着 小江沉默了下來,用手指在桌子上敲

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了?」杜雷問,「吞吞吐吐

物,英雄救美人,一向是千古佳話,所以 三個月了,」小江說,「你是一位英雄人 我在想,這一次你也許亦會有興趣勇救佳 「你喜歡的卡絲美公主,已經失踪了

雷說。 「這一次你是在跟我開玩笑了。」杜

怕嗎?」 「怎麼開玩笑了?」小江說,「你害

上看到的,衞星直播。 杜雷說,「我今天早上才看見過她,電視 「卡絲美公主現在正在美國訪問,」

小江說,「你看的是

「二十四吋螢幕彩色的。」 「總之不是蹩脚電視機,」杜雷說,

道。 「有沒有我這裏的那麼大。」小江問

他指指他的房間的牆壁上。

是欣賞節目用的。」 小江這裏有一隻五十吋寬的螢幕,可 「當然沒有了,」杜雷說,「你這不

影 以放映電視錄映帶,同時,亦可以放映電

的錄映片段。」 美公主是經常到處訪問的,我們有不少她 「讓我們看看吧。」小江說,「卡絲

燈光暗下來然而不會熄掉,就使螢幕上的 畫面顯得更爲清晰。 來了,而那巨大的螢幕上也出現了畫面。 他按了一個掣,房間裏的燈光就暗下

手道別。 半身出現,揮手。那是機場上,她正在揮 一個美麗而富於風度的年輕女郎的上

「這就是她。」杜雷說。 「這就是她嗎?」小江問。

雪橇準備滑雪。 這一次則是在雪地上,這個女郎正在穿上 小江又按了一個掣,畫面又變換了

就是在那裏認識她的。」 「我猜這就是瑞士,」杜雷說,「我

「這就是瑞士,」小江說,「也正是

你與她呢一 -邂逅的那一次。」

情他們把有你出塲的片段都剪掉了,他們··「這是她的保鑣們自己拍的,不過很可 這滑雪的片段相當長。小江一面解釋

外國男人。他們認爲這會有損公主的形象 ,他們的公主是神聖的,是一位女神。 不喜歡讓國人知道他們的公主結交了一個

明白,她並沒有失踪,我今天才在電視上 「我並不介意,」杜雷說,「但我不

「現在再看看今天的電視吧。」小江

聞的片段。卡絲美公主正在一座殘廢者收 不同的畫面了 杜雷認得那果然是當天看過的電視新 他按了一個掣,那螢光幕上便又出現

她不願意做的事情。」 晚都是在這些她自己不願意去的地方, 容所裏訪問。 「一定悶死了,」杜雷說,「一天到 做

「我是叫你來看清楚。」 「我不是叫你來爲她訴苦,」小江說

看着那隻巨大的螢光幕。 了半句,忽然就不再說下去了,祇是定睛 「但我已經看過了 」杜雷這樣說

楚的,就像是看電影般,放得那麼大。 小江這隻巨大的螢光幕果然是份外清

深吸一口氣,說:「我得再看一次!」 杜雷終於說•「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 他沉默着看着那段錄映片段放完了 小江又把那片段放了一次

有點不同。」 人,我見過,我認得。神態和一些小地方 覺,這個不是卡絲美公主,這是另一個 女

「對了,」小江說,「我不是告訴你

卡絲美公主已經失踪了嗎?」 「那麼這一個果然是冒充的了?」杜

外,這森林裏亦有不少土人的村落。」 不會有人反對你在那裏築一座屋子的。此 「獵頭族?食人族?」杜雷問。

揚善的,他們去殺害那些土人的事情不提 向你動武。白人探險家當然對自己是隱惡 巳。通常你不逼得他們太慘,他們也不會 多數都是良善的,對於外來人祇會害怕而 實這些只是接近原始人的人。這些土人大 ,到土人反過來報復時,他們就叫苦連天 ,於是就有那許多食人族、獵頭族的故事 「傳說中是這樣,」小江說,「但其

「既然他們並不可怕,」杜雷說,「

選。」 認識卡絲美公主的人,所以,你是最佳人 「我已經講過了,」小江說,「你是

你不會先對我安慰一番了。」 有一種感覺,覺得你是有所恐懼的,不然 說,「聽你對那些土人們的一番辯護,我 「這祇是理由的一部份而已,」杜雷

,之後就沒有消息!」他拿起一根長長的 了。十個人一小隊,他們從這裏溯河而上 小江嘆一口氣··「我們已經派過人去

「你是說卡絲美公主被那裏的土人捉

江說,「那裏有一個訓練營。」 「不是土人,是文明世界的人,」 小

> 過訓練的,而這裏就是一個訓練營。並不 職業恐怖份子。你知道現在這個世界的,「恐怖份子的訓練營,」小江說,「 到處都發生恐怖流血事件,那些人都是受 不毛之地,就連他們本國政府也管不了的之後都晉訊全無了。這個地方,你知道是 。所以卡絲美的父親就求我帮忙了。」 「爲什麼他認爲你會答應呢?」杜雷

「因爲我也有些地方需要他帮忙的。

間。

的人躲在他的國家裏,假如你帮了這個忙 「讓我猜,」杜雷說,「一些你要追

練成混身本領送回來。有很多國家會樂意 够的代價,把人送去,他們就替你把人訓 路的罪犯在這裏主持訓練工作。你付出足 屬於什麼國家,幾個僱傭兵,一些走投無

把人送去受訓的。」

「卡絲美公主就是在這個地方?」杜

他還答應讓我在他的國家裏,設一個分部 ,他就會讓你進去捉,是嗎?」 「大致是這樣,」小江說, 「此外,

這種地方去?」 「你以爲這是眞的嗎?她的父母會讓她到 「研究植物標本?」杜雷皺着眉頭,

的,所以他就祇能够逐條提出了。他問道 許多問題,但是許多問題是不能同時發問

這件事情來得太突然,杜雷心中有了

了。二

以後,那裏就不能够成爲逃亡者的樂園

「是的,」小江說,「她就是在這裏

「既然你知道是一座訓練營,爲什麼祇

種新的植物就會以她的名字爲名,這就是 物學的,假如她發現一種什麼新品種,這 ,」小江說,「你不知道嗎?她是專修植 「這是她的專長,也是她的最大嗜好

她的國家的光榮了。」 「但爲什麼她偏偏會揀一個這樣的地方去 「唔,我也聽她提過的,」杜雷說,

?這是巧合嗎?」 什麼研究植物學,不過是一個藉口吧了 雖然我並沒有對她的父母提起這兩種可能 柳架了,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她自願去的 小江說,「一種可能性就是她的保鑣把她 一坦白說,我認爲有兩種可能性,」

,而又不知道那裏是一座訓練營呢?」

「究竟你是怎會知道卡絲美公主在那裏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杜雷說

我還以爲十個人已經很足够。」

假如我知道,我也不會派這樣少人去了。

也不是想的,」小江說,

「這不是遲一點嗎?」杜雷問。

種爲較高呢?」杜雷問 「你認爲這兩種可能性之中又以哪一

保鑣,此外還是一些嚮導,但他們到那裏

「當然不是,」小江說,「她有她的

「一個人?」杜雷問。

性。」

「是的,」小江說,「這個就是冒充

絲美公主,祇要把這個冒充的抓起來,問 杜雷說··「那麼,你要找到眞正的卡

江說,「應該說是替身。」 「冒充這個名辭也許用得不對,」小

発國人担心了?」 美公主不見了,就把這個替身搬出來,以 「噢,」杜雷說,「一個替身。卡絲

不宣佈出來吧了。」 多大人物都是這樣的,有替身,不過他們 「是的,」小江說:「正是這樣。許

戴高樂,但一 「我知道,」杜雷說,「譬如邱吉爾 -這世界那麼大,一個女

麼地方。」 把她救回來就行了。我們已經知道她在什 「你用不着找,」小江說,「你祇要

「爲什麼要我?」杜雷問,「既然知

道她是在什麼地方-」小江說,「救她的人是認識的人,那 「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認識你

就比較方便了,起碼她放心跟你走,是不

竟在什麼地方?」 小江按了另一個掣,另一幅牆上就出 「這是一個道理,」杜雷說,「她究

的。地圖的中間有一個紅點。 現了一幅巨大的地圖,上面也有地名寫明 「大約就是在這個地方。」小江說。

X 6

一這裏?」杜雷說,「這裏都是樹林

,沒有人烟的,簡直是原始森林!」 「地圖上沒有城市,」小江說,「但

不是沒有人。假如不嫌交通不方便的話,

了。

雷問

了。

那爲什麼你不派些人去呢?」

說

派十個人去呢?」

「在派去之前,我並不知道。」小江

棍子 ,指出路綫。

住了?」杜雷問。

標本。」

「他們告訴我她是到這森林中去研究

「這是她的國家的情報錯誤,」小江

「什麼訓練營?」杜雷問。

「她不是那種人,」杜雷說,「而且 什麼電視機呢?」

X 7

種人,她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這種 可能性不很大了 象就是她是一 情她分得很清楚。」 庸的人,她不會做那種事情。她不是這 世界有她的 杜雷考慮了一陣,搖搖頭: 套看法。她是一個智慧而 個意志堅定的人,她對這 我跟她談過,她給我的 「我看這

麼多?」小江問 「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你知道得這

樣的 解這個人了,」杜雷說 ,是不是?」 「你跟一個人談一次話, ,「你也能够這 就大致能够

「我說過我喜歡她,」杜雷說, 「這倒是眞的。

江 會喜歡一個傻瓜的。」 「那麼綁票的可能性就較高了?」小

你是比我知道得更多的。 「別問我, 杜雷說, 「我不敢肯定

權成爲恐怖份子 就要把她綁回來,她是一位公主,她沒有 我們要把她搶回來,假如是自願,我們 ,我們都要把她弄出來了。假如是綁票 小江嘆口氣••「不論是綁票抑或是自

不是干涉人家的自由,我祇是分辨是非黑 杜雷看着他。 ,不論有怎樣崇高的理想,到那種 小江又連忙解釋。「我

> 達成什 機 地方去都是錯的。學會了殺人、爆炸、却 這些手段解决不了任何問題,也不能 麼崇高的理想。」

法了 那我會企圖勸她回來,她不聽,也沒有辦 「假如她是自願去的, 我不會把她捉回來的。 杜雷說,

種人在一起,那你不管她願意不願意,都總之我知道你到了那個地方,看見她跟那 要把她捉回來了。」 「你怎麼講都不要緊,」小江說,

杜雷問 「你對這座訓練營的情形清楚嗎?」

地圖 「大約是在這裏,」小江指一指那張

地點都不清楚,你叫我去找人?」 「大約是在那裏?」杜雷說,「你連

道我能告訴你一個地址嗎?」 標誌,連地名都沒有的,」小江說,「難 「那裏是一片森林,沒有什麼特別的

「從空中看不到?」杜雷問

裏而進行他們的訓練工作的。」 樹林的一部份而已。他們自己有一個名字 地也是在樹蔭之下,從空中望下 般蜿蜒着的天然隧道,他們就是躱在那 小江搖搖頭:「大部份是在地底, 那裏有一座石山,裏面是許多蛇 去不過是 空

「你這情報是怎樣得來的?」杜雷問

文科的,我們奇怪他怎會忽然之間懂得拿的大學生,我們早已有他的案底,他是唸說,「騎刦飛機不成的。其中一個是日本 道 機關槍,怎麼懂得教機師飛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捉到了兩個恐怖份子 小江

> 山出來的學生。假如我早捉到這兩個人,什麼地方學來,他就招供出來了。他是蛇 知道那裏是蛇山訓練營,我就不會派十個 連飛機上有什麼儀器都知道,我問他從

「你對蛇山還知道一些什麼?」杜雷

問

究。」 都知道了,我有一份紀錄,你可以慢慢研 應該知道得不少了。總之,他所知道的我 小江說,「他在那裏受訓了三個月,他 「都是從那個日本學生口中知道的

看見卡絲美公主在那裏嗎?」 「這兩個人,」杜雷問道,「他們有

知道的。 小江搖搖頭:「時間不同,他們不會 卡絲美公主去的時候他們早巳走

那麼大一座森林!」 個人進那森林裏去找尋蛇山的所在嗎? 「那你想我怎樣做呢?」 杜雷問,

前一 高, 也許被殺掉了,我不知道哪一個可能性較 隊人是已經遭受襲擊,他們 着電波,一直停留不動在這裏。顯然這一 都沒有了,祇有這電波指引器仍然在發出 電波指引器可以維持六個月。無綫電聯絡 們迷了路,我們可以找到他們的所在。這 發出電波,指出他們的所在,以便萬一他 達這個指引器的所在 他們是帶去了一具電波指示器的,不停地 定先把這個電波指引器遺下了。你到 總之,不希望是後者。他們在被襲之 「我派去的那十個人。」 也許被捉去, 小江說, 記就不遠

更好?」杜雷問 「你認爲我一個人能够比十個人幹得

「十個人比較惹人注目,」 小江說

個人可以偷偷摸摸。」

的人不是你。」 「你是講得輕鬆的,」 杜雷說, 一去

游 你要在這邊起程。」他的棍子指着河的上 以前我們的人是溯河而上,但是這一次 「你走的路綫也不同。」小江說,

有 本是什麼都沒有的。我懷疑可能連人都沒 「你在開玩笑 ,」杜雷說,「那裏根

提防從那邊來,亦不會知道。」 「正是,」小江說, 一因此他們不會

因爲根本不可能從那邊來!」 「你可以用降傘從這裏降落,然後沿 「他們當然不提防了!」 杜雷說:

河而下。」小江說道。 「你倒是很會爲他人作打算的。」杜

雷諷刺地說。

留給你了。」 做這種事情的,所以我就特別把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留給你, 「是的,」小江說:「我就是特別把 因爲我知道你是很喜歡

尤其是在特殊情况之下的冒險,以及別人 有別的事情比較冒險更令他感興趣的了 不能做到的冒險 這倒是講中了杜雷的心事的, 因爲沒

江說 「尤其是又有美女牽涉在其中。」小

如你認為還有別人能够勝任的話,我倒希 杜雷還是沒有做聲, 小江又說:

有用他們的方法去對付他們!」

望你介紹給我一個

了 就是感化也感化不來的,也祇有以暴易暴 成這種辦法的,不過正如你所講,這種人 杜雷聳聳肩,說:「本來我也是不贊

「你祇要看看有關蛇山那份資料,就可 「大致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小江說

裏去受訓的,那麼我們就假設她是給綁票 提供了我的意見,認為她不會是自願到那 說卡絲美公主已經失踪了三個月,而我則

好一會杜雷才再度開腔。他說: 杜雷祇是凝視着那幅地圖。

到那裏去的吧。

那麼,目的是什麼呢?勒

以知道得更詳細。 「那兩個從蛇山訓練出來的恐怖份子

9 杜雷說:「他們現在呢?」 「他們已經死了。」

「什麼意思死了?」杜雷說。

小江說。

身死了,是我把他們收藏起來的,既然我 * 知道了。」 知道了蛇山的秘密,我就不想別人知道我 「在外間人的心目中,他們是已經傷重 「是我安排他們的死亡的!」小江說

子。

救她出來了

我怎麼逃走呢?那裏會有很

「第二個問題!」杜雷說:

「假如我

多人追我的。

杜雷問

「那我就猜她大概是正在接受强逼洗腦了

「假如她不是自願去的!」小江說:

「那爲什麼在那裏逗留這麼久呢?」

「他們並沒有收到勒索聯絡。」

小江

也許他們仍然希望把她變成一個恐怖份

說

這件事情,我是還有考慮機會的吧?」 「這倒是對的!」杜雷說。「但當然

呢? : 「你不願意做的事情,我怎能强逼你做 「你當然有考慮的機會了!」小江說

吧。 「很好。」杜雷說。 「讓我考慮一下

後你

無綫電指引器,然後你用無綫電通知我

一天路程,你在他們那裏留下另一個

我們會派飛機去把蛇山炸掉,並且派傘兵

個

你把她救出來,

你想辦法令他們落

進行不可了!」小江說:「而且必須是一

「所以這件任務就非要這樣一個人去

了。 做, 情, 口 這樣一件事情,各方面的條件都合他的胃 他的眞正意思應該是研究清楚那些資料 亦是一樣,結果,杜雷還是到這個地方來 ,他是很有興趣管的,小江請他做的事 所以他是極少拒絕的,而這件事情 多數是認爲他必然很感興趣才會叫他 但是杜雷說考慮似乎是多餘的,其實

,但反正這窮國家是連飛機也沒有的,而部隊去接應你。這當然是相當野蠻的行爲

且我們不過是把他們的森林炸掉一塊吧了

他們很可能根本不會知道,

就是知道亦

强烈的。小江說那隻電波指引器可以支持 ,證明那隻電波指引器所發出的電波仍是也就是小江所講那個無綫電指引器的所在方向,在微微地擺動着。這指針所指的, 有意外的話,應該是大約十天左右就可以在並沒有過去了很多時間,而杜雷假如沒 六個月時間,這並沒有錯誤。六個月, 到達了,他是還有很多時間的 ,對一對。那指針仍然是指着那個固定的。杜雷再把那隻有小窻子的無綫電取出來 大,但在大約 那熱帶的驟雨如傾盆一樣下來,下得 當然,這種事情,也是愈快就愈好 一小時之後,就雨過天青了 現

件東西 用很多次了 他有很多筒,所以這隻橡皮艇他也可以 成爲一艘相當大的橡皮艇了。這種壓縮氣 來是很小的一塊,但是他用一筒壓縮氣納 進背囊之中,又從另一隻背囊裏取出另一 丽停了,杜雷便把帳幕收拾好了,放所以他雖然有很多時間,也不要浪費了。 入橡皮艇的氣咀,很快就把橡皮艇灌滿 。這件東西則是一隻橡皮艇,摺起 使

他把他的用品都放進了橡皮艇,沿河

任何時間都不可能與另一個人距離超過一感是奇妙的,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幾乎 能連土人都不會有。頭上的天空忽然之間世無爭了。他知道這裏許多哩路之內很可說與世無爭,在目前這個階段他是真正與 發生過的事情。藍天白雲之下,那種孤獨 又變得那麼晴朗,就像剛才那陣雨是並未 路上暫時是不會碰到什 麼人的,假如

> 感。世界上的人類實在是太擠逼了,使人生的孤獨感,亦可以說是一種可愛的孤獨類的距離都是以十哩計算的。這是一種陌 類對自己的同類已很難再有好感

行了 馬達和划槳的 水流得不急,也不太緩,總之他是不需要 杜雷的橡皮艇就是這樣順流而下 ,就這樣讓河水把他帶走就

一拉開,那柄就變成有三呎長了。 魚叉,柄祗有半呎長,不過却是中空的 取出一枝魚叉來。那是一枝三叉的鋒利 的時候,杜雷就打開背囊, 射

他這橡皮艇的外皮是一種非常堅靱的特種這橡皮艇會給那些石頭擦破,因為他知道 份則是比較多石的, 纖維製成,要把它弄破實在並不容易。 他用魚叉把橡皮艇推到河邊。那一部 但他一點也不担 心他

麼長,而且對人毫不避忌。但杜雷早就知,在這樣淺的水中,有些魚竟有六七呎那不到三呎深的水中。這眞是難以置信的事 常清澈了了,杜雷可以看到許多魚游在那 道有這種事情,這是一個許多年來都沒有 會害怕人類。他的魚叉就是這樣用的 人類到過的地方,這裏的魚甚至還不曾學 由於那裏是多石的底,河水也變得非

上 刺中了一條大約兩呎長的,把它提到了 杜雷不太貪心,他的魚叉一刺下去

在吃的方面,小江那個組織的科學家們亦 中的食物多的是,他是絕對不愁餓死的 物,這實在亦是一件難過的事情。這森林 多食物,而且假如祇吃乾糧而沒有新鮮食 這就是杜雷的午餐了。他沒有帶來很

X 8

×

小江說:「你不能跟他們講道理的,祇

「那地方是製造恐怖和暴力的地方。

「都炸掉?」杜雷問

不會介意。」

方面,當然很可能有些未爲人知的有毒品 的魚類,也有很充足的野獸和水果。水果 巳替他研究好了。杜雷知道這裏有很充足 要去碰就行了 要吃那些自己認得的,而自己不認得的不 種,但也有很多種是已知可吃的,杜雷祇

這是爲了石油氣的火沒有烟。 上燒了。魚的下面則是一隻石油氣爐子 十分鐘之後,這條魚已經給穿在魚叉

了 遠都可以看得見,看見有烟,就知道有人 很快就會乾起來的。但這種燃料是不行的 即使是剛剛下過雨,在猛烈的太陽光下 ,因爲有火的地方就有烟,烟升起來,遠 ,譬如那些枯枝枯葉,就隨處都是了 自然這森林裏是有着很多天然的燃料

石油氣爐的火則是沒有烟的火。

下 他這魚更好味道的,但是在目前的環境之 他是不能够太苛求的。 也許用枯枝枯葉生起來的野火是會使

着一把手槍 回岸邊那艘橡皮艇的旁邊,等着,手中拿 下了吃剩的小半條魚在地上,就退後,退 杜雷不慌不忙地吃完了他的午餐,留

現來收拾殘餘 等待了很久的了,當杜雷一離開,牠就出 杜雷的食物的香味引來的,也許牠是已經 來了。像松鼠也像兔子。這東西顯然是給 過了一會,就有一隻毛茸茸的小獸出 杜雷扳了一次槍機,由於槍咀上有滅

音器,那隻小獸在地上滾了兩滾,就不動 就是杜雷的晚餐。杜雷也忘記了這東西是 。想來吃東西,現在却變成了食物。牠

> 出現,所以他吃過了一餐之後,另一餐就 叫什麼名字了,但他知道在他食後牠就會 會出現。

外面去進行什麼恐怖活動 到這裏來過過一段日子的人爲什麼還會到 這是一個很容易生活的地方。他奇怪

多麼沒有意義了 到了這裏,就應該明白塵世的紛爭是

而營養豐富的,到了晚間,他就可以知道 以他有很多時間可以把那隻小獸剝皮宰爭 流而下。他在艇上是沒有什麼可做的,所 。指導他的科學家說這種小獸是味道鮮美 ,把繩子解開了,又讓那艘小艇載着他順 杜雷提着那隻小獸回到他的橡皮艇上

冲走。 到岸邊。這一次他則是把艇中的氣放掉了 整天,到了黄昏的時候,他又把橡皮艇拖 , 摺起來。他不想在睡着時這艇意外地給 他就這樣坐在那艘橡皮艇上漂流了

把營幕蓋搭起來,然後洗一個澡。 那隻小獸在爐火上燒着的時候,他就

是太遠,他是不需要担心的。 天之內,他都是會這樣了。距離目的地還 杜雷吃飽了之後就睡覺。在以後的幾 那隻小獸的味道果然是非常之好的

收起來的理由。難保他的橡皮艇不會給大 雨冲走的。 晚間洒過一次大雨。這就是把橡皮艇

搭起了帳篷。他的儀器是不方便淋濕的 駛在河中的時候,雨又下來。他就在艇上 雖然淋濕了也不一定就會損壞,在設 第二天起來,天又晴了 不過當他行

計的時候早就已經想到了防備潮濕這 。不過電器的東西總是以不濕水好一

好幾個鐘頭。這兩之大是非同凡响的, 雷在河中心漂流着,必須很小心保持平衡 下來河水就漲,而且也流得快得多了。杜 爲洒一陣就會完了,偏偏却是一下就下上 船一翻轉,就很不好玩了

不停,就使杜雷的午餐沒有可能那麼寫意 保持平衡不難,祇是這兩下到中午還

就是有火,有火的地方就是有人。而且那 岸的林中有一縷白烟升起來。有烟的地方 有下雨,不過下午過了一半的時候,無憂 火的所在看來距離河邊是不太遠的。 無慮的杜雷偶然扭頭向左岸一望,就嚇了 一跳,全身都緊張起來了。因爲他看見左 第三天好一點,天一 直都晴朗的,沒

麼人,起碼與他是有一河之隔。 ,把東西都在密林中藏好。不論那些是什

用武之地的。他在心裏咒罵着。小江的情 報及預測,這裏沒有人!他們不會防備這 足的,可惜樹林是那麼密,望遠鏡也是無 一部份,那麼這烟是從何而來的,生火的 人是從何而來的?

這樣才不會有後顧之憂的 是去看看了。他必須肯定那些是什麼人,

袋,把手槍包裹起來,就携帶着下水,向 杜雷從他的裝備裏取出了一隻防水膠

一馬熊

這個地方的雨是最難測的,這一次以

小心地通過樹林前

他祇好用帶來的乾糧充飢

他連忙把橡皮艇拖到右岸,放掉了氣

他拿出望遠鏡來望向對岸。光綫是充

杜雷考慮了一陣,决定最佳的方法就

遠。 會爬上一棵高樹上,看看他距離那烟有多 一直向那烟升起的地方前進。不時,他也 進。在方向的方面他是摸得很準的,他是 等着他的 遠鏡已首先告訴他對岸的岸邊是沒有人在 河的對岸游去 他安全地在對岸登陸了。起碼他的望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他就到達了那堆 他把膠袋解開了,

開了好 的小獸匆匆竄走。看來生這火的人已經離 現的時候,那裏有好幾隻像兔子也像松鼠 不然那些小獸就不會來大吃一頓了 近,祇是有一些吃剩了的肉骨頭。當他出 了,祇是烟還在升起來。沒有什麼人在附 看着。他發覺那祇是一堆餘燼。火巳經熄 杜雷到了那堆火,把那些肉骨頭檢起 他並沒直接走到火旁,祇是躲在樹後 一段時間了,而且亦不會在附近。

來看看。也是他吃的那種小獸,頭部雖然 也燒熟了但並未給吃掉

是一個子彈洞,穿過了頭骨, ,把那隻獸頭的一個部份的皮肉刮去,就獸的頭也啃乾凈了。杜雷拔出一把小刀來 去,而從另一邊穿出來。 可以看到一些使他毛骨悚然的東西了。那 既然多的是食物,也用不着把一隻小 第二個獸頭也是 從這一邊進

個人是絕對不需要吃兩隻的 裏進食。無論如何不會是一個人,因爲 骨的分佈,杜雷可以看出有四個人曾在這 由於有兩個獸頭, 又憑那些吃剩的 。現代化的

帶一些古老的武器去做的。 現代化的武器,他們那種行動,是不能够 蛇山那個訓練營,他們當然是用現代化武復槍,杜雷可以猜出是屬於什麼人的了。 器的人了,因爲錢對於他們是不成問題的 他們會買最現代化的武器,也必須用最

來突襲的,他還預算幾天之後才會需要提 杜雷的處境十分困難了。他本來是到這裏 前進,他又會碰到多少呢? 防,但現在已經碰到他們的人了,假如再 原來那些人也逃到這裏來了。這就使

聲。難道小江的組織裏有人洩漏了風聲嗎 人而已。也許小江的人在下游那裏是裝模 會有很多人知道,而知道的也祇是可靠的 ?這似乎不大可能,因爲這個計劃當然不 遠來逃什麼呢?除非他們是預先得到了風 他不明白的一件事就是那些人到這麼

殺人的人,怎麼算都是不值得與他們碰面 訓練的人,也無疑地是會毫不遲疑地開槍 這裏了,對方有四個人,無疑都是受過了 **廖袋裏**,向對岸游回去。 信河邊並沒有那四個人在着,便把槍放回 森林,回到了河邊。他小心地觀察着, 的。於是杜雷小心地退後,很小心地通過 總而言之,杜雷覺得還是不要逗留在 相

然响了。一顆子彈射中了他身邊的水面。 到了離開對岸大約二十呎時,槍聲忽

「不要開槍!我投降!」 「不要!不要!」他連忙舉起雙手叫

邊的樹林中傳出來的;使他很意外,那是 一個女人的聲音。他却看不見開槍的人是 「你有一把手槍!」果然聲音是從那

X10

在何處。

「但我不準備抵抗!」 「是的,是的,」杜雷也連忙承認,

人的聲音命令。 「把槍拿出來,丢上來吧!」那把女

面之下的手槍也取了出來。 杜雷祇好遵命,把掛在腰間,垂在水

放在後腦上,走來!」 杜雷把槍丢到河邊的樹林中了 「好了,」那女人說,「現在把兩手

另 可能還有同伴的!」 一把聲音說;又是另 「不要亂來,」第一個女人說,「他 「我們該在他的肚子 一個女人的聲音 上開一個洞!」

看來是拉丁美洲人,而一個則是中東人。 都是黑頭髮的,但都不是東方人,有兩個 是相當美麗的金髮碧眼的女郎,另外三個 的東西已經被佔據了。四個女人,有一個 就是他的供應品收藏的地方了。他看見他 手按在後腦上,走上河邊,進入樹林中。 杜雷很感激這個女人的理智。他把兩

作樣得太過份了。

熟此較特別的就是她們的軍服相當破爛 毫無疑問地知道她們是什麼人了,不過有 的是現代化的自動步槍,這些裝備使杜雷 她們身上穿着的是軍服,而手上拿着

森林遇伏 弩箭如 雨

盡可能對他有利的話。他說。 實,所以是不方便說出來的。他祇能够說 他就有一個印象:她們像是在逃亡的人。 杜雷假如有什麼猜測,由於還未曾證 杜雷看着她們身上的破爛軍服。這時 「我不知道

> 我的真相吧。我是來這裏硏究生態學的科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你們……我先告訴你們 麼不對的事情……」 學家,我一路從上游下來,我沒有做過什

「什麼生態學?」那個南美洲的女郎

問

的 她似乎比較懂一點,但顯然也是不大懂 「這是一種科學。」那個金髮女郎說

機胡說八道一通。 「我研究的是魚類和獸類,」杜雷乘

? 金髮女郎問。 「你研究這些,那你帶着武器幹什麼 「打獵、自衞,」杜雷說:「一個人

土人!」 危險!天!幾位小姐,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你看我的科學儀器還多過武器。我知道我 在這樣一個地方,總不能够手無寸鐵吧? 可能遇到危險,但我沒有想到會遇到這種 ,你們怎會在這樣一個地方?你們又不是

金髮女郎的槍一擺:「你研究科學那 「閉咀!」南美洲女郎喝道。

你游到對岸去找我們幹什麼?」 「我不知道有什麼人在那邊,」杜雷

道嗎, 獵頭族生番之類,我就趕快逃命! 說,「假如是文明人,我就有伴,假如是 「順流而下,」杜雷說,「你們不知 「逃到什麼地方去?」金髮女郎問 這河的下游,河口有城市!」 _

她閉上了咀巴。 女郎開口說,但那個金髮女郎一個眼色使 「你不能順流而下 那個南美洲

「你不能逃回上游去嗎?」金髮女郎

問

而下又快又不費力。」 「爲什麼要逆水?」杜雷說, 「順流

髮女郎問。 「假如一定要你回到上游去呢?」金

到上游去?」 看見我的船的,又沒有馬達,怎麼可以回 「那祇好走路了。」杜雷說,「你們

「我知道那上面什麼地方都沒有。」 「你又怎會由上游下來?」金髮女郎

地方。」 算說了一句眞話,「你知道,最重要的就 是研究上流的環境,沒有經過文明浩刦的 「我是由飛機空投下來的,」杜雷總

髮女郎說,「要你找飛機來接我們呢?」 「假如我要你帶我們回上游去,」金 「這傢伙是傻蛋!」南美洲女郎說。

冒充是科學隊。 他是有備而來的,萬一給捉住了,他可以 張地圖,你可以看到下面河口有城市!」 聽我講,假如你們是迷了路,我這裏有一 ,他可以硬說是研究生態學的儀器;「你 說着,一面慶幸他的無綫的構造是特殊的 有無錢電與什麼飛機聯絡!」他一面這樣 「這是不可能的,」杜雷說,「我沒

女郎不耐煩地說。 「我們不要到下游去!」 那個南美洲

是什麼人?」 「我不明白,」杜雷說, 「你們究竟

皮艇下來捉我們……」 能帶了這許多東西步行到上游去,再坐橡 女郎說,「他有這許多儀器,他似乎不可 「我看他講的也是眞話,」那南美洲

我們的也不同。」 這個傻疍講話了, | 變置講話了,她祇是瞪了他一眼,繼這一次那個南美洲女郎簡直懶得再跟|| 「誰說我是來捉你們的?」杜雷說。

「我也不知道相信他好還是不相信他

就不用懷疑什麼了。」

我們已經受够了那個。我們不能殺人。」 「那我們拿他怎辦?」伊蓮問 「伊蓮,」那金髮女郎 嘆一口氣,

看看以後會發生什麼吧。 跟着她就在杜雷的咀巴上貼上了一片 「把他縛起來,」那金髮女郎說,「

,使他不能再講話了

一次。然後她又把他的東西翻動着瓶驅虫劑爲自己噴了一下,又替杜 伊蓮對他的裝備很感興趣,拿出他那 又替杜雷噴了

爲發達的一個一 憂慮,她是沉默的一個,看來也是智力較 杜雷的香烟,陷入沉思中, 那個金髮女郎則祇是坐在那裏,吸着 似乎另有一番

的東西了 後來她開口說。「伊蓮,你別攬人家 ,看看她們又如何吧。」

驅虫噴霧劑,大概是要拿去與她的同伴們 伊蓮祗好走開了,但却拿走杜雷那瓶

的香烟吸剩了濾咀,然後把烟蒂塞進泥土 杜雷一眼,說··「假如我們是冤枉了你的 自己吸烟時也是同樣處理烟蒂的。她瞥了 丢進河裏就可能給河水帶到下游去了,他 中,杜雷注意到她並不是隨手丢進河裏, 伊蓮走了之後,那個金髮女郎把杜雷

命着想的!」話,那眞對不起,但我們是要爲我們的性

杜雷苦着臉

你講的似乎又不全部是實話,我想不出來火,過了一會,她又說:「不過,我覺得火,過了一會,她又說:「不過,我覺得 但我總覺得你有些地方是騙我們的。」 杜雷祗能够聳聳肩

很豪華的享受,我們可不能浪費。」她把西。」舉舉那隻噴霧瓶,「在這裏,這是概離開了他,不過,她們却很欣賞你這東樣離開了他,不過,她們却很欣賞你這東 個男朋友就是這樣,跟她上床之前講科學一個傻蛋,她們也相信,嘉露說她以前有一個傻蛋,她們也相信,嘉露說她以前有一個傻蛋,她們也相信,嘉露說她以前有 那隻瓶子放回了杜雷的儀器中。

不放他,那我們就這樣帶着他跟我們走 伊蓮又對那金髮女郎說:「假如我們

,她帶回來了一條大魚和兩隻那種小獸 的槍,當她回來時是大約一個鐘頭之後 離開了,這次拿走了杜雷那裝上了滅音器 能動,後來,在接近黃昏的時候,伊蓮又 杜雷躺在那裏,不能說話 「以後再算好了 那金髮女郎說 ,然而又不

後兩個人就走了,剩下了杜雷一 食物燒熟,與那個金髮女郎一起吃過,然她動用了杜雷那隻石油氣爐子把這些 個人在那

而這一次,她們是把杜雷的咀巴的膠布掀 她們是回來吃剩下來的那一半食物 一會兒之後另外那兩個女郎 回來了

> 苦 開,餵他吃了個飽,讓他死受腹如雷鳴之

們在黑暗之中脫下衣服,下水洗澡,起碼 跟着她們就把火弄熄了 ,杜雷聽見她

慢慢地把手從縛着他的繩子中脫了 但在黑暗之中,杜雷却 動起來了 出來 他

,但是她却不大懂得縛人,杜雷運用了一,但是她却不大懂得縛人,杜雷運用了一種相當老套的技巧,就是在痛苦之中也極 一恢復了自由,其他的部份就完全不成問杜雷的手掙扎着就可以脫出來了,他的手的繩子鬆了,手上的繩子就沒有那麼緊, 題 之結果就是繩子縛得並不如她想像中之緊 雖然學會了怎樣把一個男人打得痛不欲生

遲都不願意出來, 那二個女郎在小河中寫意地浸着,遲 因爲現在是她們休息的

兩把自動步槍就在杜雷的手 她們上來,杜雷也坐起來了, 不過她們終於還是爬上岸來了

再加上繩子乾了,就更鬆一點了,身上 看來那個伊蓮是粗心大意的傻蛋,她 自由,其他的部份就完全不成問 他的手

她們的肚皮。 中,槍咀抵着 她們的

上。

是甚麼東西,也知道可以在你們的肚子上 一個多大的洞的。」 「不要動。」杜雷說•「你們知道這

她們都不動了 「也不要做聲。」杜雷說

她們已經懂得不做聲了

慢一點,你先,你不要動。」 「現在。」杜雷說· 「穿上衣服吧,

她們的衣服。 她們兩個在黑暗中摸索着,輪流穿回

幾分鐘之後,她們都穿好了

開槍, 記着, 你去叫她們兩個回來,我要跟她們談談, 我也會把你們 我有你們一條命在手中,假如她們 杜雷吩咐其中一個 一個帶走。」 「現在

学的P41: 來了,這時杜雷與他的人質已經退到了河來了,這時杜雷與他的人質已經退到了河 岸的月光下 過了一會,伊蓮與那個金髮女郎也 那個女郎一聲不响地走了

是那金髮女郎。 大概是那金髮女郎的主意了, 三個回來的女人的槍都指着杜雷, ,而開口的也

了,我們寧可失去一個人,也不想全部給個人,你祇能放一槍,你一放槍,你就死 們却有三個人,你祇有一個人,我們有三她說:「朋友,你祇能够放一槍,我 你們捉去。」

這樣想。」杜雷說。「不過也沒有關係了「我的槍咀前面這位小姐也許却不會 ,我並不是要捉妳。」

他說着就放手, 讓他手中的槍跌在地

「你,瑪莎, 給指住那個女郎馬上跳起身,叫道。 你想讓他殺死我。」

杜雷是頭一次知道她叫瑪莎了 「別吵。」那金髮女郎喝道。現在,

件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拿起我的槍來指着我 不過也不要緊了。反正瑪莎的槍咀也一 「你這個傻瓜。」杜雷說。「妳第一

直沒有離開我的身上。」

那個中東女郎。 「但她說她要犧牲我的性命。」這是

想死呢?」 因爲她不相信我會用我的命換你的命,誰 「她當然要這樣說了。」杜雷說:

額上··「科學家,是嗎?你這科學家倒真 瑪莎冷酷地走過來,槍咀抵在杜雷的

本事,你能做科學家不能做的事情。」

道的。我不過是想跟妳談清楚吧。」 兩個殺掉的,你會連自己怎麼死法都不知 大可以把她們兩個縛起來,然後去把你們 「妳以爲你贏了嗎?」杜雷說:「我

也不是來殺妳們的。」杜雷說:「而這一 「我要講的就是我並不是來捉妳們 「有話講吧。」瑪莎說。

點已經用事實證明了,妳覺得你還需要拿 着槍嗎?」

「晞,是呀!我認爲他講得對。」伊

是因爲伊蓮的慫恿而這樣做的。 瑪莎把槍放下來了,不過大概亦並不

可保證我是一個人的,我並沒有同伴。」 杜雷說:「我們坐下來談,怎樣?我

四個女人都圍着杜雷坐下來了 「好吧。」瑪莎說着揮揮手!

說話總是實際的 「你究竟是甚麼人?」瑪莎問。她的

呢?你們叫甚麼名字?」 「我叫杜雷。」杜雷說•「你們兩個

說。「這個是潔米,這是露莎蓮。」 伊蓮又變得很熱心了,作起介紹人來 「你少講幾句話行不行,伊蓮?」瑪

X12

們還是有槍指着你。」
莎不耐煩地說,「杜雷先生,別忘記,我

形,覺得他這個科學家的角色是再扮演不 蛇山來的?」 下去了,「你們的制服上的徽號,你們是 「讓我先講一句好了,」杜雷算過情

大家都深吸了一口氣。瑪莎說:「你

的。」 的打扮的狼狽,你們似乎是從蛇山逃出來 對蛇山知道些什麼?」 道有這個地方。但是我聽你們講,看你們 「知道得不多,」杜雷說,「祇是知

們離開嗎?」 瑪莎嘆一口氣··「是的。你能帮助我

的地方了。」杜雷說。 「順流而下,你們就可以到達有人烟

六個人,現在已經祇剩下四個。」 會追來。這邊是沒有出路的。我們本來有 爲什麼我們要向這邊走?就是因爲他們不 流而下,我們就會給他們捉到了。你以爲 「我們知道這個,」瑪莎說,「但順

那爲什麼你們又懷疑我是追來的呢?」 「你說他們不會追來,」杜雷說,「

來你們不會是被囚禁在那裏的人,那爲什 雷說,「你們穿着軍服,你們有武器,看 且,我們覺得這個地方似乎不應該會有外 人出現。」 「我知道蛇山是一個什麼地方,」杜 「這一點不能肯定的,」瑪莎,「而

自己的腦袋。 「因爲我們有腦子,」伊蓮用手指指

「我們都是年輕的人,」瑪莎接着說

平的地方-「我們都有理想,改變這個世界的不公

杜雷問。 「也許是別人灌進你們腦中的理想?

「現在想起來很可能是的,」瑪莎嘆

世界的問題。」 那裏面,我們漸漸發現恐怖活動不能解决 口氣,「我們都是太年輕了。」 「但是我們有腦子,」伊蓮說,「在

可以解决的。」杜雷說。 「無論如何不會是經由這一類人之手

,」伊蓮說,「你真的不會相信。」 「你告訴我看看我相信不相信吧。」 「你不知道那裏面的情形是多麼可怕

有人性的殺人機器,」伊蓮說:「你知道 杜雷說。 「他們 他們要把我們變成完全沒

日本人那裏聽到的。 任何人。」杜雷冷靜地說。他這是從那個 他們殺我們的格言是什麼嗎?」 「在任何時候,不爲任何理由,殺死

手搏鬥,怎樣計劃謀殺一個人,怎樣進攻本事,怎樣用爆炸的,怎樣用槍,怎樣徒天都向我們講解這些理論,訓練我們各種 做不到!」 我們真的動手去殺人的時候一 些在練習的時候都很好玩,但是當他們叫 領事館,怎樣與軍警對抗,怎樣刦機。這 「大概是這樣,」伊蓮說,「他們每 唉! 我們

道

「你怎知道你做不到?」杜雷問

想殺的就是他們 「當他們叫我們在殺死那些人的時候,我 「因爲我知道我做不到。 」 伊蓮說,

> 是他並未聽聞過的事情,他問道。 叫你們殺死什麼人?」 1並未聽聞過的事情,他問道:•「他們杜雷顯背上的汗毛豎起來了,因爲這

,我們不肯,於是我們就給關進黑房裏挨是怎樣死的都不知道,他們叫我們去幹時 我們就走了,一直不回頭,直到現在。」 有一次我們給派到樹林去練習叢林作戰, 餓三天,再接受進一步的訓練。我們六個 來族人不知道他們在裏面幹什麼, 然後叫我們進去殺掉,這是實習,那些來 習場用的。他們把幾個來來族人放進去, 伊蓮說,「他們這裏面有一處地室是做演 人,就是在關在黑房裏的時候决定逃走, 「他們捉到了二十幾個來來族人,」 連自己

我沒有聽過有這樣一族人?」 「來來族人是什麼人?」杜雷問,「

莎解釋道,「本來是離開我們很遠的,但「來來族是森林中的一個都落,」瑪 有一次,一隊守獵隊伍迷了路闖近蛇山營 這樣用來作犧牲品!我們實在做不到。」 但他們不殺人,他們是完全無辜的人,給 ,就被捉了起來了,來來族人很會行獵, 「這倒是很好的訓練。」杜雷諷刺地

「也同意他們的方法?」伊蓮反感地

去可以毫不考慮地殺死無辜的人了。 「這是好辦法,這樣可以保證你們將來出 「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說,」杜雷說,

蓮說 「但,你是反對做這種事情的。」伊

說。 「當然我是反對這種事情的。」杜雷

了下游去? 「你怎知道他們不會以爲你們是逃到 」杜雷問。

接觸,他們就可以找到我們,把我們殺死我們到了那裏,一定要登陸,一定要跟人 「他們在下游有耳目 瑪莎說,

你們又可以活多久?」 爲他們要多少時間可以找到你們?那時 去,把你們送回家,那又如何? 杜雷說, 「假設我把你們 你以

米緊張地問 「那我們怎麼辦?」那個中東女郎潔

「你瘋了,」瑪莎說, 「把蛇山毀滅。 杜雷微笑。 「這是不可能

的 「你認爲不可能嗎?」 杜雷微笑,

我就是來做這件事情的。 「你還有同伴?」伊蓮說,「你「不,」杜雷說,「五個人。」 「你,你一個人?」瑪莎問。

你們要帮助我做這件事。」 「我的同伴就是你們,」杜雷說,

「你說你

到那裏去的。 「不!」伊蓮叫道:「我們不會再回 ,」杜雷說

「反正我也本來不預算有助手的 「那你們留在這裏好了 「你是個瘋子 !」瑪莎說, 「一個人

是怎樣一個地方嗎?那裏充滿了兇手!」,你知道那裏有多少人嗎?」你知道那裏

事情 不過我歡迎你們再告訴我一些我不知道的「這些我都略有所知,」杜雷說,「

,」瑪莎說, 「我的忠告就是叫你忘記了這件任務 「不管你是什麼人。」

有跟他們一拚了。」 從空中下來了,我不能够再飛上去。我沿 河下去,我可能給他們捉住,所以我也祇 「但是我沒有選擇,」杜雷說,「我

知的一切,」瑪莎說,「我門寧可在這裏 人,終於病死,我們也不會回去。」 「我們能够帮你就祇是告訴你我們所

做野 道被囚禁的人是在那一個部份。」 「那很好,」杜雷說,「我首先要知

「我不相信我找的人是與來來族人關 「那些來來族人?」瑪莎問

「我-

很抱歉,」瑪莎說,「但,

起的,」杜雷說,「她是一個美麗的

在

「你們肯定嗎?」杜雷問。 「沒有女人給關起來呀。」瑪莎說。

的有 總部。」 些部份我們是不准去的。譬如猩猩他們 「這個倒不能肯定了,」瑪莎說,「

的

心情是如何的。

上的表情使他們難過,她們可以感到杜雷

「你認識他?」瑪莎問。 「猩猩沙加巴是嗎?」杜雷問

來的話,第一個要殺死的就是沙加巴。」 這 個人,我也知道假如我要把我的人救出 「不認識,」杜雷說,「但我知道有

說, 做夢。」 出來,然後才毀滅那個地方?天!你眞會 但你要進去把沙加巴殺死,把一個人救 「你要毀滅那個地方,還有一點可能 「現在我相信你是真的瘋了,」伊蓮

給殺掉了,」瑪莎說,「那是十個人。」 「不久前有十個人企圖進來,他們都

莎說,「他說那是專家的工作。我們很慶 幸他沒派我們去,因爲我們不會動手。」 「沙加巴和他手下的職業兇手,」瑪 「那你怎知道?」杜雷問。 「誰幹的?」杜雷的表情嚴肅下來

屍體埋起來,放在地面會解决得更快。」 上的內吃掉。他說在森林裏,不一定要把 河流下去,而樹林裏有不少野獸會把屍體 進樹林深處,遠離河邊,這樣屍體不會沿 他們把這十個人槍殺了,然後把他們拖 「他回來之後告訴我們,」瑪莎說

的朋友。」 「那些是我們的人,」杜雷說,「我

去的時候還不知道有蛇山存在。」 十個人也幹不來的事,你一個人去幹?」 大家沉默下來了,也低下頭。杜雷臉 「他們沒有防備,」杜雷說,「他們

杜雷終於說。 「我現在再添了十個理由要去了。

「你要救的究竟是誰?」瑪莎問。

自願的,我也要把她硬捉出來了。」 是在那裏受訓,」杜雷說,「但假如她是 「也許她不是給關起來的,也許她也

掉算了。」 的人應該鞭打一頓,打醒頭腦,不然就殺 「對,」伊蓮說,「還自願留在那裏

女人叫卡絲美,是一位公主,假如她自願 「等一等,」杜雷說, 「我找的這個

在那裏受訓的話,你們也許會認識她!」

的, 們到了那裏,都沒有名字,祇有一個號碼 猩才知道。」 我們不知道誰是誰,誰是從什麼地方來 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誰。這些祇有猩 「名字沒有用,」伊蓮搖搖頭,「我

點那個日本人也講過了。果然是真的。 「噢,」杜雷頹喪地嘆一口氣。這一

主的模樣形容出來,我們會有一個概念。 少的,只有五個,也許把你這位卡絲美公 五個不算多,但容易認出來。 「不過,」瑪莎說,「那裏女人是很

一」杜雷說。 「卡絲美公主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號。」 備把她硬捉出來吧,因為她就是一〇二五次,之後,伊蓮說:「朋友,那你還是準 杜雷詳細地把卡絲美的樣子形容了

「我不相信!」杜雷說

任務的原因之一。」 了解她,她也認得我,這是我來負担這個 「不,」杜雷說,「我們是朋友,我 「你愛上了那個女人嗎?」瑪莎問

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情,」瑪莎說,「也 乎是很熱心的。自然這是我個人的印象, 吧,但是依我所見,你這位卡絲美公主似 許是你不了解女人,也許是我不了解女人 你問他們吧!」 「一位公主要成爲恐怖份子 ,這的確

心,她現在已經跟我們在一起了!」的同意。伊蓮也說:「假如她不是那麼熱 都沒有做聲,顯然對瑪莎的看法表示沉默另外那個南美洲女郎和那個中東女郎

「她不可能動手殺死無辜的來來族人!」「她不可能做那種事情,」杜雷說,

問。 莎說,「至少在我們離開之前還沒有。」 「她有給派去做這件事情嗎?」杜雷 「她沒有殺死無辜的來來族人,」瑪

得再經過一些訓練!」 。她的槍法還不大行,分數太低了,她還 「沒有,」瑪莎說,「她還沒有資格

伊蓮說,「每一種分數都是很低的。」 「她並不笨!」杜雷說 「依我看,她是一個相當笨的女人,

就不是很聰明了 我這樣笨的一個女人的分數也比她高,她訓了兩個月,我知道她並不聰明。假如像 聰明的女人,」伊蓮說,「我跟她一起受 「一個美麗的女人並不一定就是一個

自己是笨的!」 瑪莎微笑·「這還是頭一次伊蓮承認

出來的! 「聰明也好,笨也好,反正我是要把她弄 「這個讓我來决定好了,」杜雷說,

莎說

在這裏! 「假如他給捉住了,他就會透露我們是 「我們能讓他去嗎?」伊蓮對瑪莎說

來族人,生一大堆沒有衣服穿的孩子!」 在這裏總有一天要死的,不然就是嫁個來 「他祇能告訴他們我們還活着吧了 「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裏,」瑪莎說, 。我們

吟地說,「我連想也不願意去想-「別告訴我將來我會怎樣!」伊蓮呻

「你們不要跟我一起去,那很好,」 「但起碼你們 可以告訴我你們

X14

離開時那裏的情形,你們在那裏的生活程

本人是大同小異的。 這個由瑪莎來發言了。她講的與那個

吧。明天早上起來,假如你們醒起了,還 有什麼值得告訴我的,請通知我一聲。」 你們告訴了我這許多。現在我們還是睡覺 ,但他沒有說出來。他說··「很好,多謝 杜雷很想再問卡絲美公主更詳細情形

起來了,而且看樣子她們似乎已經作過了 個女郎却比他起得更早,他發覺她們已經 番會議。 第二天杜雷很早就醒過來。但是那幾

來說 「我們可以替你弄早餐。」瑪莎走過

的 「多謝,」 杜雷說,「我總得吃東西

譬

你會回去叫人來救我們。」瑪莎說。 「我答應你這一點。」杜雷說。 「伊蓮對我說當你的任務成功了之後

「你打算怎而進行你的計劃呢?」

「你怎樣可以把蛇山毀滅呢?」

走一 告訴任何人 總有辦法的。」他當然不打算把他的計劃 步。祇要你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情 「我隨機應變,」 杜雷說,「見一步

想知道你有什麼把握。 人來救我們出去了。」瑪莎說,「所以我 「我担心的是假如你失敗了 就沒有

注, 也活不下去了。我是以自己的性命作爲賭 你以爲我有多少把握呢?」 「我假如失敗的話,」杜雷說,「我

過,我們還是替你担心,因爲你祇有一個瑪莎說,「沒有人喜歡自殺,是不是?不

「我們認爲我們應該陪你一起去,」 「替我祈禱吧。」杜雷說

過死也不回去嗎?」 瑪莎說,「這樣你會更有把握了。 「怎麼了?」杜雷說,「你們不是說

這是一個逃生的機會,我們不想放過這個 「那是在你出現之前,」瑪莎說,「

機會 「好極了,」 杜雷說,「這本來就是

我 的提議。」

如,你們還有多少彈藥呢?」 「相反地,問題很多,」杜雷說, 「那就沒有問題了。 瑪莎說。

了 但是我們得要獵取食物,所以也已經用去 一半了。」 「我們一直都很節省,」瑪莎說,「

不能跟他們那許多人硬碰的。」 我們開槍,就會有槍聲,而槍聲就會把敵 我們主要的計劃就是作靜默的行動,假如 人引來。不論我們的本領有多好,我們也 够。不過,也許我們亦不需要太多子彈。 她吩咐大家把子彈拿出來點算一下 「不算少,」杜雷說,「但也不算足

「我們是受過訓練的,徒手搏鬥也一樣會 而且還是他們訓練出來的。」 「這也不是很大的問題,」伊蓮說,

,我會走得很快,但是我的橡皮艇裝不下 交通的問題,我乘坐我的橡皮艇順流而下 「很好,」杜雷說,「還有一個就是

「你們可以?」杜雷問。

的是生存訓練,所以我們能活到現在。」 有的是材料,而我們是受過訓練。我們受 「這很好了,」 「爲什麼不可以?」瑪莎說,「這裏 杜雷說, 「你們動手

「早餐之後。」 瑪莎說, 「我們可不

能空着肚子工作的呀!

他們吃早餐後,就開始建造木筏。

題,知道她們是有很大把握認得路回到蛇他在吃東西時又向她們提出了很多問 的。這使杜雷很高興。

這木筏拖上岸之後也可以作爲床用了。 撑動,就可以追上了。到了晚上,她們把 不能漂流得太快,但是她們加一根木桿子 個人加起來的重量也遠超過杜雷一個人, 他們出發了,雖然木筏沉重,她們幾

噩夢就似乎開始來臨了。 這晚他們不靜地渡過了,但是第二天

時候,杜雷就連忙揮手吩咐大家停下來了 於距離蛇山仍然是很遠,但是接近中午的 因爲他們看到了烟 他們還不預算這一天需要戒備的,由

是兩岸都有。他們總不能够留在河中心的前頭的林中有四處升起了白烟,而且

所以祗好靠到右邊的岸邊了 杜雷問。

「看來我們已經被包圍了。」 瑪莎向

在也正在升起白烟了。而且不是直綫上升 河的上游,他們已經經過的地方,現

影裏了,我們已經給包圍起來,再過不了 蓮說,「現在我們就像置身於一部牛仔電 「可以肯定他們不是燒東西吃,」 「看來那是訊號。」杜雷說 伊

多久就會給縛在木柱上燒死了。 沒有人笑,事實上伊蓮自己也笑不出

「你們學過這個嗎?」杜雷問

壞了的時候才會應用。用烟,你自己的人 看得見,你的敵人也看得見。」 用鏡子反射陽光通訊,但是祇在無綫電「當然學過,」伊蓮說,「用烟通訊

來臨,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臨,心理上的時候,你就可以先讓敵人知道死亡快要 東女郎說,「假如你知道敵人是不能抵抗 的痛苦是更難受的。」 「但是也有一種心理戰術,」那個中

的。 雷焦急得說,「你們學過,你們應該知道 「讀一讀他們是在講些什麼吧,」

地上升着的白烟。然而杜雷却看不出一個 創的一種? 所以然來。不是摩士密碼 四個女郎都凝神地看着那些斷斷續續 ,也許是他們自

「我也看不明白 。」瑪莎說

像一個嬰兒正在胡言亂語。」 「這是沒有道理的 ,」伊蓮說,「就

中東女郎明顯地是一個較爲悲觀的人,「 他們知道我們知道的。他們祇是不讓我們 知道他們會在什麼時候圍上來! 「也許他們不需要講什麼了?」那個

。然而有什麼辦法可想呢?他們是無路可 杜雷冒着一身冷汗,焦急地動着腦筋

> 容易受到圍攻的。 但是潛進林中的話,對方人多,他們也很 逃的。回到河心,他們是很清楚的目標,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帶來的這些東 西爆炸掉。這樣他們起碼不會知道我是來 杜雷說:「假如逼不得巳的時候,我

雷兩個監視着對岸! 瑪莎說,「不要深入林中。伊蓮, 露莎蓮,你們留心着樹林裏面,我和杜 「我贊成我們還是守在這裏好一點, 潔米

-

就忽然發生了。好像一陣驟雨似的,弩箭 越過了他們頭上的樹頂,洒落在河中心。 他們靜靜地等了 一個鐘頭,然後事情

無聲的武器都比箭更好用。我看我們是碰 「他們是射箭的嗎?」杜雷問。 「在這個時代?」瑪莎說,「有很多

到 裹沿岸並沒有野人呀。」 「奇怪,」杜雷說,「照我所知,這

有 麼要在回程的時候才碰上呢?」 ,我們來時不是已經會碰上了嗎?爲什 「我也覺得奇怪,」伊蓮說,「假如

這時他們就聽見一個女人聲音遠遠叫 「瑪莎!瑪莎!你聽見我講話嗎?」 「別回答!」杜雷說,「這可能是詭

那把女上的聲音又叫道:•「我是羅娜,假 如你聽見,你回答我吧! 瑪莎遲疑着,四個女郎都面面相覷,

「誰是羅娜?」杜雷問道。 「那眞的是羅娜!」伊蓮低聲說。

「我們本來是有六個人的。」 瑪莎說

迷路失踪了,我們還以爲她們是已經死掉

「也許,」伊蓮說,「她們結果是跑

莎說。她看看杜雷,杜雷點點頭通過這個 提識,於是瑪莎叫道:「我聽見你,這是 「我看我們還是跟她談談的好。」 瑪

怎麼回事? 「我們現在是來來族人的俘虜!」

這裏並不是來來族人的地方呀!」 五個人又面面相覷。瑪莎低聲說。「

!」伊蓮說 「那些箭就證明了這是來來族人的了

也不必出這種複雜的詭計呀。你跟她談 「好吧,羅娜!」瑪莎叫道:「有什 「唔,」杜雷說,「他們即使出詭計

麼事 ,你想要什麼? 「你已經給包圍了,」羅娜說,

們有槍也沒有用,他們人很多。」 不是喜歡殺人的,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怎麼了?」瑪莎叫道:「我們又 「我是告訴跟你一起那個男人!」羅

「這不是敵人,」瑪莎叫道:「這是

我們的朋友! 會多了這樣一個男人的?」 「什麼朋友?」羅娜問,「你們怎麼

「你要談,你來吧。」 瑪莎依照杜雷後說: 「她要談,叫她到這裏來談吧!」 杜雷揮揮手叫瑪莎暫時不要回答,然

「我不是對你講過了嗎?其中兩個半途 的指示叫道。

但是你不要開槍,知道嗎?」 「好吧,」羅娜說,「我現在來了,

人,也不會殺你的!」 「你瘋了嗎?」瑪莎說, 「我就是殺

「我來了!」羅娜叫道。

當美麗。一個瘦而長的女郎,她走近了, 就出現了。很年輕,比瑪莎年輕得多,相 小心地看着杜雷。 他們等着,過了一會,一個金髮女郎

你可看得出來,你在那邊有見過他嗎?」 打量着。瑪莎說。「他並不是他們一路 羅娜還是小心地看着杜雷,從頭到脚 杜雷沒做聲,極力做出友善的表情 「這是羅娜,這是杜雷。」 「那麼,」羅娜說,「他是什麼地方 瑪莎說

我們希望他可以救我們出去!」 他是一位科學家,來這裏研究生態學的, 來的?」 「他是從上游下來的,」瑪莎說,

還以爲你已經死了呢!」 「這個一會再講吧,」瑪莎說,「我 「怎樣教你們出去呢?」羅娜問

我迷了路,找不到你們,又發燒起來,好 在來來族人救了我。」 「本來我是巳經死了,」羅娜說,

找到了她的屍體!」 「仙蒂已經死了,」羅娜說,「我們 「仙蒂呢?」瑪莎問。

女郎也低下頭。 「噢!天!」瑪莎掩着臉。另外三個

娜說。 「我們總算好好地把她埋葬了。」

族人不是生活在這裏的呀。他們的部落是「這是怎麼回事?」瑪莎問,「來來 在很遠的。」

很費力才說服了他們。他們就是來五百個 給捉在蛇山裏的時候,他們就要去搶。我 他們失去了的族人。他們來了五十個人, 識他,不能不小心點!」 好一點,起碼你們多一些槍。我們找到了 裏面殺掉的。我說假如找到了你們也許會 能够就這樣讓他們的族人一個一個給在那 人也沒有用的。不過也難怪他們,他們不 他們找到了我,當他們知道他們的族人是 你們了,但是多了這位杜雷先生,我不認 「是的,」羅娜說,「他們是來找尋

莎說 「我看你是來得再合時不過了。」瑪

「爲什麼?」羅娜問

們的領袖找來吧,我們一起談談會好一點 「我看,」杜雷說,「你還是先把他 你懂得講他們的話嗎?」

羅娜說。 「那最好不過了,」杜雷說,「你去

「他們之中有一個人懂得講英語。」

們 安排我們來會一次面吧,怎麼樣?」 看見的,杜雷先生現在並不是用槍指着我 得有點不耐煩了。她說。「怎麼了?你也 假如他是敵人的話。」 羅娜遲疑着瞥了瑪莎一眼,瑪莎也顯 我們隨時可以拿起槍來把他殺掉的一

好了 「很好,」羅娜說,「我去跟他們講

X16

,仍然是神經相當緊張的。後來羅娜把三 羅娜退進林中,他們在林外繼續等着

> 麼深的男人。他們是穿得很少的,祇有腰個皮膚顏色很深,但又不如杜雷想像中那 塊布垂着。而這三個男人衣服雖然少,身 ,不過假如對來來族人的習慣不熟悉的人 間有一條帶子,中間的前面和後面都有 樣,這些顏色據說是表示這個人的身份 的顏色却很多, 就像多數森林中的土人

人,杜雷注意到跟着的還不止這三個人,為里酋長。他是率領那五十個來來族人的羅娜也為他們介紹,中間的一個就是 似乎中間那一個人乃是地位最高的一個。 雷沒有指出這一點。 電沒有指出這一點。 起碼還有十個人是躲在他們看不見的樹後他可以聽到附近有一些細碎的異聲,相信 但杜

忙,你可以怎樣帮我們的忙呢?」 說:「羅娜小姐告訴我們你可以帮我們的 會講英語的則是右邊的一個卡卡,他

怎麼學來的?」 杜雷說:「你的英語講得不壞,你是

了 「不過後來受不住那種生活,還是回來 「我曾經到外面去工作過,」 一卡卡說

。不過,瑪莎,你認為放這許多烟,蛇山雷說,「外面的生活不見得就會比這裏好 那邊的人會看到嗎?」 「這也許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杜

在樹頂那條平綫之外!」 。我們可以說還在地平綫之外,起碼是 「太遠了,」伊蓮說,「應該還看不

「媽的,糟了,」伊蓮說,「有時在 但是假如用望遠鏡呢?」杜雷問

「也許現在還不太遲,」杜雷說,「演習時,他們會用望遠鏡到處望的!」

道理的,便回頭叫喊了一番。 得懂的話,烏里顯然也認爲這樣講是很有 卡卡,你叫他們盡快把那烟弄熄好嗎?」 卡卡向烏里講了番祇有他們自己才聽 「現在他們正在把烟弄熄了!」卡卡

對杜雷解釋。 「很好,」杜雷說,「現在我們坐下

來談談吧。」 他們圍着一塊大石頭坐了下來,杜雷

你有對他們講過嗎?」 問羅娜。「他們那些族人在蛇山內的處境 「自然了。」羅娜說。

當久之前的事了。」 俘虜,大概還活着多少個呢?這已經是相 小姐的估計,在蛇山裏的這些來來族人的 「那麼,」杜雷說,「依照你們幾位

「我現在要的是數字。」杜雷說。 大約一半吧。」瑪莎說

伊蓮說。

「他們並不是天天都玩這殺人遊戲的

「總之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

瑪莎說。 「我們總不能够不把他們救出來的」

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殺死我們的人,我是用這樣的方式。我們絕對不會罷休,亦 就不同了。尤其是人家殺死我們的人,還,」卡卡說,「但是人家侵犯我們的時候 們也要殺死他們。我們相信這世界上是有 「我們來來族人是不喜歡侵犯別人的

> 他們的人教了我們的羅娜。 人吧,把十二個人從那裏面救出來-杜雷尋思着。「假設他們還有十二個 「你不能不顧他們的, 」伊蓮說,

事情! 杜雷說,「我祇是說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 「我並沒有說過不把他們救出來。」

此鳥里可知道他們是在講着什麼。現在卡 了一些話。當他們交談的時候,亦卡是忙 着把每一個人所講的話對鳥里翻譯的 先生作主。他不過是一位科學家吧了! 里酋長想知道爲什麼這件事要由這位杜雷 卡也翻譯烏里的話。卡卡說:「我們的烏 烏里曾長懷疑地看着杜雷,對卡卡說 因

救星了 人,」瑪莎說,「事實上他是我們唯一的 「他的任務却是對付蛇山裏面的那些

卡卡問 「他是那麼本事嗎?」鳥里酋長通過

敵人!」 有什麽過不去的地方,我們亦不想和他做 「不,不,」鳥里說,「他跟我們沒 「你要不要試一試他?」瑪莎也問。

也願意讓他做主,那你也應該相信我們的 判斷力了。」 「那就行了,」瑪莎說, 「旣然我們

「很好,」鳥里說,「這個杜雷先生

另想辦法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情形有了新的改變,我就得另想辦法了 有些什麼辦法可以提出來的嗎?」 「我不是神仙,」杜雷說, 「現在的

一個人來,」伊蓮說, 「杜雷先生本來祇是打算到那裏救出 「現在要救這樣多

的人出來,情形當然不同了。」

「我甚至可以再多叫一些族人來!」 「那我們可以詳細商量,」鳥里說,

優良的武器,那裏面又有殺人的專家,他 戰鬥,而是偷襲。」 也可以帶來一隊軍隊,但是我的計劃不是 我祇是一個人來。你以爲我沒有人嗎?我 們是最有能力作大屠殺的,這就是爲什麼 件事情並不是人多就做得更好的。他們有 「我不需要很多人,」杜雷說,「這

要以血還血,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假如假」杜雷問,「人家殺了你們的人,你們也 手他人,對於你們的風俗有抵觸嗎?」 杜雷問,「人家殺了你們的人,你們也 「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規矩的呢? 「那你是不需要我們了?」鳥里問。

回音嗎?」 這件事,你可以不插手,而在這裏等我的 「我的意思就是假如我答應替你辦好 「我不清楚你的意思。」鳥里說。

欠你一個很大的人情了。我們也不喜歡欠 人家什麼的。」 「假如是這樣,」鳥里說,「那我就

你替我們救了羅娜,我們還沒機會報答呢 你讓我做這件事情,這就是報答了。」 「我也同意你的偷襲計劃。偷襲的確是 「我喜歡這樣,」鳥里嘉許地點着頭 「現在是我們欠你的,」杜雷說,「

杜雷說,「這裏是他們還不會注意的地區 假如你們跟着來,那就可能會引起他們 「那麼你們留在這裏等我們怎樣?」 比較好一點的。」

「很好,」鳥里說, 「但是我們怎麼

知道你什麼時候成功呢?」

你怎能知道?」 」杜雷說,「你的意思是假如我失敗了 「我成功了,當然會回來找你們的

「我不喜歡講那種不祥的說話。」

「我會跟你們保持聯絡。」他從他的東西 取出一隻儀器,「這是一隻無綫電通 「你跟羅娜留下來好了 讓羅娜拿着,假如事情有什麼惡劣 ,」杜雷說

里是要幹什麼。跟着烏里就伸出手來,用點嚇人,杜雷一時也有點心怯,不知道烏 變化,我起碼會有機會通知你們一聲。」 右手的中指點着杜雷的前額,慢慢滑下來 ,滑到他的鼻尖。 烏里看着他,很用神地,那眼神眞有

祝福你,希望你順利成功!」 卡在旁邊解釋。「烏里酋長是正在

「多謝你。」杜雷說。

虎穴探察 蛇山救美

後面 心跟他走?假如他們看見鳥里這條頸鍊, 他們就會明白了。那頸鍊上掛着一隻骨牌 有一個難題的,那就是,這些人會不會放 救出還生存着那些來來族人的話,他是還 是帶同了烏里的一條頸鍊。假如杜雷能够 蓮和露莎蓮及潔米,烏里和他的族人留在 牌上由烏里親手用刀子刻上去的一些符 他的族人看見這些符號是會明白的 ,他們並沒有帶同一個鳥里的人,祇 他們繼續沿河而下。杜雷,瑪莎,伊 此外他們也接受了烏里交給他們的

道會不會有用得着的時候呢? 爲槍有聲音,弓箭則是沒有聲音的,誰知 些弓箭。這其實也是相當好用的武器,因

這樣對他們的進度就沒有那麼大的障碍。 雖然下雨,也總是白天才下

背囊裏,步行着繼續前進 中把船收起來,杜雷把需要用的東西裝進 因爲已經相當接近了。他們在河邊的叢林

他本來就不能肯定蛇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大的帮助的,起碼他用不着猜測和摸索, 這幾個女郎則準確地知道。 杜雷碰到這幾個女郎, 對他是有相當

這個階段,他們就祇能够等待了 地方時,他們就停下來不再前進了, 她們不時會爬上樹頂用望遠鏡瞭望。

人什麼時候會出來演習。這是沒有一定的 尤其是那幾個女的

也 方法,遠處樹林中的活動,他們在樹頂上 暗蓋 在樹頂上瞭望着。這也是一個不太穩當的 不一定看得到,不過可能看到。 個

瑪莎首先看見的 他們在那裏等了三天,就看見了。是

那時她正在樹頂上當值,她叫道: 「你望見他,他也望見你了!」

「他不是望我這邊!」瑪莎說。

假如晚間下雨,那他們就勢必失眠了。 晚上沒有下雨,天氣似乎與他們也是

他們就不能够再沿河而下了

當瑪莎看到了一個她們演習時到過的 連瑪莎她們都不能告訴杜雷蛇山中 到了

他們白天一直都不停, 輪流派一

說 我看見一個人在那邊樹上用望遠鏡望。 伊蓮

看見你之前快點下來一 「下來吧!」杜雷說,

「但我得先看淸楚他們有多少人。」

「趁他還沒有

「下來吧,」杜雷命令道:「馬上下

瑪莎服從地下來了,相當敏捷,有點

隻猴子從樹上下來 「一個男人?」伊蓮急急地問

「是卡爾。」瑪莎說

是沒用處的,那幾個醜八怪就給他弄上了 爲他可以得到。不過他的苦纏戰術倒也不 給他纏得苦透了,猩猩也得不到的,他以 知道嗎?他想跟每一個女人睡覺,我們 「那個卑鄙下流鬼,」伊蓮說,「你 也

?」杜雷問瑪莎 「你以爲那幾個女的這一次會出來嗎

子有油田。」 他們一點好處的。卡爾很有錢,他的老頭 瑪莎說:「每一次我們到外面來演習,卡 爾總是想辦法跟着來,我猜他是給了猩猩 「看見了卡爾,成數是高一點了,」

面最可能動手的人就是我!」 蓮說,「不然他的頭可能已經給轟掉了 「還好他祇是臉皮厚而不用强,」

而已。」杜雷說道。 「他也可能是跟着男人們一起來演習

是平均的,」瑪莎說,「他跟了女人出來 人出來,就少了跟女人出來,他應該不會 就少了一次跟男人出來的機會,他跟男 「演習的時間雖然沒有一定,但次數

動武,我們可以說我們是迷了路,或者甚 我們來出面的。我們出現,也許他們不會 也不會,錢在他不算一回事,他何必不給 成數比較高了,除非他跟猩猩鬧翻了,但放棄每一次的機會,所以他跟女人出來的 ,「我們不容易找到他們,也不容易 「但我們的問題仍然是很大的, 「也許可 以 __ 瑪 由 那麼大一個放射溫度的目標,所以從很遠 的 源 獨出動,瑪莎他們就要留在後面等他了。 了他一個人準備的而已,所以他祇能够單 他都拿得出來,但是因為他的準備祇是爲 的距離之外也可以探測到什麼地方有人了 溫可以比得上人類的體溫那麼高,也沒有 雷還有一種儀器,就是可以採測體溫的來當然,單單有星光鏡也是不够的,杜 杜雷是有備而來的,所以需要用的用具 ,由於在森林之中沒有多少種生物的體 ,這東西在森林作戰之中也是特別有用

到他存在之前也會先被他感覺到 得見他之前會先被他看到,任何人在感覺 走在全部都是盲人的世界之中,任何人看 不缺乏信心,事實上他就像一個開眼的人 他在夜間的森林之中前進着,一點也 0

很接近了。 多到達了。而他那具體溫探測器亦告訴他 個小時之後已經入夜,他相信他已經差不 他是已經接近了四個距不遠的人體—— 他在黄昏降臨時就已經起程,走了五

筒去照他們嗎?」

杜雷微笑・「你猜對了!」

天一黑,什麼都看不見,難道你拿一隻電

「等天黑再採取行動吧。」杜雷說。

「那你認爲應該怎樣做?」瑪莎問

「等天黑!」伊蓮說,「你瘋了嗎?

們這樣的。」

是什麼,就是報告總部,我們不能够讓他 **綫電的,他們看見你們,第一件做的事情** 防我們就動手!」

示,

」 杜雷說,

「他們都是帶着無

至說我們是改變主意回來了,他們一不提

接近他們一

等一

等,」伊蓮說,

猩猩 錢呢?

「那就很好了。」杜雷說

們已經對他講過了。但卡絲美在那一個帳 且幸慶五個女人並不是睡在同一座帳幕裏 幕了。五個女人當然是比較接近着。他幸 幕。每座帳幕裏面可以容納一個人睡覺。 慶這五座帳幕並沒有接近到聲息相聞,而 但這一點則是他早已知道了的。瑪莎她 他相信這五座帳幕就是五個女人的帳 星光鏡終於使他看到了五座小小的帳

美從其中一座帳幕中出來了。 。他等了好一陣,問題就自動解决,卡絲 杜雷小心地等着,一時想不出辦法來

> 在另一個世界裏見到了她。 像是在白天裏看到,也不像是大燈光之下 通過星光鏡,杜雷可以認出她。既不 。那景象是詭異的。他真的有點像是

看到

知道有人會看到她了。 暗,就連她自己也看不到自己,她當然不 赤裸着,但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爲那麼黑 有穿衣服,一位尊貴的公主,在他的眼前 而且很尷尬,杜雷發覺她的身上並沒

中去洗一個澡。 不住那熱,她便在半夜裏爬起床來,到溪 們的帳幕都是搭在一條小溪的旁邊的。受 她之所以出來顯然就是因爲酷熱!她

絲美得匆匆跑到溪邊,又要迅速地把整個 中,人就真的不願意出來了。不過她還是 裏,祇剩臉部露出來。一泡進了清凉的水 身子泡進水裏。甚至她的頭部也要浸在水 出來,牠們就像瘋狂的機羣似地侵襲,卡 難應付的就是那些蚊虫了。人一從帳幕裏 在這森林中過日子眞是一件苦事,最

她侵襲之前跑回她的帳幕,鑽進去,把帳 全抖去,身體的氣味未能吸引那些蚊虫向 口的防蚊紗簾拉好,就發覺有點不對了 她從溪中出來,趁身上的水珠沒有完

的腰就要斷掉了 的臉上。有人低聲說:「不要吵,不然你 一座帳幕裏,感覺到有人在同一座帳幕裏 她可以感覺到有另一個人的體溫在同 而跟着就感覺到一隻槍阻抵在她

告你,你敢碰我,我會把你分屍的,別以 爲我做不到!」 「卡爾!」卡絲美憤怒地說。「我警

> 一口氣,問道:「你是誰?」 卡絲美的身子通過一陣冷顫,她深吸 「卡爾在另一座帳幕裏!」那人說

不透出帳外。 照過來,這光在帳幕之內是足够了,但又 她的手中,而一隻小電筒亮起了,從背後 她發覺她帶來的一面小鏡子給塞進了

就看見了杜雷的臉。她的嘴巴張大了 她慢慢地把鏡子擧起來,照向後面 「不要叫喊!」杜雷的槍咀在她的腰

上一緊。

,你在這裏幹什麼?」 她不是叫喊,她低聲說·「你,杜雷

「幸而你還認得我!」杜雷說。

念過你!」她就像杜雷的槍並不存在似的 我對你的印象是那麼深刻……我…我還想 轉過來伏在他肩上,無聲地飲泣起來 杜雷的槍變成不是指着她的背,也不 「我怎會不認得你。」卡絲美說,

電手筒也熄滅了

是指着她了

是不容易偷偷摸到的,而她也並沒有企圖 她的每一件武器是在什麼地方,他知道她 子上刺一刀的。但是好在他早已弄清楚了 己有點像個儍子了。她隨時可能在他的肚 是指着帳幕的進口而已。這使杜雷感到自 他的槍管祇是在他的腰側,而槍咀只

她祇是伏在他的肩上哭泣着。

你是一位公主,你還是穿點衣服好些!」 ,那麼熱,又沒有光!」她緊執着他的手 她停止了飲泣,低聲說:一「不要緊了 「唏!」杜雷終於低聲說:「別忘記

是光綫太微弱,肉眼看不出來而已,這些 微弱的光綫經過擴大了之後,視象就幾乎

是和白天所見到的一樣了。

眼所見的漆黑並不就是完全沒有光綫,祇 是照明,而是把光綫放大增强若干倍,肉

幕呢?

種稱為「星光」的儀器,作用實在也不明用的,祇是肉眼看不到的照明,這是種特殊的電筒,也可以裝在槍上,作為

杜雷用的當然不是普通的電筒,而是

在這裏見到你一 「天!我想不到會見到你,更想不到會

一好女人在這樣一個地方幹什麼?」或者 『卿本佳人,奈何作賊!』」」杜雷說 「這使我想起一 句老話·『像你這樣

卡絲美說 「你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個地方嗎?」

雷說 「我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杜

看得出,我並不是來這裏做厨子的。」 方是幹什麼了?」卡絲美說:「你大概也 「那你應該知道一個人在這樣一個地

情! 個地方是不配合的。你,這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你?」杜雷說,「你跟這樣一

說 來,我可以相信,但是你自願? 已經很了解了。假如你是給他們捉住關起 「可以說是短短的邂逅,但是我對你「我跟你不錯祗是談過一次!」杜雷 你對我知道些什麼?」 終美問

樣一個地方幹什麼?」 卡絲美說:「像你這樣一個好男人,在這 「我也要問你一個同樣的問題了?」

「那我就把你打暈,」杜雷說:「硬 「假如我不願意走呢?」 「我是來把你帶走的。」 卡絲美問・

走! 把你拖走?」 卡絲美嘆一口氣,搖搖頭:•「我不能

「你不是瘋了吧?」杜雷說:「難道

絲美問 你真的相信他們那一套? 「你究竟是怎會找到這裏來的?」

「我就給派來了,因我是認得你的人。」 「你的父親向我們求救,」杜雷說:

的嗎? 「他沒有告訴你我是怎麼會到這裏來 」卡絲美問道

雷 說•「我們懷疑妳可能是給這些人捉了 ,我們查出了這是怎樣一個地方!」杜 「你到這裏來採集植物標本,你失踪

美問 起來,向你灌輸他們那一套。」 「爲什麼他會派人來找我呢?」卡絲

不 明顯嗎?你是他的女兒。 「爲什麼?」杜雷說•「理由難道還

絲美問 「他知道我是爲什麼在這裏嗎?」卡

情 打擊的一 知道。我們暫時也不準備告訴他。這種事 ,對一位父親,是會有很大的精神上的 「他不 知道,」杜雷說:「但是我們

卡絲美沉默下

還是要我把你抬走? 「怎麼樣?」杜雷說。 「你跟我走

關,你向另一方面走,那邊是沒有去路的 人嗎?你向蛇山那邊走,逃不過他們那一 他們不追來,我們也祇能做野人了。」 卡絲美說 「我有辦法。」杜雷說••「祇要你肯 「你用什麼方式帶我走也走不了多遠 ,「你知道我們營裏有多少

跟我走,我就有辦法把你弄回去了。 「弄回去之後又如何?」卡絲美問

「那些是什麼人,他們還是可能向我報復 ,而這是防不勝防的!」

「我願意走,」卡絲美說。「但是我 「你是說你願意走了?」杜雷問。

脫身的機會了 不能走,纏上了這些人,我就是永遠沒有 「你不明白嗎?」杜雷說•「我沒有

還有誰會來報復? 飛機就會來了,蛇山會給炸成一片焦土, 把握是不會來的。我把你救出去了之後,

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你有這個計劃?」 「他不知道。」杜雷說。 「呀,原來如此,」卡絲美說••「而

卡絲美問 「你認爲他眞是這麼笨的一個人嗎?

「我却瞭解他,」 「我不認識他。 卡絲美說: 「他是

個老謀深算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杜雷問

卡絲美說•「他比你們還要先知道。」 「意思是他早已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我不明白。」杜雷說。

方來採集標本的。他有了把柄在手,就可 是猩猩告訴我的。你看,這件事情的主謀 以跟我的父親談判了。 人就是我的表弟 「我起初也不明白?」卡絲美說: 。也是他推薦我到這個地

「他要爭取權力?」杜雷問。

了

這裏了。這是猩猩告訴我的! 親把權力一點一點移交給他, 「是的,」卡絲美說•「他要我的父 不然我就在

來救你?」杜雷說:「假如我一失敗的話 ,那不是什麼都完了嗎? 「你爸爸早知道這件事,還要要求我

沒有可以威脅他的東西了 美說,「因爲我一死了,我的表弟手中就 「他知道他們不會殺死我的,」 卡絲

> 什麼哲學家是嗎?他的名字叫史利加?」 「你的表弟,」杜雷說,「好像那個 「對了,就是他,」卡絲美說,「他

但是暗裏却運用權術。」 是一個野心家。表面上是一套和平哲學

父親還有什麼剩下來的。」 也會同情他,投向那一邊了,那時,我的 段短時間之內,當我給放出去了之後,我 受最落力的洗腦過程,這樣,很可能在 方面史利加也不笨,他讓我在這裏特別接 了,史利加就像一條毒蛇沒有牙齒。另一 們一定會怎樣做。這樣把這個地方都毀滅 你們查出什麼,而當你們查出了之後,你 我的爸爸亦不是傻瓜。我相信爸爸知道 「對了,」卡絲美說:「他不是傻瓜 「我猜政治總是這樣的,」杜雷說。

的人。」 雷說,「你是一個聰明的人,一個有性格 「他會不知道你是變不來的嗎?」杜

「也許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總之現在不要緊了,」杜雷說:

「也許他知道得不清楚,」卡絲美說

祇要你肯走,那你爸爸的計劃就可以實現

「沒有什麼可以考慮的,」杜雷說: 「讓我考慮一下行嗎?」卡絲美說

「祇要你肯走,還有什麼需要考慮的!」 「不是?」杜雷說:「那你是誰?」 「但我不是公主。」卡絲美說。

「我是替身。」卡絲美說。

過了面之後,我的印象還很深刻。我知道 電視紀錄片的,而且那一次在瑞士跟你會 「我不相信,」杜雷說:「我研究過

一些方面有天才的。她就是這樣。假如跟白痴,」她說,「有些笨人也會特別在某

,」她說,「有些笨人也會特別在某

這是老頭子的主意嗎?」 我談起植物學來,我才是一竅不通呢!」 「然而你却給派來了。」杜雷說,「

「我猜是的!」她說:「我猜他早日

有疑心了 「所以他就臨時改派你來,」杜雷說

如你是替身,你那的父親——我是說她的替身呢?他終於想出了另一個疑點。「假

個替身,那他所認識的一個爲什麼不能是

說不出話來。她倒講得沒有錯。

的?」卡絲美說

「但是

杜雷呆在那裏

既然有一

「你憑什麽認爲你在瑞士見到的是真我是沒有弄錯的。而且你也認得我。」

說 「而他並沒有對你講。」 「我猜他也料到我會怎樣做了 。」她

會做起公主的替身來的?」 「你究竟是誰?」杜雷問,「你又怎

來的

一個是替身,不然史利加可能會另外

「我看不會單是自己爲了我的福利而

-還叫我們來幹什麼?」

卡絲美說:「他不能指出史利加捉

老狐狸!」

「但史利

加也分不出嗎?」

杜雷問

行他的計劃了。我老早就告訴你,他是個 以爲他是把眞人抓到了手,那他就可以進 設法危害真正的公主本人了。就讓史利加

的的說 我都有這個責任!」 育費,都是王室負担的。在各方面而言 人選。此外,我的家人的生活,我的教 。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是唯一適合 ,「當然,我不是爲了錢而做這件事情 你就叫我卡絲美好了 ,」她

美說,

「我是盡我的能力在學的,我現在

雷問 「但這樣到什麼時候才能了呢?」 杜

時是不能有替身了 有這些危險的風波。那時我就自由了。」 「到公主結婚之後吧,」她說,「那 ,而且那時也許不會再

是一

個很聰明的人

如她給弄到這裏來

,她是眞可能會給洗腦 ,相當容易受影响,假 面倒是沒有錯誤的,卡絲美公主本人並不

子時代就不往來了。不過史利加在情報方們雖然是親戚,但早已有心病,所以從孩

「他却並不比平民更有機會接近公主。他

「史利加雖然是親戚,」卡絲美說,

說

「我遲一些再告訴你吧。」杜雷說,

「你怎知道我一直在裝傻?」她問。

「那怪不得你一直在裝傻了。」杜雷

的

考慮的。」 關於我們那件事,我不明白爲什麼你還要 過了好一陣,他才再開口說話。他說•• 杜雷沒有做聲,祇是輕輕地擁着她。

他始終沒有出現過。我猜他是很少回來的 中有一個布耶夫,我聽過他們提了,但是 他們之中有一個始終沒有出現過 ,這裏是由一批職業兇手領導的,他們之 一兩個問題,」卡絲美說, 。你知道 第一,

> 會成爲漏網的一個了。 ,也許他是負責在外面的聯絡,那麼他就

「我以爲這是應該由我們來担心的

」杜雷說。 要做的事情。」 打算把他們全部殺掉!我還以爲這是公主 「在你出現之前,」卡絲美說,「我

說, 人 「像你這樣的人 「你的神經一定有點問題了 ,不能殺他們那樣的 !」杜雷

個也有階級之分的嗎?」 「這是辦不到的事情,」杜雷說,「 「爲什麼?」卡絲美說,「難道連這

你沒有那種能力。」 「他們不是在訓練我殺人嗎?」卡絲

他們也是這樣的,理論是一回事,最重要 我,最重要的就是攻擊人預料不到的地方 已經是一個相當本領的兇手。而且他們教 。這就是一件他們預料不到的事情。」 「我明白你的意思,」卡絲美說,「 「但你沒有真正殺過人。」杜雷說。

道他們幹過的事情,你就不會懷疑了。」 知道,但對他們,我可以肯定。假如你知 的還是你究竟能不能扳動槍機。對別人不 來布耶夫,我們會找到他的。」 「現在不必你動手了,」杜雷說,

「你們知道什麼地方找得到他?」 卡

絲美問

他們了,這是你的第一個問題的解答。你「他們到外面去,我們就很有把握可以捉 的第二個問題又是什麼呢?」 「我們有這些人的檔案,」杜雷說,

> 不可的。她們會空羣而出,起碼那幾個頭踪,他們會追來的,他們是非要找我回去 目會親自出來找我。你們轟炸,也不會炸 「我在想, 卡絲美說,「假如我失

目自己出來呢?」杜雷問道 「他們會空羣而出,抑或祇是幾個頭

路了。看來他們會帶一批成績比較好的學 頭目一起出來吧,應該不會把全部人都派 生出來找我,如此而已。」 經驗的,就怕找不到我,還會有更多人迷 出來,因爲那些正在受訓的人是沒有什麼 卡絲美想了一想:「我猜他們會幾個

全部消滅的。」 批精銳部隊,那我很容易一下子就把他們 的祇是人太多了,我們不能應付。祇是 「什麼叫精銳部隊?」卡絲美說, 「那就沒有問題了,」杜雷說

精銳部隊了。」 假如這樣容易給你全部消滅的話,就不叫

開讓她看。 有的却是精良設備。」他把帳幕的簾子挑 雷說,「你看吧!」他拿起他的星光鏡遞 她的眼前,「他們有的是精銳部隊,我 「我祇需要黑暗的掩護就行了

謀殺!」 「天!」 卡絲美低叫道, 「這簡直是

紙是事情是否能够成功。」 一種人,沒有所謂道義不道義了 「而且這也不是很壞的方法。對他們這 「你想得到更好的方法嗎?」杜雷說 ,重要的

卡絲美低聲說•「這槍是滅聲嗎?」 「當然了!」杜雷說。

什麼植物學嗎?」 「她祇是沒那麼聰明而已,並不是個

X20 身呢?公主既然是一個笨人,她會來研究 「但是,史利加怎會不懷疑他是捉到了替

「你在幹什麼?」杜雷問。 絲美扳了兩次槍機。

通過星光鏡,小心地觀察着,低聲說卡絲美好像一條蛇一樣爬到帳幕的門

「色狼卡爾!他已經死了 「你倒沒有猜錯!」 杜雷說,「你果

「右邊!」杜雷說,「小心右邊!」槍走過來。我猜他可能是發現了你了。」 然是能够扳動槍機的! 「沒辦法,」卡絲美說,「他正拿着

領的

神髓。」

杜雷說

了一次槍機。還是嘆息似的一聲槍聲。相信他所講的。她的槍向右邊擺動,又扳精不出他是如何知道這一點的,但是她却他們的右邊有人在移動着的。卡絲美大概 杜雷是用他那個探測體溫的儀器探出

一個女人跟他一起睡覺!」 「卡爾不是一個人的,」卡絲美說 「那是什麼人?」杜雷問

」杜雷說。

卡絲美說:「現在,我是想不走也不

杜雷說 「除了卡爾之外是還有一些人的

卡絲美說

測體溫的儀器却是同樣的有效的。過了一在他的手上,他看不到什麼,然而那隻探在他的手上,他看不到什麼,然而那隻探 會 她們還是在夢中。」 ,還是沒有發生什麼。杜雷說:「我猜

杜雷把那隻探測體溫的儀器遞上前去 「你怎麼知道?」卡絲美問 而且告訴她這隻儀器是作什麼

> 活動軍械庫了,還有什麼東西你沒的 「噢,」卡絲美說,「看來你是一座

她們還是有危險性的。 「她們雖然睡着了,」杜雷說,「但

「看來你還是沒有學會他們教你的本這樣冷血地把他殺死嗎?我做不到的。」「你想我怎樣呢?」卡絲美說,「就

之手的。剛才那兩個人祇是要來殺死我們我知道她們終於會死掉,但是那不是假我

我很高興你的想法是與我相同的。」 「這也正是我的作風,」杜雷說, ,我才不得巴而開槍·

這樣一個人。」 「是的,」卡絲美說,「我知道你是

是給擄走了。留下了屍體,你的槍彈,不他們就會發現我失踪了,也許他們會猜我後她說:「我看我們就這樣走吧。明天, 能說是我自己逃走的了。」 杜雷在她的耳朵上輕輕吻了一下。然

能讓他們也給炸死的。他們也是人呀!」 那些還困在蛇山之中的來來族人。我們不 卡絲美在黑暗中瞥了他一眼: 「祇是還有一個問題,」杜雷說,「 「你怎

知道有那些人?」 杜雷告訴了她他與那幾個在逃的女人

相遇 的經過 「你說你提起他們感到慚愧,」卡絲

問題都解决不來!」設想,但自然,我是不同的,我連自己的設想,但自然,我是不同的,我就沒有為他們 「我也是一樣的。我就沒有爲他們

在現在的情形之下 ,」杜雷說,

回去把他們解救是比較困難的事情了。」

把他們放出來之後再跟你一起逃走的!」 開槍了,」卡絲美說,「我本來可以回去 「我也不見得肯讓你回去冒這個險, 「假如你早點提起來,也許我就不會

」杜雷說,「所以實在也沒改變什麼。」 「也許這個也不是太大的問題,」卡

絲美說 們回去就一點也不難了。」 們幾個人都殺掉。假如把他們解決了,我 「這倒是真的,」杜雷說,「旣然如 ,「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把猩猩他

總部聯絡的,我們帶着這個,就可以知道 給杜雷看··「這個最重要!這個是用以與 的東西都收拾好。她把一副無綫電遞起來 ,我們動身吧!」 卡絲美在小電筒的照射之下把她帶來

不會把那些沒有經驗的小傢伙派出來。可 以保證一定是那些巨頭們親自出來。」 ,」杜雷說,「他們知道有外人來了,就 「也許把卡爾殺掉也不是一個壞主意

總部對其他的人發出什麼指示了。」

他們在黑暗中急急地緩緩前進。 「是的。」卡絲美說。

會追上來的話,追到時就會是黑夜了。 們要保證假如萬一與卡絲美一起演習的人 天亮的時候,他們仍然不停,因爲他

不暫時停下來 電就發出召喚的訊號了。這就使他們不能 而就在天亮的時候,卡絲美那隻無綫

他們就祇是聽到而已,他們的聲音是不會入一起聽,祇要他們不把逼話掣旋開,那 傳到那邊去的 卡絲美開了無綫電。他們仍然可以加

> 絲美則不見了 剛剛發現了卡爾和那個女同伴的屍體。卡 受訓人員正在慌張地向猩猩報告。她們是 他們可以聽到是那幾個給留下來的女

「你們以爲她是走進了還是給捉走了

們當時又沒有在場目擊,怎麼知道呢?」 「我不知道,」報告的女人說,

象可以看嗎?」 「媽的笨蛋!」猩猩吼道,「沒有跡

報告的說。 我不知道什麼跡象。」那個

是很笨的,受訓儘管受訓,我相信她們出 去,一開始行動就要失手了!」 卡絲美低聲對杜雷說:「其實他們都

是兩件事情。 猩猩正在無綫電中吼道。「首先,他

「這我倒相信,」杜雷說,「學和做

們兩個人是給什麼槍彈殺死的。」 「是槍彈。」

們所用的那種?」 「什麼槍彈?」猩猩問, 「是不是你

「我們……我們看不出來。」

告訴我,一〇二五留下了些什麼?」 猩猩加沙巴又吼叫道:「算了 ,算了

他漁色的目的。 身份以使女人們對他有較好的印象,達到 女人並不知道一〇二五實在是什麼人,祇 有色狼卡爾是比較特別的,他透露自己的 一〇二五就是卡絲美的號碼,那幾個

「她祇留下了她的帳幕,其他的東西

「有掙扎的跡象嗎?」 猩猩問

,把帳幕也帶回來。一切留下的東西都帶「好了,」猩猩說,「把屍體帶回來「不知道,不過帳幕歪歪斜斜的。」

回來。」 「用不着了,」猩猩說, 「我們不要去找找她嗎?」 「你們不逃

路已經算是運氣了,聽我的話,回來。每 一個人都回來,聽見沒有?」 「好吧,我們馬上就回來!」

令 「每隔一個鐘頭報告一次。」 猩猩命

有點到卡絲美的時候沒有回答。每一個人 一個小組點名。每一個小組都有回答,祇 跟着猩猩就是透過無綫電召喚,向每

數!」杜雷說,「你猜得沒有錯,猩猩要 追來,他們幾位教師就得親自動手了!」 都得到猩猩的指令,馬上回總部去報到。 他們繼續前進,再過了兩個鐘頭,便 「看來這些人之中還是飯桶佔了大多

是真正的卡絲美公主。 假冒的。在這幾個女郎的心目中 的真正身份。那即是說,她不要透露她是 絲美已經得到杜雷的提示,不要透露自己 是講個不休。不過卡絲美則是比較上講得 似乎總是說話多多,在所難冤的。她們也 與瑪莎她們會合了。幾個女人會在一起, 因爲她是有些秘密需要保守的。卡 ,她仍然

她們在談着,杜雷則繼續留心着卡絲

卡絲美說·「瑪莎認爲我們應該休息 後來,卡絲美與瑪莎回到杜雷的身邊 然而這無幾電却沒有再發出聲音了 ,既然我們昨晚並未睡過覺,你認爲

追來,也要再半天的時間。」 相信他們也要晚上才能回到基地,再起程 「他們就是追來,也不會那麼快的。我 「我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杜雷說

的 們也不見得就不會發現。我們都受過訓練 ,而且成績都並不很差!」 「就是他們現在來,」瑪莎說,「我

留心無綫電,看看會收到些什麼綫索。」 使用我這隻體溫探測器就行了。另一方面 「你們用不着成績好,」杜雷說,

下來 他與卡絲美就在樹林中一塊空地上躺 ,暫時爭取一點休息。

體吧。」

計算則是有點錯誤的。 令他們很安全的。 杜雷說得不錯,那隻體溫探測器是會 不過在時間方面 ,他的

和三個人一起。 他們到了半路,猩猩加沙巴就出現了 那個小組並不需要把屍體運回基地去

就在前頭的樹林中出現,攔住了去路。 教練。四個殺人專家。忽然之間,四個人 三個他的同伴。不是受訓的人,而是 「怎麼,」那個領先的女郎說,「這

甚至身上的長毛也是特別多。他說•「這 猩猩就是因爲他整個人都像一隻大猩猩 真是意外,爲什麼你不等我們回去呢,加 沙巴先生。」 加沙巴露着一個猩猩般的微笑。他叫

的

以節省一半時間了。」 是為了節省時間,每人走一半路 「因爲,」猩猩說,「我們的無綫電 「爲什麼你不用無綫電通知我們?」 ,那就可

> 算得遲了一點。」 我們就不想做太多聲音了,明白嗎?這樣 一隻。我們不知道有什麼人會聽着,所以是許多人都聽到的,包括了一〇二五號那 ,即使有人計算我們追趕的時間,還是計

活運用,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過學是一回事,學會了而能不能够加以靈 頭。這個道理她們並不是沒有學過的, 「現在,」猩猩說 , 「我們來看看屍

那幾個女郎恍然大悟地點着

們四個人都上前去。 包裹着屍體的布袋解開來了 。猩猩他

他說 9 「讓我把彈頭拿出來就知道了。」 「唔,看來不是我們自己的槍彈,」 「也許不是一〇二五放的槍!」 另

的是什麼。 把臉別過去了不敢看,她們知道將要發生 他們的手亮出了刀子。那幾個女郎都

一個說。

「說不定你們將來也有需要做這個的 這是命令---」 「看呀,媽的 ,看着!」猩猩吼道 看

見彈頭出來了。 她們祇好看着。在噁心之中 ,她們看

中閃爍着。 彈頭給用水壺的水冲乾凈了 猩猩對這工作却似乎做得津津有味。 ,在猩猩

我們的監察沿河上去。」 邊應該不會有人的呀。也不可能有人逃過 「那麼是誰?」他的同伴問道, 「果然不是我們的。」猩猩說。 「那

「這眞古怪了 ,」猩猩說, 「這個人

> 你們沒有聽到什麼?」是很懂得用槍的,在有 ,在夜間,射得那麼準

「沒有。」 一個女郎說。

都聽不到的。」 睡着了也不會聽不到的,而且也不會大家 「假如有槍聲,」另一個女郎說,

「你們是輪班守夜的 ,」猩猩說,「

守夜的人居然也沒有發覺什麼!」

「我看卡爾一定是進了她的帳幕了。」 「是卡爾和她在守夜,」一個女郎說

演習,你們當是玩一樣。好了,這一次眞 的出事了,你們也受到真的教訓了,我早 對你們講過的,就是演習,也得當真的 「這眞有趣了 ,」猩猩說,「你們在

那幾個女郎都慚愧地低着頭

猩咆哮道,「你們受過了教訓,而你們仍 然能活着!」 「你們知道你們是多麼幸運嗎?」 猩

的一個同件問。 「爲什麼不把她們也殺掉呢?」 猩猩

着。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猩猩沉吟

女郎提出。 「也許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吧?」一個

過你們每一個人了。」 們既然懂得挑出一〇二五 「不,不會的 猩猩搖着頭, ,他們當然是看 他

「爲什麼挑出一〇二五呢?」 「她有什麼特別嗎?」 那個女

,那就是來的祇有一個人。他祇能捉住一所以他也不回答。他說••「祇有一個答案 這却是一個猩猩不便回答的問題了

〇二五一個人,沒有空對付你們了。」

因爲不忍心這樣做。因此他也作了另一個 走的,他要制服她已經够忙的了!」 錯誤的猜測:「證明一〇二五是拒絕跟他 他猜對了,但他就沒有猜到對方會是 「這沒有什麼分別!」他的一個同伴

女郎問 走了。她不肯走,他就把她擊量抬走!」 「不管她願不願意,他總之是要帶她 「爲什麼有人要把她捉走?」另一個

定是這樣做了 說,然後又自言自語地說,「對了,他一 「別多事,不要問!」猩猩不耐煩地

邊,沒有地方好去!」 個同伴問,「走這邊,通不過去的,走那 「但是走到什麼地方去?」他的另一

道的。 我們有雷達,假如有飛機來接,我們會知 「也許一架飛機來接?」猩猩說,「

們兩天就可以追上了。」 走一個星期時間,而他帶着一個不願意走不然我們的火箭就要射過去了。他起碼要 同樣地,飛機來接,也要在同樣的地方, 內降落。他可以在上游很遠的地方下來, ,一定走得不快!他走三天的路,我 「但不會是在我們的雷達網的範圍之 人一定是飛來的,」 他的一個同件

把這個埋掉吧!」他指着那二具屍體。 猩猩吩咐那幾個女郎:「好了,你們 「在這裏?」其中一個女郎說。

猩猩說,「他們已經死了,埋在什麼地方 「難道我們還要把他們抬回去嗎?」

> ,而猩猩幾個人則走到一旁去會議起來。 那幾個女郎祇好就地動手把屍體埋葬

卡爾死了。 件說、「先是那個女的失踪了,然後又是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其中一個同

在這裏這樣 「你知道卡爾的老頭子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我們需要他的錢,假如他知道他的兒子 「我們怎樣解釋卡爾?」另一個說

說 練。卡爾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麼他就會給我們更多錢,把更多人送來訓 手下謀殺了。他知道的就是這個故事,那 爾回去的時候。卡爾回去,給他的政敵的 政敵的對立又到了白熱化的時候,就是卡 這裏的。有機會的時候,譬如說他和他的 道的時候,他也不會知道他的兒子是死在 「起碼幾個月內不會知道,而當他知 「他不會知道他的兒子死了 ,」猩猩

且

失踪,却不是容易解决的!」 !」另一個同件說,「但是那個卡絲美的 「唔,那個老糊塗,也是應有此報的

把她捉去呢?」 「媽的!」另一個人說,「有誰會來

猩說 則可以知道了,當然是她的老頭子,」猩 小,假如他這一下賭博輸了的話— 「是誰還不知道,但是誰派來的人 「不能不讚他一 句,他的胆量真不

個人對我們似乎知道得很多!. 「重要的是他怎會派人到達這裏,這

他究竟知道得多少了。」猩猩說。 「當我們捉到他時,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應該通知那個表親史利加,提

需要外面的人知道。」 「不,」猩猩說,「這件事沒有理由

動了。 到了自己的手中,他就會對史利加採取行 「但是,假如老頭子知道女兒已經回

登上飛機飛回去,就不算是回到了他的手 個捉她的傢伙也捉回來。」 動。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搶回來,把那 猩猩說,「她還沒有離開這樹林,還沒有 他還沒有把握,他就不會採取什麼行 「他的女兒還沒有回到他的手中

做。這是專家的工作。我們自己來做, 「當然了,」猩猩說,「我們自己來 「這工作不能讓那班飯桶來做了。」 而

裏面說:「恐龍,恐龍,聽見沒有?」 他取出身邊一副無綫電,扭開了,對

「你是猩猩嗎?」 無綫電中傳出來聲

音 話,你要加緊巡邏,他通不過的。」 箭把飛機擊落好了。萬一他會沿河而下 離開雷達探測的範圍之前有飛機來,放火 直升機來接,我們要追上他。假如他在他 是從上游空降而來的,也會回到上游去等 搶走了,我看這是一個人的行動。我猜他 如我們之所料,有人來把我們掌上的明珠 「是的,」猩猩說,「恐龍,事情一

「你們應付得來嗎?」恐龍問。

掉了 桶做,混亂起來,我就怕他們連我們也殺 ,「你們也要來,這事不能由那班飯 「這一次的敵人不是普通敵人,」

控制呢?」恐龍問。

五負責好了。假如他連按一顆按鈕也不會 射出來了,連瞄準也用不着,你叫三二一 「自動警報系統,祇要一接按鈕,火箭就 ,那他連吃飯也不會了。 「那些都是自動化設備,」猩猩說

不會活到現在!」 「他會吃飯,」恐龍說,「不然他也

也帶來! 猩猩說,「你們盡快趕來,把我們的寵物 「既然如此,他就應該會按鈕了

猩猩把無綫電熄掉了

正在用無綫電! 身邊,狐疑地看着他說•• 正在走過來。其中一個女郎走到猩猩的 那邊,那三個女郎已經把屍體埋好了 「我看見你剛才

會用眼睛的。但我用無綫電又如何呢?」 「那個捉去一〇二五的人不是也會聽 「很好,」猩猩微笑, 「這證明你是

見了?」那個女郎說道。 無綫電嗎?波段是不同的,他們收聽不到 猩猩答道。 「不過你沒有注意到我用的是不同的

「哦。」那個女郎恍然地說。

白了。」那三個女人都慚愧地低着頭。 作遊戲也是沒有用的,現在你們一定很明 「這就是實踐的重要了 ,所以我要你們演習,但是把演習當 「你又學到了一些事情了,」猩猩說 ,單單講是沒有

「現在你們回去吧,」猩猩說,「狄

克先生會趕來跟着我們一起去追了 」 猩猩的一個同

「我們也來了,誰負責雷達和火箭的

地方走去。 回去,而猩猩他們則是向她們昨晚紮營的 她們祇好走了 。她們向蛇山的總部走

是否有危險正在逼近。 聲音此起彼落,實在不容易憑聲音而分辨 天那麼吵。但也不是很靜的,奇奇怪怪的 夜晚可能還要吵得多,那是因爲在森林裏 ,又有另一些生物在活動了。當然沒有白 森林裏的夜晚並不很靜,比都市裏的

」杜雷說,「不然神經就沒有一秒鐘可以 「幸而我們用不着憑聲音走去守夜

後來也習慣了。就是不能習慣那兩,好在 「這些聲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瑪 「起初我也是沒有辦法睡着,不過

> 沒有下 「假如下雨下雨。」

測體溫的儀器的效率也要大大減低了。」 ,」杜雷說,「我這副探

光點倒是很矚目的 在黑暗之中,儀器上突然出現光點

有很多小孩子嗎? 「我不知道,」杜雷說, 「他們來了嗎?」瑪莎問。 「他們

嗎?這裏不是小孩子的地方! 「小孩子?」瑪莎說,「你在開玩笑

說 有大約二十個之多。」 像一羣頑皮的小孩子在黑暗中跑來跑去, 「我的儀器指出來的,動得很快 但是那些是比人小的動物,」杜雷

瑪莎說。 不會是你的儀器發出了什麼毛病吧

? 我看不是了,」杜雷說, 「現在才

> 停止了,跟來出毛病? ,跟着是這個! ·奇怪 ,他們的無綫電聯絡完全

杜雷又說,「假如他們也有我這種星光 ,那就很糟糕了。」 「也許他們有着你們不知道的武器?

他一定向我們誇耀一番!」 猩這個人忍不住的,他有什麼新的東西 「我不相信他們有,」 瑪莎說, 了猩

活潑的感覺! 得那麼快的,而且又不是走直綫,有一種 怪,動得那麼快,人就是在白天也沒有動 那麼簡單,」杜雷說着又沉吟起來,「奇 「猩猩這個人也許不如你們所想像的

「什麼狗?」杜雷問 狗!」瑪莎忽然叫起來。

就跟隨着氣味追來!」 們了,明白嗎?狗在黑暗中可以行動,狗 的鼻子靈敏,可以嗅到你留下來的氣味 「我們常常聽到狗吠聲,他放來追我 「他有一個地方養着很多狗!」瑪莎

「是哪一種狗?」 杜雷又焦急地繼續

吠聲!」 不准進去看的 「我不知道,」 ,我們祇是在外面聽到狗的 瑪莎說 ,「我們從來

把大家叫醒! 「牠們來得很快!」 杜雷叫道• 「快

「我們怎辦好?」瑪莎問

爬樹的! 上去!我們至少知道一件事 「把大家叫醒! 杜雷說, ,就是狗不會 「爬到樹

他是第一個爬到樹上去的。他叫着命 「電筒帶上去,不要亂開槍!不然要

美在黑暗中紛亂之中叫道。 「假如他們的人看見燈光呢?」卡絲 來時就照,看見狗的時候才放槍!」

亮起來,放在樹下 射着自己人で

·我有兩隻電筒一盞燈! ,電筒到樹上去,牠們

假如有人來,我是會知道的!」 「他們的人並沒有來!」杜雷說

「他們究竟有多少隻狗?」 杜雷問

不少! 是多得很了,而且他拿進去餵狗的肉也很 「我不知道,」瑪莎說,「但聽聲音

的事情,竟沒有人對我提起過!」 「天!」杜雷氣結地說,「這樣重要

「我們怎麼知道這是重要的?」伊蓮

他們一時靜下來了。 「現在你們知道了!」杜雷說

後來杜雷叫道: 「牠們來了」

太多,總之他憑常識知道他們放出來的就 不會是好對付的狗了。 不敢加以輕視。杜雷對狗的品種懂得並不 的時候,也看不出是哪一種狗。但他絕對 吠。祇是聽到牠們穿過樹林時的沙沙之聲 甚至當杜雷手中的電筒照到牠們的身上 那些狗不知道是什麼狗,連吠都沒有

槍响起來,第一隻狗倒下去了

着 她們的槍都不大有機會响 竄,還是沒有吠,祇是發出兇狼的咆哮。 他的槍不停地响着,而那些狗在黑暗中亂 祇有杜雷的星光鏡可以不受黑暗的限制。 麼多電筒,他們是來不及追着每一隻狗。 但是他們的電筒光不够快,也沒有那 ,祇是杜雷在忙



X24

隻 自己放了多少槍,也知道有多少隻狗躺下 們也許不知道他放了多少槍了。杜雷知道 來了。他放了很多槍,躺下來的狗祇有五 ,然後忽然之間,一切都靜下來了。 杜雷的槍是沒有什麼响聲的,所以她 「他們走了!」瑪說莎。

們並沒有走遠!」 「別下去!」杜雷深呼吸着說:

「那些人呢?」卡絲美問。

「我這儀器還探不出牠們!」 「那總算好一點。」卡絲美說。 「人還沒有來,還在很遠,」杜雷說

「我們就這樣在樹上等到天亮嗎?」

伊蓮說 了之後我們再走路。」 「正是這個意思,」杜雷說••「天亮

非因爲她是公主身份,而是因爲這是一件 令人噁心的工作。 下去把那些狗的屍體拖到我身邊來吧! 「爲什麼要我?」卡絲美問。顯然並 「現在,卡絲美,」杜雷又說:「你

他們不會襲擊的人。」杜雷說。 「因爲那些狗萬一再來的時候,你是

隻狗的屍體都拖到杜雷那棵樹的下面。 叫她做,她也祇好照做了。她下去把那幾 卡絲美並沒有那麼有信心,不過杜雷

吧! 跡象,牠們顯然是真的懂得知難而退的 跟着杜雷又說道:「現在把繩子拿來給我 那些活的狗並沒有來,也沒有再來的

,」杜雷說:「假如我沒有猜錯,那「我要把牠們掛到樹頂最高的地方藏 「這又是幹什麼的?」 卡絲美問

> 幹什麼。猩猩他們得要爬上去解下來,那肯走,奇怪牠們的同伴躲在這樣高的地方些活着的狗再來的時候一定會留在樹下不 他們不少時間。」 時他們才會知道狗是怎麼死的。這可以阻

「也阻得不多。」卡絲美說

說 間交換一些他們有用的時間呢?」 「我們爲什麼不利用我們沒有用的時 「反正我們現在有的是時間,」杜雷

頂上。 縛起來,讓他扯到樹上去,縛在高高的樹 是卡絲美帮着他把那些狗一隻一隻用繩子 杜雷的看法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於

樹躱起來了。 這之後,杜雷也離開那棵樹,換一棵

好 如他拒絕,那更不好意思了。自然一點更 而且瑪莎一定在心裏不是味道。不過,假 美要跟他在一起,就像有階級之分似的, 似乎不大好意思,好幾個女郎,偏偏卡絲 「好吧!」杜雷無可奈何地說,這樣 「我可跟你在一起嗎?」卡絲美問

E 會看見,她的臉貼在他的臉上 的樹椏上坐着。卡絲美緊緊地挨在他的 ,杜雷也沒有反對,反正其他的人是不 他們高高地爬上了樹上,在一個安全 身

突然叫道。 「唏,你們在幹什麼?」瑪莎在那邊

「我們並沒有睡着。」杜雷說

是連逃都逃不動,你有想到這一點嗎?」狗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別說殺他們了,就 他們會把我們殺掉。他們有多少隻那種 瑪莎又說:「他們會追上我們的 而

又問 「你有想到在別的好辦法嗎?」瑪莎 「我就是正在想着這點。」杜雷說。

「沒有?」杜雷說:「你有什麼好主

「我正在想着那些來來族人,」 瑪莎

能够救他們!」 「我們自身也難保,要先救了我們自己才 「我們沒有空想他們了!」 杜雷說。

也許他們能够帮手。」 正在拿着他們的箭,所以我想起他們了。 「我是想着外面那些,烏里酉長他們。我 「我不是想着裏面那些,」瑪莎說:

「他們沒有機會的。」 「不能够把他們牽進來!」杜雷說:

對付那些狗的!」 我正在想,他們是很好的獵人,他們可以 不見得就會放棄,那麼他們還是要死的 「假如我們死了 ,」瑪莎說: 「他們

易對付! 不是普通的野獸,這種狗就是獵人也不容 「我不知道,」杜雷說。 「這些狗並

們聯絡的嗎?」 聯絡一下。你不是有一隻無綫電可以跟他 本領, 「我記得我聽過有關他們行獵的特殊 」瑪莎說•「也許我們應該跟他們

在我們的手中,試試也沒有損失!」 「很好,」杜雷說•「既然無綫電是

件十分重要的任務,祇有他們自己這些有 任何他們的「學生」因爲他們認爲這是一 猩猩他們有七個人 。他們並沒有帶來

> 就怕他們會壞事 練,也有成績相當好的,但是沒有經驗 經驗的人才能勝任,那些學生雖然受過訓

要他們去殺人,所以就還是不帶來好了 們的經驗拿出來,但他們並不是,現在是 爲假如那些學生是爲了自己的存亡而作戰 的話,那他們也許就會因環境所逼而把他 猩猩他們在夜間會合,由於他們沒有 猩猩的看法也算是相當聰明 的。他認

來。 他們是睡得很安心的。他們有那些狗

他們還是暁行夜宿,晚上睡覺,天亮就起

,在夜間追踪是不大方便的,所以

夜時

爲他們守夜 猩猩起來就吹哨子把那些狗都召集起

來,數了一遍。 他知道少了多少

殺掉了,還是在夜間 人是很厲害的敵人,他們把我們三隻狗都 他狡猾地微笑着: 「媽的,我們的敵

同件說:•「他殺不了那麼多的。 「但是我們有四十隻狗, 」他的一個

持多久的。不過看來他距離我們還相當遠 時間睡覺的人,他却不敢睡覺。他不能支 ,我們得快點趕路才行了。 「除了狗之外還有人呢?」猩猩又微 「還有我們這許多個人。我們是有

些狗羣都圍在那棵樹下做着奇怪的聲音 們就到達了杜雷他們昨夜週襲的地方 他們繼續趕路, 接近黄昏的時候,他 。那

排槍彈,然後警告道。「下來,你們已經 他舉起手中的自動步槍向天上 「他們在那上面?」 猩猩叫道 一放了一

被包圍了!」 自然沒有反應。

猩猩叫道:「別逼我這樣做!」 還是沒有反應,猩猩也遲疑起來了 「我們會放槍把你們兩個都射死的!

殺掉的。假如兩個人都在樹上,他就不難 絲美活着取回,而把那個捉走卡絲美的人 他不希望把兩個人都殺死。他是希望把卡 做到這件事情。

事。 很靈的,也無法告訴他這實在是怎麼一回 能老守在樹下而浪費時間。他的狗雖然是 但對方也可能並不是在樹上,他們

的話 樹上的人知道他的打算— 掉好了!」他故意提高聲音這樣講,以使 •- 「假如他殺我,你們開槍,把他們都殺 「我上去!」猩猩終於對他的同件說 -假如樹上有人

他的立場:•「我要上來了,你可以殺死我 ,但這是一個保證你活不下去的做法,她 ,什麼都看不見,他再一次提高聲音重申 猩猩走到樹下 ,抬頭望望,枝葉濃密

後來,他們聽見猩猩在樹頂上發出一連串 葉吞沒了。下面,他的同伴緊張地等着。

的性命也包括在內!」 猩猩開始爬樹,爬上去,也給樹枝樹

些狗羣圍上去。但是隨即就决定這是牠們 不在這上面,看看這裏有些什麼吧!」惡毒的咒罵,然後聽見猩猩叫道:「他們 不能襲擊也不能吃的東西,便又退開了。 那些人此時才可以看清楚。當然是那 一團一團的重物從樹上跌下來了。那

X26

屍體上挖出來了 猩猩爬下來的時候,槍彈已經從狗的

同樣的槍彈,同樣一個人一

人,很聰明的人!」 燈留在地上,狗到了燈光之中,他就開槍 。第二個可能性,他是胡亂放槍,一個人 ,許多狗,總有一些狗中槍的,但在這種 人,他怎可以在黑夜裏殺死這許多狗?」 「第一,他早有警覺,在樹上躱起來, 「媽的,」猩猩叫道:「這是一個超 「兩個可能性,」猩猩的一個同伴說

不是完全猜錯,也不是完全猜對。

掉! 手一揮,對那些狗羣喝道,「走!把他殺而且他現在一定已經很缺乏睡眠了!」把 而且他現在一定已經很缺乏睡眠了 能讓他逃掉,」猩猩咬牙切齒地說着, 「不論是聰明人還是傻子,我們也不

意思,就祇可惜不會講話而已。 這些狗果然訓練得很好,完全懂得主人的 不見了, 有一部份的狗好像箭一樣竄進了林中 餘下來的狗則仍在周圍。他們

致排成一字形繼續前進,由餘下的狗憑牠 發出警告了 那些狗發現有敵人在前頭的話 們所嗅到的氣味來領路。猩猩他們是不愁 猩猩咒罵着,與他的同伴們散開 ,亦不愁會受到襲擊,因爲假 ,就馬上會 如

到達的地方,那些狗却可以在相當短的時進得很慢。猩猩他們可能今天晚上還不能 狗在林中是前進得很快的,而人則的

> 間之內到遠,而且在同樣短的時間回來 牠們在幾個小時之後回來了。

能够把狗訓練到會講話的。 學會講話了 這時,猩猩就可惜他沒有訓練這些狗 。但狗就是狗,世界上沒有人

那些狗祇是對他哀鳴着。牠們當然不 猩猩叫道:•「什麼不對了?」

個同件說。 「有點事情不大對勁了。」猩猩的

「數一數吧!」另一個說

們沒有追上就回來了?」 「沒有失掉!」猩猩說,「爲什麼牠

都是會再損失幾隻狗。而猩猩也是預算會 樹上躱起來開槍。不論是怎樣一種情形 息的機會。 有這種損失的。他不想對方有休息或者喘 麽那人就會給再咬幾口,或者首先警覺在 可想而知就是假如追上了那個人,那

狗也並沒有追上這個人了 但是沒有失去一隻狗,那即是說那些

說 「牠們看來像是害怕什麼。」另一個

過牠們害怕 就逃走,但牠們不會害怕什麼! 什麼可以嚇怕牠們!牠們眼看不敵的時候 的狗辯護,「牠們從來不害怕什麼的! 「牠們並不是害怕什麼!」猩猩爲他 ,牠們也不是害怕的種!」 我沒有教 有

的!」 同伴又說, 「那麼究竟是什麼不對?」 「我看得出 ,牠們是有點不對 他的一個

紅着,「但我看不出是什麼的不對。」 「我知道是有點不對,」猩猩的臉脹

> 明顯地不對了,牠們不斷地哀鳴着,眼中 驗不出有什麼不對,總之牠們的神態是很 流露着求憐的神色。常常見到牠們的 自然就知道牠們是與平時不同了 猩猩很小心地檢驗過他的狗,就是檢

後來猩猩說•「我們還是走吧!快

引帶。 餘的狗前去了,祇是讓牠們在一段路前面 他們繼續前進,這一次猩猩沒有派其

牠們踟躕不前,總是跟在另一批狗的後面 剛剛回來的狗的神態的確是完全不同了 一個同伴後來還是這樣說。那是因爲那批 ,而且有點像遊魂似的在逛着。 「我還是覺得牠們是害怕!」猩猩的

以知道是什麼不對了!」 「媽的!」猩猩說,「我們很快就可

當久了。 快可以到達目的地的,他們步行,就要相 他們並不是很快就知道。那些狗是很

對」地方了 接近黄昏的時候,他們就到達了「不

他大大地睜着眼睛看着他那一羣狗。 一牠們-· 牠們都瘋了!」猩猩叫道

們就像迷失了方向似的,團團亂轉着。有 時牠們還要打起架來。 ,也許不是不肯前進,而是不能前進。牠 那些狗到了這個地方就不肯再前進了

地觀察着牠們。 雖然猩猩是又氣又急,但他還是小心

牠們不像是一羣經過悉心訓練的狗

現出來了。他叫道:「牠們的鼻子有問題 後來,猩猩似乎終於把眞正的原因發

X27

「我倒嗅到一些很古怪的氣味!」另

不過他們總覺得這種氣味是不應該存在於 然樹林裏不會是一個很缺乏氣味的地方 種相當强烈的氣味。雖

「這些藥

· 」猩猩說,「怎樣可以

個人叫道:「你看這個! 他們找尋這氣味的來源,後來其中一

那人找到的是一塊不

知什麼獸內,但

發着一種特殊的氣味。 却是一塊新鮮的獸肉。不過這塊獸肉是散 究竟是什麼回事?我這些狗是不會亂吃東 「這究竟是什麼?」猩猩叫道 ,「這

是牠們是一定會去嗅的!一嗅就是了!」 ,「不然我們就找不到那麼完整的了,但 「我看牠們並沒有吃過 ,」那同件說

「你在說什麼?」猩猩問

「你沒有聽過那些來來族人嗎?」 那

關着的那些?關他們什麼事?」 猩猩問, 「我們

們會用一種特殊的樹汁,發出一種特異的 氣味,使野獸失去了嗅覺,那就沒有那麼 靈敏,不會老早就躱避起來了 見過他們行獵是有些很特別的方法的。他 「我不知道,」那人說,「但是我聽

「但是他們是給關在我們的營裏呀!

「我不知道,」那人說,「總之這看

上去像是他們的方法就是了。」

來來族人的方式。假如我們這敵人是跟來 來族人合作的,那就很不妙很不妙了!」 「我不知道,」那人說,「總之這是 「他們不會用槍的!」猩猩說。

看不會是長期性的,應該一兩天就會過去 「我倒沒有聽說過,」那人說,「我

了吧?」 一兩天?」 猩猩叫道,「我們並沒

事實上他們不單沒有一兩天,而且連

他們並不是很好的戰士,他們並不喜歡殺來來族人的行獵本領是相當了不起的,但而慄了。猩猩說:「我也記得我聽到過, 今天晚上,就不由得面面相覷,感到不寒 今天晚上都不一定有。幾個人都一齊想到 人。他們是不打仗的!」

如何處置他們的族人-:「只是少一點吧了,假如他們知道我們 「他們不是不打仗,」另一個同件說 L___

「他們怎會知道呢?」 猩猩問。

族人是在這裏附近,那麼她們就是在他們了,記得嗎?」那人說,「假如那些來來 的 ,記得嗎?」那人說,「假如那些來來 「我們有幾個女的在前一些時候逃走

呢?. 「但是爲什麼來來族人會到這附近來 猩猩問

他們是來找尋失踪了的族人,他們找到了麼我們就得替他們製造一個理由了。假設 過既然他們是明顯地已經到這裏來了,那 「我不知道爲什麼,」 那人說 ,示不

那幾個女的!這些呆鳥一定什麼都講出來

「而且他們也不懂得捉卡絲美公主呀!」

們有共同的敵人,我們就是他們共同的敵 看來這個人是已經與來來族人會師了!她 「這正是可怕的地方,」那人說,

現在猜出來,則是已經遲一 這一點他們倒是猜得十分準確,可是 淵了

他們在黑暗之中活動起來不會比我們差 而且他們又不知道有多少人!」 中一人說,「那些人是在森林中長大的 「現在變成是我們不能睡覺了!」 其

接近的地方!」 作用了,」另一個說,「他們可能就在很

們看不到的附近。 那些來來族人並不存在。他們可能是在他 麼人躲在附近的樹上,不過這却不等於說 在提防着周圍的樹上了。他們看不見有什 他們 一面這樣講着的時候,一面已經

前趕得到來增援一 回到基地,而基地的人亦不可能在天黑之 沒有那麼容易的。他們不可能在天黑之前 - 那是說,假如他們有

不來。他們都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 亡的。他們的作戰經驗對這個塲合也應付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了。沒有人不害怕死 恐怖感就在這個時候侵襲他們。他們

「但來來族人沒有槍,」另一個說

「我們的狗既然失去了嗅覺,就沒有

「我看,」猩猩說,「我們還是快點

離開這裏的好!」

帮忙的能力的話 然而這樣說着時,他已 經知道事情是

處於下風了。 經驗是豐富的。經驗告訴他們現在是

同件說,「我們還是看看怎樣渡過這個夜 「逃不逃都是一樣的,」猩猩的一個

的,因爲這樣就沒有了團結的力量,會給 射來,他們就全部倒下來,乾淨俐落了。 點也不好了。一陣亂箭射來或者一陣亂槍 這也不能算是一個好陣法。到了晚間就一 圈外,手中的犀利武器保持着戒備狀態。 圍成一個圓圈,背脊向着圈內,臉則朝着 個比較算得是妥善的方法來。他們本能地 七個人有七副腦袋,却是無法想出 另一方面,分得太散亦同樣不是很好

他們心亂的程度。 人家逐個擊破了。 那些失去嗅覺的狗在亂竄,更增加了

達猩猩脚邊之前就已經不支倒在地上,抽 搐着。這隻狗的背上插了一支箭。 的哀號。一隻狗衝開樹林跑出來了 跟着他們聽到了一陣令他們毛骨悚然 ,在到

衝去,雖然失去了嗅覺,還是希望看到對 手而加以襲擊。 那些其他的狗隻都憤怒地向各個方向

且狗哀鳴的時候與倒下的時候相隔得不長 支箭的角度就知道是從樹上射下來的, ,放箭的人一定也不會是在太遠了。 他們一齊向各方向的樹上放槍掃射了 猩猩他們到底是老手 ,一看狗背上那 而

的行動 一陣。不知道有沒有射中,不過這是需要

去亦是不大有效。敵人是躱在樹上 是不大有效。敵人是躲在樹上,牠們他們的掃射不大有效,那些狗隻衝過

可以放箭來射牠們。就是看見也襲擊不到的,然而樹上的人則 那些狗在遠近哀鳴着,中箭的連逃回

來的機會都沒有,沒有中箭的則知難而退 地逃回來了

不太近,並未近到他們掃射得着的地方。 有再掃射,顯然敵人雖然在並不很遠,也 不過這些狗現在已沒有用處了。他們沒 猩猩沒有數,看一眼就知道損失不輕 知道敵人不在太遠,就再縮成一

逃回去了 「我們沒有時間逃走!」他的一個同

個小圈子。「聽着,」猩猩說

適合的,因為他們一下子就把我們完全消法了。我在想,我們聚在一起逃走是最不 們現在還有一個佔優的地方就是我們有很 「我也是不喜歡逃走的,但這是唯一的辦 我們也有無綫電,可以保持聯絡對嗎?」 多彈藥,而我們都有羅盤可以分辨方向, ,所以我們要分開,自己顧自己了。我 「你聽着,」猩猩盡可能壓低聲音 「對。」他們都同意。

沿途的周圍應該沒有敵人,不然那些狗已 的前面,我們向後轉而走,他們就得追來 經發覺了,所以對方都是在這些有藥的肉 首先是方向的問題,我們是從那邊來的 才能追上我們了。 「現在聽着我的計劃,」 猩猩說,「

大家都點頭, 猩猩解釋得相當明白

然後就向我們的總部直綫前進。他們要追 「我們得分開來,每人大約相距三百呎, 「但是我們不能一起走,」猩猩說,

X28

就不怕誤中自己人了。」
次。不要向左右,而是向後面,這樣我們以我們每隔二十分鐘左右就向後面掃射一來,是不能從樹上走的,一定得步行,所

個同件說。 「這是一個好辦法。」猩猩的其中一

在我們走吧! 「這是唯一的辦法,」 猩猩說, 「現

射綫的方向散開,這樣自然中間的人前進 有羅盤指示,他們並未迷失方向。 他們還是正正朝着他們的總部直綫前進, 他們馬上就動身離開,幾個人循着放 ,最外的人前進得最慢了,但是後來

咐牠們留在原處,看見敵人就撲殺,於是 他們就留在原處了。 那些狗哀鳴着無所適從,但是猩猩吩

幕已經降臨了 當他們第一次向後面掃射的時候,夜

箭射殺了,猩猩擺佈這個逃走陣果然是一 還是聽不見的。那些狗都已給來來族人的 於巳經距離得遠了,但是即使距離近,也 個好方法,但是仍然不够好,他並沒有料 到杜雷有那隻探測體溫的儀器 他們已經聽不見那些狗的哀鳴聲,由

直 捣蛇窟 夷為平地

掩護才進行偷襲。 劃是先把那些狗消滅了,然後乘着夜幕的 他們並沒有馬上向猩猩追去,他們的計 杜雷現在已經和那些來來族人會合了

但杜雷他們聽到槍聲,以及探測他們的行 猩猩他們的第一次射擊並沒有效果。

> 走路綫,就猜出猩猩是正在打算什麼了 「這是一些很聰明的人,」杜雷說

然就可能給他們射中了。 掃射一次,這樣我們是不容易追近的,不家指出猩猩的計劃,又說:「他們隔一陣 「他們仍然想出了逃走的辦法。」他對大

他不會把我們每一個人都殺掉的。」 「我們有很多人 ,」烏里酋長說,

的辦法!」 ,這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應該盡量用安全「假如要犧牲二十個人才能救出二十個人 「用人海戰術不是辦法,」杜雷說

說 們就打不過他們了。」 ,「我們得利用黑夜,黑夜過去了 「但我們不能讓他們走掉呀,」烏里 我

人追不行嗎?」 「你有星光鏡,」 「讓我想一想。」 伊蓮說 杜雷說 「你一 個

是很聰明的做法,我看我不能够一夜之間是現在却沒有那麼容易,他們分開了,這我一個人,就已經够應付他們全部了,但 追上他們全部,就是三個晚上也不能。我 們在回到蛇山之前是不會睡覺了。」 不相信他們會睡覺停下來等的,我相信他 「本來這是我的計劃,」 杜雷說,

「不能讓他們回到蛇山去的!」 卡絲

要我們的帮助!」 「讓我們來吧,」鳥里說,「你必須

能够要你們再犧牲。」 他們的狗,這已經是很大的帮忙了。我不 「不,」杜雷搖着頭,「你們殲滅了

「我相信我想到了一個辦法,」 烏里

> 可以看見,我們沒有,但我們有夜眼。」酋長說,「你有這些奇怪的東西,在夜間 ,在夜間

「什麼夜眼?」杜雷問。

到很遠的聲音,白天,我們也可以從地上我們在夜間看不到,但是會聽,我們會聽 看到很遠。」 「其實應該說是夜耳,」鳥里說,

「從地上看到?」杜雷奇異地問。

是很好的獵人,我帶來的都是最好的!」 走過,和走了多久,」鳥里說,「我們都 「我們看脚印,就知道什麼地方有人 「你的計劃是怎樣的呢?」杜雷問。

猛獸,一羣受傷的猛獸,我們是獵人!」 們不過是像一羣猛獸吧了。我們追着一羣 祇要我們不走進他們的槍彈射程之內,他 向他們基地走回去,他們不會停下來的, 說,「他們每隔一陣掃射一次,他們直綫 「我剛剛明白了他們的計劃!」鳥里 「那麼呢?」杜雷說。

那我們現在開始追,距離大概不會改變了 一點了。他們正在逃走,而且不停地動, ,所以我們是一直不會射到的,他們開槍 ,更可以使我們知道有沒認錯方向了。」 鳥里說,「但是我們沒有給射中,太遠 「我們剛剛聽到了他們開槍的聲音 「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爲里!」

杜雷說。 杜雷說,「那時呢?」 「你們追到了猛獸,終於要逼近的 「我們都是獵人吧了!」鳥里說

L_ 「你以爲他們在白天就不會放槍?」 「到了天亮,我們再逼近,」鳥里說

「我看不會了 杜雷說,「白天,

怕的祇是黑夜。」 他們看得見,聽得見,很有信心。他們害

得也不够我們遠。」 逼近,下殺手,他們聽得不够我們遠,看 「對了,」鳥里說,「白天,我們就

「而且你們還是幾個對一個。」杜信

,這一次狩獵應該不算很困難的。」 「是的,」鳥里說,「照這情形看來 「烏里,」杜雷微笑,「你是那麼能

幹,假如沒有你,我怎辦好呢?」 「我看我們是愈早動身愈好。」 鳥里

說。 「我們怎樣聯絡呢?」杜雷問。

嗎? 去追,我們還是用烟訊聯絡吧。你會生火去捉中間的兩個,其餘的五個我們會分組 「我們分配工作吧,」鳥里說,「你

「生火就會,祇是不懂你們的烟語。

要懂得生火就行了。」 「你用不着懂的,」鳥里說,「你祇

「這個我倒是會的。」杜雷說。

換消息,假如你把對方殺死了,你就生火 是什麼人成功了。我們成功的,會跟還沒 向升上去,你就知有多少組人成功,以及 我們會找到你這邊來的。」 有成功的集合。至於你,假如你成功了 的,你看見有多少烟柱升上天和在什麼方 ,不然就用不着。我們也是,你認得方向 「明天黃昏,近天黑時,我們生火交

簡直有五星上將的天才!」 「你知道嗎,烏里,」杜雷說,「你

> 「指揮打仗的人。」杜雷說。 「什麼是五星上將?」鳥里問。

們了 「唏,」伊蓮說,「你好像忘記了我 ,我們幹什麼好?」

「對了,」杜雷說,「你們應該幹些

什麼好呢?」

去行獵,女人在家裏等着,照料屋子。」 「在我們族襄,」鳥里說,「男人出

「我聽說你們外面的世界上也是差不 「我不是你們的族人!」伊蓮說。

多的。」鳥里說。 「是的,」杜雷微笑着,「你們現在

們! 等着吧。我們工作做好了,就會回來找你 是在森林裏,伊蓮,所以你們還是在這裏

如他有時間懷疑的話。

大男人主義豬! 「你們!」伊蓮叫道:「都是卑鄙的

提議嗎?」 杜雷微笑:「什麽都好,你有更好的

沒有更好的提讓,於是就這樣决定了。 伊蓮沒有更好的提議,其他的女郎亦

的安全都顧不來。 是决不會折回來找她們的了,猩猩連自己 因爲她們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猩猩他們 他們完成任務回來。她們是可以安心的, 她們留下來,在那原來的地方等杜雷

來族人帮他的忙的,他們的力量還是留給他有這樣犀利的武器,他是用不着那些來 餘的五個人,他們是自會安排的了,杜雷 他們自己用的好,他們怎樣分組去追那其 則祇是追他的兩個。 在黑暗之中,杜雷仍然是單獨前進

> 他已經包抄在其中的一個的前頭等着了。 杜雷是前進得很快的,在破晓之前,

不到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有人能够趕在他的 這個人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做夢也想

彈就在這一陣槍聲之中射出去。 ,他還轉身向後而掃射了一陣,杜雷的槍 當他進入杜雷的星光鏡的視綫之中時

猩猩是極度詫異的,根本不知道什麼打中 的顏色,猩猩的樣子是顯得更爲古怪了, 有一顆槍彈從不對的一頭出來了 這個人就是猩猩,通過星光鏡那詭異 ,也許他會懷疑是自己的槍出了毛病

是應用另外一種波段的無綫電的。 無綫電的沉默使他早就猜到了猩猩他們 杜雷不慌不忙地走到猩猩的身邊去。 他把槍丢掉,倒下來就馬上死去了。 他要的是猩猩身上那隻無綫電通話器

們講話了

的無綫電,就可以聽到他們講話了。 就在這個時候,杜雷就發覺那隻無綫 沒有錯,現在,他也得到了一隻這樣

定時用機槍掃射一遍,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電之後,便把掣扭開了,他果然可以聽到 開亮了電筒,照清楚了這是怎樣一隻無綫 電發出召喚的聲音,杜雷在樹下坐下來, 有人叫喚的聲音,叫喚的就是猩猩。 ,並且還是定時用無綫電聯絡一遍,以看 果然就是一如杜雷所猜的,他們不但

看自己的同件們又有些什麼遭遇。 音,「你聽見我說話嗎?我是費里曼!」 杜雷知道誰是費里曼,這個人是榜上 「猩猩!」無綫電中傳來一個人的聲

> 國好了 。 是不回答的好,沉默對他們心理上會有更 答,一定嚇他們一大跳了,但是他决定還 回答了,杜雷考慮好不好回答,假如他回 有名的,不過猩猩現在是聽不見,亦不會 大的威脅,就讓他們的心中存在着一個疑

電不是壞了吧?」 ••「假如你聽見,你就回答我!你的無綫 「媽的,猩猩, 」費里曼焦急地叫道

位,與其他的幾個人聯絡,那幾個人都是 安全無恙的,單單是猩猩沒有了聲响。 形有點不對了。他連忙代替了猩猩領導地 那個費里曼再召喚了一陣,就明白情

「但是他的無綫電是開着的,」另 「一定是他出事了!」費里曼說。

個說,「天,假如對方扭開了,就聽得我

他們不會講我們的話,又聽不懂,不然早 「我看是那些野人!」費里曼說,「

巳開口了,又不是啞吧!」

「猩猩完了,我們怎辦好?」

能對我們講話,讓我們照原定計劃進行吧 壞了,」費里曼說,「他聽得見,但是不 ,但是開着無綫電,一直保持着聯絡!」 既然這樣,杜雷也開着無綫電了。 「我看還有一個可能是猩猩的無綫電

,就不再前進了。他爬上了一棵樹上。 他再前進了一段時間,到了天亮起來

了,走直綫雖然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回到 人果然是依着很直綫前進的,這就好得很 再看着猩猩帶在身邊的羅盤,就知道這些 會經過的地方,他憑他的探測器的指出 因爲這裏正是他的另一個獵物的路綫

测了。 「在你左邊!」杜雷說。

不停地用槍向上下及兩旁掃射,很機警,富的,柱雷說左邊,他却轉向右邊,而且 但還是錯了 **貨里曼果然是反應快捷而作戰經驗豐**

祇要等着就行。

,他已經包抄到了第二個人的前面,現在

可以預測路綫,他就可以在前頭等着

是死掉,費里曼是死掉了,他這槍彈的威 地上,杜雷舒了一口氣,靠在樹幹上,閉 中部,就不可能活下去。 力是那麼强大,人祇要給槍彈射了身體的 上了眼睛,他用不着下去看看費里曼是不 杜雷扳了一次槍機,費里曼就仆倒在

他五個人都是聽見的。現在,他們都知道 猩猩也不是無幾電壞掉了,猩猩也是死了 隻無綫電所講的話以及費里曼的回答,其 ,正如費里曼也是死了! **那隻無綫電倒是靈活得很,杜雷對那**

曼,進入了他的視綫之內,正急急地踏着

杜雷這第二個獵物來了。這就是費里

草叢直綫前進,並沒有抬頭,仍然不相信

要在天亮之後開始的。

進攻、天還是剛天亮而已,他們的進攻是

道對方還是祇損失了猩猩一個人,其他的

杜雷至此,憑無錢電中所聽到的,知

人並未損失,來來族人還沒有開始他們的

量起來,結果還是决定照原來的計劃。 他們慌張起來,他們也通過無機電商

槍,這是他不習慣的事情、即使費里曼的的老毛病又來了,向一個沒有抵抗的人開格在槍機上緊了一緊,但是沒有發射。他指在槍機上緊了一緊,但是沒有發射。他 已經是白天,他們也停止掃射了。 音了,顯然他們都是正在忙着趕路。由於 此後,杜雷收聽不到那些人有什麼聲

知道的。

費里曼忽然把槍提起來,發射了一排

,杜雷幾乎要開槍了,但是費里曼並

樣子是那麼醜惡,那表情仍然是很想找一

吟。 **傅來一陣慘厲的尖叫,跟着就是軟弱的呻** 到了接近中午時份,無機電中就忽然

哪一 有回答的一個叫甘布爾。 的那一個,當然就是出事的那一個了。沒 起來,互相呼叫其他人的名字。沒有回答 餘下的四個人都慌亂地對無幾中吵叫 個呢?這點就連杜雷也弄不清楚的。 那五個人顯然其中一個出事了,但是

就是喜歡殺。這倒使杜雷在良心上好過一

,也並不是爲了食物,而是爲了殺,他

爬着的一隻小獸發射

把那隻小獸打了下

不是向他這邊發射,原來費里曼是向樹上

! 發生了什麼! 杜雷從無綫電中聽見他們這樣叫 「甘布爾,你怎麼了?回答我,媽的

> 事 他就祇是能够發出呻吟聲 甘布爾顯然已經無法講出發生了什麼

> > 跑起來發出的聲音很大,這正好方便了他

們憑聽覺而辨別哥頓的所在

他們在哥頓的前頭停下來了。哥頓還

「他們還是來了!我們得繼續掃射!」 杜雷從無幾電中又聽見他們掃射的聲 「天!」其中一人在無綫電中叫道

前他們還是要再經過一個夜晚的來臨的 快,都是人類的速度而已,在回到蛇山之 是想快些回到他們的基地了。但跑得怎樣 了。他們走得更快,開始跑步。他們當然 音 其他那些人因爲甘布爾的出事而慌亂

祇聽得到自己跑步的聲音,別的聲音會聽 還是快不過中速進行。第三,快跑起來 力了,乏力就要停下來休息,平均計算 的 族人了。 不到了。第四,他們跑得快,聲音就更响 多麼富於經驗,還是跑不過在樹林中長大 ,這就方便了聽覺比他們靈敏得多的來來 人的。第二,他們跑得太快就很容易乏 跑也不是一個好主意。第一他們不論

實力和計劃都知道得不多了 不利的條件,自然這是因為他們對敵人的 第四個人哥頓就是因此而被那些來來 他們一點都沒有想到有這四個對他們

族人更容易地逼近了。 哥頓仍然間中會向後面作一次半月形

過了他,而在他稍前的左右了。 來族人已經不是在他的後面,他們已經追 的掃射。但這巳經完全沒有用處。那些來

也强得多,跑起來發出的聲音很小。哥頓 頓這條直緩的前頭進發。 他們比哥頓跑得快得多,跑的持久力

他們有四個人,開始以鉗形路綫向哥

已經變成了木製的假手似的,手指完全不就尖叫起來了。槍從手中飛走了,他的雙就尖叫起來了。槍從手中飛走了,他的雙就尖叫起來了。槍從手中飛走了,他的雙那就是一支箭的後半截,幾乎像是從他的那就是一支箭的後半截,幾乎像是從他的 他再轉過來,就發覺胸前多了一件東西 會向後面再掃射了一陣。 是繼續奔跑。他乘着停下來略作喘息的機 ,而且他亦沒有想到他需要向前掃射 他當然沒有想到他的掃射是並無作用

的叫聲的 傳出來其他的人的詢問。那些人是聽到他 「喂!哥頓!你怎麼了?」無綫電

却祇能够撞在箭桿上,更增加他的 聽他的使喚。他想把箭拔出來,但他的

痛苦

的遭遇 他開始明白前一個人爲什麼講不出自己 却發覺自己講不出話了,祇是能够尖叫 哥頓張開阻巴想告訴他們遭遇了

在叫着。「哥頓!哥頓!你聽見我的講話 他最後聽見的是史溫尼的聲音,史溫尼 哥頓的聽覺比視覺支持得比較久一點

嗎?」 哥頓聽見,但不能回答,而之後就再

樣,他也是不能去救哥頓的。 道哥頓是已經完結了,正如其他幾個人一 聽不見了 但之後,史溫尼也沒有再叫了 。他

史溫尼比較聰明,他不再狂奔,而是

X30

無綫電,因爲這是一把陌生的聲音,而這

費里曼嚇了一跳,連忙低頭望着那隻 杜雷對那無幾電裏說:「費里曼!」

叫道:「你是誰?」

把聲音是來自無綫電之中的

,費里曼低聲

着停下來喘息 把脚步慢下來,保持着中速。這樣就用不

起水壺喝水的時候,他也不停步。 恐懼使他完全不敢停頓,即使當他學 他這樣一直跑到了下午。樹林裏的黃

林裏就黑暗得多了 昏是來得特別早的。太陽稍爲斜一點,樹

過無綫電召喚。 以跟其他人聯絡一下,於是他停下來,通 他們也許是已經安全了。也許他們已經逃 很久都沒有什麼不對的聲音,他以爲 對方不敢再追來了。他覺得可

知道他失去了多少人。了。他知道他們失去了 。他知道他們失去了多少人。他以爲他 沒有人回答。他慌張地弄着他的電綫 那些已經失去了的 ,他當然不會召喚

是在那裏坐了下來,用背靠着一棵樹,閉 同件是都已經完了。哥頓沒有再走,他祇 電並未壞掉的。他瘋狂地叫起來••「你們 電,仍然是沒有人回答。他知道他的無綫 你們回答我!你們在什麼地方?」 還是沒有人回答,於是他就知道他的

他知道什麼是不可避免的,害怕又有什祗是閉上眼睛等着。他已經不再恐懼了 假如大家都完了,他還有什麼機會呢?他 知道什麼是不可避免的,害怕又有什麼 他已經很累了 而他亦放棄了一切

些人是會這樣 一個人會到達視死如歸的地步的。有

的一聲响 ,一支箭就射

路而巳

要看守着的祇是從河的下游通到這裏來的 有人在看守着。正如瑪莎她們所講的,主很多人力以及很多精神了,所以這裏並沒

而那些女郎們的槍都是指着杜雷,其中時沒有懷疑,因爲杜雷是給繩子縛着的

「讓我看看!」三〇三走過來。他

人還拿杜雷那副探測體溫的儀器。

漆黑的

,連燈火都沒有

柱,效果比火烟要好得多。蒸汽,升上天空,就成為很矚目的白色烟的,這些濕葉的水份受了熱力,蒸發成為 葉子。濕的葉子內的水份是遠比枯葉爲多用枯葉生起一堆火,然後在上面投上濕的 黄昏的時候,杜雷就生起了一堆火

祇要爬上樹頂,看看周圍。 3 再爬上樹。他知道生一堆烟是沒有危險的 敵人已經分散了,他所對付的已經解决 ,他的附近就不會再有別人了。他現在 這堆火正在生着蒸汽的時候,杜雷就

氣,沒有下雨,生火就沒有困難了。周圍 **裹靜寂着,就像海面上的波浪忽然之間都** 的樹林像是青綠的海洋,在沒有風的黃昏 他發覺天仍然很晴,這正是生火的好天 他到達了最高的樹頂,可以看到遠處

了半小時之後,他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的的烟慢慢升起,愈來愈高。後來,大約過 遠處也有烟正在升起來。 沒有其他的異像,祇有他自己那堆火 凝住了。

但是他知道他們是成功了 他不知道那些來來族人的傷亡情形如何 起來。他數到了有多少烟柱正在升起來 一處,兩處……他數着,鬆弛地微笑

次是卡絲美與他通話了。他說:「事情 他扭開無綫電與那幾個女郎通話。這

了。 「是的,」卡絲美說, 「我們也看到

「你們怎樣了?」杜雷問道,「妳好

「我們很好 卡絲美說 「祇是疲

> 倦得要死 ,沒有睡眠。」

「這樣的時間,誰能睡着?現在既然事

到你們。告訴你,烏里真是一位五星上將 陣。他們會找到我,然後我們再回來找

猜我們也是應該休息一下了。」

交談,現在這個人則是到了那些女郎那邊 那些來來族人之中祇有一兩人懂得與他們 綫電可以用以作爲聯絡的工具的。 了。不過不要緊,他們之間是還有一隻無 而另外一半人則是去找到了那幾個女郎。 他們在第二天天亮的時候就找到了杜雷

蛇山距離較近的,祇要等着她們來到就行 步是要到蛇山那邊去了,而杜雷這邊是與 省時間得多了。這是對的,因爲他們下一 們的意思了。烏里認爲杜雷用不着回去了 ,那些女郎們到他們這邊來,這樣就可以 通過無綫電聯絡,杜雷就可以明白他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他們就聚集在

情辦好了,我們該怎辦呢?」 「你們睡吧,」杜雷說,「我也會睡

那些來來族人則似乎用不着睡覺的

要進入蛇山,他們就需要那幾個女郎

以休息了 這時,與杜雷一起那些來來族人就可

「好吧,」卡絲美嘆一口氣說,

他們都睡覺了

,用不着徒勞往返

的帮助。祇有她們最熟習那裏面的情形

「爲什麼你們不睡?」杜雷問

「你在開玩笑嗎?」伊蓮又來插咀了

,他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兵士!」

一個入口都派一個人在把守着,那就耗費似的,所以的確是守無可守的,假如在每 蛇山有許多個入口,真的像一座蜂巢

度厚厚的木門,門閂是在外面的。關在裏有碰到什麼人。那裏也沒有人看守着。一 面的人這樣就很難把門弄開而逃出來了。 瑪莎拉開了門門,把門推開,裏面是

失眠的原因。 了的都是一去不回,這是一個很容易令-並沒有睡着。他們的數目愈來愈少,出去 張嚴肅而略帶恐懼的面孔。這些來來族人 他們用電筒照進去,那裏面是一張一

他們帶走吧! 「不管多少個,」杜雷說 「天!祇剩下十個 !」卡絲美說。 ,「先把他

烏里酋長交給他的信物,那些來來族人便了。祇要做幾個手勢,加上杜雷出示那件 明白過來了 此時的情形之下,也是不需要講什麼話的 **祇要做幾個手勢,加上杜雷出示那件** 雖然大家是言語不通的,不過好在在

他們的眼前,手中一把輕機槍對着他們

來已經有了一把手槍

一動,繩子就從他的身上飛開了,手上原身上的繩子是一個假局,他一跌開,身子

朋友!」他伸手向杜雷的肩一推

杜雷跌開了,但是冷不提防原來杜雷

人來,不如把他押進大堂去更好?來吧

三〇三微笑:「你們女人眞是,去叫

「不要動!」那人冷酷地說。

時,燈光就亮起來,一個中東男人出現在

忽然之間,他們到了

一處比較寬大的地方

邊低聲說

「三〇三!」卡絲美說

「這是一個殺手!」瑪莎在杜雷的耳

似的吐出

「撲」的一聲。

已經沒有了防禦。杜雷手中的槍好像噴氣

三〇三手中的槍沒有機會提起來,他

「我回來找他!」將軍就是他們對猩猩的

「將軍他們正在找你!」三〇三說,

自然這是正面的稱呼,表示尊敬。

L__

杜雷問

「將軍在什麼地方?」卡絲美問道 「你!一〇二五!」那人詫異地說

還沒有倒到地上就已經死去了

「有什麼地方可以把他藏起來的嗎?

他把手中的槍放掉,慢慢地倒下來

三〇三的額上開了一

個很難看的洞

了,而且也不算是重要的俘虜。

他們在蜿蜒曲折的隧道之中前進着,

個來來族人來在解釋方面是比較勉强一點

,而且還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俘虜。帶一

雷所講,她們應該帶一個可以解釋的

俘虜

她是在試探他是不是一個人。

器

,弄壞了怎辦,多叫幾個人來吧。」 「你別碰,」伊蓮說,「你又不懂電

那些來來族人並沒有跟着來。正如杜幾個女郎押着一個杜雷進入了這個洞

他們毫無困難進入了其中一個洞口

他們就跟着大家循着原路離開

沒有碰到什麼人

他們到了外面的樹林中之後,就是脫

離了危險地帶了。在這外面 人們比他們更會走路 ,那些來來族

他們就不肯做什麼,甚至不依時起床了 接受別人的指揮。猩猩他們沒命令回來,這些人都不能指揮其他的人。沒有人願意 ,他們的秩序就亂得很了。就是連三〇三計。他們並沒有發現。猩猩他們不在這裏計。他們並沒有發現。猩猩他們不在這裏 杜雷說那些蛇山裏面的 人反正會發現

情更加沒有人想到去做。沒有人送食物去 至於送食物給那些來來族人,這件事

了那個關禁那些來來族人的洞穴時還是沒

他們再沒有碰到什麼人了,直至到達

然後他們就繼續前進。

杜雷跟她們商量進入蛇山的方式。

他們守的也不是洞口,而是河口。」 那裏主持了,所以我們祇要走進去就行 這邊有人進去,尤其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在 他們祇是防備從那邊來的人,而不會防備 「這是很容易的事情,」瑪莎說,「

不過杜雷仍然覺得需要謹慎。他說: 一我也是這樣想。」卡絲美說。

他們人很多。」 「假如萬一被他們發現了,那又如何呢?

我們的。」 後再回去的。他們認得我們,他們不會殺 來了,「那就簡單得多了。我們是迷路之 「假如你不在一起,」伊蓮的提議又

點的。再說,我不在旁邊,也不放心。」 不能再出來了,也不能做我們要做的事情 爲是一個好主意。他說·「那樣,你們就 而且,你們這個時間出現,總是巧合 這是一個不壞的主意,但杜雷也不認

服氣地說。 「你的大男人主義又來了!」伊蓮不

去,那會好一點。」 的時候。我在想,假如你們帶一個俘虜回 「還是實際一點的好,這不是爭什麼意氣 「我們還是別談這個吧,」杜雷說

「帶一個俘虜?」伊蓮說,「什麼俘

去。」 廣?」 「我,」 杜雷說道 「你們把我捉回

門還是照以前一樣關着,看不到人是已經,就沒有人發覺這些人已經不在了。那度 可憐的人眞會活活餓死在那裏的 不在其中的了。假如杜雷他們不來,這些

綫電指引器。 沒有人發現杜雷留在蛇山外面那隻無

那隻指引器就是放在樹上的,無聲地

發出着特殊波段的電波,的確不容易吸引 什麼人的注意。

還是不敢出外搜索。沒有人敢作這個主。 那些人就開始由散漫變成慌張了。但他們 四天之後,猩猩他們仍然毫無消息,

所發現,那他們的火箭彈就要出擊了。 裏的人奉猩猩之命留心着有沒有飛機飛近 ,拯救出逃走中的敵人。假如雷達網中有 祇有雷達室中的人還保持着警惕。那

現雷達網上有一個白點,但是不如預期之 突然响起來了。 麼清楚。 第四天中午時份,雷達室中的警號就 守在雷達室中的兩個人發

「是一架飛機!」 其中一人說

「發射吧!」第一人說。

發射的。」他的同件說。 「我們不能够胡亂向任何經過的飛機

有什麼飛機會飛到我們這裏來?」 「這不是任何飛機,」第一人說 ,

知道能不能到達! 道。而且這樣高,我們的飛彈的射程也 點,不是沒有,你不知道吧了, 「以前也有飛機在這上空飛過的 程也不

但很小!發射吧!這可能是直升飛機!」 ,另外有一件飛行物體正在飛來,很快, 「現在不高了,」第一人說, 「你看

X32

不過現在是可以回來了!」

帮着我把他捉起來了。 把我捉去的,但是在途中碰到她們,她們 「他們都出去了!這個人!這個是誰?」 卡絲美說,「這個人就是來

的

行走之中的洞穴之外,間中也有一些較小

這裏的洞穴主要是天然的,除了他們

「把他放進那個洞好了!」

瑪莎說

表示慚愧地,「本來我們是不敢回來的 「我們總算立了一 個功回來

伊蓮

人鑽進去的,在一個比人頭略高的高處

他們就是把三〇三塞進了這個洞裏

就有這樣一個洞,大小大概可以讓一個

,沒有什麼用處的。不遠之處的牆壁

來了這許多古怪的儀器,我認爲應該檢驗 「這個人很奇怪,」瑪莎說,「他帶

運用他們的判斷力。他們判斷了這急速飛 是不可能有機會實習的。他們祇能盡可能 來的物體是對他們不利的,因此兩個人都 他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經驗,由於這

終於同意是應該發射了。

看着這兩枚飛彈抬頭向上急急竄上去,跟 綫之外。他們用望遠鏡則可以跟踪。他們 着也看見了飛彈的目標了。 ,拖着兩條烟尾,很快就消失在肉眼視 他們按鈕,兩枚飛彈從樹叢之間竄出

「天!是炸彈!」

射的决定並沒有錯誤。 下來。顯然是由那架飛機投下的。他們發 兩枚炸彈正在斜斜地向他們這邊墮落

大致會剛好炸到他們這裏來了 當他們看着的時候,那枚飛彈就真的 假如飛彈不發射出去,那兩枚炸彈就

像响尾蛇似的向炸彈撲擊過去,祇是一瞬 之間就相遇。天空爆出了兩國巨火。 之後飛彈和炸彈都消失不見了。兩個

他們聽見下面有人叫着問究竟發生了

的自己人解釋了,因爲雷達又响起了警告 蛇山都震撼起來。 什麼事,因爲那聲音亦是那麼响的,整座 雷達室裏這兩個人也沒有機會對他們

他們又見雷達網上出現另外兩個小點。

「天!又來了!」其中一人又慌張地

叫起來,「發射,發射! 們就祗有兩枚飛彈了!」 「發射什麼?」他的同件叫道:「我

這亦是他們一生最後一次的驚惶 這是他們一生最驚惶的一段時間,但 ,因爲跟

着炸彈就下來了,這之後他們就什麼都不

指示,機師知道向什麼地方投擲炸彈 及知道應該投下多少炸彈 15、幾重知道向什麼地方投擲炸彈,以杜雷留下的那隻無綫電指引器有準確的 都給炸掉了。因爲炸彈不止一次落下來 蛇山不存在了。連那些守在河邊的人

莫明其妙地失踪了,不存在了,而猩猩那 幾個殺人教練亦是不知去向了 對於那些與蛇山有交易的人,蛇山是

七個人,就這樣不存在了

就是布耶夫,那個始終不回到蛇山去的 他是在外面負責聯絡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人存在,這個

。他看上去像是一個知識份子,事實上像衣服穿得並不講究,可以說還是有點落後的人,戴着一副鋼邊眼鏡,鏡片厚厚的, 他就像那種很小的蛇,看上去就像沒有 個學者。當然這並不表示他沒有危險性 的人,那就錯了 麼害處的,實在却是非常之毒 假如卡 戴着一副鋼邊眼鏡,鏡片厚厚的 絲美想像他也是一個瘟神般樣 。布耶夫是一個高而瘦

,他的外表不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 布耶夫的外表就是他留在外面的理由

採 辦補給的。 人的信任。所以布耶夫在外面可以做各 他是每半個月與蛇山用無綫電聯絡一 一個學者模樣的人,還特別容易得到 的工作,有時是商量條件,有時是 布耶夫是一個很好用的

然就可以知道那邊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了 但他並不是每天聯絡。半個月是相當長的 ,假如他是每天與蛇山聯絡,那也當

> 爲止,還沒有半個月時間,而且這幾天是 時間了,從杜雷把卡絲美救出到蛇山毀滅 使他知道情形不對了。 對而巳。他的無綫電召喚得不到回答, 絡的時候才知道了。他也祇是知道情形不 在那半個月之內的,而不是橫跨那半個月 ,所以布耶完就直至再用無綫電與蛇山聯 就

無綫電訊。 座特别高的屋子的頂樓,就是爲了方便發 天綫就是利用屋頂的電視天綫。他住在一 那隻無綫電是藏在一隻冷氣機裏面的,而

電 ,就肯定並不是了。這些事情他是懂得 ,由於這隻無綫電乃是他親手製造的

登上樓梯,又是走上天台。 信並沒有人監視這裏,便走到對街去,再 梯間的窓口小心地窺望了好一段時間,相 下樓到了最後一層樓梯的時候,他又從樓 開屋子,登上天台,到了那條街的末端才 他馬上把無綫電推回了原狀,然後離

他自己的屋子的。沒有人知道他進了這裏 搬一些箱子走。從來沒有人看見布耶夫來 在緊急的時候不會到這裏來,而他來時也 布耶夫是與這個地方有關的。布耶夫不是 祇是知道這裏沒有住人,而是作貨倉用的 間中有人會搬一些箱子來,間中有人會 樓,用鎖匙開門進去。那裏就是正對着 即使下一層樓的人也不知道。下面的人 ,即使是認得布耶夫的隣人,也不知道

他坐在那座無綫電前面呆了好一會

他想了一會,再檢驗了一遍那隻無綫

他從其中一個天台的門口下去,到了

他就在窻前坐下來,從一隻箱子裏找

什麼人進過去,他便放下望遠鏡,就這樣 鏡望自己的住處,看到他走了之後並沒有 隔着封塵的玻璃看着自己的住所 出一副望遠鏡,就在箱子上坐下,用望遠

他很耐性地看着,直至天黑。

通人,一個或者兩個偷偷摸摸地進入他的 耶夫拿在手中的手槍垂下來了。假如是普 們衝入了布耶夫的屋子,開亮了電燈。布 了,而改爲舉起望遠鏡望過去。 題的。然而警察却不行。他祇是把槍放下 屋子,那他是可以開了槍之後再過去問問 人來得並不秘密,因爲那是一羣警察,他 大約黃昏的時候,就有人來了 ,那些

疑的地方,他們就盡力去找尋了 正在找尋什麼,總之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可 正在找尋什麼。也許他們自己亦不知道是 簡直把他的住處拆開來。他不知道他們是 他的臉上毫無表情地看着那些警察們 他們最後把布耶夫的無綫電找出來。

警察來搜他的屋子 了下來。他的預感沒有錯,果然是出了事 蛇山的無綫電失去了聯絡,而這裏有 布耶夫放下望遠鏡,在那隻木箱上躺

拉上關係他不知道,總之他知道的就是他 必須逃走了。 他並沒有馬上離開。他在那裏躺到晚 究竟蛇山和這裏這樣遠的警察怎麼會

離開了 第二天早上 ,他已經在一艘貨船上

上,當街上相當熱鬧的時候,才循着原路

駛出了大海。

那是一艘非常陳舊的貨船,看來日子

我的喉嚨很敏感,對於香烟這東西特別受 不住,假如要我抽你這根香烟,我就很辛 「不,不是這樣的,」布耶夫說, 「那你就是不給我面子。」杜雷說。 的手就向杜雷揮過去。

是眞話了。」杜雷說 「你抽一口看看,就證明你講的是不

?朋友,我跟你又沒有什麼過不去?」 奇怪的敏感性。他說··「你究竟想怎樣呢 。他是不能抽烟的,他的喉嚨就是有這種 布耶夫大感爲難,因爲他講的是眞話

爆發,他仍然祇是聳聳肩說: 「那就算我 不是男人好了。」 不抽烟的都不是男人!」布耶夫還是沒有 「我不喜歡你不抽烟。」杜雷說••「

了吧?告訴我,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是眞不錯的,我猜這就是你所認爲的涵養 杜雷笑起來。「你這個人的忍耐性倒

「我的弟弟患了重病,我得回去看他。」 「我現在是趕回家去,」布耶夫說

會看相的,我知道你的弟弟却已死了,學 是當教師的,是嗎?讓我告訴你吧,我是 個弟弟,而看你的模樣,你的弟弟們可能 生們也死了。蛇住的地方,都已經沒有了 ,你用無綫電也聯絡不到他們!」 「呀,讓我猜,」杜雷說,「你有九

或者望望有沒有人走過來。這祇不過是一 有人過來的,而他亦不是希望有人走過來 了。他扭頭望望那邊的通道。他知道不會 在說什麼。杜雷的意思實在是非常明顯的 許久以來第一次感到恐懼。他明白杜雷是 這時布耶夫就開始恐懼了,也許是他

個假動作。當他這樣扭頭一望的時候,他

揮了一個空,擊在那金厂的牆壁上,發出 「噹」一聲响。 ,他的手指尖還是要差六吋才能到達杜雷 他這一揮似乎太短了,即使杜雷不動 但是杜雷還是跳後,布耶夫的手

長長的一條,連下面的漆油也給刮去了。 因爲布耶夫的手比先前長了,手指尖 那牆壁上本來已剝落的漆油就少去了

像一條毒蛇露出了毒牙。 是在他一揮手的時候從衣袖之內彈出。就 手指,其實是一把劍的劍尖,這把劍尖就 的前頭還有另外一隻手指。那是一隻鋼的

是相當了解他的,早知道他會有此一着。 布耶夫這一下却擊了個空,顯然杜雷

有這樣不斯文的東西!」 噴的聲音,「像你這樣一個斯文的人,也 「眞看不出,」杜雷的咀巴間發出嘖

來了。杜雷的手上還是沒有武器。他們兩 邊,使杜雷前無去路,被困在這地方了。 個人相對而立,布耶夫守住了通路的這一 布耶夫已站了起來,而杜雷也站了起 「你究竟是誰?」布耶夫低聲問

以告訴你蛇山巳經不存在了,給飛機炸爲 「你不認識我,」杜雷說,「但我可

是事實。然而他又覺得這個人所講的全是 咆哮道。其實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想相信這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布耶夫又

事實— 耶夫也不敢魯莽從事了。他很小心地上前 杜雷顯然不是一個尋常的人,因此布 非要是事實不可。

X34

烟的。」 從烟包取出一根香烟來遞給布耶夫。 「那我請你抽一根吧?」杜雷說。他

> 地說: • 「我說我不抽烟的。」「對不起,」布耶夫幾乎 布耶夫幾乎是顯得尷尬

> > 「我不抽烟的。」布耶夫說

以什麽貨都載。非法的貨物,包括非法的已經不多了,也許就是因爲時日無多,所

人,這樣老了,還要選擇嗎?

布耶夫就是在這船上。他祇是坐在甲

「你看不起我嗎?」 「我叫你抽,你就抽!」杜雷叫道:

開 離開的路。那邊有兩個人正在憑欄望海 聽見杜雷的叫聲就望過來,但是隨即就走 是沒有去路的。祇是右邊會有人來,也有 ,轉了身不見。 布耶夫向甲板的下邊望望!因爲左邊

苦て

」他還是那副誠懇的學者樣子。

風雨的話,他就得到艙底去與那些貨物在 皮箱,而這就是他唯一的行李了,假如有 板上的一張帆布椅子上,帶着一隻殘舊的

一起,真的是暫避風頭了。而他就像爲了

低聲說:「那邊有人打架。」 那個人也連忙折回,走開了。在這船 那兩個人碰見一個迎面而來的人,就

的嗎?」 聲綫說:「朋友,你有什麼地方不喜歡我 上,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管自己的事情! 布耶夫也明白這一點的,他以柔和的

脚踢向他的箱子,却踢了一個空。 「我不喜歡你的箱子?」杜雷說着一

那一脚似的。其實是布耶夫一手抓了起來 這個學者模樣的人就是可以動得這麼快 那隻箱子就像會自己跳起來避開杜雷 像一條蛇。

友。」

眼杜雷,杜雷此時的打扮也是相當襤褸

布耶夫從半睡狀態之中醒過來,看一

雷對他講話的時候,他才從沉思之中醒過

不過,他亦不認識杜雷。所以,當杜

來。杜雷對他說。「借一個火可以嗎?朋

坐到了他的身邊來了。

布耶夫是一個危險人物,就像一條毒蛇 子裏有着怎樣大筆寶藏,都是拿不到手 更是不會去碰這箱子。他們會知道不論箱 會去碰這箱子,假如是認識布耶夫的人 住箱子的把手,不認識布耶夫的人大概不 就放在旁邊,閉上眼睛,也沒有用手去執 表明他那隻箱子裏並沒有值錢之物似的

即使這條毒蛇也不知道杜雷什麼時候

夫說。 「我看你是在有意跟我爲難?」布耶

不肯要了。」 看吧?看過了之後,祇怕我求你要,你都 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你拿去,打開來看 錢,你要這箱子你可以拿去·這箱子裏又 笑,「我是有意跟你爲難,那又如何?」 「是又如何?」杜雷作一個狡猾的微 「爲什麼?」布耶夫說: 「我又沒有

沒有時間帶替換的衣服。杜雷的阻也正卿

。似乎他逃得急到既沒有時間換衣服,也

子刮乾淨,那他就會像是一個翩翩公子了 種襤褸。他的衣服假如是洗乾净熨好,鬍 像是另一個在逃的人,不過他這却是另一

着一根香烟。

「對不起,」布耶夫說:「我不抽香

「我要你抽我這根香烟!」 「我才不要你這隻箱子,」杜雷說,

地方就是似乎知道他的一切秘密。 武器給大海吞沒了。這個對手,最可怕的 的時候與對方同歸於靈的。現在他的秘密 也從來是不朝着箱子的正面的。除此之外 籍子。箱子通過船欄飛進了海中。布耶夫 時間踢出一脚,踢中了他棄在地板上那隻 ,這箱中還有一些炸藥,可以讓他在失敗 打開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而他自己開箱 沒有價值的東西。假如杜雷打開箱子的話 心中一陣狂怒,因爲他那箱子裏並非真的 ,箱內亦會射出來一把小劍,祇有他自己 ,準備看準目標才揮劍,但這却給了杜雷

佔了一點優勢的。 也可以把他這隻手架開。不過布耶夫總是 ,但沒有那麼容易,杜雷左閃右避,有時 他狂怒地揮着那劍向杜雷的喉部亂掃

透過了皮肉而刺着了骨頭。但布耶夫又覺 胸部一刺,「刷」的一聲就刺了進去。 跟着劍尖就給硬物阻擋住了,似乎是 布耶夫忽然改變戰略,那劍向杜雷的 杜雷終於退倒了盡頭,無可再退了。

得似乎並不是這樣的。

拍使他的手掌不由自主地握住了那把劍, 隻手上。布耶夫叱出一聲尖叫,因爲這一 後,劍也從杜雷身上拔出來了 頭,把救生圈一推。布耶夫跟蹌着倒退向 另一隻手已抓起了一隻救生圈套過了 皮內給鋒利的劍鋒刺了進去。跟着杜雷的 一秒鐘,杜雷的手掌已經拍在他這 他的

布耶夫的腿子在踢着。

現在的情况是相當尴尬的,由於救生圈把 他的手臂困住了,假如他讓救生圈跌下去 布耶夫正在跟那隻救生圈掙扎着。他

杜雷的身上並沒有流血。

再褪出來則是行不通的了。 可以運動腿子逃走的。把救生圈托過頭頂在身上,他的兩手雖然不能動,不過還是 他就無法移動腿子而躲避了。讓救生圈留 ,跌到腿部的時候,杜雷向他進攻的話,

套名貴的西服也破壞了。」 你的秘密我全知道了。但我生氣你把我一 奇怪我爲什麼不流血吧?很簡單 笑着說: 「怎麼樣,布耶夫先生,你一定 一片鋼板,鋼板上有一片水松木。你看, 他不能决定怎麼做,而杜雷得意地微 ,下面有

個人飛了起來,飛過船欄,跌進了海中。 二拳結結實實地擊中了他的牙床,使他整 然躲過了第一拳,却閃不了第二拳。這第 退後,但救生圈使他的動作很不靈活,雖 進攻,一拳擊向他的臉上。布耶夫踉蹌地 救生圈還未離開他的雙手時,杜雷就發動 布耶夫决定讓救生圈落下去,但就在

能翻轉過來。教生圈就是有這個毛病,假 來的。這救生圈剛好使他倒插在水中,不 轉過來。然而假如你是脚上頭下在水中的 如你是頭上脚下在水中,你就非常難會倒 水中冒起來了,却是那隻救生圈使他浮上 ,那你是更難翻正過來了。 杜雷站在船邊看着。他看見布耶夫在

吸進去了。杜雷看着船後那沸騰似的水面 連同救生圈流到船尾,被轉動着的螺旋槳 他看不見布耶夫再浮出來了。 船是仍在行走之中。杜雷看着布耶夫

「已經沒有蛇了 ,也扶着欄桿,與他們一起望海。他說: 杜雷走到另一邊的欄邊兩個人的中間 ,最後一條蛇巴經掉進海

> 中 ,我猜蛇是不會游泳的吧。」

杜雷說。他是有同伴在這船上的。 「但我們就沒有什麼好担心的了。」 「除非是一條水蛇。」其中一人說。

杜雷走進那間房間裏,小江從一堆文

中間抬起頭來。 「有什麼事情嗎?」 小江問道

「我聽不到有什麼消息。」

杜雷說。

我的意思是那個假的公主-,她的國家的情形。」 「關於卡絲美的消息,」杜雷說, 「什麼什麼消息?」小江問道。 我的意思是

給我們追上了。」 個分部,有不少逃到那裏去避難的人已經 很安全。而我們也成功地在那裏設立了 ,」小江說,「這個我可以告訴你,她 「我猜你真正關心的還是她的情形吧

問道。 「那個表兄弟的陰謀怎樣了?」杜雷

來就是一個學者,不是嗎?」 弟嘛,他已經起程到外國去留學了。他本 呀,對了,消息是沒有公佈的。那位表兄 「你沒有聽到消息嗎?」 小江問,「

學是會很久的了? 「哦?」杜雷說,「我猜他這一次留

他亦不會活得很久。」 「這就是等於變相的放逐了。而且我相信 「你以爲他會再回去嗎?」 小江說,

「你是說你會帮助老頭子 杜

看着我吧,我們是不幹那個的。我不過是小江階了他一眼:「別用那樣的眼光 雷問

> 這樣猜想;假如老頭子要肯定他不會回來 任何一方面!」 政治,坦白講,在這件事情上,我不同情 ,那麼最佳的辦法就是把他殺掉了!這是 「唔,」杜雷說, 「這也算是個解决

了。以後大概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了。」 「但是在別的地方,在別的人身上

他那隻巨大的電視幕又出現畫面了。他說 最醜惡的面孔,看看人類的面孔吧。不過 喜歡做這種事情的。假如你想看看世界上 爲這是一個充滿了人類的世界,人類就是 的頭腦單純一點。」 那些黑面孔實在並不那麼難看,起碼他們 • 「她三小時前在非洲訪問,你看,背景 這張美麗的面孔吧!」他扭開了一個掣, 你是想來問她的消息,很好,我讓你看看 」小江說,「還是會發生同樣事情的,因 ,當然你的心目中是有些美麗的面孔的。

些政要陪同參觀一條小村子。 杜雷可以看到那位美麗的公主正由一

「但這不是她呀,」杜雷說,「這是

眞的。 「呀,對了 小江說,「祇有你一

着替身? 眼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替身,」 杜雷說,「還是在做

民,很可惜你甚至不能寫給她一封信。 事情。你有空看看電視新聞吧,因爲那是 一看到她的方法了。她是公主,你是平 「是的,」 小江說,「這是她自願的

裏有酒嗎?」 「我猜是的,」杜雷嘆口氣,「你這 へ完し

漁村野店

雲是分不開的,是以龍虎雙環揮舞起來, 也必定有風雲變色之態。 ,虎嘯風生,所以龍虎與風

風是冬天的風,冬天的風總是帶着肅

多變化 雲是夏天的雲,夏天的雲總是含着諸

操生殺之權,可以象夏天萬物之成長,亦 發生,亦可象冬天百虫之隱藏。 象冬天萬物被肅殺,可以象夏天百虫之 龍虎雙環,含有冬夏兩季的威力,穩

是秋天,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一輪團圓 沙落雁的塞外風光,那蜿蜒曲折的萬里長 澈的鏡子,照澈了人間每一個角落,那平 的明月,高高的懸在半空,如一面光明透 的秦淮河畔,那微波蕩漾的西子湖濱,那 城,那波濤滾滾的揚子江心,那詩情畫意 的籠罩之中。 孤標獨立的小孤山上,莫不在這一輪淸月 現在,既不是夏天,也不是冬天,而

是上面這些地方,而是在老虎口。 但這個時候,我說的這個位置,却不

慢慢的好起來,今兒是八月中秋,小酒店 當漁舟唱晚的時候,這家酉店的生意就會 小的酉店,這是專爲那些漁夫們而設,每 除去數十戶打漁人家而外,却有一家小 位於蘇省境內,這是一個很荒凉的地方 老虎口是海邊一個天然的很小的港口

稀容絡繹

客。 應該是打烊過節的,但却偏偏來了幾個惡

的菜,一個招呼不到,便會吹鬍子瞪眼睛 他們不但要酉要菜,還要更多的酉及更多 拍桌子罵人。 ,年紀都在五十上下,滿臉的鬧腮鬍子 這幾個人,一式黑色勁裝,背插單刀

們。 寡人一個,他一生孤傲,當然看不慣這幾 個惡客,但他尚有一點涵養,他不想惹他 開店的叫張三,年近四十,當了孤家

是什麼通都大邑,或者是通衢要道,他們 發生什麼事情。 到這兒來幹什麼,既是來到了這個地方 一定是專誠而來,難道這荒凉的地方,會 他奇怪的是,這荒僻的小漁港,並不

化無端,神鬼莫測。

龍虎雙環,可生可殺,可發可藏,變

幾個人招呼得很好,沒等到他們脾氣發起 有見過什麼世面,但他人並不笨,他將這 偷聽他們說話。 來,他先笑開了口,他爲他們張羅,却在 張三雖是土生土長的,看起來好像沒

兄弟四個,來自關外,老大叫張風,老二 但也全是用純鋼打成。 所用的四把刀,雖不是什麼名貴的寶刀 他從他們的話中聽出來,這四人原是 ,老三叫張雲,老四叫張雷,他們

們照顧得很好,但却打心底裏討厭他們 四個人不是什麼好來路,所以他儘管將他 是他不敢認,也不顧意認,因爲他知道這 這四個人算起來還是張三的同宗。



近。 夜深了,月亮照得更高,更明亮

馬匹,猶其是這荒凉的海港,此時竟然有 ,這不奇怪麼? ,在蘇省的境內 ,很少有 小酒店

兄弟 門口的一張桌子,那四個黑衣人,張氏四 的劍穗,在隨着他的身形恍動。 連柄帶鞘也不過二尺多長,却有一條紅色 的門口停止,進來的是一個青衫少年,這 人大約十六七歲,背上尚插着一把短劍 ,自從這少年一進店門開始,便不再 這位帶劍的少年人,既是進入了小伯 ,當然也離不開酉與菜,他坐在靠 就在他的

怪他,別人不說,他又如何能知道?人到這荒凉的海港來做什麼?其實這也難 是笨在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摸清楚這些 **笨的**人也想得出來,何况張三並不笨,笨 招呼,不坐在一起吃酉,這道理,就是最 招呼,不坐在一起吃酉,這道理,就是最,絕不是一路的,要不,他們為什麼不打 張三心想·這少年 人與那張氏四兄弟

說話了

氏三鬼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來?」 此際張風突然開口道:「老二,那焦

的 三更不到,到了時候,我想他們一定會來 張雨說道:「我們約好五更天,現在 張雲道:「焦氏三鬼與我們是老搭檔

很難說啦。 張雷道:「萬一在路上躭擱了

後來的青衫少年此時冷冷的道。

錯!他們的確是在半路上躭擱了。

他們在半路上就擱了。」 青衫少年道:•「我不是你們的小兄弟 張風冷冷的道。「小兄弟,你怎知道

所說的焦氏三鬼,是不是大鬼焦通,二鬼 我是你們的小祖宗。」 青衫少年不以爲忤的一笑說•「你們 張風大喝一聲道:「放肆!」

青衫少年說道••「這三個人的水功很 張雨道:「不錯,正是他們。」 ,三鬼焦常。

好?

青衫少年道:「他們一輩子也來不了 張雲道•「也不錯。」

們全被人放倒了。 張雷道。「這話怎麼說…」 青衫少年道:「在半路上,我看到他

將他們放倒了?」 張風喝道:「是什麼人有這大胆子

青衫少年冷冷的回答他道••「我不知

張雨怒道·「臭小子 ,你不說我就劈

酒來 青衫少年不再理他,竟自顧自的喝起 張雲說道: 「大哥,你看我們該怎麼

說。 張風說道:「先活劈了這個臭小子再

「四弟有何意見?」

「先別聽這臭小子胡說八道,我們與

張雷一舉手道。「慢着。」

,去跟那臭小子生氣,划得來麼?」 「不錯,今兒是中秋佳節,放着好酒

着替這些個殺星倒酒加菜,還要照顧那個 心想:還好,這一場架總算是冤了,他忙 我們吃酒。」

桌子上,另一盏是在他自己的小小的賬櫃 張氏四兄弟的桌子上,一盏在青衫少年的 張三這小酉店中,祇有三盞油燈,一盞在梅邊人家,當然沒有好的燈火,因此

己的心裏苦一輩子。 脹櫃上獨飲,人嘛,総是喜歡放輕鬆一點 在百忙之下,自己也準備一點酒菜,在小 ,數十年的歲月,轉眼即屆,誰願意讓自

英,他切了一盤國菜送去,回到小酒櫃上 拿酒,他拿了酒去,門邊的青衫少年又要 這個人,一頭花白的亂髮,一件破爛

的是個老叫化子。

剛好子正,離開五更尚有兩個時辰呢。」 焦氏三鬼約好是五更天在海口見面,現在 「你的思意是,我們先等一等再說,

張風豪笑起來說:「四弟說得對,來

青衫少年,不但節過不成了,還要兩頭忙 ,忙得不可開交。 小酒店立時响起一陣猜拳之聲,張三

三盞燈光,在隨着海風在搖曳,張三

,右手剛端起了酒杯,此刻外面又走進來 張三正喝得得意的時候,那邊張風叫

的黑衫,一根三尺多長的青竹杖,活脫脫

眼,站起來笑笑的說。「化子爺,咱們面 張三雖然是做生意的,可並不是勢利

就很窮,當然也養不起叫化子。」 老化子道:•「當然,這海港漁村本來 張三道:「你說得很對,你大概是外

一當然是外地來的

「你不請進來共飲一杯?」

張三笑笑說••「那兒的話,兄弟正嫌 「老化子正有這個意思,就怕你店老

一個人吃酒太寂寞,快請進來。 老化子哈哈大笑,也不客氣,自己取

己斟了一杯說:「掌櫃的,我敬你。」 然沒有好的杯子,全是粗磁的,老化子自 了一隻酒杯,一雙筷子,這海港漁村,當 張三舉杯一飲而盡,旋又斟了一杯回

口罵道: 張三正待起身,老化子用手一攔,發 「是那個不睜眼的東西,老子正

敬老化子,此際張風叫道:「店家,取酒

响道··「臭化子,你算是什麼東西,竟敢 吃得高興,却要叫我酒伴去添酒。」 張風將桌子一拍,發出喽!地一聲大

不讓店家給我們添酒。」 老化子道•「我是你們的祖太爺。」

張雨也氣了,說••「臭花子,你再說

化子撲來,張三一見瞄頭不對,閃到屋角 老化子道•「我是你們的祖太爺。」 張氏四兄弟, 齊回手抽出單刀,向老

青衫少年猶如未見,仍自顧自的在飲

酒

老化子也未起身,伸手抓起一塊鷄骨

向老化子的頭上劈去。 張風溜到他的背後,揮手就是一刀,

雙刀齊發,直砍他的桌下雙腿,刀從四方 四把刀劈得四分五裂,但老化子的人却不 耳聽说際的一陣亂响,張三的小賬櫃,被 八面的來,任你武功再高,也難以避過, 張雨却揮刀斬向他的腰部,張雲張雷

碼頭 張氏四兄弟楞住了,從他們闖江湖跑 ,二十年來,從未碰上過這樣一個扎

手的人物。 料,也敢隨便與別人動手 青衫少年冷笑道··「就憑你們那幾塊 ,眞是馬兒不知

張風怒喝道:「你說什麼?」

向青衫少年劈來。 張氏四兄弟惱羞成怒,四把刀一齊又 青衫少年說道:「我是說你們自不量

一批實物,想不到流年不利,先碰上老化名氣,這一次連袂來到老虎口,原是爲了 一身外門功夫,在江湖道上,也頗有一些 剛出手,便聽到一陣啥哪哪的聲响,四把 一齊墜落地面,四個人齊撫着右手腕呼 ,現在又碰上了青衫少年,那知他們刀 張氏四兄弟原是關外的馬賊,皆練得

西做的。」看看,他們還眞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東 !這些不開眼的賊子,不給他們一點顏色 此際聽樑間有人大笑。「痛快!痛快

我們走! 店中呆下去,絕討不了好,猛喝一聲。 ·呆下去,絕討不了好,猛喝一聲:「張風一看形勢不對,情知再在這小個 原來老化子早已躲到屋樑上去了

次可是裁到家了。 張氏四兄弟關外四個了不起的响馬,這張雨張雲張雷三人,也同時拾刀跟上 檢起地上的刀,大步向門外走去

保了。」 **勍走得遠一點,否則這四條老命恐怕勍難** 老化子笑着道。「我看你們要走的

了 哈一笑說。「掌櫃的,你怎麼不請我吃酒 他隨着語聲,又從樑間落了下來,

還有更好的偽菜,原是準備自己過節吃的 - 請!請!當然要請,不但要請,而且我 張三此時才從屋角走出來笑道••「請

爲什麼不拿出來?」 ,現在我就去取出來與兩位共飲。」 老化子道。「掌櫃的你藏私呀,方才

此 ,人見人怕,我就是取出來了,也吃不 張三笑道:•「方才那四個兇神惡煞在

可以放心的取出來,有我化子在,誰也不 老化子道•• 「這話也沒有! 錯,現在你

搬出七八樣菜來,尚有一罈純正的陽河大張三笑着去了,不一會工夫,他竟然

栗子燒肉,最好的一道菜是杠燒河豚。 魚翅,海參……野鷄,野鴨,開洋白菜, 這七八樣菜又全是名貴的菜,裏面有 張三的小賬櫃已被張氏四兄弟的刀劈

泥,一陣清香,沁人肺腑。子上,取三份杯箸,隨手拍開酒罈上的封掉了,他將這七八樣菜放在一張較大的桌

小兄弟,一齊來啊。」 老化子口延欲滴說:「好酒,好酒!

白吃別人的酒菜。」 老化子笑道··「你是在含沙射影的罵 青衫少年冷冷的道·「謝啦,我不想

自己。」 人啦 青衫少年道…「不敢!我祇是在說我

我趕走了那四個惡客,我是應該酬謝你們 張三笑着說道。「不算白吃,你們給

更應該找我們算賬才是。」 青衫少年道:-「你不但不應該酬謝, 張三一楞說•-「算賬,算什麼帳?」

尚未付,就被我們趕走了,你不要找我們 青衫少年道••「那四個人吃的酒菜錢

我張三上無父母,下無子女,連個老件兒 本來馱不打算做生意的。」 都沒有,錢多了有何用處,更何况我今天 張三哈哈大笑道:「金錢乃身外物, 青衫少年道: 「爲什麼?」 青衫少年輕哦了一聲,道…「你不說 張三道••「今兒是中秋佳節呀。」 我看這樣吧,我們來一個公事

受你的邀請,三人把杯,共度中秋子,由我一齊來付,付完了之後, 公辦 ,由我一齊來付,付完了之後,我再接 青衫少年道··「那四個人吃了多少銀 張三一笑道:如何個公事公辦?」

揚鑣。」 年又道:「如果你不接受,那我們就分道 張三遲疑了一下,未及答話,青衫少

青衫少年從懷中摸一綻銀子道:「這 張三連聲說•「行!行!一共是三両

裹是五両,總够了吧?」

「多了就給你啦。」 「多了

老化子的對面坐下。 青衫少年講完,棄了自己的酒菜,在

滿,分別爲兩人斟酒。 張三索性關起了店門,然後將酒壺裝

氣吃了五六杯,陽河大麴在北方是最烈的 一種酉,其烈性比高粱酒還要兇,雖然芬 老化子大叫:「好酒!好酒!」一

不與兩人說話 青衫少年却是自顧自的輕斟慢飲,也 香撲鼻,但却入腹如火。

寧靜的小港灣,今兒晚上却有些大異常日 ,我眞担心會出什麼事情!」 張三吃了一杯綇道:「奇怪,這一 向

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待無酒等明朝 老化子搶過凸壺給自己斟滿了一杯笑

,總不會是專誠爲了來遊覽一下這裏荒凉 張三又道••「你們倆人老 遠打外地來

一塊野雉,讚道: 「好鮮的雉肉。」 張三又道··「我張二是這地方土生土 青衫少年嘴唇在酒杯吮了一下,吃了

長的,有些事情我不能不關心。」 老化子道··「掌櫃的,我敬你一杯

X39

這一次却將杯中之酒吃乾了。 也來敬你一杯。」他本來是不吃烈酒,但 青衫少年端起酒杯道。「掌櫃的,我

的走了,會不會再回來?」 人斟滿,又道:「那張氏四兄弟是不是眞 張三也隨之乾了杯中之酉,提壺給各

張三自言自語的道: 「莫非是他們眞 語聲剛了,外面响起了一陣急促的敲

的 老化子道: 「先別開門

深更半夜的來敲別人的大門。」 青衫少年冷冷的問道:「是什麼人,

路的,錯過了宿頭,肚子也餓了,掌櫃的 個嬌滴滴的聲音道。 「我是過

不會錯到這荒凉的海灘來。 或者是通衢大道,妳就是錯過宿頭,也 青衫少年道: 「這兒並不是通都大邑

宿頭,我進來打個尖總可以吧。」 門外那女子道。「就算是我不是錯過 青衫少年道··「打烊了,明兒趁早上

被人踢開了,走進一個花不留球的大姑娘 色的緊身衣褲,足踏紅緞薄底快靴,腰間 還束着一條黑色長鞭 ,身形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一身火紅 ·地一聲大响,那兩扇木板門竟然

臉蛋兒圓圓的,兩隻眼睛更圓,她雙

手一叉說。「掌櫃的也太不通人情了。」 張三陪笑站起來說。「姑娘請坐,適

才……。」 紅衣少女道;「不用再說了 ,給我打

酉做菜來。」

一起吃吧,算我請客。」 張三道••「姑娘如果不嫌棄,就和我

紅衣少女向那青衫少年及老化子看了

慣與冷酷無情的人物坐在一起吃酒。」 眼,搖搖頭道:「不必了,我一生不習 張三道。「這……。

脂粉氣的人坐在一起吃酒,拿酒給她。」 青衫少年冷冷道·「我也不習慣與帶

面前。 了一壺好酒,端了出來,放在紅衣少女的 祇好到厨下專門替她燒了兩個熱菜,裝滿 紅衣少女冷哼一聲,不再說話,張三

對不起,打擾了你的酒興。」 張三一笑道·「沒什麼,姑娘慢慢的 紅衣少女道••「對不起,掌櫃的,很

吃 ,我豈能白吃你的。」 ,算我請了,誰讓今兒是八月節呢。」 紅衣少女道。「不啦,做生意將本求

個罵人不帶髒字的。」 老化子哈哈大笑道。「好啊!又是一

紅衣少女柳眉挑煞,怒道••「你說什

祇是有感而發,不是罵妳的。」 老化子笑道:「姑娘別誤會,老化子

張三苦笑一下,又跑回到自己的位置 紅衣少女冷哼一聲,說道••「諒你也

,提壺斟酒,酒香散滿了店堂,好酒!的

確是好酒。

青衫少年突然霍然起立,向店門外走

去

年自己走出店外,因爲此際那店門已經被 色,搖搖頭,張三又忍住了,任那靑衫少 紅衣少女踢開了,是以他出去也用不着開

張三道:「姑娘有何吩咐?」

像 紅衣少女道:「我聽你說話的聲音不

是這老化子。」。 門外面有人冷冷的答道:「是我!」

在店門外兜風。」 原來那青衫少年並沒有遠離,他就站

「酒客!」

「洒客也有權利拒絕別的客人上門的

「你好像很霸道。」 「我高興。」

「這筆賬我總有一天會討回來。」

姑奶奶尚有要事待辦。」 紅衣少女笑了,她說:「現在麼,本

張三正欲相詢,老化子向他使了個眼

可能不是你在答話吧?」 張三道:「姑娘怎地知道?」 紅衣少女道:「適才我在叫門的時候

紅衣少女道: 張三道••「是一位客官代答的 「那聲很嫩,當然不會

紅衣少女道:•「你又是什麽人?」

「何不就是現在?」 「就算是吧。」

紅衣少女道: 「掌櫃的。

青衫少年冷笑道:「諒妳也不敢!」

時間還早,本姑奶奶就先來鬥鬥你。」 紅衣少女怒道。「現在也可以,反正

店門,接着,便聽到店門外一陣喝罵的聲 嬌軀急閃之下,一道紅影,人巳出了

的孩子們,眞是沉不住氣。」 張三嘆道。「今兒夜裏,看來不太平 老化子吃了一杯酒嘆道。「這些年青

老化子笑道••「掌櫃的,你跑過江湖

大門也未出過。 張三笑道:「土生土長,四十年來連

你這西菜是從那兒買來的一 「掌櫃的是在說笑了,沒出過大門,

實上我很少出遠門。 老化子又喝了一杯酒笑道:「很少出 張三笑笑說:「我祇是這樣說法,事

,當然還是出過。」 「當然出過。」

「到過那些地方?」

「那可是個大地方?」 「最遠到過徐州。」

們這些人來過~」 道。「多少年來,這海港從來沒有像我 老化子又喝了一杯酒,吃了一塊野鴨 「當然,好熱鬧。」

張三陪吃了一杯酒道:「沒有。」 「想想看!

三天三夜才上來。」 ,這個人的水功很好,一個人在海底泡了 「祇是在三年前, 個外鄉人來過

「可曾帶了什麼東西上來?」

還是空手。」 「沒有,下、去時是空手,上來的時候

後來呢?後來有沒有其他的人再來過?」 ,那的確是沒有了。」 老化子不說話了,沉思半晌又道:「 張三想了一下才道・「在我的記憶裏

聲,仍在响着,時而聽到那紅衣少女的嬌 老化子看看門外,門外的兵刃交鳴之

叱之聲,顯然兩人打得甚是激烈 張三說道:「化子爺,你怎不去勸勸

架。 老化子笑道…「你放心,他們誰也勝

不了誰,現在是什麼時候啦?」 張三道:「大約四更左右了。」 「好長的夜!」

「化子爺,你是在等天明?」

「等五更。」

「如果打到九更天還未亮,你該怎麼

還未亮,我五更就去。」 「五更就是五更,就算他打到十更天

是想到大海裏去? ,就是大海,化子爺,你老遠打外地來,

,在慢慢的吃着。

鯊魚而外,似乎沒有別路可走 老化子突然道。「如果海裏有黃金珠

做不到呢?」

「這裏沒有什麼很特殊的地方,要嘛

老化子喝了一杯酒,又夾了一塊海參

張三又道··「到大海裏去,除去了餵

容易消化,但黄金珠寶都是些硬棒棒的東的目的,是為了填飽肚子,因為人肉比較 寶,鯊魚會不會將它吞下去。」 張三一笑道:•「當然不會,鯊魚吃人

X40

才能運用。 西 ,如果吃下去一輩子也消化不了的 老化子道:「不錯,黃金珠寶祇有

底下 黃金珠寶上面去了,難道說,這老虎口海 有寶藏?」 張三道:「化子爺,你怎地突然想到

江湖上的確 有這種傳說。」 老化子道:「目前還不敢確定,不過

爲了黃金珠寶的?」 「照這一說,今兒來的這些人,都

「他們不怕餵鯊魚?」

驚小怪的。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這有什麼大

了一間小酒店,做些漁夫們的生意,不愁也時常到外地走走,但我能淡泊自守,開少人,想我張三,出身在海港漁村,雖然 穿,不愁吃,倒也安然自得。」 張三嘆道:「名利二字的確害死了不

會戰亂紛紜了。 老化子道。「天下人都像你,也か不

張三道:「爲什麼我能做到,別人却

的 偏認爲這樣是不對的。」 ,你認爲你這樣是對的,可是別人却偏 張三道: 老化子道。「人的思想沒有一個相同 「那敢很難說了,化子爺

你老凉跑來,莫非也在打那批黃金珠寶的 老化子哈哈一笑,說道: 「你看我像

麼? 老化子笑道•「爲什麼不像?」張三道•「我看你不像。」

> 很難的事情,又何至自甘落魄,連一件好 若你想發財,激憑你的身手,也不是一件 衣服也穿不起。 **寧可穿得破破爛爛的,**不肯與別人爲伍, 張三道:「像你有這樣一身好功夫,

> > 的事情。」

招待得很週到,他也跟我說了不

寶珠黃金據爲己有。 ·那批珠寶黃金而來,但可並不想將那此張三又道··「所以我說,你也許是爲 老化子道: 「也有道理。

老化子道:

「說得也是。

青衫少年一個都不肯說。. 人來得很奇怪, 張三道: 「我老早啟發覺到你們這些 我也曾再三相詢,你與那

張三道•「爲什麼? 老化子道••「那種時候是不能够告訴

尚未能打探清楚,怎可隨便說出來。」 在麼,他與那女娃娃正打得起勁呢。」 老化子道••「你沒有看見那小傢伙不 張三道。「但是你畢竟說出來了。」 老化子道•• 「那女娃子的來路你可知道 「那青衫少年的來路,我

,還是不太清楚。」 張三道:「看來你對江湖道上的事情 老化子道。「不知道。」

老化子笑道••「難道說你比我更清楚 張三吃了一杯酒 ,夾起一個紅燒栗子

,吃得津津有味 張三道•「我記得曾跟你說過,三年老化子道•「怎麼不說了?」 「怎麼不說了?

前這海港漁村曾來過一個人。」

「不錯,他就下楊在我的小店裏,我一一個水巧有好好 「一個水功很好的人?」

,人稱他海中蛟龍丁鯊。 「他說他是江西逢澤縣的 「他與你說了些什麼? 人,姓丁名

鯊 水功的確不錯,據說能在水底七天七夜 不必要上來換氣。」 「這個人我沒見過,但聽說過,此人

「不錯,他還跟你談了些什麼? 「因爲他在水底飲能够換氣。

他將它移動了位置,秘藏起來。」 東 西,他不願這批東西被別人得去,是以 「他說這老虎口的海底下,藏有一批

事情? 「他在海底三天三夜就是爲了辦這件

嗎? 「他沒有說那海底藏了一些什麼東西

「他沒有說,但是,他却說了另一件

「什麼事情

這小店裏休息了三天,是以我們也談得很 要到這地方來,他從海中上來之後,在我 ,是以今後三年之內,必定會有很多人 「他說,目前有三批人想得到這些東

一句俗話說,狠命吃河豚,老化子是畢竟人毒死,但它的肉却特別的鮮美,是以有 豚,河豚魚是有毒的,如果不會做,會將 老化子又乾了一杯酒 ,半晌才道…「好美 ,吃了一筷子河

另一批是正義之士。」 人是霸山爲王的强盗,一批人是關外的 張三道:「他說這三批人中,有一批

是屬於那一批的了」 老化子哈哈一笑道•「你看我呢!我

定,你一定就是個好人。」 老化子又笑了,他說: 「是好人壞人 張三道:「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 心,是以一直到現在,我還不敢確

少年也隨之走進店來,端起酒杯就喝。 正說問,忽聽外面一聲驚叫,那青衫

,明天你就知道了。」

,我傷了她的左臂,她跑了,但我也挨 青衫少年道:「這個臭丫頭,自不量 老化子道:「你將她怎樣了!」

會找你算賬。」 老化子道:「打跑了小的,老的一定

他講着又喝了一杯酒,陽河大麵,的確是 青衫少年冷冷的道:「我不在乎。」

我老化子可真要謝謝你啦,要不,這荒港 在外地,那可就要名貴得多了。 一種好酒,土生土產,當然不感希奇,但 老化子嘆道:「掌櫃的,這一席酒,

份。 今兒又是過中秋節,你們來了,這也是緣 出門在外,誰也不能背着鍋子走路,何况 漁村之中,到那兒去找吃的。」 張三笑了,他笑得很神秘,他說••「

麼叫做緣份。我祇知道我愛怎麼做,就怎 青衫少年冷冷的道: 「我可不懂得什

> 老化子笑道:「小兄弟,你大概是初 這少年人不但很冷漠,孤傲,而且很

狂妄。

出道的吧!」 青衫少年道:「你是想在我的面前擺

老資格。」

總以和睦爲先,這樣才能够處處得到方 老化子說道:「當然不是,行走江湖

此瓦勉。」 「那兒的話,同是天涯人,當然要彼 「你是在教訓我!」

們還是吃酒吧。」 張三笑道··「化子爺,人各有志,我

老化子笑道。「對!吃酒。」兩人同

着乾了一杯,三人档來杯往,四更剛了, 時乾了一杯。那青衫少年也不肯後人,跟 一鰻陽河大麵,已被吃得點滴不剩。

裏尚有一鰻,待我取來。」 張三道。「今兒喝得眞是過癮,我那 老化子道:「掌櫃的,還有麼!」

份 刀 是嬌客,當頭是一位二十五六的黃衣少女 步聲,一連走進三個人來,這三個人可全 ,背插長劍,後面兩個靑衣女子,各帶單 ,看情形,那兩個青衣女子是婢女的身 他正待到裏面去取酒,忽聽得一陣脚

一會,天亮再走。」 一聲:「春花 **黄衣少女一進店之際,鶯聲燕語的說** ,秋月,我們就在這兒歇

」三人就在靠門的桌子上坐了下 兩個青衣女子同時應了一聲:「是! 來。

> **菜沒有了,要嘛,花生米,豆腐干。**」 黄衣少女說道: 「那也行,給我弄些 張三笑道:「回姑娘的話,酒是有。 黃衣少女道:"「掌櫃的,有齊麼!」

一巉陽河大麯搬了出來,拍開封泥,一陣話,一個勁兒的在猛吃,此際張三巳將另 酒香又溢了出來。 張三忙着張羅去了,老化子也不再說

是沒有菜了。」 盤蛋,笑笑說。「姑娘,很對不起,實在 米,一盤豆腐干 的桌子上,然後他又去後面端了一盤花生 在黄衣少女的桌子上,剩下的却放在自己 ,還特爲那位姑娘炒了一

已經很够了。」

姑娘難得來,算我請啦。 張三又道。「這些酒菜,不必付賬了

姑娘豈能白吃你的。」 張三趕緊說:「是,是!算我沒說

字的。」 老化子笑道:「又是一個罵人不帶髒

麼!」 秋月將眼一瞪道••「臭化子,

更。 ,天快亮了。」正說問,外面已經打了五 老化子嘆了口氣,笑笑說:「掌櫃的 黃衣少女道:•「秋月,不得無禮!

他倒滿了一大壺酒,及三份杯箸,放

黄衣少女道:「別客氣,掌櫃的,這

春花一瞪眼嬌叱道: 「什麼話,我家

趕緊跑回自己的桌上喝酒

你說什

口計陣

原來是那紅衣少女,去而復返,在門

張三回答道:•「可不是麼,天是快亮

走啦。」 老化子道。「五更天,我老化子也該

,天亮了再走一 張三笑道:「急什麼,酒尚未吃完呢

六更天。 起了六更,天應該五更就亮的,那裏會有 酒,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外面突然响 他們都不大願意說話了,大家皆在吃着悶 來,青衫少年也不說話,竟然閉目養起神 ,由於這一主二婢三個女人進屋之後, 老化子的確是個酒鬼,聞言又坐了下

看情形今兒眞的會打到九更。」 老化子道: 「掌櫃的,讓你說對了

故事麼 張三道•「你知道九更天滾釘板這個

常常唱着這出戲呢。」 倩 ,我小孩子的時候就聽說過了!現在還 老化子一笑道··「這是家喻戶暁的事

情了,難道說歷史真的會重演。」 張三嘆道••「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

看樣子我老化子真的要不等天亮就要動身 老化子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正還有酒,化子爺,機會難得啊。」 張三道。「天不亮你也辦不了事,反

此際門外有人一聲嬌叱說。「臭小子,你 老化子哈哈大笑,連接着乾了兩杯

吵起來,接着便聽到打鬥的聲音 ,帶劍穿出店外,與一個半沙啞聲音的大 青衫少年正在養神,聞言一聲不响的

然不錯,但是却剛愎自用,早晚是會吃虧 老化子嘆道··「這個青衫少年武功雖

張三一笑道:•「我看他今兒晚上就難

來路,否則如果跟我有淵源的話,我一定 會勸勸他。」 老化子道:「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師門

張三道••「你不會去看看他的武功路

步向店門外走去,外面是一片漆黑,祇見 的影子,正站立一傍觀戰。 有兩條人影,在空地上博鬥,另一個苗條 老化子點點頭,大口喝了一杯酒,大

起來。

人物,與那龐大人影摶鬥的,當然就是那 大的影子可能是他的親人。或者是師門中 正是負傷而去的那個紅衣少女,另一個龐 青衫書生了。 老化子一看就知道,那苗條的人影,

年的武功路子,不似中原的手法,很可能 黑夜之中,仍是看得淸清楚楚,見靑衫少 是來自異域。 老化子內力深厚,目光尖銳,雖是在

門派來,否則我要下手無情了。」 的人影喝道:「小子,你速報上你的師承 是不插手的好,他思慮未了,忽聽那龐大 我老化子有淵源的,看來這檔子事、我還 他想,在異域之地,可沒有什麼人跟

靑。」 妨,你家少爺是來自東海無人島,姓郝名 青衫少年冷冷的說道:「告訴你也不

X42

那人說道:「那郝大全又是你的什麼

不講禮的臭小子,原來是從土匪窩裏出來 那人怒笑道··「我說那裏來了個這麼 青衫少年道··「那是家父。」

青衫少年怒聲道…「老匹夫,你敢罵

掌勢也太過奇怪,他的劍勢壓不了對方, 之際,右手一探,已將他整個的身形提了 而對方的掌風,反而着着要傷及他的要害 ,逼得他收劍自保,但那人却趁他一收劍 掌勢一變,如排山倒海似的壓了過來 青衫少年揮劍連擋了數招,只是那人 胼人道・「罵你,我還要活劈了你

痛 右手已被那人的左手抓住,祗感到一陣劇 ,長劍巳撒手墮落地面。 青衫少年臨空揮出一劍,劍剛出手

撫着右手呼痛。 紅衣少女嬌叱道:「爹,殺了他。」 **那人將手一放,青衫少年已墮地面**

甚,你去吧。」

捏斷了你的右手,已算扯平,我也不爲已 字下來。」 青衫少年拾起了長劍道:「你留個名

朋友送我一個綽號叫神手紀一華,那是我 小女紀翠凌。」 那人一笑道。「老夫紀一華 十,江湖上

來,後會有期。」 他自始至終,總是冷冰冰的樣子,抱 青衫少年冷漠的道··「這個仇我記下

劍而去。 老化子呵呵一笑道。 「紀老弟,多年

不見,想不到你的神手更出神入化了。」

們打鬥,原來齊帮主齊天。」 帮,丐帮的帮主,齊天。 紀一華笑道:「我打量是誰在偷看我 原來那老化子正是當今江湖上第一大

我們進去坐吧。」 齊天一笑道:•「屋中尚有剩酒殘餚,

半罎子酒,於是又重新開懷暢飲。 份杯箸,又炒了一大盤蛋出來,饢中尚有 三人又一起回到屋中,張三另換了兩 齊天道:「紀老弟,這一向在那兒得

意? 計,還不是苦守那祖先遺留下來的幾畝薄 地,混着過日子。」 紀一華一笑道••「我這個人一生無大

這荒港漁村來玩玩!」 齊天道。。「可是這一次怎的想到來到

追根究底,是不是懷疑我們父女這一次到 海港來另有目的?」 紀一華一笑道。「齊老哥,你這樣的 齊天哈哈大笑道說:「紀老弟一向是

無傷大雅。」 紀一華乾了一杯酒道:「齊老哥在說

忠勤自守,爲人正直,財算是有目的

,也

吃,我尙有一些瑣事要做。」 張三推杯而起說:「你們三位慢慢的

月兩個婢女在飲酒,對身外之事,似乎不 到後屋去了。此後就再未見他出來。 黄衣少女如此的自顧自的與春花和秋 他將黃衣少女的壺中之酒裝滿,便跑

齊天低聲說: 「紀老弟

是不是跟海底之事有關。」

現在江北一帶因今年閙旱荒,莊稼欠收 老百姓苦不堪言。」 紀一華道··「這件事當然瞞不住你

「我們是不謀而合,不過這件事情能 「不錯,齊老哥的意思?」 「你想用這批寶物去救災?

動這批寶物的腦筋。」 否得手,尚在兩可之間。 「不錯,據我所知,已有好幾批人想

「老弟知道是無幾批人?

,一批是關外的响馬,由獨手閻羅赫威爲 「一批是强盗,由無人島郝大全爲首

首 ,不再說下去了。 ,一批是大內來的,由……。 他說到這裏,向那黃衣少女看了一眼

與關外的這兩批人都不是爲慮,可慮的就 睛裏,揉不進半粒沙子,他說··「無人島 是……」 老化子心裏當然明白,老江湖人的眼

的竹棒聲已打到了七下 老化子齊天嘆道:「唉,眞是年頭變 他也向黃衣少女看了一眼,此時外面

這些事我們無能爲力,祇要能將這件事順 利完成,也就心安理得了。」 ,居然打到七更天還沒有亮。」 紀一華道••「大亂將與,必有妖孽,

事,必得有一個人肯出手相助,那就百 齊天點頭道:「不錯,但要完成這件

失了。」 齊天道:「江湖上有一個聲譽很高, 紀一華道·「誰?」

,這一次來 而又無人認識的响噹噹的人物,你知道此

們又到那兒去找這個人呢!」 助,那是萬無一失了,可是江湖之大,我 齊天道:「不錯,這件事情祇有他相

紀一華道・「財算是知道他在那裏

三人同時穿出屋外,見屋門外躺着七八具 同時聽得一楞,紀一華、紀翠凌、齊天, 杯伯,此際屋外傳來了數聲慘叫,屋中人 行動,也祇有盡其人力,以待天命了。」 紀一華眉頭一皺,嘱地一聲,乾了一 齊天嘆道:•「所以說,我們這一次的

,顯然是剛剛斷氣的。 齊天幌亮了火摺子一看那些人的臉色

麼,這個一隻手的,想必就是那獨手閻羅 紀一華道••「這不是關外來的那批人

可能是關外雙雄,周同周中兩兄弟了。」 郝大全的兒子,郝青打發走的,另外兩人 們四人原來也在這店中吃酒,是給無人島 氏四兄弟,張風、張雨、張雲、張雷,他 紀一華道:「是什麼人有這樣大的功 齊天道··「不錯,這四個用刀的是張

恐怕一百招以內,還難以勝他。」 手閻羅一個人來說,以我老化子的功夫, ,一舉擊倒。」 「其他的人不算,財拿那獨

夫,能在眨眼之間將這七個武功不弱的人

紀一華道:「說得也是,下手的人武

敵人,我們的希望將成泡影了。 齊天道。「不知此人是敵是友,若是

天了。 事已勢在必行,成敗得失,也祇有付諸於 紀一華一笑道·「既來之則安之,此

誰無死,我們進去吃酉去。」 老化子齊天哈哈一笑道。「人生自古

來得有些奇怪 在自掛淺飲的吃着酒,這二個女人,的確 生的事情,好像根本沒有看到的一樣,仍 兩個青衣婢女還相當沉得住氣,對剛才發 三人又一起回到屋內,那黃衣少女與

慣了 切 哼,她是紀一華的獨生女兒,從小就嬌縱 紀翠凌向她們三人看了一眼,冷冷一 ,何况又學得一身武功,是以目空一

妳哼什麼! 紀翠凌怒道:「妳是臭婊子 那青衣婢女秋月冷聲說•「臭丫頭,

秋月大怒,嬌驅霍然起立,那黃衣少

女喝道··「秋月不得無禮。 秋月又氣哼哼的坐了下 去。

更天,他笑笑說:「化子爺看樣子今兒晚 三盞油燈上,盛滿了油,門外巳响起了八 上眞的要打到九更啦。」 這時張三從襲面提出一隻油壺來,在

一亮了就不好辦事啦!」他是話中有話。 張三道:「皇天不負苦心人,若是天 老化子道•「這倒真的給你說中。」

有一些瑣事沒有辦完,一會兒兒。」講完有理他,他笑一笑說。「諸位慢吃,我尚 會去注意一個小店掌櫃說的話,是以都沒 在座的都是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誰

> 又到後面去了。 紀翠凌道。「鄉野村夫,總有些順二 紀一華道··「這掌櫃的可也怪。」

青衫少年,另外三個可能是無人島的三個 兒子郝青,也就是刺傷紀翠凌右臂的那個 東海無人島島主,郝大全,另一個是他的 ,門口又多了五具屍體,其中之一赫然是 人。」語聲剛了,門外又傳來幾聲慘叫。 三人同時又是一愕,趕出去看了一下 齊天道:「可是鄉野之中,也盡多奇

手也快了,眞是想不到。」 紀一華道・「看情形這個人如果不是 齊天嘆道:「這個人武功太高了

是帮助我們,取實救災。」 想爲了得到那批實物,而排除異己,那就 齊天道。「不錯,可是至今仍是敵友

難辨,我們且進去再說吧。」 三人進店不久,店門外果然响起了九

更天。

海底藏實 販災拯黎

天怒,天怒則山崩海嘯,水旱兵潦,接踵連的,天老則地荒,地荒則人愁,人怨則 情 而至,年頭如果不對了,必然會有非常的 見到的事情,也許這是象徵着一種什麼事 ,有人說。 一天地人三才之氣是一貫相 九更天,天打九更不會亮,這是很難

凉的老虎口,竟然也會打起九更來,有誰 這海港漁村,一個默默無聞而且很荒

> 沒有亮。 會相信呢,但他畢竟是打了九更天,天還

亮, 豈不是要打十更了麼? 老化子齊天道:「打了九更天還沒有

事情,打了九更還不讓天亮。 紀一華道:「老天爺不知道爲了什麼

打九更,做人的又有什麼辦法。」 紀翠凌道:「人力不可以勝天,天要

嘆了一口氣。 此際忽聽得坐在門口的那個黃衣少女

個死的呢。原來她還有氣。 紀翠凌看了她一眼道:「我以爲她是

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老化子面色一變說: 一個小叫化來,他跑到齊天的面前,在他 處不相逢,言談語句之間,最好能留些德 「那條綫上的人?」 ,因爲以後很可能還有見面的機會。」 紀翠凌正欲反唇相譏,忽見門外闖進 黄衣少女一笑道: 「小妹子 ,人生何

大約二十多個,一色的黄衣服。」 小化子道:「不知道,來的人不少 黃衣少女突然發出一個輕微的笑容

這個笑笑得很含蓄。

活動活動了。」 齊天向紀一華道:「老弟!我們也該 小化子道:「他們摸黑下去的。 齊天道:「天還沒有亮啊。」

小叫化子向海邊去了 他們剛剛動身,黃衣少女叫道:「掌 紀一華熊熙頭,三人立即起身,隨着

「姑娘不坐一會了麼,天還沒有亮呢。」 張三睡眼惺忪的從後面走了出來說•• 櫃的,算賬一

亮也得走啦,一共多少銀子。 黄衣少女道·「巳打過九更天了,不

子。二 張三一笑道:「不多,一共是三両銀

上,說:「够不够!」 青衣婢女秋月取了一小錠銀子放在桌 黄衣少女道:•「秋月,付賬!」

坐一會,我替你們弄壺熱茶。」 張三一笑道:「有多無少,姑娘不再

,小心你的狗命。 ,但你可得安靜一點躱在家裏,露一露 春花搶着道: 「不了,今兒外面很熱

陣仗,我張三那有這份胆子去看這個熱鬧 張三把舌頭一伸,道。「這不全是大

秋月冷哼道:「知道就好!

洗了個澡,打了個呵欠,走出店門之外 的滋味,張三將店中打掃乾淨,收拾了剩 已經開始露白了,空氣中也帶着一些新鮮 太陽方從東方升起。 西殘餚,用熱水將桌子也洗了,然後自己 隨着黃衣少女三人走出了店門,東方

來那麼多機會出手,這也許是天意吧。」 可受了委屈了,要不是打了九更天,我那 此際身後有人笑道:「受委屈的不是 張三笑笑說。「太陽,太陽,今天你

中年人 太陽,而是你張掌櫃的。」 張三回頭看去,見身後站了四個黃衣 ,每人手中拿着一條長鞭,在虎視

此比的注視着他。他笑笑說·• 「諸位好早 ,剛才這話怎麼說 黄衣人用長鞭一指地下道:「這些人

X44

這麼多人。」 人,嚇了一跳說:「不得了啦,怎地死了 張三一看地面橫七豎八躺了十幾個死

黄衣人道…「別裝傻了,這些人難道

跟我無怨無仇,我憑什麼要殺他?」 本領,那麼大的胆子,就算是有,這些人 不是你殺的?」 張三叫屈道••「天-我那有那麼大的

店。 殺的,今天天黑以前,你不能够離開這小 黄衣人喝道。「不管這些人是不是你

生意呀。」 張三道:•「是誰說的,我總不能不做

黃衣人道:•「是我們姑娘說的。」 「你們姑娘是誰!」

你不知道。」 「她曾在你這店裏坐了大半夜,難道

「是她,你們是奉她之命前來監視我

「不錯!」

我了,爲了監視我一個人,竟然派了四個 人來,有一個我已經受不了啦。」 張三笑起來說。「那位姑娘也太抬舉

的損失,由我們姑娘賠,這裏是廿両銀子 ,你要不要?」 黄衣人道…「我們姑娘說…你這一天

的四週,一面守着一個,竟然毫不放鬆。 來,四個黃衣人也隨之散開來,在他小店 店,嘭地一聲將店門關上了 我當然要。」伸手接過銀子,旋即返身入 人關在門外,竟然到他的床上去睡起大覺 張三嘻嘻一笑道:「銀子誰不喜歡, ,將四個黃衣

> 紀翠夜,已到達海邊,但見海風怒吼,驚 濤掠岸,別有一番氣象。

而來海邊站一站也能令人心身舒服。」 紀翠凌道:-「所以一個人的環境,要 紀一華道:「好久沒有看到海了,偶

氣。」 隨時變換一下,這樣才能够生出蓬勃的朝

呢! 老化子奇道:「怎地一個人都未見到 小化子道••「可能統統下海去了。

會派人守着,你沒有看花眼吧?」 老化子道。「不可能,他們岸上一定

岸邊。」 小化子道:「沒有,絕對沒有。」 「你去小店報訊的時候,是誰守在這

「朱老五!」

個小化子王老三,同樣是丐帮蘇北分舵的 朱老五當然也是個小化子,與現下這

裹?」 王老三張口叫道:「未老五,你在那

朱老五在這裏。」 右側草叢中寫出一個小化子笑道:

嗎? 齊天間道。「那些黃衣人都下海去了

朱老五道: 「都下去了。」 「一個沒有留下?」

們 不可能不留下一些人來監視這岸邊 老化子眉頭一皺,感到有些奇怪,他 紀一華道:「老哥哥,以你推斷這是 「沒有。」

那 一條綫上的人?」 齊天道:「無人島與關外來的兩批人

> 人,一定是大內來的了。」 ,都在小酒店門口被人殺了,是以這一些

紀一華道•「我想那小店中的黃衣少

我想就是此人。」 女,很可能就是這帮人的首腦人物。」 有一個叫黃衫嬌客白玉娘,武功奇高 齊天道。「不錯,聽聞在大內高手中

衣人下海取寶,當然用不着再在岸上留人紀一華道。「照這樣一推斷,那些黃

上 ,所以就不必担心。」 齊天道·「因爲他們主腦人物仍在岸

那黄衣女子的武功如何?」 紀一華道。「不錯,齊老哥 ,你猜測

齊天道。「高不可測。」

份沉穩的勁兒 紀一華道。「我也有同感,就看她那 ,其內功已經是相當的老到

的本事, 紀一華道。「不用說妳了,就是爲父,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找她鬥鬥。」 紀翠凌冷哼一聲道。「有什麼了不起 能在她手底下走過百招 ,那祇是

很僥倖的了。」 恐怕已成泡影了。 齊天嘆道:•「看來我們這救災之事

要不多找幾個助手,未必無望。」 紀一華道。「也怪我一時太過大意,

力雖不及,但仍可智取。」 齊天道…「此時後悔於事無補,我們 紀一華道•「如何智取法!」

紀一華道・「丐野手工具在半途上動腦筋也是一樣。」 ,這件

齊天道:「假如海邊無法下手,我們

X45

置身事外。」 個僥倖的想法。」 紀一華笑道:「當然—— 不過我尚有

齊天道:「說出來聽聽。」 一華道··「希望那位龍虎雙環出來

助我們一臂之力。」 齊天道:「你說的是卜坤,這個可能

閻羅赫威兩人的武功,就相當了不起。何 那兩帮人死得太難奇了麼!」 「不錯,光是無人島主郝大全及獨手

紀一華道:「你忘了昨夜小酒店門口

况還有那些下屬,下手的這個人,武功的

環ト 坤。」 一所以說,我懷疑這個人就是龍虎雙

「祇要有些希望,事情也就好辦得多 「這並不是沒有可能,但希望畢竟太

「如果他不是龍虎雙環,而是爲了這

些寶藏才來的呢?」 「那也很好。」

這話怎麼說 ~」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呀。」

的老百姓。」 得利的漁人不是你我,而是那災區廣大 老化子笑笑說·「你說得也有道理,

花秋月,已經趕到海邊,與老化子等的立 身之處,相隔也不過二十丈左右,她那黃 此際那黃衣少女與兩個靑衣使婢,春

> 槪。 色的衣裙,被海風吹起,大有飄飄欲仙之

海邊的確是不能下手了。」 老化子道。「看情形,這批寶藏,在

有走第二步了。」 紀一華道。「第一步走不成,那就祇

紀翠凌道:「你們身這樣怕她。」一 住

舒長鞭,向那黃衣少女奔了過去。 紀一華大吃一 驚,大喝一聲:「凌兒

起,雙手合鞭,向黃衣少女前胸掃去,口 紀翠凌已下去十八九丈,突然嬌軀一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已扣住了她拿鞭的手腕,說••「臭丫頭! 中叫道••「白玉娘我來殺你了 黄衣少女嬌軀一閃,右手五指微伸

「我是聽我爹說的。」 紀翠凌右腕被扣,全身脱力,叫道:

「你爹叫什麼名字

我爹殺你。」 「神手紀一華,你要再不放手 ,我叫

厚 ,難道你爹來我謝怕了。」 白玉娘冷笑道:「你眞是不知天高地

大漢,一齊跑了過來說:「姑娘,那人逃 正說問,忽見看守小店的那四個黃衣

趁勢掙脫,又跑回她爹的身邊去了 黄衣少女聽得一呆,手一鬆,紀翠凌

女問道:「他是怎麼逃跑的!」 紀一華這才鬆下一口氣來,那黃衣少

,他是闖出來的。」 爲首的黃衣漢子道。「他不是逃跑的 黃衫嬌客白玉娘道·「憑你們的四象

> 直是深不可測的。」 鞭法,也圍不住他!」 黃衣大漢道··「他的武功太好了 ,簡

個大內高手,連一個小酒店的掌櫃都看不 ,還有胆回來見我,還不退下去。」 四個黃衣大漢,應了一聲,退開五丈 娘怒道。「沒有用的東西,憑四

照得淸清楚楚。 外 ,守在海灘邊上。 此時紅日已上升得很高,陽光將大地

鐵箱,走上岸來,此時聽那白玉娘問道。 在注視着海邊的動靜,大約在巳時的時分 「都找到了麼?」 ,海邊突然冒出三個人來,每人負着一隻

十二箱,馬上便會全搬運上來。」 黄衫嬌客白玉娘咯咯的嬌笑起來,這

個女人長得美,笑起來更美,她說。•「秋 ,吩咐下去,準備車輛。」 秋月應聲走了。

齊天道:「紀老弟,人家在監視我們

紀一華道・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屬下。」 一人,我們也難以對付,何况她尚有很多

老化子與紀一華、紀翠凌三人,一直

三人同聲答道:「都找到了 ,一共是

白玉娘又說道:「春花,小心監視那

近了兩丈左右,妙目虎視。 春花右手拔刀,向紀一華等三人,走

紀翠凌道:「搶!」

齊天搖搖頭道:「不行,就憑白玉娘

呀 紀翠凌說道:「我們總不能白跑一趟

當然要搶,但時機尚未成熟。」 此際突然有另一個聲音答道。「搶

射 藍衫中年人,此人氣字不凡,雙目精光四 三人同時循聲看去,見身邊多了一個

上個名字來! 藍衫中年一笑說··「齊老爺子 齊天道:「閣下面生得很啊!可否報

丁鯊。」 丁鯊,江湖朋友运我一個綽號叫海底蛟龍 老化子一笑道。「原來你就是丁鯊 小小

起來,不使它落入壞人之手,這一次來 **寶藏,不知作何用途。**」 久仰久仰!聽說你曾經來過,也志在那批 丁鯊道:「上一次來,祇是將它隱藏

是要取這實藏去救災。」 紀一華笑道·「那倒是不謀而合了

後來一想,不如借他們的人手,將那批寶 你是剛來?」 「我來了已一天了,本想早點出手

批人可是你老弟下的手: 物取上來再說。」 齊天道:-「好主意,那小店門口的兩

是龍虎雙環卜坤。」 丁鯊道。「我那有那麼大的本領,

紀一華精神一振說:「他在那裏?」 丁鯊道:「他就是小酒店的掌櫃,張

山了,爲什麼不連大內的那批人也一起殺 齊天笑道。「我們當眞是有眼不識泰

那批寶物替我們由海底運上來?」 丁鯊道。「如果一齊殺了,還有誰將

下有她們瞧的了。」 紀翠凌拍手笑道:「妙啊!妙啊,清

由海底全部的運了上來,並裝上了兩輛大 這時那些黃衣人,巳將十二箱寶物,

可以上路了。」 黄衫嬌客白玉娘喝令一聲••「我們現

護在車子的四週,另有四個手持黑色長鞭 的黃衣人,在前面開路,白玉娘帶着春花 負責推車。兩個人負責拉車,八個人負責 月二女婢殿後,一行共計十九人,立時 從海底上來的十二個黃衣人,兩個人

齊天道。「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是搶 離開了海港。

他們的對手,要不搶嘛,豈不是白費了一 番心機。」 紀一華道••「要搶嘛。我們實在不是

大俠怎地至今尚未現身?」 老化子齊天道··「那龍虎雙環ト坤

能有他的用意。 會就此罷休,以我猜,他至今未能現身 「這件事情他既已插手,决

紀翠夜道:「是什麼用意,難道說眼

睁的看着他們載着寶物跑了。 丁鯊道··「當然不會,目下我倒有一

車,我們就在後面發動攻勢,來他個前後許那卜坤巳在前路等着,假如他攔阻了大計那卜坤巳在前路等着,假如他攔阻了大 齊天道:

X46

紀一華道。「如果他沒有在前路等着

着, 請同道中人,共同成此義舉。」 ,路途遙遠,我們儘可利用這段時間,邀着,我們就與她鬥智,好在從這兒到京師 齊天道••「如果卜大俠沒有在前路等 丁鯊道: 「那祇有另作計劃了。

紀一華道··「不錯,我們現在就跟上

跟踪的最好距離,紀一華與齊天當頭追去 你的水功很好。」 ,始終與那兩輛車子保持了二十丈距離。 ,丁鯊與紀翠凌走在後面,四人不急不徐 此際車子已下去了數十丈遠近,正是 紀翠凌嫣然一笑道。「丁大俠,聽說

丁鯊一笑道。「算不得是最好,也還

三天三夜,當然是很好了。」 紀翠凌道••「你能在老虎口海底藏了

得如何在水中換氣,如何在水中進食。」 紀翠凌道:「爲什麼?」 丁鯊道••「學習水功第一步就要能懂

技巧,談不上什麼水功了。」 不能在水底生存,那祇能算是普通的游泳 如何在水底生存呢,一個會水的人,如果 丁鯊道:「假如這兩樣都不會,妳將

換氣呢?」 紀翠夜道:「有道理,那在水底如何

「魚在水底是如何換氣的。」 「當然見過。」 「妳當然看過水中的魚了 「好像是靠腮。」

> 腮。 「這就是了,人在水中換氣,也要靠

的告訴妳 以說得完的,妳如果有興趣,我以後慢慢 丁鯊一笑道·「這並非是三言兩語可

就可以果腹了,不過剛開始的時候,有些 難以入口,這必需要養成習慣才行。」 紀翠夜道:「那麼進食呢?」 紀翠凌嫣然一笑道:「我懂了 丁鯊道。「這個很簡單,吃生蝦生魚 以後

我一定要跟你學。」 一遇到强敵,我可以從水中逃走呀。」 ,不過有很多時候是見不到水的。」 紀翠凌道:「我的陸上功夫不好,萬 丁鯊一笑道。「妳這種想法也沒有錯 丁鯊道:「妳學水功做什麼?」

中, 跟敵人動手的時候,就約他在水邊。」 紀翠凌道:「那我也有辦法,當我要 丁鯊道••「假如在連綿不斷的羣山之 那就很難找到水啦。」

我就警惕自己,不要跟別人打架。」 紀翠凌道:「你笑什麼?」 丁鯊哈哈大笑起來。 紀翠凌道。「如果真的在這種地方

離,巳拉得好遠。 原來他們這一陣談話,與前面兩人的距 紀翠凌小臉蛋兒一紅,發足向前奔走 丁鯊道:「我笑妳太天真啦。

爹!我趕上來了。」 她跑到了紀一華的身邊,笑笑說:

紀一華說道••「不要與車輛太過接近

正好由林子的中間穿過 圍極廣,足有數百丈方圓,而那條官道 正午時分,已到了一座龐大的森林之中, 這座森林,雖然是生長在平原之上,但範 紀翠凌應了一聲,慢慢的向前行去,

面等着的話,一定是在那座林子裏。」 齊天道:「如果那卜大俠眞的是在前

們要特別小心了。」 紀一峯道。「不錯,從現在開始,我

嬌客白玉娘,及她的兩個婢女春花秋月。 到白玉娘一聲嬌叱。「是什麼人,有種的 他們剛進了林子,齊天與紀一華,紀翠凌 輛車也隨之進入林子,最後進去的是黃衫 的黄衣人,刚好進入林子,接着便看到兩 那車輛,祇有十丈距離,此際那四個開路 ,脚下逐漸放快起來,不到一刻工夫,離 就站出來,別鬼鬼祟祟躱在暗處傷人!」 丁鯊等四人,也隨之進入林中,正好聽 此時那丁鯊已由後面趕上,一行四人

個小叫化從林中竄到齊天的面前。 與兩輛車子,都已停了下來。這時忽見一 齊天展目看去,原來前面的黃衣大漢 齊天道:「朱老五、 前面發生了什麼

衣人給擺平了 小化子朱老五道•「那四個開路的黃

麼那樣快就給人擺平了。 齊天道:「這四個人的武功不弱,怎

是小酒店的掌櫃,張三。」 朱老五道··「我看到他的背影,好像

紀一華接道•「是龍虎雙環!」 朱老五道··「什麼,張三就是龍虎雙

王老三呢?」 齊天道:「不錯,這就叫做眞人不露

朱老五去了,紀一華道:「我們該怎 「你去通知他,讓他小心一 「他還在樹梢上看熱鬧。」

齊天點點頭,四人又向前進了五六丈 丁鯊道••「我們向前逼進些再說。」

你們不准過來。」 右,離開那白玉娘也祇有兩三丈了。 左右,此時他們離開那車輛祇有三四丈左 春花秋月各執柳葉刀、回身喝道:

不活劈了妳。」 ,難道說本姑娘就怕了妳了。」 春花一亮刀道··「妳再罵一句,看我 紀翠凌怒罵道:「臭丫頭,狗仗人勢

呼!地一鞭,上前進身向春花掃去,春花 紀翠凌大怒,右手一緊已抽出長鞭, 秋月拔刀追上來。

然不是紀翠凌的對手, 鞭來刀往,就是三十多個照面,那春花顯 飄身讓過,反手就是一刀,兩人一接手, 我們也別閒着,免得夜長夢多。」 齊天道。「卜大俠在林子裏是不會假 紀翠凌力敵二婢,毫無懼色。

這兩輛車子無人推動,那事情就好辦得多 三個黃衣大漢,祇要將這些人一一殺了, 紀一華道。「正是,我們先攻向那十

端却異常鋒銳。他一個虎躍,撲向那負責 兵刄專在水中之用,似刀非刀,似劍非劍 推車的兩個黃衣大漢。 ,乍看起來好像一截彎彎的鋼條,不過尖 丁鯊從腰中拔出了分水娥眉刺,這種

> 餘,出手不到五招,那兩人已橫屍就地。 差得多了,但對付黃衣大漢,可是綽綽有 丁鯊的武功,比黃衫嬌客白玉娘當然

聽白玉娘一聲嬌叱道•「你們先推車上路 八個黃衣大漢。八人正準備拔刀迎敵,忽 ,此地的事情由我來解决。」 ,解决了六個黃衣漢子,旋即又攻向其他 在這同時,紀一峯與齊天也同時出手

你是丐帮的帮主,齊天。 在他們的面前,冷冷一笑道:「老化子, 三人正欲追趕,那白玉娘巳如彩鳳般的落 人拉車,四人護車,向前途衝去,齊天等 剩下的四個黃衣人仍由兩人推車,兩

次了,可惜你却從未見過我。」 白玉娘冷冷的道:「我已見過你不止 老化子呵呵笑道。「姑娘怎知道?」

當然見不到。」 「姑娘神功蓋世,我老化子

什麼要搶我的寶物?」 白玉娘道:「你既知我神功蓋世,爲

在生死邊緣,我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 白玉娘道:「好一個明知不可爲而爲 齊天道:「江北有數十 萬災民,掙扎

豈不枉送了幾條性命。」 丁鯊一笑道:「那也不見得,我們尙

手閻羅赫威,還有妳那四個黃衣大漢的那 「就是殺死無人島主郝大全及關外獨

白玉娘微微一愕。 丁鯊道:「龍虎雙環卜坤。」 「他叫什麼名字?」

個

那數十萬災民,也是一件大大的功德。」 平無大惡跡,何不袖手不管,也好救一救 老化子道。「姑娘雖身在大內,但生

無法袖手不管。」 我自問不是他的敵手,但我職責所在, 白玉娘道•「龍虎雙環這個人我知道

可而爲麼。」 紀一華道。「姑娘妳這不也是明知不

回去,今後江湖之大將無我存身之處。」 白玉娘道:「不錯,我若不將寶物運

翠凌打敗,逃回到他的身邊。 時她那兩個青衣女婢,春花秋月,也被紀 前面十數丈遠近的地方,全躺了下來,同 原來那負責運寶的四個黃衣大漢,竟然在 正說間,忽聽前面傳來了幾聲慘叫,

那一門子的英雄。」 出來與本姑娘一戰,你在暗中傷人,算是 白玉娘一咬牙道。「卜坤,有種的就

聲剛了,人巳落向地面。 我不是在這裏麼,妳窮叫個什麼勁?」語 此際聽得樹梢上有人一聲朗笑道•• 「

門一門你這龍虎雙環,看看到底有什麼驚 人的招式。」 白玉娘道。「取出你的雙環來,我要

環,約有大碗口大小,他說: 卜坤一笑,從懷中掏出一對精亮的鋼 「白姑娘,

我成名比妳早,所以讓妳先進招。」 白玉娘也不客氣,長劍一舒,一招天

劍法中的最凌厲一招,普通人絕難讓過。 當頭罩下,這一招乃是她生平絕技,飛花 外來雲,但見劍影翻飛,從四面八方向他 一下,上套劍光,下點丹田,輕而易舉的 **卜坤竟然不閃不讓,雙手雙環,一上**

終如影隨形的不離方寸之地。 環,緊貼在她的丹田穴上,但並未吐出內將她一招化了開去,同時點丹田的那隻鋼 勁傷人,任白玉娘如何的閃讓,那隻環始

招式?」 白玉娘花容變色,說。「你這是什麼

一招是風雲變色,妳要不要試一試?」 卜坤道··「這一招叫做指天劃地,下

開始闖蕩江湖,未遇敵手,但今天我認裁 白玉娘嘆了一口氣道:「我從十八歲

死字。」 了**,**你殺了我吧。」 ▶坤道:「螻蟻尚且貪生,何得輕言

不成。」 白玉娘道。「你不殺我,我回去也活

鷹犬,不回去也就算了。 卜坤道: 「姑娘貌若天仙,何必甘爲

白玉娘道:「大內高手如雲,我不回

去,他們不會放過我。祇有一個辦法。」 我才會感到安全。 白玉娘道。「不錯,祇有在你的身邊 白玉娘道:•「嫁給你-▶坤聽得一愕說··「嫁給我? ト坤道·· 「姑娘請說。

吃了,而且我們還有喜酒可吃。 到今天是雙喜齊喝,不但江北災民有東西 老化子齊天哈哈大笑起來說:「想不

終日蕩漾於山水之間,以終天年。 的帮主位也讓給了下一輩,與紀一華二人 太湖習水功去了,後來也成夫婦,老化子成銀子發散了之後,紀翠凌却隨着丁鯊到 婢當然是隨着白玉娘去了,他們將寶物變 白玉娘真的嫁給了卜 坤,春花秋月一 (完)

晋 機開溜哩?」

此也知,此次不止是以四全浪客申大元爲首對抗一字神劍靳太達爲首的劍廬,同時還 前來援助時,廖伯倫迅即施出金剛指,使商義受傷,廖伯倫及時逃離劍廬,花夢痕由 穴道……花夢痕和冉雙城閒談,只見八俠中的雙絕書生廖伯倫和商義在惡鬪,當屠彪 前文提要: 牽涉到七魔、八俠、十三邪中的人物,即將展開一塲江湖刦殺… 密林深谷中 再熊竄入想侮辱她,而四全浪客申大元及時救了她, 上回書至白傲霜在劍廬中,穴道被制,在房中獨自沉思,冉 **革邪伺俠踪** 並替她解開

提了,咱們還是各憑藝業,拚過强存弱亡 商義陰陰地一笑,道•「過去的不必

廖伯倫含笑點首道•「我也有此同感

太窄,不便施展,退到街上去。 斯無畏忙道··「商老爺子,如果他趁 商義一揮手,沉聲喝道·「這兒地勢

八俠中人,不會臨陣脫逃。」 商義道:「放心,這一點,我信得過

棧中的大廳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打算用車輪戰,還是一齊上?」 廖伯倫卓立街心,笑問道。「諸位是 村鎮的街道雖然並不寬敞,但比起客

,看你的了。」 一句話,今宵,一定把你放倒就是。」 緊接着,扭頭向靳太達笑道:「現在 商義道·「這個你莫過問,總而言之

就會全身發抖,血液逐漸凝結而死。

師眞傳,而且有靑勝于藍之勢,現在正好 才咧咀笑道・「好!聽說你不但已盡獲令 靳太達緩步而出,廖伯倫怔了一下

> 倫對面丈許處,並未接腔,仍然是商義接 宵,可莫敎他失望。」 們的詭計,他深以未能盡展所長為憾,今 口笑道:「四天前突擊楊五郎時,中了你 勒太達似乎是在默運玄功,靜立廖伯 廖伯倫笑道•「我也這麼希望……」

是一臉肅容,右掌掌心向外,豎立胸前, 的輩份晚了一輩而心存輕視,相反地,他 的潛勁,向着廖伯倫潮湧而來。 廖伯倫雖然談笑自若,却並未因對方

隨着話聲,右掌一揚,一股陰寒至極 靳太達忽然沉喝一聲•「接掌!」

性,能使對方眞力消逝于無形。如果對方 莊嚴得有如一尊佛像。 功力較差,無法以玄功護身時, 難練成的邪功之一「幽冥罡煞」秉至陰之 斯太達所發出的陰寒潛勁,也就是最 一經接觸

被一股無形的氣牆所阻,而分向兩旁激射的「幽冥罡煞」,一到他身前尺許處,就 獨門玄功,但由表面上看來, 入定老僧似地,沒當一回事,那連綿不絕 此刻,靳太達自然是以全力發出他的 廖伯倫像是

柱時,分向兩旁激射的情形一樣 那情形,就像奔騰的激流,遇到中流砥

的塵土砂石,則不但可以感覺到,也是可 到,但那激盪的勁風,和刮起來的地面上 當然!這是一股無形的激流,沒法看

深厚,誰就獲得最後勝利。 憑眞實本領,一點也不能取巧,誰的功力 須知這種以玄功對玄功的拚鬥,完全

雙方功力相當,難分勝負,又沒人從旁排 解,那就只有僵持下去,一直到雙方眞力 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廖伯倫佔了優勢,但 目前廖伯倫與斯太達的玄功拚鬥,由 而且這也是最消耗眞力的拚鬥,如果 兩敗俱傷,甚至是同歸於盡爲止。

地向他湧來,經過盞茶工夫的對抗,不但 對方的「幽冥罡煞」,但靳太達的「幽冥 冥罡煞」,而事實上,他也的確是不在乎 事實上,可並不是這麼回事。 目中神光湛然,似乎並不在乎對方的「幽 未見減弱,反而其威力有越來越兇猛的趨 不錯,廖伯倫外表上有如岳峙淵停, 却有如長江大河似地,綿綿不絕

一般玄功,施展之後,威力只會越來 這是很反常的現象。靳太達是晚輩, 而目前却相反,此其一。 絕不能和廖伯倫相提並論,此其

自若 也由于這些,廖伯倫雖然表面上神色 但內心中却已有了焦急的波動。

而是由于對方那綿綿不絕的眞力,聯想 一個比七魔十三邪更厲害的老魔。 他的焦急倒並不是担心他自己的安危

> 護身眞氣也有了輕微的震盪,而不由自主 也就當他心神微一分神的瞬間,他的

地連退三大步。 像他們這等頂尖兒的高手過招,爭的

而以掌法展開一串快速的搶攻。 是一瞬間的先機,靳太達自然不會放棄這 速攻勢,還是故意保存實力,竟然被對方 瞬即逝的良機,立即改變內力的拚鬥 也不知廖伯倫是真的敵不住對方的快

現在你該明白自己有多少斤両了!」 的一陣快攻,迫得連連後退。 一旁的商義敞聲大笑道:「廖伯倫,

穩住了自己的頹勢,也展開一塲以快制快 接連兩記金剛指,將靳太達逼退三大步, 的搶攻。 廖伯倫沒接腔,却以行動代替答話

戰况暫時成膠着狀態。

說。 老魔說道。「機會難得,我說,二位老兄 ,誰上去助他一臂之力,將姓廖的放倒再 商義目注戰况進行,口中却向另兩個

那口鳥氣還沒發洩,今宵,我是義不容辭 西門淦搶先接口道: 「四天前,受的

立即相形見拙了。 是勉强打成平手,加上一個西門證,可就 要强過他當年的乃師,一對一,廖伯倫算 須知目前的靳太達,其成就之高,還 話聲未落,人已飛身加入戰圈。

在 ,一面笑道··「廖伯倫,你往日的威風何 西門淦一面和靳太達聯手,節節進逼

斯太達也立即接口道:「廖伯倫,你

兩大高手,根本抽不出亮劍的工夫來。 廖伯倫何嘗不想亮劍,只是由于面對

再上來一位。 商義也插口說道••「而且要活的。」 淦苦笑道:•「要抓活的,就必須

那位言不出衆,貌不驚人的小二老牛。

老牛淡然一笑道:「放開他是可以,

而制住靳無畏的,竟赫然是八方客棧

落,人已加入戰圈。 接口的是屠彪,他是話到人到,話聲 「好!算我一份……」

難想見。 如今形成一對三,他所受的壓力,自不

眞的要被他們放倒了。 廖伯倫已完全採取守勢,不 應該說

亮跑,大大的沾了光啦!」

• 「令郞在我手中,小的算是秃子跟着月

他,抬手一指被他制住的靳無畏,道

是巳處於挨打的劣勢,而事實上,他巳經 挨過兩掌了。

廖伯倫,你也會有今天!」 廖伯倫冷哼一聲道。「也許我今宵會

栽在這兒,但我自信,你們三個當中,至 少會有一個給我墊背……」 一旁的商義縱聲大笑道•「別作淸秋

出 大夢了,廖伯倫,如今時代不同了哩!」 一聲驚呼。 就當商義縱聲大笑之間,旁邊忽然發

如非特別注意,可不容易聽到

號稱劍指雙絕,爲何還不亮劍?」

必須爭取時間,快點將他放倒才行。」 一旁的屠彪沉聲說道:「二位,咱們

靳太達並怒聲叱道·「放開他!」

原來是靳無畏被人制住了。

這一察看,可使得羣邪方面齊都

也幸虧對方要活口,否則,廖伯倫可 一對二,廖伯倫本已有相形見拙之勢

够資格跟你談條件的,但目前,情况不同

老牛咧嘴一笑,道。「小的本來是不

件,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靳太達冷笑道: 「居然敢跟老夫談條

但我有條件。」

這情形,使得西門盜呵呵大笑道。

八方客棧,也成了臥虎藏龍的所在。」

他自己却咧嘴笑道:「想不到這小小 **商義向靳太達搖搖手,制止接腔。**

老牛含笑說道:「商老爺子,你太誇

商義注目老牛,問道:「你究竟是甚

老牛道。「多年以來,人家都叫我老

不過,那驚呼聲被商義的話聲掩蓋住

手 緊接着,傳出一聲震天斷喝道。「住

語聲有如仲夏沉雷,不但使得商義吃

「你潛伏在這兒,目的何在?」 「很抱歉,我不想告訴你。」 「我要聽眞實姓名。」

「你跟廖伯倫是一夥?」 「混飯吃。」

見面。」 我跟廖老爺子,今宵才第一次

道:•「咱們走!」 伯倫冷冷地一笑之後,才一揮手,沉聲喝「廖伯倫,便宜了你。」靳太達向廖 伯倫解圍 所以才暗中叫老牛將靳無畏制住

謝牛老弟給我解圍……」 後,廖伯倫才向老牛抱拳一揖,道:•「多 目注羣魔的背影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看不慣你們以衆凌寡。」

商義又冷笑一聲,道:「你知道後果

作,只好强忍心頭怒火,冷冷地一笑,道 **眞火了,但自己人被對方刦持,又不便發**

接連三個問題,都不得要領,商義可

••「那你爲何要强行出頭,橫裏架樑?」

老牛笑了笑道:「這理由很簡單,我

您解圍的另有其人,小的不過是奉命行事 ,不敢居功。」 老牛連忙接口笑道··「廖老爺子,給

代

此行是特爲踐約而來,……這些,就此交

至于廖伯倫,却是跟大覺大師約好

大元的行踪,才暗中追躡而來。

而且大覺大師此行,是由于已察覺申

廖伯倫一怔道•「那是誰?」

打算在這兒混了,再嚴重的後果,我也不

老牛漫應道:「我知道,反正我已不

笑着道: 覺……」 老牛一面加點了斯無畏的昏穴,一面 「是一個老和尚,他自稱法號大

• 道·• 「他在哪兒?」 不等他說完,廖伯倫禁不住目光一亮 「我就在這兒。」

以放回去了。」

番,然後向老牛笑道:「老牛,這小子可

接着,免不了替申大元和老牛引見一

所以,他不會寵召我。」

這個中途出家,又不守清規的洒肉和尚,

大覺大師拈鬚笑道。「佛祖不喜歡我

臭和尚,我還以爲你已經被佛祖寵召去了

廖伯倫瞪了大覺大師一眼,哼道:「

廖伯倫轉過身來,迎向他的,是一個 語聲來自廖伯倫的背後。 即撤走,我隨後放人。」

們雙雙有甚麼過節,都暫時拉倒,諸位立

老牛道:「我的條件很簡單,不論你

·說你的條件。」

商義自我解嘲地苦笑了一下

,道:- 「

僧 身裁高大,鬚眉全白,面色紅潤的灰衣老

幾句。」

說完,他帶着靳無畏,向郊外飛奔而

諸位前輩請回室內,我還要向這小子交代

老牛恭應一聲之後,才正容說道。「

的楊五郎一 大覺禪師。

者,也就是「四全浪客」申大元。 ,只好又折了回來,却沒想到大覺大師

這是甚麼地方?」

忌器,只好接受他的條件了。」

靳太達也苦笑道:「爲了犬子,投鼠

,如果你食言背信,即使你逃到碧落黃泉

接着,又向老牛沉聲說道:「姓牛的

我也不會放過你。」

老牛咧嘴一笑道:「靳老爺子請放一

由於大覺、申大元二人暫時不想出面

鄉的一切

說靳無畏巳到了陰曹地府。 此刻,老牛說這兒是望鄉台,等于是

,給廖

你眞會開玩笑。」 他自己已經死去,因而苦笑了一 斯無畏雖然昏穴乍解,却絕對不相信 下道:

視靳無畏的五臟六腑,半晌之後,才又發 一聲深長的嘆息。 老牛的精目深深凝注着,似乎想要透

的刦持,你怎麼反而一再地嘆氣?」 靳無畏訝問道••「目前,是我受了你

道這也算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牛聽如未聞地,喃喃自語道。「難

思?你這人好奇怪!」 老牛沉思了一下,才注目問道:「小 斯無畏又訝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

子,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訝地道••「你這話好新鮮,誰不知道我是 靳無畏心中一動,但表面上却故裝驚

劍廬的三公子。」 老牛沉聲說道。「少廢話,我問你

你不是靳太達的親生兒子?」 令堂生前,有沒有特別交代,比方說,說

斯無畏楞了一下,才點點頭道:

錯,是有這麼回事。」 「也曾經交給你半塊玉珮?」

「有沒有交給你特別任務?」

「我正在進行中。 「你是否在實踐令堂的遺囑?」

而馳,我想,令堂在九泉之下,也會深感 你的所作所爲,完全與令堂的願望背道老牛沉哼一聲,道:「可是據我所知 老牛沉哼一聲,道:「可是據我所

而甘心,楊家將中的老五,在五台山出家 這位灰衣老僧,也就是羣魔們急欲得

去。

?」商義又問。

「如果我們撤退了,你還是不放人呢

老牛回答。

「也就是當我確定你們已經遠離之後

「隨後?這隨後二字如何解釋?」

要是不相信,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說放人,到時候就一定放人,你

商義扭頭向靳太達苦笑道:•「老弟台

大覺禪師的背後,還跟一個短裝着老

才放下靳無畏,並解了昏穴,目注靳無畏

一直到達一個視界開豁的土岡上,他

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棧中。 申大元二人早已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到了客 週,都被劍廬的高手圍住,不敢孟浪行事 來,急欲奔赴後山報警,但他發覺客棧四 汹,以爲他們是朝着申大元杜子南二人而 原來方才老牛一見靳太達等人來勢汹

停了下來,循聲祭看。 了一驚,連那激戰中的幾位,也不自覺地

陌生的所在,不由「咦」了一聲,道:•「 斬無畏昏穴乍解,發現他又換了一個

鄉台,站在望鄉台上,可以看到他生前故 名,相傳人死之後,他的靈魂必須經過望 **望鄉台是通往陰曹地府的一個「站」** 老牛冷冷地道:「 室鄉台

千萬個心,我老牛雖然是名不見經傳的小 人物,說的話倒是絕對算數的。」

X50

甚麼人?」 不安。」 靳無畏注目問道•「你……你究竟是

如何完成令堂的願望?」 的你母須過問,目前,當務之急,是你該 週知,我是八方客棧的店小二老牛,其餘 老牛仰望夜空,幽幽地說道:「如所

完成的,必須伺機行事,慢慢來。」 也當知道,先慈的願望不是那麼輕易能够 斯無畏苦笑道··「你旣然知道這些,

杜子南,也算是在實現令堂的願望?」 ,冷笑一聲道:「你,刦持白傲霜,陷害 老牛的精目,像兩枝利劍似地凝注着

前輩,你能不能聽我解釋?」 靳無畏苦笑道••「這個……牛……牛 一說吧!」

半却是奉命行事,不由自主。」 杜子南,一半固然是由于我的自私,另一 「我……我之所以刦持白傲霜,陷害

挽救,我真恨不得一掌劈了你!」 追究,但你沾汚白傲霜的清白,却已無法 厲聲叱道:「杜子南已被救出,可以不再 「不由自主,你說得多輕鬆。」老牛

傲霜雖然被我刦持,但她還是白璧無瑕的 表現得非常馴服地苦笑道:「牛前輩,白 疾言厲色一頓訓叱,不但不敢頂咀,反而 不曾大聲訓過他,但此刻,被一個店小二 可一世,連他那名義上的父親靳太達,也 斯無畏一向養尊處優,頤指氣使,不

老牛目光一亮道:「真的?」 斯無畏道··「將來自有事實證明。」 老牛輕嘆一聲,道:「但願你所言都

是實情。」

情。」 靳無畏道··「我所說的,絕對都是實

低聲密語了一陣,然後問道:「記好了 老牛沉思了一 下,才貼着對方的耳朵

3 斯無畏連連點首,答道•「全都記好

道:•「現在,你可以走了……」 老牛隨手解了他被制的穴道,揮揮手

在八方客棧中檢討當前正邪雙方的情况 大覺大師、申大元、廖伯倫等三人,也正 當老牛和斯無畏在郊外密談的同時

見面,自己却不守時,你要是再晚來片刻 大覺埋怨道··「好個大和尚,約好在這兒 你就只好前來超度我的亡魂啦!」 回到客房中,廖伯倫就急不及待地向

嚴重吧……」 大覺大師冷笑一聲,說道··「沒這麼

點麻衣相法,斷定你廖大俠是壽終正寢的 方才那陣容,你又不是沒看到。」 廖伯倫截口苦笑道:「還說不嚴重 大覺大師拈鬚微笑道:「老衲懂得一

情開玩笑。」 愧是一個樂天派,此情此景之下,還有心 廖伯倫又苦笑了一下,道:「你倒不

福相,絕對不會死于意外兇殺的。」

「我不跟你抬槓,說!約我到這兒來 「愁眉苦臉,就能解决問題嗎?」

有何見教?」

申老弟的行踪,才趕來一探究竟的。 「廖老弟且稍安勿躁,我是偶然發現何見教?」

> 說道··「說!你鬼鬼祟祟地躱在這兒,有 何企圖?」 覺大師目注申大元,模仿着廖伯倫的語聲

的 姿態,談笑之間,更沒一般出家的口吻, 廖伯倫說他是一個樂天派,倒是非常貼切 這位風塵異人,一副十足玩世不恭的

申大元含笑說道:•「這事情,說起來

可眞話長。」

先講。 大覺大師道··「長話短說,揀緊要的

恩人看待,神態之間,至爲恭敬 但申大元却是一本正經地,將他當救命 大覺大師雖然是玩世不恭,不拘俗禮

信得過。」 道:「這計劃很好,你所看中的人,我也 要成全杜子南的計劃,簡略地說了一遍。 大覺大師靜靜地聽完之後,才點點頭 獨自貶了兩下 才娓娓地將他想

同樣是沒得話說的。」 固然是好得沒話說,他的福緣之深厚, 申大元笑道··「那小子的資質秉賦 也

我的頭上來了? 大覺大師笑問道··「怎麼?腦筋動到

好意思不成全他一番嗎!」 申大元含笑說道:「既然碰上了,你

「我决定以半甲子功力成全他。 大覺大師沉思了一下,才正容說道:

申大元目光一亮道:「大師要以佛門

速成的辦法,因為,目前情况特殊,你所大覺大師點點頭道:「這是唯一能够了開頂傳功大法」成全他?」

給他的成全,只能應付七魔和十三邪中的

魔、十三邪,更厲害的魔頭出現?」 申大元截口訝問道:「難道還有比七

是否有所發現?」 兒上,他却慢條斯理地向廖伯倫問道·· 廖老弟,方才,你和靳太達互拚玄功時, 大覺大師可眞會吊胃口,在這節骨眼

廖伯倫正容點首道:「不錯,我察覺

生九轉神功』。」 那厮好像已練成了傳說中失傳已久的 写生

生生九轉神功』?」 申大元插口問道•• 「廖大俠,何謂 -

長了幾歲,我看,還是稱我一聲廖兄比較 這稱呼似乎太生份了一些,我可能比你痴 廖伯倫笑了笑道:「你我一見如故

過是一種別走蹊徑的心法,基於九轉還原 生九轉神功』,不能算是一種神功,只不 所以,這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一種心 其本身眞力就可以生生不息地用之不盡 生生不息的道理,練成了這種心法之後 廖伯倫正容說道:「其實,所謂『生 申大元訕然一笑道:「是!廖兄。」

靳太達巳練成了這種心法?」 申大元「啊」了一聲道:「廖兄認爲

的確已練成了這種心法。」 大覺大師插口說道:「是的,斯太達 廖伯倫點點頭道:「大概錯不了。」

申大元苦笑道··「現在,大概會說到

那個更厲害的老魔了。」

練成功這種心法?」 有三十年前,茶毒江湖的通天教主獨狐杰 大覺大師點點頭道。「不錯。」 廖伯倫也插口說道:「據我所知,只

張?」

獨孤杰還沒死?」 剿之後,巳冰消瓦解,獨孤杰也不知所終 如今,該項心法又出現江湖,難道說, 「根據傳說,通天教被俠義道合力圍

且還交過手。」 他的小老婆花弄影,我却親自碰到過,而 「獨孤杰是否還活着,我不知道,但

「結果怎樣?」

「很慚愧,雙方鬥了兩千招,打成平

申大元插口訝問道•「連你都不能制

服她,那怎麼得了?」 大覺大師道:「所以,我才特地追踪

而來,跟你商量,咱們兩人聯手,大概不 成問題。」 申大元苦笑道:「你太抬擧我了。」

佛前立過誓,今生不再開殺戒……」 就决不比我差,目前的問題是:你我都在 大覺大師笑道:「別太謙虛,你的成

要是撒手不管,佛祖可會大發雷霆哩!」 除害,而重開殺戒,佛祖可以原諒你,你 廖伯倫笑道。「大和尚,爲了替江湖 大覺大師拈鬚微笑道:「老弟台別妄

們絆住了?」

全? 發高論,現在,已有兩全的好辦法了。」 廖伯倫連忙接口問道•「如何可以兩

在杜子南身上,只是……」 大覺大師道。「我的兩全法寶就着落

X52

「不知閣下對杜子南的一切,是否有所誇他的目光移注申大元,徐徐地說道:

形容他的全部優點哩!」 但沒誇張,我還痛恨我的笨咀拙舌,不能 申大元正容道:「絕對沒有誇張,不

心了。」 「既然一點也沒誇張,那我就完全放 「還有,白傲霜那小妞,也是值得加

以成全的好材料。」 「你不能得隴望蜀,雖然咱們人手不

成全姓杜的小子,至於那姓白的丫頭,就 只能成全多少算多少了。」 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目前當務之急是先 足,我也希望多造就幾株武林奇葩出來,

想起幾個很得力的助手……」 地道。•「談到目前人手不足問題,我倒是 「說的也是道理。」申大元若有所憶

啊?:_ 大覺大師截口問道。「那是些甚麼人

婦。」 申大元答道。「就是令侄女楊柳兒夫

目前,他們沒法分身。」 申大元道••「是甚麼要命的事,將他 大覺大師苦笑道:「我也想到過,但

她的父皇有了困難,她不能不效力。」 你也知道,柳兒是當今皇上的乾公主, 大覺大師道•「是朝廷內部出了麻煩

入峽谷。」

絕對不需他們投入全力,最少也可以分出 的想法,柳兒夫婦加上他們的徒弟和子女 ,是一股很大的實力,朝廷內部的問題, 申大元道:「原來如此,不過,據我

一二位前來協助咱們。」

她本人會趕來帮忙的。 想到了,而且已經通知柳兒,我想,至少大覺大師點點頭道。「這一點,我也

法利用了,趕快收拾一下,咱們立即撤往 換話題,道:「老牛弟,這八方客棧已沒 老牛趕了回來。申大元立即改

飛熊和小文二人如何處置?」 老牛沉吟了一下 才注目問道:

走……」 也許還有派得上用塲的時候,可以一起帶 申大元不加思索地道:「那兩個人

百來丈— **塲所,就在這峽谷底端的一個天然石洞之** ,且相當隱密的峽谷,杜子南的新的閉關 ,濃密得不見天日,而且,其最窄處不過 兩旁峭壁插天,當中是一片原始森林 -這是一個形勢險要,易守難攻

我們有三寸氣在,决不容許有任何敵人侵 作,這護法重任,就完全付托諸位了。」 謂急不如快,我馬上着手成全杜子南的工 非常急迫,所以,我們必須爭取時間,所 元等人正容說道: 「目前道消魔長,情况 大覺大師瞭解週遭環境之後,向申大 申大元也正容說道:「請放心,只要

一點,只要熬過七天,就大功告成了。」 大覺大師點點頭道:「好!諸位辛苦

之後的清晨,地點是劍廬的後花園。 這是大覺大師陪同杜子南閉關的五天

> 有着濃濃的晨霧,濃得丈遠之外,就不易 分辨對方的面目。 才是新正初三,天氣已經放晴了,却

者 姿的宮裝麗人,一個是身着黄衫的健壯老 動着,隱約地可以分辨出,一個是綽約多 濛濛濃霧中,有兩道人影在徐徐地移

研討一項頗爲嚴重的問題,語聲也相當低 這一男一女,顯然是邊走邊談地,在

男的頗爲不悅地向女的申叱。 再沒出息, 「哼!妳眞是越來越長進了,妳哥哥 也不至於跟一個丫頭私奔。」

「爹的意思,是

是靳太達的七夫人冉雙城。 既然冉雙城稱那黃衫老者爲爹,那麼 女的的嗓音既甜且脆,聞聲知人,那

,這位黃衫老者就是七魔中碩果僅存的老

女倆正在討論冉飛熊和小文二人神秘失踪 五冉三太了 由這幾句對話中,也可以想見,這父

的問題。

錯,這小子已經凶多吉少…… 冉雙城截口嬌嗔地道:「爹!新年新 冉三太沉思着道•-「如果我的猜想不

歲,說好話嘛!」 總是我親生的兒子,血濃於水,我怎 冉三太輕嘆一聲道。「妳哥哥再不成

好話又有甚麼用。」 能不希望他平安無事,但事實歸事實,

哥哥的身手並不比我差。」 冉雙城正容道:•「爹,我要提醒您,

鬥的徵象。」 「還有,他失踪的當夜,沒有任何打

「正因爲如此,才更足以證明對方的

被刦走的? 「爹認爲:他是在毫無反抗力量之下

「很可能。」

「那……就太可怕了!

情况研判,他可能並未遇害。」 「不過,也許對方別有用心,照目前

可說是有如身經目覩。 **薑畢竟是老的辣,冉三太這一硏判,** 冉雙城幽幽地一嘆道••「但願如此就

不遠處,又有一道模糊人影迎面而來

樣起得早的人。 冉雙城「咦」了一聲道:•「還有跟我們

更有早行人。 也在這同時,對方出聲招呼道: 「是 冉三太接口笑道••「這叫做莫道君行

冉雙城嬌笑一聲道:「是呀!妳是傲

是的,那來人正是「天香玉鳳」白傲

不施,完全是天然本色,顯得格外的清麗 此刻的白傲霜,身着青色衫裙,脂粉

會別有一番風韻。 霧裏看花,或者是花前月下看美人

霧裏看美人,也有同樣的意境。

《,在濃霧中徐徐行來,除了另增一份 白傲霜本來就是名震江湖的大美人,

光,一瞬也不瞬地向她注視着。 使得冉三太這個老魔頭,也禁不住目射奇 逸,簡直有如九天仙女,乘雲御風而來, 朦朧的美感之外,那一份縹緲,那一份飄

向冉三太一瞟道。「這位老爺子是-「七姨早 冉雙城含笑答道。「是家父。」 !」白傲霜盈盈一笑,美目

伯您好! 白傲霜向冉三太襝袵一福道••「冉老

邊問道:「這是誰?」 冉氏父女也繼續前行,冉三太並邊走 說完,她又輕盈地拐向一條小徑。

唇 白傲霜。」冉雙城披了披她那新菱似的咀 「名震江湖的大美人,『天香玉鳳』

「哦!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冉雙城又披了一下咀唇 「現在,她是咱們三公子的新寵。」

不相 信。 「他們已成婚了?」冉三太似乎有點

!」冉雙城道 「先行交易,再擇吉開張,不可以嗎

啊 「妳是說他們已經……不!那不可能

米已成熟飯,即使她心中一千萬個不甘心 「有什麼不可能的,功力被封閉,生

也只好認命啦!」 「不是這意思,那是甚麼意思?」 「不!我不是這意思。」

說她生米巳煮成熟飯?」 機上坐下之後,才蹙眉問道:「方才,妳 冉三太當先走進一座凉亭,逕行在石

「不錯。」冉雙城在乃父對面坐了下

來

態 路來,也沒有已婚少婦那種搖曳生姿的媚 齊伏貼,證明她仍然是處女,而且,走起 「方才我看得很清楚,她的眉綫,整

「待會,妳不妨多注意一下。」 「這個……我倒是不曾注意過。」

大有文章了。」 「如果連處女和少婦我都分辨不出來 「爹!如果您的觀察不錯,這裏面就

3 ,爹這一大把年紀,豈非都活到狗身上去

「這是說,您確定您的觀察絕對不錯

冉雙城霍地站了起來,道:「待會, 「是的,絕對不會錯。」

三公子回來,我倒要問問他,他們小兩口 究竟在搞甚麼名堂。」 「不可以。」

「方才,妳還能想到,這裏面大有文 「爲甚麼?」

章,怎麼忽然又迷糊起來。」

冉三太正容道··「冷眼旁觀,暗地放 「那麼,依您之見呢?」

察。」 重?! 冉雙城訝間道•「您認爲這事情很嚴

的陰謀。」 人費解,因爲三公子是靳太達的親生兒子 怎麼說三公子也不可能有甚麼吃裏扒外 冉三太道:「是的,不過有一點很令

之間,也有好些令人費解的事。」 冉雙城蹙眉說道:「其實,他們父子

「那是一些怎樣的事?」

貌合神離,不太調和。」 我直覺地覺得,他們父子之間,似乎有點 「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平常

靳太達已練成了『生生九轉心法』?! 冉雙城沉思了一下,道:「你知道, 「能不能說出一些具體的事實來?」

哥。 傅的地位,成了我們這批老不死的龍頭大 些老不死的晚輩,却是無形中繼承了他師 生生九轉心法』,所以,儘管他是我們這 道··「也就是因爲他得天獨厚,練成了 「當然知道。」冉三太苦笑了一下

門心法。」 給他的兒子,因此,三公子一再向我懇求 要我伺機向乃父說項,希望能獲得這獨 「可是,他這獨門心法,却又不肯傳

「妳帮他說過沒有?」

輕,且等他老成一點時再說。」 「說過,但斯太達却藉口三公子太年

件奇聞。」 心法,却不肯傳給自己的兒子,這倒是一 冉三太笑道·「足以傲視武林的獨門

密,要不要告訴靳太達呢?」 冉雙城道··「那麼,有關白傲霜的秘

說,他們今天可能回來?'J 咱們父女心中。」冉三太注目問道••「妳 「不必告訴他,這一秘密,暫時擱在

一是的。

這附近搜查,豈非是自我虐待。」 守的估計,也在五百里以外了,他們還在 「廖伯倫那批人,已走了五天,最保

「不!他斷定廖伯倫那批人,必然還

隱藏在這兒的附近。」

們的暗樁,沒人發現那批人通過。 「因爲,劉家集週圍的通道,都有我

平靜地渡過七天關期,也並不樂觀哩! 全堪虞,遵閉關中的大覺大師等人,要想 照這父女倆的說法,不但白傲霜的安

不開的濃霧所掩沒了。 人閉關的那個峽谷,却被一片濃得似乎化 第二天仍然是好天氣。但大覺大師等

的羣魔們 約莫是晌午時分,由靳太達親自率領 ,終於搜索到峽谷前。

過的十三邪中的老二哈烈、老七向英瓊也 父子之外,七魔十三邪中的冉三太,屠彪 西門淦、商義,以及前幾天還不曾出 他們的陣容是够强大的,除了靳太達 現

白髮,滿臉皺紋,身裁高大的靑衣老嫗, 裁瘦小的紅衣老者,向英瓊却是一個滿頭 哈烈是一個貌不驚人,形容猥瑣,身

到了。

生 也是七魔十三邪中唯一的一個女性。 ,李中平也是那位神秘的老牛的死黨。 廖伯倫,和八方客棧的胖掌櫃李中平 此刻,在谷中担任守望的是「雙絕書

看,等於是由暗窺明,大致還能看得很清 雖然峽谷被濃霧籠罩,但由谷中往外

六天了,你們這批魔崽子,晚兩天才來多 他自己心中,更是在咕啜着:「已經是第 容時,除了立即叫李中平趕回谷內報警, 當廖伯倫看到谷外羣魔畢集的强大陣

X54

就當谷內的廖伯倫心中咕啜着的同時

啊! 晌午時分了,這鬼霧居然選沒散,好邪門,谷外的哈烈却自語似的說道。「巳經是

有這峽谷中有。一 「諸位注意到沒有,別的地方都沒霧,只 「是有點邪門,」附和着的是商義:

氣? 西門淦也蹙眉說道。「莫非是甚麼瘴

這兒不是苗疆,何况現在又才是冬末春初 靳太達笑道。「瘴氣只有苗疆才有,

就該入谷去搜上一搜。」 谷內的廖伯倫在心中冷笑着。 西門脸道••「既然不是瘴氣,那咱們 「進來

吧!老夫正等着你們哩……」 「搜是當然要搜,」靳太達淡淡地一

張財、 李寶,是劍廬的兩個管事,在 們兩個先進去探探路,小心一點!」 笑之後,扭頭沉喝道:-「張財、李寶,你

色凝重,默然不語。

先探路的份了 在目前這場合中,却微不足道,而只有當 江湖上,也該算是二流身手的人物了, 但

這兩人恭應一聲之後,立即手持大砍

刀,並肩向谷口走去。 分頭並進。 斯太達又沉喝一聲•「保持五丈間隔

進 由並肩齊步,改變爲五丈間隔,分頭並 張財、李寶,以行動代替了答話,立

、李寶二人的行踪。 谷口外的羣邪,也都全神注視着張財 當張財、李寶二人橫刀進入谷口的原

始森林時,怪事也隨之發生。

看得頗爲淸楚。 羣邪們不過二十來丈,谷外的羣邪,自然 他們兩人才進入原始森林的邊緣,距

爲令人驚駭的事物,兩個人都一下子楞住 只見張財、李寶二人像是突然遇上極

無章地胡砍亂劈。 大樹繞圈子,李寶却揮舞着大砍刀,雜亂 楞了一會兒,張財開始圍着一株合抱

學步如千鈞,顯得非常吃力。 繞着大樹繞圈子的張財,步履緩慢,

力和狼狽。 揮刀亂舞的李寶,也和張財一樣地吃

得滿頭大汗,氣喘如牛。 谷外羣邪除了靳太達之外,一個個臉 前後也不過是片刻工夫,兩人都已累

這兒。」 是『此地無銀三百両』,那批人果然都在 靳太達忽然冷笑一聲,道:「這等于

一樣,又是奇門陣法。」 西門證苦笑道•「跟前次圍剿楊五郎

陣法,但歷史不會重演。」 靳太達點點頭道:「不錯,又是奇門

是在奇門陣法中栽的觔斗。 原來上次他們對楊五郎的突擊行動,

了破解之策?」 西門淦目光一亮,道:「靳老弟已有

奧的學問,臨陣磨槍,所學有限,是否能 瞞諸位老人家說,最近我才得到高明人物 的指點,不過,由于奇門陣法是一門很深 靳太達道••「破解之策還談不上,不

> 够現買現賣,我還沒絕對把握 商義笑道。「靳老弟天縱奇才,既然 0

的。」 巳獲異人指點,我保證一定可以現買現賣 接着,揚聲向谷內喝道。「張財、

境,聽不到你的話的。 寶,你們兩個別柱費氣力,趕快停止。」 靳太達苦笑道:•「商老,他們巳入幻

「哥哥,你看那兩頭大笨牛,好好玩!」 密林內忽然傳出一個嬌稱語聲,道。

好玩哩!」 還不算好玩,等那些老笨牛都進來了,才 話落人現,密林邊緣巳出現一男一女 另一個童輕語聲笑道:「妹妹,現在

兩個娃兒。

嵗。 男孩約莫十一二歲,女孩只約莫十來

千層底緞面短靴。頭頂上都用紅絲綫紮着 一根四寸來長的冲天辮子。 兩人都穿着一身大紅緊身衣袴,足登

配上那充滿輝氣和調皮的眼神,可說是要 多可愛就有多可愛。 兩人都是眉目如畫,膚色白裏透紅

妙的是,他們兩人就站在張財、李寶

而張財、李寶都視若無覩,仍然是一

個繞大樹猛轉,一個揮刀亂砍如故。

進來受苦。」 老笨牛好壞,自己不敢進來,却教手下人 小鼻子一聳,「哼」了一聲道:「那些 那女孩子學着大人的樣子,雙手叉腰

別由門縫裏看人,將人家瞧扁了,他們都 那男孩也老氣橫秋地道•「妹妹,妳

那男孩道•「如果是妳輸了呢?」 那女孩道:「如果你輸了,你扮馬給

在娘面前打小報告。」 「三天之內,如果你偷懶不練功夫,我不 那女孩偏着頭,想了一想,才笑道。

那男孩咧咀笑道••「好,好!一言爲

那女孩却是一本正經地道。 「不行,

你很會耍賴,必須扣扣手指。」

兩人都一本正經地扣了扣小手指 兩個娃兒的天真對話和行動,冲淡了

目前的火藥味,使得谷口的羣邪,一個個 一臉苦笑,誰都沒吭氣。 一直等兩個娃兒扣完手指之後,才由

向英瓊揚聲問道。「嗨!你們兩個,是誰 那女孩搶先答道••「自然是我爹和娘

甚麼名字?」 的孩子呀!真笨!」 向英瓊苦笑了一下,道。「你爹娘叫

向英瓊道:「你們自己呢?總該有個 那女孩道: 「我不告訴妳。」

珠,我哥哥叫江承先。」 那女孩道。「當然有姓名,我叫江明

楊柳兒、江浩然的兒女。」 向英瓊「哦」了一聲,道。「你們是

> 明呀!」 江明珠「咦」了一聲,道··「妳好聰

由衷的,但聽在向英瓊耳中,却不由地老 出自己父母的姓名很了不起,她的讚美是 **椰子無邪,江明珠認爲對方能一口道**

哈烈插口笑問道:「你們父母也都來

江明珠小臉蛋的神色一沉,道:「我

娘說,不要告訴你們。」 這時,廖伯倫巳出現在兩個娃兒的當

中,而羣邪也早已不自覺地向前挪動,到

了密林邊緣約五丈以內。 廖伯倫精目環掃,披唇一哂,道:「 這距離,雙方都能看得很淸楚了。

個娃兒口中套消息。」 你們真是越來越長進了,居然好意思向兩 一直沒作聲的冉三太,淡然一笑道。

「你老鬼用兩個娃兒打先鋒,咱們可算是

所謂八俠之中,究竟還有幾個活着的?」 彼此彼此。」 哈烈也插口說道··「廖伯倫,你們這

哩! 是你『廖化作先鋒』的話,可有得你瞧的 商義也立即接口道:「今天,如果還 廖伯倫拈鬚微笑道•「就算是這兒只

是想重溫一下十天前的滋味,不妨自告奮 這一片密林,可以比得上十萬甲兵,誰要 有我廖某一個人,諒你們也沒法奈何我,

勇,進入林中來。

個奇門陣法,就能難住我們。」 靳太達插口冷笑道•「你以爲區區一 廖伯倫笑了笑道。「我可沒這麼說過

也像他們二位一樣……」 可以提醒你一聲,十天之前,你老弟不是 ,不過,如果你老弟太健忘的話,老夫倒

瞧嗎!」 李寶二人一指,含笑說道: 「表演得很够

小承,將那兩塊廢料扔出去!」

隨着這聲脆笑,張財、李寶二人像兩 一得令!

根木頭似地,被扔得向林外疾射而去,也 幸虧有林外的羣邪將他們兩人分別接住,

前的歷史,是否還會重演。」 否則,不摔個半死才怪 口舌之利,你且睜開眼睛瞧着,看看十天

以待。」 廖伯倫含笑點首道。「好!老夫拭目

巳閃入密林中的沉沉霧影之中。 斯太達目注密林,臉色陰晴不定,却

老弟台,你真有破解的把握?」

而已。」

還是不試也罷!」 「不行。」靳太達正容說道: 「有兩

抬手向幾乎已累得精疲力盡的張財、

也不等對方接腔,又沉喝一聲:「小

靳太達拈鬚微笑道:「廖伯倫,休逞

說完,他和江承先、江明珠兩個娃兒

是默然不語。 哈烈悄然走近他身邊,低聲問道。「

靳太達道•「我最多只能有七成把握

哈烈道··「既然沒有十分把握,我看

弱,不敢和咱們硬拚,這機會放棄了太可 們一再以奇門陣法阻敵,表示他們實力薄 個原因,咱們非冒險一試不可,第一,他

「第二呢?」

個明知是虛幻的奇門陣法嚇退,豈非是 「第二,咱們大張旗鼓而來,如果被

上策。 太沒面子了。 够充分,依我個人意見,還是暫時撤退為 哈烈沉思着道:「這兩項理由,都不

試。」也不等哈烈再表示意見,說完,逕 于再被困于陣中,所以我决心獨自試上一 我雖然沒十分把握可以破陣,却自信不致 自快步進入林中 靳太達也正容說道:「哈老請放心

是谷口霧氣最濃的地方進入。 是方才張財、 由左側靠近峭壁邊緣約莫二十丈處,也就 靳太達似乎是謀定而後動,他走的不 也由于那兒的霧氣太濃密,斬太達一 李寶二人所走的路綫,而是

別慢的 他的踪影 感覺上,在期待中的時間,是過得特

進入密林,林外羣邪的視綫中,即消失了

過得特別的慢 凶未卜的情况之下的期待, 像目前這種情况不明,危機莫測,吉 時間似乎更加

他們的感覺上,這不過是喝一杯茶的工夫 工夫,但由于羣邪們看不到他的踪影,在 ,却覺得比一年還要長。 實際上,斯太達入陣也不過是才盡茶

不明的密林時,密林中忽然傳出斯太達的 上就着手破解你們這『八陣圖』了。」 呵呵狂笑道: 「廖伯倫,你等着瞧, 就當林外羣邪內心焦灼地注視着情况 (朱完)

青磬常伴 遁跡空門 個人就是向鵬飛,想以借刀殺人之計結果該堡堡主羅雲龍,以遂其險謀,鄭子傑想說服 她,並懇求冷翠和他聯手,共同先對付那個在晚上指點冷翠夜探羅家堡的人,他認爲那 率衆攔住,不准進堡,鄭子傑無奈,只得轉回河洛鎭去。途中遇見冷翠,遂將實情告訴

冷翠,但冷翠一時未爲所動……

前文提要:

匆匆趕回羅家堡,誰知回到堡前,却被該堡總管霹靂刀王向鵬飛 前文書至霹靂雙劍鄭子傑在河洛鎮見過脂粉閻羅冷翠之後,

的禮儀太多了。」 冷翠「噗哧」一笑,柔聲道。「鄭兄

漢大丈夫還不及人家女兒家來得豪爽。 黑衣大漢一攪,飯都還沒有吃好,咱們上 鄭子傑不禁有些訕然,自覺一個男子 冷翠又揮揮手,道:「走!方才被那

去『醉客居』麼?」 『醉客居』去喝一杯。」 鄭子傑訝然地,說道:「冷姑娘還敢 「爲什麼不能去?」

文圖

(F)

羽成

朱子

漢的兇手,此去豈不是自找麻煩?」 冷翠神情沉穩地說道:「官府逮人要 「滿座食客都懷疑妳是殺死那黑衣大

然是關心那個人是誰派來的吧?」 聲,那黑衣大漢是他什麼人。鄭兄!你必 有憑據,若是旁人問我,那我就要反問 鄭子傑點點頭道。「不錯。我本來想

問問那大漢,究竟是誰派他來踩我的綫。 堡總管向鵬飛。」 不過,現在我已經知道了,那人就是羅家 「鄭兄因何說得如此肯定?」

「事情非常明顯。昨晚指引妳入堡的

河。而我出堡之時是說到洛陽河鎮上探訪 我防範,所以派人踩我的綫。」 拒絕了。也許他因此而動疑,或者爲了對 妳的踪跡, 既是向鵬飛,那麼,他就已知道妳來了洛 他當時要派一個人隨行,被我

「那麼,姓向的是否已知道我倆見過

「他是如何知道的?」 昨夜不知,而現在却知道了!」

想出妳的身份。 「踩綫之人被妳殺死,他自然可以猜

我必巳告訴你。你回去對你姨丈一說,那 唆使你姨丈將你趕走,目的是不讓你們兩 就天下大亂了。 人見面。因爲你旣已和我接觸,昨晚的事 「因此,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

看法完全正確。」 鄭子傑雙掌一擊,振聲說道。 「妳的

問一問才對。這一點却敎人解不透。」 而去聽信外人的話呢?最少他也該親自 「這倒是的… 「那麼,鄭己那位姨丈因何不信親人

X56

都不錯,肿麼,在那黑衣大漢被殺,到你發出晶亮的光彩。「如果我們以上的推斷 事呢?只有一個合理的解答,必定有一個 經佈置好了在堡門前等你,這又是怎麼回 人比你的脚程更快些,先你一步回到了羅 但已明瞭洛河鎮上所發生的事情,而且已 趕回堡中,只不過半個時辰。而向鵬飛不 「還有,」冷翠兩顆黑白分明的眸子

「那是可能的。」 鄭子傑沉吟了一陣,方才點點頭道:

「如果有其人,那人就太可怕了

來,我好幾次想起前欄阻你都難如願。想才你在堡外被攆詩,我也在。這一路奔下 得及佈置一切。輕功如此,其一身武功是 想看:那人的脚程要快過你一倍以上才來 我好幾次想起前欄阻你都難如願。想 「鄭兄!你的脚程已經够快的了。

是多此一學麼?」 又何必派那黑衣大漢來踩我的綫,這豈不 那樣一個人,妳我的行踪都在他的眼中, 又笑道:「冷姑娘!也許我們太過玄想了 。事實上可能沒有那樣一個人。如果真有 鄭子傑不禁皺緊了眉頭,良久,他方

眞會逼我和你聯手了。」 「但願是我的胡思亂想,不然,可能

我之力才能對付的强勁敵手。」 「那我倒衷心陽察出現一個必須合妳 「是麼!」鄭子傑面上泛現了一股微

權欣之色,也頗似意怯之態。嚶嚀一聲, 冷翠面上突地湧現一團嫣紅,那像是

> 來疾步追了上去。 待冷翠的身影行將消失之際,他才回過神 鄭子傑有些莫名所以,茫然而立。直

掌櫃和堂倌也一個個抱着脖子緊绷着臉。 一座酒樓却無半個食客;顯得冷冷淸清, 當冷翠和鄭子傑一前一後地登上酒樓 「醉客居」已經收拾過了,只是偌大

避三舍,誰也不敢上複接待。 之時,那些堂倌們像見到魔鬼般一個個退 冷翠將桌子拍得震天般响,才來了一

吩咐 個堂倌隔着丈來遠戰戰兢兢地問她有甚麼

冷翠揚聲吩咐。 「酒,菜,捲餅,……多拿點上來

<u>_</u>

的 「連這裏的堂倌都認定那黑衣漢子是妳殺 「看出來了麼?」鄭子傑們聲說道:

地打顫。 得不壯着胆子來到桌邊,可是渾身却不住 須臾,堂倌端來酒菜食物。現在他不 「管他。」她一副漸不在乎的神氣。

靜 的額上却不見冒汗,神態也顯得異常地沉 晌午,那人却穿着一身厚厚的錦袍。而他 上來了一個年約四句之人。雖是大熟天的 就在這個時候,樓板傳來步履之聲,

對面坐着的冷翠打了個眼色,示意她留神 因爲他已經發覺那人是一個絕頂高手。 冷翠却滿面毫不在乎的神色,斟酒學 鄭子傑看在眼裏,心頭一凍,連忙向

箸,向鄭子傑連蹩說請。 一掃,緩步走了過來,整音低沉而有力地那人在樓梯口站了一陣,目光向二人

就道·一借問·去枉死城怎樣走法?」

灣兒都不拐,直截了當她就找上來了 冷翠這時才漫不經心地抬起了頭,瞟 鄭子傑心中大驚,他想不到此人連個

因何還要向旁人打聽?」 股冷氣,沉聲說道:「姑娘已知道去法, 了對方一眼,然後抬手向窗口一指,道: ,枉死城就到了。」 「頭下脚上,從窗口倒栽下去,眼睛一閉 「哼! 」那人狠狠地自鼻孔中噴出一

在下堂堂男子,尊駕却以『姑娘』二字相 意在侮辱在下麼?」 冷翠條然離座而起,厲聲叱責道。一

要你往枉死城去走一遭。 「哈哈,咱們犯不着爲雌雄辯,只是

何?! 冷學淡淡一笑道··「尊駕前面帶路如

月不暇給。 捲到那中年漢子的胸前,出手之快,令人 的跡象。可是,她的話聲未落,長劍已然 她的言談學止,沒有一點會遽而出手 鄭子傑言才發覺那晚冷翠和他動手還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留了餘地,如果她像此時閃電出手,自己 如此快法,不禁大驚失色,虎腰一 必然非死即傷。若想反手背後拔劍招架 那中年漢子似乎也未料到冷翠出劍會

劍自他脅下穿過,只聽「嘶」地一聲,他如此快法,不禁大驚失色,虎腰一擲,長 身上的錦袍,已然被劍尖挑破。

時論起,向冷翠頭頂劈下。 掌條伸,一把將冷翠的右腕扣住,右掌同冒險反先。待冷翠長劍自脅下穿過後,左 這個中年漢子所以不退只閃,也是想

> 大吼一聲:。「要命撤手 劍電出,向那中年漢子的右掌絞去,同時 鄭子傑也顧不得那許多江湖規矩,雙 這一掌劈下去,冷翠必然腦漿迸裂。

中年漢子非撤手不可,雙掌一鬆,飄

聲道·「驛歷雙劍?」 目光向鄭子傑手中雙劍一瞟,

漢子一揖,道·「在下多有得罪。 鄭子傑業已收劍貼身,抱拳向那中年

「是你師父教你的麼?」 「嘿嘿!」中年漢子乾笑了一聲道。

天,在下不能袖手旁觀。 從旁出手的確犯了江湖大忌。不過人命關 鄭子傑和顏悅色地道。「他人過招

中出劍殺人是爲了甚麼?」 過,這不能算完。我得問問你,你方才暗子說着轉向冷翠說道··「算你運氣好,不 冷翠已然知道對方是個高手, 「嗯! 你倒蠻有道理的。」那中年漢 未再貿

的手下 畏懼。理直氣壯地說道:「那人想必是你 然出劍進擊。但是,她也並不因此而 我自然要殺他。」 ,他暗中在鄭兄身後踩綫,意圖不 心存

「你又何以知道他暗中跟在這位老弟

測,意圖 鄭兄之座頭。這還不够證明他是個心懷叵 動詭秘。他登樓之後,眼光不時瞟向我與 「鄭兄上樓時 不明嗎?」 ,他尾隨其後,而且行

。可是並不是踩這位老弟,而是另有其人是大錯特錯,被你殺死之人的確是在踩綫 中年漢子吁漢了一聲道:「唉!你眞

他趁機溜掉了。你說該怎麼辦吧?」,我跟踪此人自開封到此,該你一攬,觀

由鄭子傑問道·「那人是誰?」 他們絕對想不到的事。兩人對望了一眼 鄭子傑和冷翠不禁雙雙怔住了,這是 9

「你老弟打聽他幹甚麼?」

「我們有責任找到那個人呀!」

找你們的麻煩。不過,這筆賬我可要找你...「看在這『霹靂雙劍』份上,我也不能 的師父去結算。」說罷掉頭而去。 「算了。」那中年漢子揮了揮手說道

翠一下,向鄭子傑低聲道:「聽說這小子 在找『龍虎兄弟』的過節,前些日子聽你 麼你們反而聯上了呢?」 師父說,你要到洛河來帮羅雲龍的忙。怎 走了幾步,却又走回來,用手指了冷

說話乾淨點!」 冷翠不禁滿臉血紅·輕叱道·「烽駕

三劍聯手出擊,不是聯上了麼?」 句話不乾淨?你二人同行,同食,而且還 「咦~」中年漢子瞪大了眼睛。「那

說來話長,能否見告尊駕寶號?」 傑也都聽出來了,連忙接口說道:「此事 在冷翠耳中却滿不是味兒。此刻,連鄭子 表面上這句話是無可挑剔的。但是聽

大搖大擺地走下了酒樓。 「問你師父去。」那中年漢子說完,

這人是誰?出手真够快的!」 「奇怪!」冷翠喃喃自語地說道:「

師的好友。」 想起來了。他是『錦衣客』伍師房,是家 「哦!」鄭子傑突然低呼了一聲。「

X58

「甚麼!無事忙?」

• 「下次可別冒失動劍,今天要不是我在到這裏,鄭子傑抬起頭來,望着冷翠說道 歡管閉事,所以江湖上都這樣喊他。」說 「『無事忙』是他的綽號,因為他喜 座,你那條小命早就完蛋。」

煩事了。」 面前邀功,沒有你,我也不會惹出這樁麻 冷翠頭一擺,嬌蠻地說道。「少在我

裏,却見那中年漢子重又登上樓來。 「好,不提這事……」鄭子傑說到這

來是『錦衣客』伍前輩,方才……」 鄭子傑連忙迎過去,恭聲說道•「原

起 ,在座頭上坐下,悄離說道··「我突然想 一件事,想向你老弟打聽一下。」 「嘿嘿,倒被你老弟猜到了。」說着 一何事呢?」

「你去過羅家堡不會?」

「『霹靂刀王』向鵬飛可在堡中?」 「昨晚去過。」

異常。 丈將我撵走的,而且昨晚他還……」 「不錯。他是姨文的總管。此人狂傲 而且心懷叵測。今天就是他唆使姨

別見怪,憑羅雲龍那一賽掌法雖然還混得 些怪麼?」 餘,怎會到羅家堡來屈身爲總管,這不有 今更是一流的用刀名家,開門創戶綽綽有 在十五六歲時在江湖上就已嶄露頭角,如 過去,畢竟還算不上是頂尖高手。向鵬飛 伍師房插口說道:「老弟!說句話你

我的事來說吧!姨丈既然千里迢迢地將我 不透。而且姨丈對他好像言聽計從。就拿 召來,怎會憑他三言兩語又敎我走呢?」 鄭子傑點點頭道。「的確有些令 人想

> 理 冷翠從旁插口道:•「我却明白這個道

面將目光迫切地投在她的臉上 伍師房雖沒有發問,却也是將目光凝 「說說看!」鄭子傑一面疾聲道,一

注在冷翠面上,似乎有些泊不及特地产知

想不到我沒有殺羅雲龍,同時他今天似乎 被殺後外人無話可說。他昨晚引我入屋, 羅家堡必定是有所圖謀,最顯著的一件事 留下鄭兄有百害而無一利,才立刻以迅雷 已發現我和鄭兄陪中尚有聯繫,因此發覺 必也是向鵬飛的主意,其目的是在羅雲龍 質,就是他想置羅雲龍於死地。召鄭兄來 不及掩耳的手法將鄭兄逐出羅家堡。 冷翠聲調緩慢地說道•「向鵬飛屈身

就是爲了殺羅雲龍的,爲何向鵬飛將你引 情理。不過,我却有點不明白,你來洛河 伍師房微微頷首道:「你的推斷很合 中你却又不動手呢?」

三天的時間讓他找出元兇。 「因爲我與鄭兄有三日之約,我答應給他 冷翠向鄭子傑看了一眼, 「你倒是個守信之人。」說到這裏, 然後說道.

伍 我到洛河是爲何而來?」 師房目光向二人一瞟,問道:•「猜猜看 鄭子傑脫口說道:「伍前輩不是爲了

愛管閒事的人。我之所以要來洛河,就是號,叫做『無事忙』,由此可見,我是個稱呼妳,妳大概也不會發火了。我有個綽 光望着冷翠說道。「冷姑娘。我現在這樣 伍師房沒有回答鄭子傑的話,却將目

要證明妳殺錯了人。」

不承認。」 方才說道: 「若說我殺錯了那黑衣大漢 我承認,若說我殺錯了龍虎兄弟,我絕 冷翠楞了一下,目光向對方掃了一限

來說,龍虎兄弟確是死得冤枉的。」 應該死的罪名。但是,以冷大俠遇害一事 在江湖上闖蕩之人,連妳和我在內,都有 伍師房微笑着說道:「都沒有殺錯, 冷翠凝聲問道:「何以見得?」

以知道殺害姑娘滿門之人是龍虎兄弟?」 姑娘一定不會服氣的。現在請問·姑娘何 伍師房神情不和說道: 「我如此說,

弟的老幾,所以只有殺盡龍虎七兄弟,才 之際奮力寫下的。因爲不知兇手是龍虎兄 虎兄弟老……」幾個字,這必是先父臨終 不致兇手漏網。」 「我在先父屍骸俯臥的地上發現『龍

伶大俠寫的。 」 「冷姑娘!妳錯了。那幾個字,不是

「何以見得?」

龍虎兄弟。一 三。有了這三個疑問,足可證明有人嫁禍 確定被害人已死,絕不會匆促離去。此其 不至於仆地不起。此其二、行兇之人如不 一·冷大俠旣有餘力以指在泥上寫字,絕 寫了五個字,還無法表明兇手是誰。此其 「直寫兇手的姓名只有三字,而現在

之中。 冷翠未再反駁,螓首垂胸,陷於沉思

起過嗎?」 一件事,妳發現那五個字後,曾對別人提 伍師房又說道:「冷姑娘!我再問妳

X59 上我才向鄭兄提起。」 冷翠搖搖頭道:•「沒有。直到昨天晚

「沒有。我看過以後就用脚將字跡路 「當時還有別人看見嗎?」

然後振聲說道:「這就太明顯了,姑娘 個月才向龍虎兄弟下手 伍師房雙掌一擊,發出一聲輕脆之响

那消息怎樣傳出來的?二 虎兄弟所殺的說法却已傳了兩年。請問。 鄭子傑在旁插口道。「那必定是有 ,而冷大俠被龍

我真的殺錯了嗎?」 故意散佈謠言。」 冷翠也不住地搖頭,喃喃自語道: 「二位!」伍師房面上流露一絲詭譎

的神色。「可知我跟踪的是誰?」 「別打啞謎了,告訴我們吧!」 「伍前輩!」鄭子傑迫不及待地說道

哥 **赊的是向鵬舉,『霹靂刀王』向鵬飛的哥** 伍師房字字低沉有力地說道:「我追

使用的那把紫金寶刀,竟然出現在向鵬舉悔,悔妳錯殺龍虎五兄弟。因為令魯當年 聲音說道:•「我說出來妳必然會痛心失 冷翠插口道:•「爲何要追踪他呢?」 「冷姑娘!」伍師房神情凝重地壓低

面上都流露了驚色。 「眞的! 」冷翠和鄭子傑同聲低呼

管閑事在江湖中出了名,可是並不亂管, 凡事都得有根有據。我與冷大俠生前旣無 過節也無深交,和龍虎兄弟也復如此。 伍師房緩聲說道: 「我 『無事忙』愛

檔子閑事,無時不在明察暗訪,直到最近是自從姑娘滿門遇害之後,我就攪上了這

才發現了那把紫金寶刀。」 「走!」冷翠忿忿然離座而 起

「那裏去?」 伍師房身形一動也不動,沉靜地問道

「去找向鵬飛。」

. 可比不得龍虎七兄弟哩!」 「帝姑娘的性子也太急躁了些,向鵬飛「嘿嘿!」伍師房乾笑了一聲,說道

他 「不管他有多麼厲害,我也是要去找

駕不是弄奸使許之人。」 冷翠楞了一楞,方才說道: 「姑娘不怕中了我移花接木之計?」 「我看尊

姑娘如果信得渦我,不妨就信我到底。」 娘這句話,我『無事忙』總算沒有白忙。 聽母駕吩咐。」 冷翠重又歸座,點點頭道:「好!悉 伍師房欣然地一點頭,說道:「有姑

點麻煩了。」 人臟俱獲,他連分辯的餘地都沒有。現 攬,向鵬舉的人、刀早就到了我的手上 伍师房沉吟一陣,道: 「岩非姑娘那

就胸有成竹了。」吧!聽家師言道,前輩機智過人,想必早 鄭子傑插口道: 「前輩是在捉弄我俩

也會捧人,說實話,我此刻心中一點主 也沒有。你們兩人起個頭吧,也許可以觸 動我的靈機。一 伍師房哈哈大笑道:「你這 小子竟然 意

「我們今晚夜探羅家堡。」

們今晚前往羅家堡就來個半期半暗,不明道:「靈機來了。你倆的意見都採用,我伍師房目光向二人一掃,突然振聲說

聲發問,面上都浮現一層迷惑的神色 「這是怎樣說法?」 冷翠和 鄭子傑同

地勢書出來。」 悄聲說道·「憑記憶所及,將羅家堡的

問,然後說出了他那個「半明半暗」,不地勢審視一番,又向鄭子傑提出了幾個疑的那條路徑指了出來。伍師房將羅家堡的 間 明不暗的探察之計。

月色明亮。燈光更亮 ,羅家堡裏外

內已預知晚間有事,作了萬全的準備 這是一種反常的現象, 好像 顯示出堡

是要潛進堡內去的,照目前的情勢膏、人伍師房所訂下的「陳倉喑渡」之計,他們,不禁喑暗為伍師房和冷翠兩人担心;按 是要潛進堡內去的 這是昨晚不曾有的事。鄭子傑緩緩行來 堡門口四支松脂火炬燃燒着熊熊火舌 ,照目前的情勢看、

走來 不發。鄭子傑只得硬着頭皮往羅家堡緩緩

暗渡之計可能難以如願

起

鄭子傑主張明去,冷翠主張暗探 「明探還是暗探?」

「來!」伍師房用手指頭敵了敲桌面

出了羅家堡的地勢。冷翠也將她昨晚入堡鄭子傑就手指蘸酒,在桌面上大略畫

只聽得冷翠和鄭子傑二人頻頻點首

但是,目前情勢已如滿弓之箭,不得

鄭子傑手裏高舉着一支火把,他不但

不遮掩行藏,反而向對方打招呼

間突然閃出十幾個提刀執劍的堡丁,攔住 鄭子傑的去路,沉聲喝問道:「幹什麼 果然,距離堡門還有一箭之地時,

照一般江 湖上報名的規矩 回答道• 「長安

鄭子 有事明天再來,那有深夜拜客的道對方一個領頭的堡丁說道:「 ,煩請通報一聲。」 鄭子傑和顏悅色地說道。「確有要事明天再來,那有深夜拜客的道理!」 見貴堡向總管。 「回去ー

中揮 揮手,他的手下立刻向兩邊分散,領頭的堡丁附耳細語一陣,領頭的 不旋踵間,兩個堡丁去而復回,向那立刻有兩個堡丁飛也似地向堡門處奔去。領頭的堡丁畧一猶疑,方揚臂一揮, -間的大路 領頭的堡丁一 讓出了

就出視闊步地向堡門處行去。 鄭子傑明白對方的意思,也不發問

, 冷笑了一聲問道: 向鵬飛佇候階前,手裏提着厚重的大/視闊步地向堡門 647

鄭子傑笑道•• 「前來和總管談一椿交

「有什麼交易好談的?」

來,嘿嘿笑道:「說吧!」向鵬飛兩條一字 「這樁交易對你我都有好處。」 」向鵬飛兩條一字眉突地聳了

堡丰 鄭子傑聲調緩慢地說道:「在下想與 一見,望總管能代爲通報。在下當供 個重要消息以爲答謝 2

怎知你所說的重要消息是否眞的重要?」 向鵬飛微微一楞,繼而冷笑道:「我 防禦姿態,靜立不動。

主不會見你。」 「姓鄭的!原來你想硬闖,去吧!也許堡 向鵬飛手中鋼刀向鄭子傑一指,道:

?我可不會上你的當。」 步, 你少要奸滑。我姓鄭的心裏有數,退此 鄭子傑朗聲大笑道: 即無死所 。你是想要我亂箭穿身麼 「哈哈--·向總管

言宜

,也就毫無價值可言了。

配低了聲音說道:「這個消息如果能當家

鄭子榮目光向左右一瞟,故作神秘地

「在下可先說與總管一聽。」

在賣弄什麼玄虛?」

向鵬飛冷叱一聲,道:「姓鄭的

不禁沉叱道:「難道你就永遠站在那裏不 向鵬飛見自己的狡計已被對方識破

而且你也不敢上來接我一劍。 「上!」向鵬飛揮臂狂吼一聲,道: 「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 弩箭射不到

面前玩弄花樣。」

「你走上來吧!」

「好!」向鵬飛點顛頭,又招招手道

下異常渴望與堡主一談,絕不至於在總管

鄭子傑神色正經地連連搖頭道。

一在

個 子傑雙劍連揮,身形急旋,选聞慘呼之聲 「逼這小子下 只不過在眨眼之間,地上就躺下了十幾 向鵬飛一聲令下,堡丁蠭湧而上。鄭

來。」

不到他了。

看見牆頭上有無數箭鏃對準着他,

現在向

在明晃晃的火炬照耀下,鄭子傑已然

拚個你死我活。」 送死,算得了什麼英雄豪傑,有種就上來 身爲總管,却怯退一邊,命你的手下白白 鄭子傑冷叱道••「你

之約麼,

現在是時候了。

說道··「向總管!

··「向總管!你我不是還有一塲刀劍 他緩步走到向鵬飛身邊,壓低了聲音

「上!上!」向鵬飛憤怒地吩咐堡丁

傑頭上劈去,刀光霍霍,威猛絕倫。

同時,右腕一抖,手中大刀已向鄭子

「什麼?」向鵬飛心頭大驚。

地一响聲,呈交叉狀格住了對方的鋼

鄭子傑早有準備,雙劍閃電出鞘,

向鄭子傑展開圍攻。 那些堡丁怎能抵擋鄭子傑的鋒利雙劍

?一時之間,堡門處積屍成丘

0

,死的不是那些堡丁,而是他自己。始有些懷疑了。因爲他如果稍存人道觀念 他師傅所主張的「劍道即人道」的說法開 情况却非如此不可,此時此境,他不禁對 死的不是那些堡丁,而是他自己。 鄭子傑雖不忍如此濫殺,但是,處此

驀地此時,堡內突傳警鑼之聲,好幾

衣客」或者是冷翠的行藏敗露了。 支告警的火箭也射上了半空 鄭子傑不禁暗駭,毫無問題,是「錦

龍, 混 睹的事實,我看你明天有何面目在江湖上 的花樣。我姓向的是外人,尚在保護羅雲 原來你和『脂粉閻羅』聯手在玩聲東擊西 而你却在謀害妳的姨丈,這是有目共 向鵬飛却哈哈大笑說道: 「姓鄭的・

總管,不好啦,『脂粉閻羅』闖進來了 ,你我心裏有數,用不着來這一套……」 他一語未盡,忽聽堡內有人叫道。 鄭子傑冷笑道: 「誰想置堡主於死地

現在,已經進了內院。」

害他。」 弓弩手,不得放箭,是堡主的姨侄要來謀向鵬飛喝道:「讓她去,吩咐內院的

落在鄭子傑身上。 粉閻羅」的刦殺,所有的責任,罪過,都 子傑封住了大門,使他無法前去攔阻「脂 羅雲龍,而且他現在有了更好的藉口;鄭 向鵬飛此學分明是存心讓冷翠去殺死

套,竟然說服了『脂粉閻羅』反過來帮你 動容,冷聲說道:「姓鄭的!你的確有 使他們的計劃成功。孰料,向鵬飛却毫不 會和他拚鬥一番,或者趕去攔截冷翠,不在鄭子傑的算計中,向鵬飛說後必得 會一會他,爲了說明你向鵬飛的詭計。」 聲說道·「向鵬飛!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 。不過,你的心思是白廢的,再等一會兒 『脂粉閻羅』不是去殺羅雲龍,而是去 鄭子傑見對方心機畢露,不禁冷笑一

> 但我明白,冷姑娘也明白了!殺害冷姑娘「哼!」鄭子傑冷笑一聲說道:「不 全家的,不是龍虎兄弟,而是你們向家兄

吃驚。 「你說什麼?」 向鵬飛聽了顯然非常

有名的『無事忙』却攬上了這樁閑事, 以為天衣無縫,神鬼不知,殊不知江湖上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們向家兄弟自 經將你們向兄弟的罪跡查明白 「吃驚了麼?」 鄭子傑沉聲道: ° 已

「姓鄭的!你休要血口噴人!」

寶刀可能巳到了『無事忙』手裏了。 鵬學不是來了麼?而且他手裏還拿着冷嘯 生前用的那把紫金寶刀?不過,此刻那 「嘿嘿!想不到你還要狡辯。令兄向

向鵬飛神情大變,楞了一楞,方沉叱 「你少唬人!」

半句吧!」 無事忙』跟踪令兄從開封前來此間,令兄 能是午後才來到羅家堡的,我沒有說錯 鄭子傑冷笑道:「你不信就算了!

看刀!」 你倒知道得不少,這就是你該死的罪狀 向鵬飛咬牙切齒地說道:「姓鄭的

流用刀名家。 刷!」一連三刀,向鄭子傑上 路掃到,招式辛辣,勁道十足,不愧是一 喝聲中 人巳飛撲而至 中,

之下,他不能離開堡門前丈餘方圓之地 施展巧妙身法閃避,只得揮動雙劍 否則就會有亂箭穿身之危。因此,他不能 鄭子傑受了地區的限制,在任何情况 ,硬接

眞箇是快逾閃電,勢如霹靂

,左劍一縮一伸,向向鵬飛右胸刺去

力貫右臂,以單劍橫架對方的

X60

了鄭子傑的左劍,人也藉勢飄退階下 又是「鏘」地一响,向鵬飛沉刀撥開 鄭子傑兩劍左右平伸,採取了穩健的

了對方三刀。

,鄭子傑無形中就吃了大虧。 刀重厚實,劍貴輕靈。如此硬接硬打

良機,冷笑了一聲道:「嘿!我看你還能 再接幾刀!」 向鵬飛箇中老手,自然不會放過此一

猛一抖腕,又一連攻出三刀

制,顯得身法笨拙,步眼呆滯,在向鵬飛 法發揮威力。而鄭子傑此時受了地域的限 輪猛攻下,立即被逼至堡門一角。 步眼不活,不管有多麼精絕的劍招也無 用劍之人首重身法,步眼、身法不靈

根,放你一條生路。」 向爺爺;我祇砍去你的雙臂,挖去你的舌 靂雙劍』不過如此,祇要你跪下來叫一聲 向鵬飛得意非凡熙熙獰笑道•「『霹

此,心念一橫,立刻準備施展一種拚命的 不得而知。這邊的局面還得靠他獨撑。因 ,冷翠和「錦衣客」那邊的進展如何目前 鄭子傑已發覺了自己岌岌可危的情勢

法,活步眼,展開主動攻勢。 心念既决,立即一連攻出數劍,閃身

可避免地暴露在那些弓弩手的射界之中。 ,鄭子傑已無法遮蔽於頭頂廊簷之下,無 向鵬飛一見心中大喜,因爲如此一來 「放箭!」向鵬飛大喊了一聲。

立即,如疾雨般的箭矢,向鄭子傑集

雨不透,形成一道劍牆,擋住那些密集的 箭矢。右劍揮動,施展出一連串的猛攻。 鄭子傑早有打算,左劍在頭頂舞得風 用雙劍之人,切忌雙劍分用,兩劍

如此大胆,在措手不及情况下立居下風。分,即不成招式。向鵬飛想不到鄭子傑會

矢不發。 了投風忌器,唯恐誤傷向鵬飛,也祇得停 而那些弓弩手發覺兩人近身相貼,爲

色 風,倒能支撑大局,未露敗象。一時之間 在刀上的修爲也是異常精湛,雖然畧居下 刻將一套「霹靂劍法」全力施爲,向鵬飛 ,刀光劍影絞做一團,使那火炬也爲之失 。金鐵交鳴之聲,也時有所聞,眞是一 鄭子傑佔住一綫先機,豈肯放鬆,立

劍下 攻數劍,向鵬飛敗象立見,眼見就要喪命 勁,似已稍見鬆懈!鄭子傑乘虛蹈隙,連 場「霹靂大戦」。 轉瞬之間,三十招拆過,向鵬飛的刀

住手!」 **驀在此時,堡內傳出一聲沉喝道:**

躍回廊簷之下。 也就不再趁勝追擊。立刻撤招收劍,重又 鄭子傑聽得出來那是羅雲龍的聲音

血潰。 了羅雲龍的手中,劍尖正抵在她咽喉上,的一座十字型木樁之上,她那柄長劍却到 可以淸晰地看見冷翠的喉間沁出絲絲殷紅 不禁心頭大駭。原來冷翠被綁在前廳門前 鄭子傑立定身形,回身向堡內望去

來,不至於眼見她爲你而死吧!」 否則,我就立即殺死冷翠。她爲你說情而 羅雲龍冷叱道:「子傑!放下雙劍,

向鵬飛也飛快地自石階下一縱而上 時之間,鄭子傑楞住了。

不錯,她是爲了替自己說情去的,自己怎 冷翠立刻就有穿喉殞命而厄。羅雲龍說得 可是不丢劍,羅雲龍只要稍一用勁,

之際,已聽冷翠揚聲喝道: 不能丢劍。」 兩地相隔不過十丈,鄭子傑正在猶疑

你活着還可以爲我報仇。」 「別管我,丢劍之後只有死路一條。

殺死自己的姨丈爲冷翠報仇麼? 報仇?鄭子傑不禁打了個冷顫,他能

此待你,你竟然毫不顧她麼?」 是她曾經答應過你,三日之內絕不傷害我 想。你應該瞭解冷姑娘的劍術不凡,若不 若是個男子漢,你就該為冷姑娘的性命設 我根本就無法制止她,丢劍吧。 人家如

丈?」 龍巳完全無視於親情,你又何必尊他爲姨 當,他是想一併置你於死地。鄭兄!羅雲

你如再不棄劍,我就不管了。」

在這緊要關頭,偏偏連影子都沒有。

冷翠的紅粉之情,他只得往死路上走。 ,他明知是死路一條。但是,爲了酬答 他的雙劍一丢,立刻有十餘個堡丁鑑

冷翠必然雙雙走上死路。 他可以想象得到棄劍之後的結果,他和 質的丢劍嗎?鄭子傑不禁面臨猶疑了

能眼睜睜看着她爲自己而死?

「可是,妳……

這時,羅雲龍揚聲說道:「子傑!你

冷翠疾聲道•「鄭兄!千萬莫上他的

「嘿嘿嘿!」羅雲龍獰笑道・「子傑

「嗆瑯」一聲,鄭子傑的雙劍扔到地

鄭子傑心中惶亂不巳,那個「無事忙

湧而上,將他夾住了。

人看在眼裏,但此刻根本無意反抗。所 「士爲知己者死」,他此刻正萌生了這種 鄭子傑即使赤手空拳也沒把這十幾個 謂

字型木樁之上,和冷翠併排而立。 雲龍喝聲綁上,鄭子傑立即被綁在一根十 十餘個堡丁將他蠭湧到前廳階前,羅

「鄭兄!你太傻了!怎可丢劍呢?」 冷翠轉過頭看了他一眼,順怪地道:

不傻?妳又何必墨守那三日之約。」 鄭子傑苦笑道。「冷姑娘!妳又何嘗

亂箭穿心的滋味。……召弓弩手來。」 羅』來謀取我的性命。現在我要讓你嘗嘗 道:「嘿嘿!想不到你竟然串通『脂粉閻 這時,羅雲龍走到鄭子傑面前,獰笑

口大罵。於是,垂下頭去閉目待死。 這種下塲,眞使他傷心透頂。他不想求情 幾乎巳將羅雲龍看成他的父親。現在得到 心病狂之人,他自幼喪父,在心目中,他 不想解釋;但是,也不能不顧人倫地破 鄭子傑想不到自己的姨丈竟是如此喪

,自己是死而無憾,而冷翠還有大仇未雪 因此,他又帶着歉疚的目光向冷翠望過 不過,他却想到自己不該連累冷翠的

一聲令下,他們要嘗到亂箭穿心的滋味。 他們面前,一個個張弓以待。只要羅雲龍 一件令他愉快的事情。數十名弓弩手排在。在這一瞬間,他竟然覺得如此的死法是 相接之際,鄭子傑心靈上感到强烈的震撼 和殺氣,浮現着包含怨尤的柔情。當四目 冷翠也在望他,目光中沒有一絲戾色

聲說道:「冷姑娘,連累妳了。 鄭子傑禁不住再抬起頭來望着冷翠柔

雖死何憾?」 該死的罪名。不過,想到鄭兄因我而死 說,那位伍前輩說得不錯。武林中人都有 「鄭兄!」冷翠柔聲說:「不必這樣

「那麼,我們都該死而無憾了。」 「其實,是姑娘爲我而死。」

忽然,一個人影飛也似的來到現場。 羅雲龍已經伸出手臂準備下令放箭了

客」此時趕來也無濟於事。 不是他所期待的「錦衣客」而是向鵬飛時 不禁感到有些失望。其實,即使「錦衣 鄭子傑不禁怦然心動,當他看清來人

羅雲龍放下了手臂,喝問道:「什麼

聲道:「還有什麼人和你們同來麼?」 **修現驚色,目光向鄭子傑和冷翠一瞟,**沉 龍附耳低語一陣。「真的?」羅雲龍面上 視了一遍,發覺……」接着,他又向羅雲 向鵬飛疾聲說道··「我方才在堡內巡

,故意諱莫如深地回道•「不知道。」 鄭子傑心中一動,立刻浮現一絲生機

知道?想必是那位愛管閒事的『無事忙 。也好,羅家堡只不過多準備一床草蓆 「哼!」羅雲龍冷笑道。「別以爲我

向鵬飛又走到羅雲龍的身邊,低聲問 「現在……」

去。」言罷,行色怱怱地進入前廳之內。 嚴密搜索,吩咐派人將他們關在地窖子裏 羅雲龍一揮手,沉聲吩咐道:「下令 向鵬飛立刻命令大批堡丁將鄭子傑和

X62

進了後院的地窖。 冷翠像細粽子似地紮個結結實實,然後關

大的勁,才掙扎着站了起來。 子傑和冷翠被推坐在潮濕的地上。費了好 地窖中甚是寬敞,但却一遍漆黑,鄭

門是厚厚的鐵板。別說他們此時被繩綑着 ,就是四肢活動自如,也無法逃得出去。 藉着透氣孔的微光看淸地窖的形勢 這地窖三面是土壁,一面是石壁,窖 又過了一陣,他們的視覺已習慣了黑 「鄭兄!」冷翠悄聲說道:「那位

「那又有什麼用呢?」鄭子傑語氣有

錦衣客』一定潛進堡中來了。」

遇 「他既然潛進了堡中,就會發覺我們的遭 他會設法救我們出去。」 「我敢肯定說他巳潛進來了。」 「也許他根本沒有進入堡中。」 「鄭兄!」冷翠的語氣却是振奮的

覺, 的繩索,才猜想另有人潛進堡中。」 來的。方才向鵬飛一定發現了留於峭壁上 繩索,他是打算從後院那座斷崖峭壁潛進 錦衣客』大好機會。他臨行之際帶了一根 他們都注意在你我的身上,正好給 「你在堡門口一鬧,我的行踪突被發

我們的性命去威脅伍前輩。」 「因此我姨丈才暫時不殺我們,想以 「唔!」鄭子傑此時也同意了她的說

丈?」 「鄭兄!你怎麼還認羅雲龍是你的姨

可以漢視親情而殺我,而我却不能不認他 「冷姑娘!長幼有序,古之明訓。他

爲姨丈啊!」

了一陣聲音。 「咚!咚。咚。」驀然,石壁上响起 「唉!」冷翠沉重地嘆了口氣。

兩人神情不由一振,是「錦衣客」來

音道:「隔壁有人麼?」 了起來。接着,他們又聽到一個沙啞的聲 「咚咚。咚咚。」石壁上的聲音又响

。那麼,又是誰呢? 那聲音沙啞、低沉,並不是「錦衣客

那個小洞問道:「是那一位?」 來的。鄭子傑連忙臥倒在地上,用嘴對着 貼地之處,有一個小洞,聲音就是那裏傳 他們循着聲音極目望去,才發覺石壁 「隔壁有人麼?」那聲音又傳來了。 你們怎麼也被關進了地窖之中?」

「你是長安來的鄭子傑麼?」 「是的,你是那一位?」 「什麼?」隔壁那沙啞的聲音透着驚

「我姓鄭名子傑,是這裏……」

「何以見得呢?」

「姨丈?你方才不是……」 「我是你的姨丈,羅雲龍呀!」

作非爲。」 那個羅雲龍是假的,他裝成我的樣子,胡 「唉!子傑,我被關了五年啦!現在

做夢也沒有想到 這簡直是意料之外的發展,鄭子傑連

向鵬飛要我殺的又是誰呢?難道是那個假 的羅雲龍嗎?」 在他耳際悄聲道。「鄭兄!千萬不要中計 想想看:他既然被關了五年,昨天晚上 冷翠很快地睡倒在鄭子傑的身邊,附

> 直被關在這個地窖之中嗎? 「姨丈!」鄭子傑問道。 :」隔壁聲音又叫 「五年來你

我沐浴 今天早晨才又將我送回地窖。 浴修剃一番,讓我睡在我原來的房間「昨天晚上他們突然將我放出去,爲

「子傑!你那裏知道,我的武功已經 「姨丈!你爲什麼不逃呢?

完全喪失了, 啊 而且兩腿都已癱了 姨媽她們呢?」

「早就被他們殺害了。」

「知道他們是誰嗎?」

冒我之人却不知是誰,今天早晨我才見到「其中一個是『霹靂手』向飛鵬,假

扮得眞是像極了。 「姨丈!知道他們的目的嗎?

傑連忙說道••「姨丈!有人來了。」說罷 ,他就和冷翠滾到另一邊去。 驀地,地窖之外傳來步履之聲,鄭子 誰知道呢?眞是飛來橫禍。

羅雲龍,其實,眞耶?假耶?鄭子傑也不 鐵門打開,進來的是向鵬飛和那個假

遍。羅雲龍和氣地,說道•• 他們手裏的火炬將地窖照耀得明亮一 「子傑!

找出來。 不想置你於死地。 「你還嘴硬ー 「小姪自認沒有做錯事情。 去!將那位『無事忙』 ·看在你媽的份上,我也

搖搖頭道••「我怎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神情突變,原來有求於他。他不動聲色地 鄭子傑不禁心裏好笑,怪不得對方的

院的峭壁上潛進來的。」 由你從前門光明正大地進來,他則從後 「胡說!你們分明是事先連絡好了的

「你既然知道他在堡中爲什麼不去搜

「小姪並不想死,是你要我死

就用亂箭射死你們。」 只 那位『無事忙』現身和我面對面談一談。 語氣突然緩和下來。「聽我的話,出去喊 要他露面,我就放你們兩個,否則,我 「我現在給你一條活路。」羅雲龍的

「他不會那麼聽話的。」

嗎?」 心我的死活,一個外人因何要關心我?」 羅雲龍沉叱道:「子傑!你真的不去 鄭子傑冷笑道: 「自己的姨丈都不關 一定會。他不可能見死不救。」

不過,我想知道幾件事。 鄭子傑沉吟了一陣,說道: 「可以

「有事等一下再談。」

以,有幾件事情必需要弄清楚。」 仍很難說。因此,我鄭子傑死的成份居多 難說,他露面以後,你是否依言放我們, 須現在。因爲『錦衣客』肯不肯露面還很 。死,並不可畏,但我却要死得瞑目。所 「不行。」鄭子傑堅持地說道•「必

道 「你是誰?」鄭子傑開門見山地問他 「有什麼事, 說吧!」

「我是你的姨丈呀!」 」鄭子傑向那面石壁呶了

呶嘴,問道··「隔壁關的那個人是誰?」

你怎知隔壁關得有人?」 鄭子傑冷笑道。「我姓鄭知道的事情 羅雲龍面上突現驚色,沉聲問道:

牌的羅雲龍。尊駕亮亮字號如何?反正我丈被關在地窖達五年之久。尊駕不過是冒可多哩!羅家堡的女眷悉數被你殺害,姨 什麼大不了。」 鄭子傑死期不遠了,知道箇中隱情也沒有

一個漢子。老夫一定讓你死得瞑目,不知然也被你知道了。鄭子傑,你的作爲頗像 你說話可算話?」 你真是有點能耐,瞞得風雨不透的事情竟 「哈哈……」 對方發出 一聲暴笑。

「姓鄭的說一不二。」

去叫 『無事忙』出來露面?」 「好!待你明白之後,你是否願意出

我可不敢說。」 絕對照做,不過,『錦衣客』是否露面 鄭子傑毫不猶疑地點頭道:「姓鄭的

「那就行了。」

道•「不識尊顏,請亮出字號吧。」 面容,對鄭子傑却是陌生的,因而他又說 具 ,露出了另一副猙獰可怖的面容。這副 對方緩緩撕去面上一層薄薄的 人皮面

就是武林中傳說業已過世的『鐵面金刀』 向雲起。家父,也是家師。」 向鵬飛插口說道:「諒你也不識得。

當年你曾數度謀奪先父的紫金寶刀。蘇州 冷翠輕叱道:「向雲起,原來是你。

一把紫金寶刀傲視武林,到頭來仍要他栽 向雲起大笑道:「不錯,冷嘯天仗着滅門慘案,想必是你幹的好事!」

在老夫手裏。」

弟之名?」 奪得寶刀,就不該怕事,因何假冒龍虎兄 冷翠咬牙切齒地罵道•「你既有本事

全家之時,你適巧在靜月師太處學劍漏網 好假姑娘利劍除之,二來老夫往蘇州殺你 之計,龍虎兄弟人多勢衆,氣酸太甚,正 讓你去狂殺一通,引起江湖中人唾罵, 向雲起獰笑道•「此乃老夫一箭雙鵬

爲厲鬼也要攫你的魂,爲先父報仇。」 「哈哈!老夫早就無魂無魄了。」

中吧?」 「那把紫金寶刀想必在令郎向鵬飛手

欲得之而後甘心。」 但是紫金,却又遠勝鎢金。因此,老夫必 刀和鵬飛手裏的鎢金寶刀同爲刀中二珍。 知道的眞不少。 告訴你·鵬學手裏的紫金

的天下了。嘿嘿……」 久之後,雙刀齊出,武林大局就是我向家 深山大壑之中苦練五載,總算用順了。 使用多年,一旦易主,極不稱手,鵬舉在 不

刀出來一見。」

了你們的圈套?」 ·按照行程,鵬舉早該到了,莫非他栽進 向鵬飛插口道:「嘿嘿,我正要問 你

冷翠沉叱道: 「生不能食你的肉, 化

「嘿嘿!」向雲起冷笑一聲道。

「現在你必甘心了。」

「當然,那把紫金寶刀在冷嘯天手中

鄭子傑說道:「何不請令郞執紫金寶

練五年必非泛泛之輩,豈能輕易栽鄭子傑楞了一楞道:「還却奇

圈套?」

向鵬飛冷哼道。

「因爲家父曾經一再 不得擅用紫金寶刀

。如果不是鵬

神色,他似乎沒有說假話。 學着了你們的道兒,你因何知道他自開封 河,照說早已來到堡中。但是,看鵬飛的 眼,這不是怪事嗎?向鵬擧午間就到了洛 而來?又如何知道他身懷紫金寶刀呢?」 叮嚀,雙刀未會之際, 雖然寶刀在手却一無用處 鄭子傑不禁轉過頭去和冷翠對望了一

寶刀?」 自開封而來?又因何知道他身上懷有紫金 喝問道•「說!你因何會知道向鵬舉 向鵬飛用刀背在鄭子傑肩頭上拍了

作樣!向鵬舉分明午間就已來了。」 冷翠插口叱道:「向鵬飛!你少裝模 向雲起嘿嘿道·「裝模作樣恐怕是一 「我是聽『錦衣客』說的

位吧?鵬舉到底怎麼樣了?」 那副猙獰可怖的面貌在盛怒之下宛如

道•「鵬飛!先去挖掉冷翠的雙眼。」 翠,她面上也現出了一層駭然之色 向雲起復又獰笑了一聲,向乃子吩咐

厲鬼,不禁使鄭子傑打了個寒噤。回顧冷

,這種支零碎割却不能忍,因而沉叱道 「住手!」 鄭子傑不禁大駭,死或不可避免。但

快說,鵬舉現在何處?」 向鵬飛手中鍋刀往他一指道: 「那就

有見過鵬學其人,教我們從何說起?」 向雲起怒叱道:「快去挖掉冷翠的雙 鄭子傑搖搖頭,道:「我們根本就沒

「這却奇了 人苦

(一眼,他兒子也同樣浮現了困惑之色)向雲起面上佈滿了茫然之色,看了向 「錦衣客」伍師房却紋風不動,含笑 咬 手 伍師房冷笑道: 裹,只是給我看一看,難道我用牙齒伍師房冷笑道。「這是什麼話?刀在

「一位有何事見問,儘管問吧!」

珠子 如果你想動歪念頭的話,我就挖掉你的眼到了伍師房的鼻子,冷聲說道:「看吧! 向鵬飛將右臂往前一伸,刀尖幾乎碰

中 活人的領子? ·好刀· 的刀,一面看一面喃喃說道:「好刀呀 伍師房一本正經地低頭去看向鵬飛手 ·····請問··這把刀可能够削得斷

眼睛

割悉聽尊便吧!」鄭子傑說完後就閉上了

「你既然如此說,我也不必爭了,

請問

道麼?」

,聯袂而來,他知道的事情,你們會不知

了嗎?也該有叫喊聲才對呀

楞了許久,向雲起嘿嘿一笑道:

「想

因爲他們曾在地窖外遍佈哨崗,

都被殺

向雲起冷笑道·「你們三人聲同一氣

可以去問他。」 ?姓鄭的答應出去找

也是有字號的人物,怎可以如此殘酷無道鄉子傑大吼道。「住手,向雲起!你

『錦衣客』出來,儘

敎

『無事忙』露面嗎?」

向雲飛沉吟了一陣問道:「你有把握

落。

鵬擧的下落,我還知道那把紫金寶刀的下

伍師房點點頭說道•「我不但知道向

一下,閣下可知小兒鵬舉的下落?」

是一個怕事的人,也不是一個死活不管的

「那我可不敢說。不過,我深信他不

要不要試試? 向鵬飛不禁狂怒不已,沉叱道:

「正要試試。 伍師房說着,竟然值

的 向鵬飛眞的想揮刀砍下去, 因爲他所 向雲起連

問的話伍師房還沒有答覆。 忙一揮手示意他兒子不得蠢動, 「砍呀! 」 伍師房喊道: 「我不信你

暗號

好!如果他不露面,我就認爲是你給了他

向鵬飛插口道:「姓鄭的!我們先說

横財

°

樣,我『無事忙』喜歡管閒事,

我『無事忙』喜歡管閒事,可不想發伍師房淡笑道:「我可沒有將他怎麼向鵬飛沉聲道:「你將他怎麼了?」

倆

如果他在堡中,還不至於會怕你們父子

鄭子傑冷冷笑道。「只怕他不在堡中

落如何?」

伍師房點點頭道:

「可以,但是要有

內不笑道。「閣下既然知道,就請見告下

向雲起朝向鵬飛瞪了一眼

, 然後皮笑

出去,冷翠留在這裏。」

向鵬飛立刻用左手提着鄭子傑的手臂

轉身向外走去。

這一轉身,三個人都楞住了

那又是什麼條件?

「很想見識一下那聞名江湖的鎢金寶

傑適時低呼制止她,才沒有罵出來。

向家父子也大感意外,同聲問道:

冷翠幾乎想要出口大罵了,幸而鄭子

頭說道:•「他們二人可不關我的事。 條件一定是這件事,殊不知伍師房却搖搖

「既然不怕,爲何又藏頭縮尾?」

向鵬飛流露出一副不屑的神色說道:

放他們二人以爲交換條件如何?」

「沒問題。」

向雲起連忙應道。

在向雲起的想象中,伍師房所

提出

向雲起揮揮手,說道:「將鄭子傑帶

那把刀能砍斷我的額子。」 向雲起沉聲地說道· 「閣下休要開玩

的 玩笑。你不想知道令郎和那把紫金寶刀的绷着臉說道。「玩笑!我可一點也不曾開 金寶刀的下落。 落?告訴你, **镇子,你永遠也別想知道令郎和那把紫** 一語未盡,伍師房就將兩眼一翻, 就在我額子裏,不砍斷我

叱 聲,就揮刀向伍師房的頸項上砍去 鄭子傑和冷翠雖然明知其中有詐 向鵬飛早已沉不住氣,厲 9 却

伍師房却毫無凜然之色,眼看向鵬飛免不了替伍師房捏一把冷汗。

退好幾步。 一道紫光。只聽「噹」的刀子就砍上他的額子 地一响,向鵬飛連

啊!紫金寶刀。」 大刀,冷翠看在眼裏,不禁脫口呼道。 伍師房手裏已然多了一把泛着藍光的

飛手中的鎢金寶刀只剩下了半截,前半截鄉子傑却見到另一件驚異之事,向鵬 却不偏不倚地飛進了向雲起的胸膛。

你寶刀之手,你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伍師房沉叱道:「向鵬飛!你父死在

提,這才看見向雲起倒在血泊之中。 現他父死於那半截斷刀之下。經伍師房一 向鵬飛只見自己的刀被削斷,並未發

破腸流,倒地不起。 神情一凜,手中斷刀在腹際一拖,立刻肚 向鵬飛不失爲一個性情剛烈的漢子

手的刀鞘之中。雙手捧到冷翠的面前,說 翠身上的繩索。同時,將紫金寶刀插入左 伍師房這才走過來割斷了鄭子傑和冷

道•「物歸原主!請姑娘收下。」 「伍前輩何時得到這把刀的?」 冷翠接過了紫金寶刀,茫然地問道。

伍師房淡淡道•「午間。

「午間?」鄭子傑不禁皺眉

不是爲了這把刀才定計夜探此處的麼?」 「我沒有說破。否則,你們那有機會

親耳聽見向雲起說出個中情由?」 冷翠撫刀喟嘆: 「大仇已報, 可惜冷

翠沒有手刄仇家。」 伍師房哈哈笑道:「姑娘是健忘

鵬學不是你親手殺的麼?」

冷翠茫然地搖頭道: 「沒有啊!我根

原來「錦衣客」伍師房正背負着雙手

他來了已經有不少時候了 神態悠閒地站在地窖的門口,看樣子,

向鵬飛連忙鬆開了鄭子傑,揮刀前伸 一副戒備的姿態

爺面前要花樣!小爺不上你的當。」 向鵬飛低叱道:「無事忙!你少在小

刀

X64

玄 機

妙

陰飴甥說秦伯

來你們國中可還同心協 秦國談判,秦伯問他。 惠公被擄。陰飴甥前往 「你們晋國被我打敗了 惠公也被擄了,這一 晋國敗給了秦國,

問:「他們對惠公被捕,各有怎樣的 死命而無二心。』就這樣公說公有理 義的,只要秦放了惠公,我們必定效 邦作事 要報這個深仇大恨,替秦這個蠻夷之 協力, 愁眉不展,認爲惠公被殺是遲早的事 是獻給秦國,他們說:『秦國是講仁 收軍賦,圈養戰馬,發誓說。『一定 親好友,終日號啕大哭,他們忙着征 上層的知識份子組成, 的奇恥大辱, 組成,他們視惠公被擄這件事是天下 所以這樣地說:「唉!一點也不同心 秦國豈肯放過我們 婆說婆有理,各不相讓!」秦伯又 吵得不得了,第一派都是一般百姓 但是對惠公被據一事,認爲是惠 陰飴甥想救回惠公重整國威, 國中分成兩大派系,各持一見 他們也忙於征收軍賦,爲的 鬼才願意哪!』第二派是由 陰飴甥答: 「第一派終日 對於那些因戰陣亡的至 『我們既然攻打寨國 惠公的前途沒希 他們非常愛惠

> 之主, 情講義,趕明兒,就釋放了惠公!」 大秦帝國,岂是小輩們所料。我國重 捧得心裏非常舒服,馬上說:•「像我 是第二派人所想的?」秦伯被陰飴甥 ,不知您是如第一派人所料的呢?還 如今,晋國被打敗了,秦國尊爲天下 令的人,心裏所想到的是獲得恩德。 叛的人,才會愛心忡忡;那些服從命 指日可待的!』俗語說:只有心裏背 諒我們這一次,所以惠公被釋放,是 個重仁義,講感情的民族,當然會原 認錯,又獻上金銀珠寶,像秦這樣一 公,他們說: 望了呀!』第二派則等待秦國釋放惠 要想施恩行德, 『我們既然向秦國陪罪 簡直輕而易學

苛罰息爭

重之外,還規定先出手 **毆鬥事件,除依照案情判斷罪刑的輕** 禁動武,可是這種風氣絲毫未見改善 ,於是嚴格地規定處罸的條例,凡遇 卿對這種風氣十分痛惡,曾出告示嚴 有械鬥的事情發生,當地的太守鞠眞 潤州一帶的人,個性强悍,經常

相引以爲戒,不敢先出 打的人。於是老百姓互 手去打人,持械歐門的 打人的,必須出錢給被

本就沒有見過他。」 我却趁亂拿走了這把刀。」 衣大漢就是向鵬學。你殺了人一走了之, 譎的神色來。「讓我告訴你吧!午間你在 『醉客居』酒樓以閃電劍法殺死的那個黑 「冷姑娘!」伍師房目光中流露出詭

是跟踪鄭子傑的,所以才以冷劍殺他。想 不到他竟是殺父仇人,這真是陰錯陽差。 伍師房目光突然沉重起來,浩嘆了一 冷翠不禁楞住,她原以爲那黑衣大漢

察訪殺害令尊的兇手?」 聲道: 「冷姑娘!你可知道我因何一直在

「伍前輩行俠仗義……」

刀。今天我心情總算舒泰一些了。」 醉,向家父子也許還不易得手。因此,我 直愧疚於心,發誓要找出原兇,尋回寶 時高興,多喝了幾杯。令尊若非酩酊大 事發之日,我曾往府上拜訪令尊,令尊 伍師房揮揮手道·「別給我戴高帽子

窖中了。」說罷,飛也似地縱出了地窖。 不禁脫口呼道•「糟糕!忘了姨丈還在地 後院中躺滿了人,鄭子傑不禁心頭一 鄭子傑突然想起地窖之中的羅雲龍,

冷翠深深一拜道。「多謝前輩。」

凜。 想不到這一次却大開殺戒。 再一細看,鄭子傑方覺釋然,同時, 伍師房行道江湖從不輕易出手殺人,

是被點封了「昏穴」,暫時昏睡而已 也深深佩服伍師房的手法。原來那些人只 鄭子傑找到了另一間地窖的門,將癱

瘓的羅雲龍抱了出來。

伍師房也走過來探問,却不見冷翠 「冷姑娘呢?

機智子

不良風氣才漸漸消除

峯廻路轉

「是的,」司馬洛說,「因此你可以

許這個葬禮的作用就是要使你們這些很難 猜想在這個葬禮上可能會出一些事情,也 這個葬禮必然會舉行的。但結果並沒有實 次大屠殺之類。殺死鐵黃蜂就是因爲知道 有機會一起出現的人一起出現,來進行 放心了。我提起這些事情,那是因爲我們

「所以很小心防範,也許就是他防範 「古如剛也是在担心這一點,」丹妮 ,所以事情並未發生。」

也許吧,」司馬洛說。

個圈子,在一個黑暗的停車位中停下來 司馬洛向對面一座十二層高的住宅大厦 他們的車子駛進了一條小街,兜了兩

X66

「徐天賜的遺妻就是住在那上面角落

「她有生活下去的辦法, 「這個地方的房租應該不便宜的。」 司馬洛說

差。 「她在一家夜總會裏唱歌,收入還不算

定是什麼不規矩的職業!」 很可能會不准她幹這個了!雖然這也不

她是幹這種職業,我們這個時間來探探她 這樣的,一個人可以生活得很好,兩個人 男人是太講究面子的話。世界有時候就是 起,生活反而會有困難了。總之,既然

前文提要:

决定去探訪死者的遺孀 丹妮研究這份檔案,便 的徐天賜的檔案,他和 份有關兩年前墜樓慘死 見古如剛之後,便將經 飯後他與丹妮便駕車前 蜂有無關連。於是,晚 並從莫先生那裏帶回 過情形向莫先生報告, ,以便瞭解該案與鐵黃 上回書至司馬洛會

姐來,也是比較方便。」 就不算是太遲了。而且 丹妮又抬頭看看上面那露台,問道: ,我帶着一位小

「她有男朋友嗎?」 「代替她丈夫的人?」 司馬洛搖搖頭

是提不起興趣來。 已經過了這樣一段時間,她對別的男人還 人對於愛情的問題都是看得很重的,雖然 「照我們所知的還沒有。似乎他們兩個

也很難了解了。」 沒有經歷過她所經歷的,我對她的心情 「這也是很難講的 丹妮說,「我

張她的照片 司馬洛說,「她的樣子也不差。這裏是 司馬洛伸手進上裝的內袋裏要掏出 「她似乎是一位相當多情的妻子

臂,就像企圖把他的臂骨也捏斷似的,而 張照片來,丹妮却忽然一手緊捉住他的手

> 去似的 馬洛也就像全身都給一些尖尖的冰針刺進她的喉嚨裏發出着一些哽塞的聲音。而司 因爲他們看一個女人仆出去了露台上

幾秒鐘,便脫了手,尖叫着從六層樓上墮 且還是一隻手上的幾隻手指。她祇能支持 握牢那根鐵枝,祇是幾隻手指之力了,而 干上的一根鐵枝,但是手掌顯然沒有機會 欄干之外,一隻手在最後一刹間執住之欄 下來,長長的頭髮飄着,跌在地上發出的 ,露台的欄桿把她的腰一擱,她便翻出了

看得見,但是沒有人能够救她。

把頭髮結住了,而咀巴也有血湧出來。她 時人從這樣高掉下來也不死,也有時一個 生派來一直保護着的人。司馬洛吼叫道。 遠遠有些人在走動,司馬洛知道那是莫先 的眼睛還是張開的,眼珠軟弱地轉動着 ,似乎還沒有死。六層樓也不是太高,有子外面,到達了她的身邊。她正在蠕動着 。她則還沒有死,不過有不少血,臉上有 人從幾呎高的床上掉下來,却也會跌死的 「快叫救傷車來!」 司馬洛和丹妮都像炮彈似的射出了車

個墮樓人的臉前。 跟着司馬洛就掏出一張照片,遞到那

司馬洛說:「認得這個人嗎?」

就是曾經企圖從酒店的窗外把司馬洛他們 妮也可以看到那是一張鄧明的照片。鄧明 迎着街燈的光,她可以看得相當淸楚。丹 地移動了一下,看着那張照片。角度剛好 見物能力則似乎並未消失。她的眼睛遲鈍 **朓個女人的頭不能動了,但是眼睛的** 我轉告你,不向你告別了。」

過神來,拔腿向外便跑。 鄭子傑不禁楞住了,半晌之後, 方回

要到那裏去?」 伍師房却横身攔住了他,問道:「你

「我要去追冷翠。

爲尼,佛前悔罪。何况她現在殺錯了五個 約,行道江湖如果殺錯一個人,她就剃度 別去追她,讓她遵守她的誓約吧!」 年冷翠向靜月師太習劍之時,就曾訂下誓 人?老弟!冷姑娘是一個守信不逾的人, 「老弟!」伍師房沉靜地說道••「當

經建立了感情,你必定會出劍相助的。」 是爲了什麼嗎?因爲我已看出你們之間已 上我却一掌劈往冷翠的天靈蓋上,知道那 輕易動手殺人。但是,在『醉客居』酒樓 來。你在你師父口中想必聽說過,我從不 伍師房接口道•「別說了!我看得出 「可是,」鄭子傑的聲調有些哽咽。

禍的伶仃弱女,又怎能…… 五兄弟,那也不能怪她,一個慘遭滅門之 鄭子傑不勝唏嘘地說道•「殺錯龍虎

是冷翠留給你的。」 責。冷姑娘這樣做是對的。來。拿着,這 件善事不值得頌揚,但是,在無意中做了 你這樣說法就錯了。一個人無意中做了一 一件錯事就要受到責罰,最少也要引以自 「老弟!」 伍師房懇切地接口道:

一看,上面有兩行墨汁未乾的娟秀字跡。 那是一幅翠綠的手絹,鄭子傑接過來

「錯殺龍虎五兄弟,

(續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鐵黃蜂

(四)

子成

漸露端倪

裏,那個亮着燈的露台。六樓!」

說 「看來她的環境像是並不差!」丹妮

「假如她的丈夫在世,」 丹妮說,

「很可能,」司馬洛說, 「假如這個

「隆」一聲是令人噁心的。

殺死的那個身上有箭咀烙印的殺手

點頭的能力了,然而她給人家的印象却是 她正在點頭。這也許是一種心靈的溝通吧 鄧明了 總之司馬洛可以感覺到她是在表示認得 那個墮樓人並不是點頭,因爲她沒有

司馬洛說••「他是誰?你可以告訴我

說什麼,但是司馬洛則可能聽到的 是不行的。她就是祇能够看着。她看見那 上去,所以丹妮雖然也想凑近去聽聽,也 巴,祇有一張咀巴,祗能够讓一隻耳朶貼 她不是發不出聲音,而是發出的聲音太低 女人的咀巴動了一陣,就不動了。聽不見 ,發不出聲音,祇是吐出一個血泡。也許 司馬洛忙伏下去,把耳朵貼近她的咀 她的眼睛闔上了,不過咀巴則動起來

來對他們說:「你們照顧着她!」 個莫先生手下的人走過來了,司馬洛跳起 遠處已經傳來救傷車的聲音,也有兩

他拉着丹妮說•「我們上樓去!」 「我們已經有人上去了。」其中一個

那座大厦的入口,莫先生既然有手下先上 莫先生的手下通知司馬洛。 了樓去打前鋒,那他們上樓則倒是可以安 心一點的 司馬洛對那人點點頭,拖着丹妮衝向

機會喘息一下,說道:•「老天,他們這麼 ,殺了徐天賜,現在又來殺徐天賜的妻 他們進入升降機,升上去,丹妮才有

過現在言之尚早!」司馬洛說,「不

不下 「看她的情形,」丹妮說,「她是活

徐天賜的妻子的照片,這一張才是。」他 並不是徐天賜的妻子,我剛才正要給你看 從內袋裏再取出一張照片來給丹妮看。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 「那個

型 清楚的,然而她與照片中人却是不同的類 ,這一點則是一看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雖然那個墮樓人的模樣還是不大看得 -是怎麼一回事~」 丹妮錯愕

地道, 「我們得問清楚才能知道了 「這正是有趣的一點,」司馬洛說。 「她是從那個地方跌出來的呀!」

「她究竟」 對你講了些什麼?」丹

再把情形看清楚一點才能肯定了。 「不大明白・」 司馬洛說, 「這個要

要緊 弄開的。也不能怪他們越爼代庖,捉兇手 個單位已經開了門,顯然是莫先生的手下 他們到達了他們要走的那一層樓,那

一的剩下來的人一 幾個地方。祇是血流得很多,那二個莫先她並沒有性命的危險,祇是皮肉割傷了好情况也並不好,滿身都是血渍,不過顯然 其他的人都是在出事之後才趕到的。她的一的剩下來的人——那是說在出事之時。 生的手下已經正在極力替她止血了。她正 女人果然是在屋中的。她似乎是屋中唯 馬洛和丹妮也跟進去,看見照片中 ,進入了半休克狀態。她這是由於

她的身子是穿着睡袍的,穿得並不算 可不是見客的那種裝束。那個墮樓

> 人住的 的人了。照司馬洛所得的情報,她是一個女人則反而是打扮整齊,看來是一個外來

身超過六吋長,刺中要害,就可能致命了 起一把刀子,那是一把鋒利的童軍刀,刀

的 了什麼事情吧。 藍夜,我們是來保護你的,你告訴我發生 司馬洛走到她的身邊,溫柔地說:•

好講的呢? 講過了,你們都不相信我,現在還有什麼 ,慢慢地搖頭:「以前我也對你們

話。「不然,我們怎會及時趕到呢? 。」他在急不及待之中也祇好來一個半謊 現在是有一個特別小組調查這件事情

經死了嗎?」

有死掉。」說,「不過我剛剛看過她的時候,她還沒

緊,她想刺死我…… 着眼淚,「-「我 我不是想殺她的。」藍夜流 ·木過 不過她逼得我太

不肯講道理。我祇好抵抗一 ,她是自己闖進我的屋裏來的,我 「我不知道,」藍夜說,「我不認識 一」她閉上

「就是這把刀子嗎?」那人問。 徐天賜的妻子並沒有什麼反應。 另一個莫先生的手下用手帕隔着,拿

藝名 藍夜的眼珠呆滯地抬起來,瞥了一眼 」藍夜是她在唱歌時所用

「以前不是我。」 司馬洛說, 「現在

「那個 女人,」藍夜說, 「她巳

「從這樣高跌下去很難講,」司馬洛

「她是誰?」 司馬洛問。

「她拿着刀子,而你是空着手的。」 「你的本領倒眞了不起,」司馬洛說

了我幾下。」 本來我並不害怕有人拿着刀子的,她却刺 也很了不起,」藍夜說,「

事情的看法也是比較軟性的。 說,「你像很累。」到底是女人,對一件 「我看你還是先躺一躺吧!」司馬洛

了知覺,扶着她的人也祇好讓她躺倒下來 她的身子一軟,就放棄了。她是已經失去 是支持着,要等到警車來臨的一刻。這時 這好像使藍夜稍爲放心一點了。她似乎就 來自幾個方向了。當有人墮樓,救傷車也 了。她暫時不能回答問題了。 到達了現場,警車自然也會跟着趕來了。 藍夜點一點頭,這時,警車的聲音也

說,「他們知道得沒有我們那麼多,又沒「我們又得跟警察碰頭了。」司馬洛 有時間解釋,你們能應付他們嗎?」

說,「這個你放心好了。」 「可以的,」其中一個莫先生的手下

方便的,譬如,這些事情,他們就可以代是碍手碍脚一點,不過却有一些時候是很 爲解决,而且,他們是可以解决得很容易 有他們這些人在身邊,有些時候無疑

索了一遍。他不知道藍夜是否會高興他這為他在藍夜的家襄逗留過,相當澈底地搜 則是在她醒過來之後才到達醫院,那是因 候,她是已經在醫院裏了。司馬洛和丹妮 後就可以講話了,自然,當她醒過來的時 藍夜是受傷得並不重的,她醒過來之

多一些。有些時候是不能够太浪費時間去 ·,他想知道得多一些,而且急於知道得 《做。看來她是多半都不會高興的了,不 的 特別留起來讓司馬洛和丹妮來向她問話似現在還沒有受到什麼人問話,就像她是給覺得現在情形是有點特殊了,因為她等到

了 藍夜嘆了一口氣,搖搖頭:「我並不 司馬洛說:「鄉個殺你的人已經死去

莫先生已經在那裏等着他了。 莫先生說:

他與丹妮一起到達藍夜的病房外面

「很有趣!」用手指一指自己的胸部,心

研究那些手續問題的。

有自衞能力的。通常一個女人對着一個拿 刀子的人,並不容易取得勝利。」 「看來,」司馬洛說,「你也是相當

是想這樣做的,但是我沒有辦法。」

窩的部份

?」藍夜問。 「難道一個人有自衞能力也是犯法的

莫先生的意思就是說,藍夜的胸部也是

他和丹妮都知道莫先生所指的是什麼

「是的,」莫先生說,「她也是。」

「她也是?」司馬洛詫異地問

我們並不是存心留難你的。」 「不,」司馬洛說,「你得先明白

經成爲一個兇手了嗎?」 「爲什麼呢?」藍夜說,「我不是已

她是兇手了。」 9 「照你所講,那你就不是兇手,而變成 「你是自衞而這樣做的,」司馬洛說

藍夜凝視着他,奇怪司馬洛對她的態

度怎麼是那樣溫柔 司馬洛又說 • 「現在,你先告訴我這

生說,

做了一些什麼打草驚蛇的事情呢?」 - 會不會是你的人在調查她的底子的時候

「我的人是不會這樣魯莽的,」莫先

許久,都沒有人碰他的寡婦,」司馬洛說

很凑巧凑巧的就是,徐天賜死了這

「現在,我們要跟她談的時候就出事了

上她是跟丹妮相同更多了,因爲女性的箭 丈夫徐天賜一樣,也是跟丹妮一樣。事實 ** 有着一個那箭咀樣的疤的,跟她死去了的**

,方向跟男性是不同的

剛也知道這件事情,是你通知他的。誰知

「我看你還是問問古如剛吧。

古如

道古如剛又幹了些什麼呢?」

一唔,」司馬洛聳聳肩,「目前

,我

件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吧。」 藍夜聳聳肩。「我— 下班回來-

起身來 抵抗起來,我給她刺了好幾下,後來我把 在我的房子裏了。她拿着刀子要殺我,我 她一脚踢開,她跌出露台上-了一個澡,出來的時候,就看見這個女人 我是在夜總會裏唱歌的。我下班回來,洗 ,我醒過來,後來又暈過去了。」 我昏了一陣。後來你們進來了 我也爬不

「你跟這個女人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X68

都得到補充了,她看看司馬洛和丹妮,想 當良好的,她已經過了輸血,失去的血液

想,就認得他們了,認得這兩個人是

的傷口已經過了包紮,她的精神狀態是相

他與丹妮一起進入藍夜的病房。

藍夜

們先跟藍夜談一談好了!」

在她暈過去之前跟她講過話的。藍夜一定

識她。」 「沒有,」藍夜說,「我根本就不認」司馬洛問。

你呢?」 司馬洛問 「那爲什麼她會到你的家裏來企圖殺

搖着頭。她剛剛又再度記起,那個女人是 巳經死去了的 「這就要問她 我不知道。」藍夜

嗎? 有人會對你這樣做呢?你有跟什麼人結怨 「想一想,」司馬洛說道,「爲什麼

瘋狂的。」 「沒有,」藍夜搖搖頭, 「除非她是

因爲你的丈夫呢? 「那麼,」司馬洛說, 「這會不會是

道一些什麼?」 藍夜奇怪地看着司馬洛•• 「你對他知

怪嗎?」司馬洛說道。「你認為說他自殺 是不服氣的。」 「他死的時候,你不是說他死得有古

以前的事情了,這樣久之後 「不錯,」藍夜說,「不過這是許久

滅口 殺死他的人不想你去張揚,所以就要殺你 並不是自殺的,那就是有人殺死他的了。 而殺你了,」司馬洛說,「假如你的丈夫 「那麼,你認爲很可能會是爲了滅口

現在都已經沒有想這件事情了! 「但是這樣久之後?」藍夜說,「我

呢?」 似乎很不平。是什麼使他們不來對付你的 「在那個時候,」司馬洛說,「你却

「難道你以爲我是跟他們妥協了?」

的。藍夜的眼睛好像着了火 ,在噴射着火燄似

我現在不過是在問你。」 「我並沒有說什麼,」司馬洛說,「

來的。我不吵鬧,他們就不碰我了——我殺多少人,賠多少錢都是不能使他活轉過 猜 帮助我,所以我就算了。反正人都死了 不過當時想到我是那麼勢孤力薄,沒有人 藍夜聳聳肩··「其實並不是這樣。我

「他們是誰?」 司馬洛問

是完全的真話。 的,所以很容易使人看得出她這一句並不,她這樣否認的語氣和神情都是不够澈底 「我不知道。」藍夜搖搖頭說。不過

,也許會再來另一個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他們一個失敗了

「我現在不是正在受到保護嗎?」 藍

洛說, 「沒有人能够永遠保護你的 司馬

會不擇手段地來殺你呢?」 否够周密。依你的意見,你認為對方是否洛說,「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們保護得是

「我不知道。」

以前你不是很急於追究的嗎? 要守秘密守得這樣緊了,」司馬洛說 「我不明白爲什麼你現在忽然之間又「我不知道。」配才

這樣着緊呢?」 重視的嗎?」藍夜說,「怎麼現在忽然又 「以前並不是我們處理這件事情, 「以前你們不是對這件事情並不怎樣

改變了。」

司馬洛說,「而且到了現在,情形也有

「是嗎?」藍夜說,「有怎樣的改變

呢?

秘密不是一定守得住的。」 查她的身份,可能很快就會查出來,所以 努力守着秘密。所以我想提醒你一件事情 洛說:「我看你的神態,你似乎還是正在 ,那個墮樓而死的女人,我們現在正在調 司馬洛與丹妮交換了一個眼色。司馬

藍夜還是聳聳肩,不置可否的。

肯决定告訴我們多少。很好,我先告訴你 你應該先知道關於我們的一切,然後你才 點吧。丹妮,你先讓她看看!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看你似乎認爲

鬆開一點,便露出那箭咀的疤痕了。 頭的,所以很方便,她祇要把乳罩的扣子 在下面的胸圍,而由於白閨的扣子是在前 容易了。丹妮解開襯衣胸前的鈕子,露出 好在藍夜也是一個女人,所以就比較

的嘴巴就像給彈簧彈開似的張大了。 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方式。藍夜 許是世界上最奇異的一種方式了。但是不 這是一種很奇異的自我介紹方式,也

助她調查這件事,也可以說她是在帮助我 調査這件事。」 沒有這個,我是丹妮的好朋友,我正在帮 司馬洛說。「我並不是害羞,我祇是

「哪一件事?」藍夜問。

馬洛說,「不過,我們翻開紀錄,查出你 談,希望你供應一點綫索,我們找到來, 的丈夫徐天賜也有這個,我們想找你談一 却發覺幾乎有人比我們先到了。在這種情 形之下,我相信你應該是有一些什麼綫索 本來不是你這件事情,」司

道,當時我已經揭發出來了。」「我不知道。」監夜說, 「假如我知

嗎? 呢?你甚至不知道他到那座大厦去幹什麼 「但是你似乎跟他的感情很好,如膠 ,你怎麼會不知道他有些什麼仇人

事情,也許可以發一筆大財,但是他知道 我知道他可能要挺而走險,做一件危險的 不贊成,爲了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吵過了。 很困難,我提議我出去唱歌維持生活,他 如那是有關生活的問題。那時我們的生活 連妻子也不願意講的。尤其是妻子 收藏在心裏,怎麼都不肯透露出來。就是 與女人有所不同的。男人是有些事情喜歡 的感情是好的,不過,男人有些地方却是 我不會贊成的,所以在事成之前不告訴我 要去做了。所以,你應該明白我的處境 當時,在事發之後,我不能够把這個內幕 方不明白內幕,自然不覺得有調查的必要 能够要求警方把這件事調查清楚,然而警 既然他不告訴我,我也沒有辦法勸他不 「我不知道,」藍夜搖着頭,「我們 -沒有人會同情我們的。我祇 假

「現在你不怕把內幕講出來了,」司 我不知道,」藍夜說道,「不過 ,「你還有什麼可以提供的呢?」

你不認爲你應該多告訴我一點關於你的事 我就不相信你是爲了要替我丈夫伸寃而來 你們究竟是正在辦一件什麼案呢?

要的目的並不是爲了你。 「我也不想騙你,」司馬洛說,「主 不過,我却覺得

> 供應的,不然就不會有人那麼着急了。」 藍

夜問。 「究竟你們正在調查什麼事情?」

老前輩,死的方式與你丈夫很近似一 「你是說那個一 「有一個人,」丹妮說,「是我們的 ?」藍夜問道

從玻璃大厦掉下來的那個? 「是的,」丹妮說,「我正在懷疑

有人要對我們這一帮人有一個不利的計劃 ,而我想把這件事情弄清楚。」 「我跟你一 一」藍夜打量着丹妮 .9

射殺丹妮,那這個疤就沒有什麼自己人的 看來我們是自己人,是不是?」 當一個胸前也有這種疤的人曾經企圖

是令箭的眞正繼承人,而我知道幾代以來 作用了。但是丹妮暫時則沒有指出這一點 。她說••「是的,不過我却不認識你。我 ,有不少別的分支分出去,我們沒有聯絡 ,亦無從聯絡。」 ?」藍夜以一種又有所

不同的眼光看着丹妮,似乎對丹妮增加了 份尊敬了

都扣好了。 「是的。」丹妮說。她把乳罩和衣鈕

也是一樣的。」 身上也有這個記號,我倒沒有猜到原來你 丹妮說:「你呢?我知道你的丈夫徐天賜 藍夜還是帶着那種新的敬意看着她

時代,到底是不適宜幹這一門職業的! 女人,成績沒有那麼好,而且我認爲這個 「我們受過相同的訓練。不過我到底是個 「我們是自幼就相識的,」藍夜說

的。這兩件事情應該全是同時解决。現在你這件事情跟我們的事情是有很密切關係 ,讓我先告訴你我們這件事情的詳實情形 「你們的上一代是誰呢?」丹妮問

告訴了藍夜。 於是司馬洛就把這件事情的離奇經過 吧。你講得沒有錯,你是應該先知道得多

一些的。」

當他講完了之後,藍夜沉默着。

可以講的嗎?」 「現在,」司馬洛說:「你有什麼話

-」藍夜說•「我不明白

如你不知道我有,我也不知道你有,你們 麼我們自己人,也會自相殘殺起來了? 因此你也並不知道古如剛是我們這一支派 都不是正統的傳人,跟我們並沒有聯絡 不一定知道我就是有這樣一個記印的 的掌門人,也不知道鐵黃蜂的地位是多麼 ,正

「這倒是眞的。」藍夜說。

丈夫的死有點什麼綫索可以透露了吧?」 件事情了,」司馬洛說,「你也許對於你 「現在你已經明白了這大概是怎樣一

的 頭 而從那個地方墮下來。」 。到一個他沒有理由會去爬的地方去爬 「我丈夫的死法,跟鐵黃蜂是很相像 「正如你所講,」藍夜緊緊地皺着眉

的?」 厦去爬呢?」司馬洛問道:「你怎麼知道 「爲什麼你的丈夫沒有理由到那座大

的東西 」藍夜說,「那裏並沒有什麼值得偷 「我自己也在事後去觀察過那座大厦 ,而且假如要去偷東西的話,也不

> 「你有聽過朱伯伯這個人嗎?」 「我們是由朱伯伯收養的,」藍夜說

過 ,我們還可以有機會結識的。」 「很對不起,沒有,」丹妮說,「不

他是一個很好的老人。」 很老了。他看着我們成婚之後他就死了 「他已經死了,」藍夜說,「他已經

去調査就愈好的。」 嗎?」司馬洛問,「這種事情是愈早派人 「你可以給我一些有關他的詳細資料

天賜都是打仗之後流浪在街頭的小孩子贼,從未失過手的——他自己說。她和? 給棄在街頭了。她與徐天賜就都是這樣給 她什麼親人都沒有,她懂得人事之前已經 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照她的記憶所及, 位朱伯伯的名字就是叫朱伯,他是一個竊 朱伯收留起來的。 藍夜遲疑一下,就說出來了,她說這 -他自己說。她和徐

的 且他也沒有妻子。但是他是盡了他的能力 怎樣也不像是一位父親,」藍夜說,「而 生活過得相當愉快。」 ,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在他的養育之下 「雖然他的年紀比我們是大得多,說

的嗎?」司馬洛問。 「就是他在你們身上烙下了這些烙印

們這些本領,他也教我們 代傳下去。」 女之後,我們也要同樣做。我們會一个 「是的,」藍夜說, ,當我們有了 「因爲是他敎我

「他有講嗎?」 「他自己又是什麼來歷呢?」丹妮問

「他沒有提過,」藍夜說, 「我們是

採用爬高的本領,這一點丹妮大概也是很而已,還有開鎖之類,逼不得已的時候才需要爬上去,我們所學的本領不單是爬高 問過他的,但他就是不肯講

呢?」 「那麼他是爲什麼會從那上面掉下來 司馬洛問

出來的,我在他睡着之後聽到他夢囈,聽 他講的話,就大致猜到是這件事情了。」 有人逼得他很緊,而這也是他在夢中透露 「我不知道,」藍夜說, 「我祇知道

什麼?」司馬洛問。 「但是不知道是誰在逼他,以及爲了

了事之後,我才明白過來。」 還以爲他心目中壓逼他的是我呢?直至出 壞,他是難免有被壓逼的感覺了。起先我 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們的經濟情形那麼 「我不知道!」藍夜說・「我以爲日

洛

來往的吧?」司馬洛問道。 「你總知道他死之前是跟一些什麼人

們也不知道要動用多少人才能够把他們逐現在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而且,你 」藍夜說••「我很難全部都講出來,有些 一查清楚了。尤其是事情已經隔了這麼久 「跟他來往的人很多,不三不四的

他嗎?」藍夜皺起眉頭。「這是阿標?」 司馬洛掏出一張照片來,說: 「什麼阿標?」司馬洛問道。 「認得

跟我的丈夫吵過,後來我的丈夫就沒有再 跟他來往了。 ,還要介紹女人給我的丈夫。我爲了他而 起去喝酒的?」藍夜說, 「他以前有一個時期常常跟我的丈夫 起碼我不知道他還有跟他來 「這個人很壞

> 錄音機,走到門口遞出去,然後又拿了一 今日的事情,似乎不大可能還會是與他的 沒有關於這個朱伯的紀錄。 的人自然會根據藍夜的口供而查一查看有 隻新的回來。這比較速記更好了。莫先生 上一代有關的。」他從袋裏掏出一隻盒型 . 「不過這也不重要了,」杜丹說,「

很高强了?」 ,那似乎在你的心目中,徐天賜的本領是 丹妮說:•「你說你的本領不及徐天賜

的了。」 這個世界上,實在是再不適宜做這種事情 樣的。並不是本領好就是可以生活下去 「你也許不明白,我們這種職業,就是這 「他是本領相當高强的,」藍夜說

是這樣講的。現在,我們再談談你丈夫死 不會是自殺的?」 亡的事情吧。你當時認爲他死得古怪,他 「說得很對,」司馬洛說,「丹妮也

個不會自殺的人。」 「不錯,」藍夜說,「我知道他是一

「假如不是自殺,那就是失足或者被

。」司馬洛說。 「不是失足,」藍夜馬上說道,

座大厦,他是絕對有本領爬上去的。」

正在爬去的時候給人推下來的?」 「是嗎?」司馬洛說,「你認爲他是

是給人帶到那上面而丢下來的。」 能是正在爬的時候給人推了下來,亦可能 「我祇知道他不會是自己跳下來的,他可 「這一點我就不清楚了,」藍夜說,

又認爲是爲什麼會有人這樣對他呢?」 「是這樣嗎?」司馬洛說, 「那麼你

得到他呢?」司馬洛問道,「或者有什麼「這個阿標,又是從什麼地方可以找 人跟他有關的?」

既然你有他的照片,也不必問我了吧?」 從那些花天酒地的地方找到他了,而且, 「假如他沒有改變的話,那就應該可以 「這個人一 」藍夜皺着眉頭想一想

我們什 手,既然已經死了,他當然就不能够告訴 是趙明,那個胸部也有這種烙印的輕機槍 片而已,而且他並不是叫什麼阿標,他就 司馬洛聳聳肩。「我就是祇有他的照 .麼了。」

「哦-?」藍夜眼睜睜地看着可馬

密 1,而他現在又是要來殺死我們。」司馬洛說:「他跟你的丈夫曾經過從很 「現在我們倒發覺多了一 點竅妙了?

「難道一切都是他弄出來的?」藍夜

問

是一件工具吧了,我還有一件事想問你的。「我認為他充其量不過是受人指揮的, 部是有這樣一個烙印的吧?」 那就是,這個阿標,你並不知道他的胸 「恐怕沒有那樣簡單吧?」 司馬洛說

訴我的 他就是有這樣的特徵,他也不會有機會告 我不喜歡這個人 「我不知道,」藍夜搖搖頭,「而且 ,連話也跟他談得不多

問? 「那你的夫丈可知道嗎?」 司馬洛又

知道 ,他是會告訴我的 他 藍夜又搖搖頭,「假如他 ,這並不是普通的

提起來呢?」 事情,絕對不是常有的,他怎麼會不對我

標的人可知道你們的身上是有這個烙印的 「那麼,」司馬洛又說。「這個叫阿

也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就是了。」 後說了很多話,也不出奇的,總而言之他 「他常常向我的丈夫灌酒,我的丈夫酒 「這一點我可不大清楚了,」藍夜說

馬洛問:「我不知道這『大王』究竟算是 一個外號抑或算是一個名字?」 「有聽過一個叫李大王的人嗎?」司

是到一間公司裏把一些重要的文件偸出來 過來往,我的丈夫替他做過一件事情,就 是一個外號,有這樣一個外號的人,你大 這件事情很生氣,李大王是姓李的,大王 後就斷絕了交易,照我所知,李大王爲了 地方去殺一個人,我的丈夫拒絕了,這之 不過這一次却是要他偷進一個守衞森嚴的 爲我的丈夫成績很好,又要他再做一件, 了眉頭,她說:「這個人嗎?我們跟他有 概也猜得到他不會是一個小人物了?」 ,不過那是相當久以前的事了,他似乎認 丹妮瞥了司馬洛一眼,而藍夜則皺起

「大到什麼程度呢?」司馬洛問。

。這是一個身份相當神秘的人,照我從我我告訴你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我都不知道 這個阿標介紹的。可惜阿標已經死了?」 丈夫的口中所知道的,這個李大王也是由 「我不知道,」藍夜說,「你就是要

「怎麼我沒有聽過呢?」 「什麼李大王?」丹妮在旁邊奇怪地

「這是那個女兇手臨死之前告訴我的

起疑心了。 ,派一個女人來 ,你們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你們很可能比我先

已經有人在附近留心着的了,假如是一個「這也是眞的,」司馬洛說:「我們 一個女人,果然給她溜進去了。」 人的話,很可能已經給我們截住, 更是逃不過我們的注意, ´但是 要是

「這就是了。 」藍夜說。

帮忙,你還是休息一下吧,我們不能够令 「很好,」司馬洛說:「很多謝你的

藍夜說:「真的需要那麼久嗎? 「醫生說我得在這裏逗留一個月

。假如你是想出去做些什麼事情的話,我我還是不大贊成,你留在這裏會安全一點,「我相信你兩三天就可以出去了,不過 月時間你也是不能够靈活地走動的。我們 幸而沒有傷及重要的筋絡,但是沒有一個 看你還是忘記掉吧,你的大腿給刺穿了, 裏是最好的 的用意並不是軟禁你 「假如你是想回家養病,」司馬洛說 ,祇是認爲你留在這

起辦這件事情的 藍夜說:「本來我是希望出去,跟你們 一旣然這樣, 也沒有人有辦法了?

會辦得妥妥當當的。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 眼中忽然勇起了淚水。 「我們

了,你已經幹得很好,你已經帮了不少忙 ,假如這件事情解决了 丹妮捏捏她的手·「你還是不要難過

可馬洛說。

訴了我這些。」 經死了,她也相信活不了多久,她就是告 說他們都是被逼做這些事情,現在趙明已 ,」司馬洛說,「趙明也是一樣,她 「她就是說,李大王逼他們做這件事 「她還有講過什麼嗎?」丹妮問。

她要殺我的時候倒是很落力的。」 是這樣嗎?她倒很不像是一個被逼的人 「哼,」藍夜不屑地冷笑一聲,「就

說 個逼她的人了。」 她是被逼的,這並不就表示她是一個好人 不能够絕對强逼一個人做這種事情,她說 趣的話,他是不容易被逼殺人的,你就是 不過當她失手的時候,她自然就要埋怨那 ,她可能已經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了, 「一個人假如不是本來就有殺人的與 「這種事情倒是很難講的, 」司馬洛

地說。 「也許就是這樣吧?」藍夜無可不可

知道一 索 丈夫和鐵黃蜂的死亡都是被逼的。」 ,趙明和這個女人都是被逼殺人,而你的 「現在我們雖然也查不出什麼重要幾 點,那就是,有許多人都是被逼的 司馬洛說:「但是我們也起碼可以

「他們都是被逼的?」藍夜問。

逼得很緊嗎?」司馬洛說。 「你不是說你知道你的丈夫是給他們

有講些什麼嗎?」 「那麼鐵黃蜂呢?」藍夜問道・「他

「但是他是毫無理由要去爬那座大厦的 「他沒有機會講什麼?」司馬洛說:

他已經退休了,他不會再去偷什麼,他不

兇狠的神情 看到他的眼神是很硬的。他有着一種近乎 在他的眼睛可以看到了,而司馬洛與丹妮古如剛已經脫下了他那副黑眼鏡。現

馬洛說

故 這也許是因爲司馬洛蔣得清楚和簡潔的緣剛一直都沉默着,並沒有提出什麼問題。 出什麼問題了。 夜這件事情的經過都告訴了古如剛。 ,要點都講出來了,古如剛也用不着提 ,古如剛的大廳之中。司馬洛已經把藍 這是一個鐘頭之後,在古如剛的住宅

去了 想殺死藍夜,結果不成功,而自己墮樓死 的 面前,說。「這就是那個女死者了,她 最後司馬洛又把一張照片放在古如剛

的,假如你有一個名字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我不可能認識每一個身份可疑的人的樣貌 是沒有什麼表情。他說:「我不認識她 古如剛拿起照片來看了一眼,臉上還

有這麼容易查出來了。」這個人是沒有案底的,所以她的身份就沒 「暫時還沒有查到,」司馬洛說,

是從何處走漏的,那就恕我沒有辦法告訴 多了,就難冤會走漏消息。至於消息究竟 吩咐我的人們調查有關這個人的事情 查好了 你了。有很多可能性,但是我認爲我可以 保證的就是沒有我的人會故意洩漏出去, 去的問題,我猜這是我的責任了,我 。至於你所講的關於藍夜的消息洩 」古如剛說,「這個慢慢再去

> 但可假設他是正在爬高中途跌下來的。 沒有到那座大厦去,然而他却從那上面跌 比較合適的,你的丈夫可能亦是一樣,他人放槍把他射下來,目前這個解釋似乎是 嗎?他被人逼着爬到沸上面去,然後就有 設鐵黃蜂也是被逼的了,還有更好的解釋 大王是喜歡逼人家做事的,我們就可以假 可以偷得到什麼的,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李 下來了,我們祇是不知道他有沒有爬過, 需要偷什麼,而他到那個地方亦沒有理由 __

也正是我們要查出來的事情嗎?假如我們 爲什麼要逼人家做這種事情?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這不

以解决了。」 知道了這個答案的話,那問題就大致上

明的人之外。」 呢?除了你的丈夫和這個又叫阿標又叫趙 ?我是說,有沒有其他什麼人是認識他的 在這個叫李大王的人身上的,你能够提供 算找到了一個對象了,問題似乎就是集中 一點綫索,讓我們知道怎樣可以找到他嗎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總

是祇有我丈夫和阿標跟他有聯絡,其他的 我相信他們是會守着秘密的。」 很樂意宣傳他們與李大王之間的交情了。 那種不可告人的事情,那他們當然也不會 外,亦沒有別人提起過他,照我所知,就 人是不知道的,他們旣然替李大王做的是 「我根本沒有見過這個人,而除了阿標之 「這個我是講不出來了,」藍夜說:

有別的綫索可以提供的了?」 「那麼,」司馬洛聳聳肩:「你是沒

「我看這一點也是不能怪你的。」司人,那就自然會一傳十十傳百了。」 人的,你不問人就等於沒有查,但一去問他們查問有關一個人的情報,是需要去問

「不過也不要緊了。」古如剛說

李大王是誰。」 你們旣然問出了一個李大王。我知道這個

是有聽過的。」而且他相信莫先生現在就 」古如剛又說,「你有聽過這名字嗎?」 「沒有,」 「李大王就是一個名叫李文清的人 司馬洛說,「也許莫先生

時間,用不着他又要在事後去打電話聯絡朶裏,讓莫先生知道的。這可以節省很多 烟匣型無綫電通話器,他跟古如剛的談話 馬洛的袋裏有那一隻用以與莫先生聯絡的已經在開始搜集這個李文清的資料了。司 ,都可以透過這通話器而傳到莫先生的耳

位多賺一些錢更好。於是他反而使那種生 如剛說,「他以前是在金三角地帶負責反 意更蓬勃了。 一樣,他發覺根本反不來,還是利用這職 毒工作的,不過正如不少做這種工作的人 「李文清是一個退職的情報員,」 古

問。 「撈够了油水就退休了嗎?」司馬洛

的! 「不是,」 古如剛說, 「他是被革退

現了嗎?」 吸う 司馬洛說,「他的貪汚給發

,貪汚是人人都知道了,有什麼叫做發現 「並沒有,」古如剛說,「那些地方

> 藍夜說。 「我可以講的,我都已經對你講了。

來殺你呢? 司馬洛說:•「爲什麼他們要派一個女人 「我祇是還有一件事情感到奇怪的

是男人 的話,她也可以按門鈴賺門進來的,假 ••「而且我是女人,萬一她弄不開門進來 「那個女人的本領並不差, ,我就不會開門給她了。 」藍夜說

就什麼問題都解决了嗎?」司馬洛說。 ,那麼祇要用輕機槍來一次大掃射,豈不 「我的意思是旣然他們喜歡用輕機槍

「是嗎?」藍夜說:「但爲什麼呢?

就是祇有趙明一個喜歡應用這種東西的 輕機槍的人不是容易找的,並不是許多人機槍的了,但是,我却不這麼想,一個用 到機關槍掃射,你就認為他們是喜歡用輕射,」藍夜又說:「你可曾經在泗店裏受 都喜歡用這種難以收藏的武器,也許他們 「你在那座貨倉裏曾經受到機關槍掃

「還有手榴彈呢?」司馬洛說。

預期的效果的,這並不是百發百中的東西 還得把一個人逼在一個角落裏才容易達到 夜說:「除非明知道對手太强,不是可以 ,很容易躱過的。」 輕易取勝的,才會動用到這東西。而且你 「手榴彈並不是很好用的武器,」藍

對這種事情是知道得很不少的。」 「有點道理,」司馬洛說。「看來你

爲了減口,而要殺我,他們當然怕诟去的我認為還有另一個理由就是,旣然他們是:「我不是把朓個女人摔了下樓嗎?總之 「我並不是一個好欺的人,」藍夜說

爲分賬不勻吧了給人 他自封爲李大王,也可見一班!」 一個殘暴成性,心理有點問題的人,你看權力,他就也隨時可能給抓起來了,這是 他有同樣權力的人也爲數不少,他沒有了 掉了,因為總會有人接他的任的,而且跟人情世故的人,他一給革退了,就馬上溜 於是李文清就給革退了。他也是一個懂得 他弄死了,而死者有些並不平凡的家屬, 倒轉過來抓那些無辜的人。聽說有些人給 私仇,應該抓的人他當然不會去找,祇是 忍而給革退了的。他利用他的職權而公報 。這個李大王却是因爲殘

格是相當脗合了。」 過受到壓逼的跡象,這似乎與李大王的性 夜也說她的丈夫徐天賜在死亡之前,也有 的那個女郎,說她和趙明却是被逼的,藍 趣的資料,這個人是喜歡虐待人的,死了 一唔 ,」司馬洛說:「這些却是很有

題,我們得先作一些調查!」 他的仇家也不會少,所以一時間,我也講 最懂得保持自己的身份的神秘的,尤其是 容易找。你知道,幹他那種工作的人,是 他又說。「不過可惜的就是,這個人並不 相像了。」他接觸到司馬洛的疑問的眼光 提起他,在性格的方面而言,就的確是很 大王之前,我自然沒有想到他,不過既然 不出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了。對於這個問 ,亦知道司馬洛打算問的是什麼了。於是 「是的,」古如剛說,「沒有提起李

大王爲什麼要做這樣一件事情呢?」 「但是動機呢?」司馬洛問道,

「我目前也是不明白,」 古如剛說

根據,動機則倒是可以慢慢查出來的!」 這個人來了。不過現在既然有了這個人做 「假如我知道動機的話,我也早就想得出

得不少的了。你不知道他現在是正在什麼 些什麼事情吧? ,」司馬洛說, ,也許你會知道他現在是正在幹着一 「你既然一提這個名字就記起了這個 「那你對他應該是知道

而且 還能够做別種生意嗎?」 生意有關了。以他的本事,以他的聯絡 猜他可能是爲自己工作多過爲別人工作 了。換句話說,他就是一個職業間諜。我 的間諜了、現在他就變成了職業的情報官 「他本來是情報官,情報官也就是官方 可想而知,他的工作也一定與以前的 「還不是他的老本行嗎?」古如剛說

馬洛說 「你不會是跟那種生意有關吧?」司

說

能够容忍古如剛受到這樣的侮辱。 出抗議。 「不要亂講話!」丹妮馬上在旁邊提 到底古如剛是她的掌門人,她不

說

說 在更不需要有了。」 以前從來沒有跟這種生意有什麼關係,現 古如剛的神情則沒有很大的改變。他 「不,我與這些生意並沒有關係,我

是有點道理的。一個人除非急於要錢,不 不了身,所以很有錢還是不能不幹。不過 然就不會幹這一行,幹到有了錢之後就脫 個人既然已經有了錢了,就不需要再去 「唔,」司馬洛點點頭,「我猜這也

「這正是我的意思。」 「那就古怪了。」司馬洛說, 馬洛說,「李大」古如剛說。

大好看。他說。「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馬洛才從梯子上再爬下來了。他的臉色不 ,古老板。」

情

問道。 「那上面究竟有些什麼東西?」丹妮 「有人在那裏面裝設了一個無綫電控

制的爆炸系統!」司馬洛說,「不過還沒 有裝上炸藥。」

海中。 而且已經給我叫人拆下來運走,丢進了大 「炸藥是已經裝了,」古如剛說,

「這是什麼意思?」丹妮問道。

見了,祇剩下一個大洞,而且自然這裏面 的人亦是不會再存在了。 「要是一爆炸起來,這整個地方就會不 「那是十分厲害的炸藥。」古如剛說

你們都殺掉?」 「是的,」古如剛說 「所以你就是因此而說有人正企圖把 司馬洛問道。 「難道這證明

還不够充份嗎?」 麼要裝在這裏呢?」 「我不大明白,」司馬洛說,「爲什

然改爲移到那邊去的。」 最理想的地方了,直至最後一天,我才忽 份 計劃在這裏舉行殮葬儀式的,我這裏有股 ,這裏是最豪華的一間,因此這裏也是 「因爲,」古如剛說,「我本來就是

「你一猜就猜出了是這樣一回事了。」 「你的腦筋倒眞靈活,」司馬洛說

知道鐵黃蜂死去了的時候,我祇是想到兩 如剛說,「我祇是覺得有點不對,起初我 ,第一件事情就是爲什麼有人要殺死 「我並不是猜出了這樣一回事,」 古

> 上與你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然而你的生 王要對付你,最重要的理由該就是在生意 意與他的生意却又並沒有任何衝突的。」

掉! ,」古如剛說道,「他想把我們全部都殺 「我認爲這個人的神經可能有點問題

這個跡象呀!」 並不覺得他是要把你們全部殺掉。並沒有 他是有一個針對你們的打算的,但是我却 麼意思呢?我並沒有這個感覺。我也懷疑 司馬洛皺着眉頭看着他。「這又是什

閒時間的,你跟我走一趟如何?」 「我看你現在也並不太忙,你是有一點空 古如剛這時忽然微笑起來了。 他說

「但是,葬禮已經過去了。」司馬洛 「到哪裏去?」司馬洛問道。 「到殯儀館去。」古如剛說。

「我是要你去看一些東西!」 「我並不是要你參加葬禮,」 古如剛

彈跑車來的,而古如剛自己則是另外有一 的車子後面。 而不同車了。司馬洛開着車子跟在古如剛 部由司機駕駛的大車子,所以他們是同路 司馬洛與丹妮是乘坐司馬洛那一部避

殯儀館去。」 「他的路走得不對,我們現在並不是要到 駛了一段路之後,司馬洛對丹妮說:

認得路的,他說帶我們去看一些東西,他 殯儀館去。」就是帶我們去看一些東西,也許並不是到 「是呀,」丹妮說,「不過他不會不

可馬洛說 「但他自己說是要到殯儀館去的。」

丹妮說,「一會兒就可以明白了。」 「我相信他對這一點一定有所解釋

講過。 如剛所講的就是鐵黃蜂學行葬禮那一間了那是另外一間殯儀館。可馬洛當然以爲古 過不是司馬洛心中所以爲的那一間而已。 之後,司馬洛就發覺古如剛並不是講了話 跟在古如剛的後面。他們再行駛了一段路 不算數的,他們果然是到殯儀館去,祇不 ,但是這祇是他以爲而已,古如剛並沒有 司馬洛無可奈何,祇有開着車子繼續

車了。當然,這並不是經濟能力較差的人 ,單單是那座停車塲就可以停泊二百部汽停了下來。這家殯儀館是富麗堂皇得多的 華大汽車。喪事是天天有人辦的 可以使用的地方。停車塲上已停着不少豪 他們的車子進入了殯儀館的停車場

像一間一流大酒店。」 司馬洛吹了一聲口哨:「了不起,就

好的。」 不在這裏替鐵黃蜂做喪事呢?這裏才是最 丹妮有一點埋怨的語氣•「爲什麼他

事了。」 尊敬,爲鐵黃蜂進行如此隆重的葬禮,那跟你相同的。旣然古如剛對鐵黃蜂是這樣 的了,不過在這一點上,則我的看法倒是 麼他就是應該在一個最豪華的地方做這件 了就是死,什麼風光大葬,也是不切實際 「本來嘛,」司馬洛說, $\overline{}$ 個人死

下來,司馬洛與丹妮都下車,跟隨着古如他們的車子也在殯儀館的停車場中停

題 這件事也別問我,這是我回答不出來的問人我不知道,」古如剛搖着頭說,「是他幹的。」

能做得出手的事情,不會是爲了什麼利益 並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們雖然不敢自稱 ,而是爲了恨,他一定是恨透了你們。」 一個狂人。」司馬洛說,「這是個狂人才 古如剛又是聳聳肩:-「這亦是另一個 「任何人要這樣做的,這個人必然是

而且,也沒有可能全體做過這樣對不起人 來對付我們的事情。」 吧。我們並沒有做過足以令人用這種手段 「我們這個團體一向都是很講究道義的 「這一點我倒可以保證,」丹妮說

如剛說,「這裏不是談話之所。」 的事呀!」 「還是到我的寫字間來談談吧!」 古

們還是走吧,不管到什麼地方去,總之不丹妮指出,「我就是不喜歡這個地方,我 要在這裏。」 「這裏的寫字間也不是談話之所,」

如剛的家中了!在那裏,他們則是可以比 較舒服地談話的 他們離開了那個地方,索性就回到古

這並不是很聰明的做法,亦不一定能成功 成功。我早就覺得,企圖嫁禍在你的身上 他更加痛恨了,他要害我們的計劃並沒有 恨我們,這是很對的,司馬洛,而且現在 ,祇是爲了挑撥我們與你們之間的仇恨! ,這是一件比較牽强的事情,殺掉鐵黃蜂 古如剛說:「你剛才說這個人極端痛

> 辦喪事,而他們又不是來弔祭的人。 剛進入了殯儀館的側門,因爲那裏正有人

間殯儀館我也有很大的股份,這是此地最 古如剛說:「你們也許不知道吧?這

這並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真的,也許這是 與這個地方所應用的防腐劑之類有關吧。 更是多而複雜了 那既是一間巨大的殯儀館,裏面 麼樣?!」 ,這種地方總是有一股令人不快的氣味, 古如剛帶領着他們進入了地下室中 古如剛揮揮手說:「你看這個地方怎 ,但不論是如何設備豪華的殯儀館,裏面的部門就

裹看來是已經有一段時期廢棄不用的了,什麼,有一個角落裏堆放着一些雜物,這 不過仍然是有着那一股令人不快的氣味。 這是一 古如剛把黑眼鏡脫了下來,司馬洛說 座空洞的地下室, 裏面並沒有

你爬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要我們看的是什麼呢?」 古如剛指指一旁的一把梯子,說:

室並沒有窻子,空氣就要靠這空氣槽供應 裏有一條用鋅鐵製成的空氣槽,由於地下 那把梯子是通到天花板的地方的,那

他把鐵格推開,就可以望進那空氣槽的裏 面,由於那度梯子是祗能够容一個人爬上 動的,已經半開着,就像是一度門那樣。 ,她就 去的,所以丹妮不能跟着司馬洛上去看的 司馬洛爬上去,看見那一 祇能够在下 隻鐵格是活

後來,在看了好一段長時間之後

計劃失敗了,在不知所措間的行動的。現在我們就明白了,那麼是因 「他會再來的。」丹妮說,「一定不失敗了,在不知所措間的行動。」

這麼簡單就算。 「我看他目前正在担心的問題却不是

密就是李大王。藍夜知道可能是,李大王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李大王!」 麼,這則是另外一回事了。目前我們第一 人正是李大王了,至於李大王的動機是什 以,我們可以照此類推,就料得我們的敵 在背後搗鬼的,所以就要殺死藍夜了。所 道一些不能够讓我們知道的秘密了 然藍夜是有殺死的價值,那當然藍夜是知 如何退却,所以要企圖殺死藍夜滅口, 如何捲土重來了, 」司馬洛說:「現在是 ,這秘 旣

我當然要找他了,自然,另一方面,你們 是正在努力調査,既然知道了是李大王,「我知道,」古如剛說,「我現在就 那邊是應該努力一下 的。

料的。」 莫先生對這個人也許亦不會是完全沒有資 「這當然了,」司馬洛說, 「我相信

給他一些好看了。」 在好了,我們已經逃過了一刦,我們就會 地方對不起他,他也不應該害我們的, 「哼!」丹妮說,「不論我們有什麼 現

總有一些過節吧,這才能够製造出仇恨來 是對不起他,而是他認爲對不起他,應該 你們總有一些對不起他的地方吧?不 ,你可記得有這樣的過節嗎?」 「講到對不起,」司馬洛說 「我猜 定

古如剛說, 「我本人跟他並沒有過什麼衝突,」 「不過,其他的人就不知道了

何人 就想到,我們這樣多人聚集在一起,會是 爲他舉行一次隆重而盛大的葬禮,後來我他,第二件事就是,以他的輩份,我必須 件很危險的事情,所以我就沒有告訴任 ,到最後,我才忽然改變原來的安排

「爲什麼留到現在才透露炸爆的事情 「可以這樣說。」古如剛說。

「你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丹妮說

呢?」 丹妮問道。

是一等好人,但我們也不是壞得那麼厲害

了這下面才查出來了,我就馬上找人拆卸 在作着各方面的調查,查各種可能性,到 剛說:•「我是昨天晚上才發現的,我一直「我並不是留到現在才透露,」古如 呢 又不自禁地用手背一抹額上的汗。 能站在這裏講話了 ,要不是我這樣一改變主意,我們都不把炸藥搬走了,我的腿子現在還在軟着 」古如剛講着的時候

在監視着的人恐怕也難倖免,不過,怎麼「對了,」司馬洛說,「就是連我們 有人能够潛進你這地方來裝這東西呢?」

地方就是這個地方了,第三,我們即使防 混進來的,世界上最沒有小偷願意進來的 有人願意進來,我們不會防備有白撞的人 種地方,假如不是必要的話,我相信也沒 備 在鐵黃蜂死之前就已經弄好了這個了。」 ,這座地下室是暫時不用的,第二,這 然而那些人是早就已經有計劃的,他們 ,也是在鐵黃蜂死去了之後才防備吧了 「這並不是難事,」古如剛說,「第

李大王也是一樣沒有好處的,假設這事就們都毀滅了,這對誰都沒有好處的呀,對 「這有什麼好處?」丹妮說:「把我

X74

充使童,鮑作事勤懇,不懈不怠,頗失怙恃,孑然孤苦,爲賊拐至盜穴, 之以拳名者也,覩鮑喜習拳,堪以傳 過目三次,即能心領神會,盜首某魯 福在旁效之,孜孜不倦,性頗聰頴, 得盗歡,見盗使槍弄棒,習拳練功, 體短而瘦,人見之幾疑其為病夫,幼鮑福,魯人性忠勇,貌黝黑,軀 鮑思設以盜終其身,快非良策,且殺 力之勝任與否非所計及,遇貧民之零 行各方,遇不平事,輒排難解紛,至 良,非丈夫所爲也,乃背衆潛遁,遊 人越貨,日行非理非義之事,喪盡天 ,官軍往勦,戰二晝夜,敗而遁, ,悉心授之,鮑於是日益精進,一

鮑感極而泣,願以身作僕,稍盡報效 嘗君之流也,覩而憐之,時給以金, 丐, 粤有陳姓者, 富於財而性慷慨**孟** 疲弱殊甚,不得已托缽沿門,竟致爲 携囊金巳盡,乃思賣藝度日,而精神 而有則, 忽致感疾,臥床一月,幾於不起,所 日至粤,因水土不服,且奔波勞悴 中,并安送至京,旋即別去,益受恩 所執,鮑歷盡艱辛,卒出陳子於虎穴 也,陳感其義,留之,鮑作事行動勤 ,陳不允,鮑伏地曰,知恩不報非人 丁無依者,給之以錢,勸以營生,某 後陳子履京赴任,經魯被盗

,我得跟他們談一談!」

他暫時很難碰得到我們的。他要的是一網「幸而大家已經散了,」丹妮說,「 能力範圍做得到的事情了。」 打盡,假如要逐個開刀,這就似乎不是他 「是的,」古如剛說,「我相信我們

還有一些時間!」

酒店 丹妮與司馬洛仍然是回到他們所居的

快就根據這個而作了調查。 器聽到了司馬洛與古如剛所講的話,也趕 ,他果然已經通過司馬洛那隻無綫電通話 那時莫先生已經有初步的報告送來了

馬洛就是與丹妮一起共看。 以讓丹妮看到的了。莫先生這份報告 酒店來,那當然是表示他這些報告是也可 既然莫先生是把報告送到他們所住的 ,司

的

他公開露面對他自己來說也是並不安全的 這樣一個人,他的行踪當然是盡量保持神 處,則莫先生這份報告亦是提供不出來。 告則不是如此了。李大王這個人是早已有 此地之後才打聽到的,然而莫先生這份報 知的多數祇是傳說,那是在李大王到達了 那些資料豐富得多的。古如剛對李大王所 了檔案的,不過,至於目前李大王是在何 莫先生這份報告是比古如剛所提供的 ,事實上有幾個地方正在通緝他

說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了,但是這又有什麼用 「我們總算有了他多年前的照片,知道他 丹妮終於有點不屑地丢下那份報告。

> 着同樣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李大王對你 他們不會是你們之中的一個嗎? 道古如剛,幾乎知道你們的一切。你肯定 們實在知道得太多了。他知道鐵黃蜂,知 司馬洛用手搓着下額。「我還是在想

丹妮說 的一個。」 「我肯定他不是我們之中的一個,」 ,「因爲古如剛肯定他不是我之中

怎會對你們知道得那麼多呢? 司馬洛說, 「那你認爲他

就是不會做出任何傷害自己的家族的事情 間中會有互相妒忌的事情發生,但是我們 們就像一個很親近的家族,雖然我們之中 個人串同的嗎?」丹妮問。「不會的,我 「難道你認爲他是跟我們之中的某一

「有什麼好担心呢?這些問題我們是用不 丹妮輕輕擁着他,用手撫着他的臉。 司馬洛聳聳肩,還是撫着下頷。

着猜的,我們祇要去問李大王就行了。」

「找到他的時候問他就行了,」 「我們到哪裏去問呢?」司馬洛又問 丹妮

道

找出李大王這個人來就行。」 已經簡化下來的了。我們祇要集中精神去 「我就覺得,我們的事情現在實在是

「到哪裏去找?」司馬洛問。

些踪跡的時候,我們才去動手。」 做是比較好一點的。當他們大概查出了一 先生也正在找他。找尋的工作,讓他們去 「古如剛正在找他,」丹妮說,「莫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

安排妙計

然回來,槍傷玲玲,玲玲又復被挾持……

持巨剪在樓梯口想攔截玲玲,反被玲玲所傷,正在玲玲想逃離之際,范德賢與兩大漢突 脅下只好服從。門一開,玲玲放開阿好,隨即奔出房外,緊跟着阿好往樓下奔去。花王

由。她惟有嘆命了。 姜玲玲幾許努力,才換來幾分鐘的自

雌虎狂龍故事

運財

馬子

雲成

門被毁,便冷冷地笑道。「你有種!可就 是欠缺了一些兒運氣!」 范德賢把玲玲推上樓去。他發覺那房

我還以爲你是個正人君子呢! 玲玲瞪了他一眼·「你這算是什麽? 范德賢格格大笑一陣。

他早已把手槍交到了一名大漢手中

心監視着這間房。 那二名彪形大漢,正在房門外面,小 范德賢的笑聲停止了之後,說道··「

誅地滅。在香港我拿你沒有辦法,但在這 這世界有什麼君子不君子?人不爲己,天 裏,我大可以爲所欲爲。」 「我看未必!」 玲玲道: 「你敢胡來

我只有與你一拚!」 嗯 你似乎十分頑固。

死了之。」 你迫我也沒有用。大不了,我惟有一 「可以這麼說吧!總之,我不同意的

X76

范德賢呆了一陣一

尋找眞兇

驚呼,玲玲乃出其不意出手由門上方洞抓住阿好的頭髮,然後威迫阿好開門,阿好在威想用餐刀壩開房門逃走,但徒勞無功。這時,阿好來收餐具,發覺房門略被蠨壞 ,不禁

可施,翌晨,女傭阿好由門上小方洞送進早餐,玲玲用餐之後,前文書至姜玲玲被范德賢幽禁在一別墅的房間內,一時無法

前文提要:

權利。 他想了想,說道:「你當然有選擇的 不過,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你的男朋友和你的弟弟出了事。」 「什麼事?」 」玲玲正考慮應不應該將由

收音機聽到的照實相告。 分嚴重的通緝犯。」 范德賢又說:「他們現在變了罪名十

决定裝蒜裝到底。 姜玲玲想清楚了,爲了知得更多,她

於是她故作緊張地問:「到底發生了

范德賢道:「他們越獄!」

巳知道了 「越獄?」玲玲在收音機的新聞報告

但是她至今不知道那「被燒成焦炭」

人是誰

來,罪名又加重了 怎麼樣?那只不過是換取片刻的自由而已 到頭來,他一定得不償失!因爲如此一 范德賢冷冷地一笑,道:「逃脫了又 因此她問••「他們是否成功逃脫?」 。這是十分愚蠢的事。

件都在警方的手中。即使他們逃脫又有什 他們如果想逃返香港,那更加是做夢。」 玲玲嘆了一口氣··「是的,我們的證

眼 「在這裏,相信也只有一個人可以帮 「你知道就好了。」范德賢瞥了她一

可就是你?」

嗯 一一范德賢點了點頭。

你也不會輕易就肯帮我。」 「但是— ─」 玲玲吶吶地說•• 「相信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世界上先有

的事。」玲玲說着又問··「你要怎樣才肯 因,然後才會有果。」 「我也明白,這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

帮我?」 「條件十分簡單,相信你也心中有數

3 「是的,我的確是心中有數。不過

我對你的說話,却有多少懷疑。」 「你懷疑什麼?」

「絕對可以。」 「你真的可以帮我?」

「包括撤銷警方的通緝令?」

沒有什麼事情辦不到的。」 是個有地位的人,只要我肯爲你們出頭, 「不錯。」范德賢又說。「我在這裏

去。 兒有許多事情的確糊糊塗塗的就可以混過 ,但想到這裏一些眼見的情形,也覺得這 姜玲玲儘管對他的說話仍然半信半疑

范德賢既然這麼富有,說不定他對當

跳下 他們回頭張望,一輛汽車之上 一,迅速

那班人正一湧而上。

尤其是小明,他嚇得回頭就想拔足飛 石勇和小明這一驚非同小可。

但却被石勇一手扯住。 石勇畢竟是個够冷靜的人,也够眼光

看得出眼前這班人絕對不是警方的人。 ,他憑着幹了這麼多年警探的經驗,竟然

絕非針對他們的。 同時看這班人的來勢,也看得出他們

到底憑什麼令石勇如此冷靜?

他們現在甚至連髮型也改變了,試問 那是由於他們身上和面部的化裝。

下子又有誰能認出是他們? 果然,四五名大漢沿住行人道,直衝

邊,並未侵犯他們,可見石勇的判斷力果 他們只是掠過了石勇和小明二人的身

那青年拳打脚踢。 大漢包圍一名青年人,一言不發就對 街上也有行人。

但行人們都不敢加以援手

即使駐足站下來的人,也只抱住看熱 有人匆匆地走過,佯作不見。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石勇和小明都不是那種人,他們習慣

鬧的心情,袖手旁觀。

惟有强硬忍着,被迫冷眼旁觀。 豈料他們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那 可惜現在他們的身份特殊,形勢格禁

年青人却是似會相識。

X78

由於她並無惡意,反而把范德賢嚇呆 於是她主動地去把房門掩上了一

沒有阻止她。 門外二名大漢看見范德賢不作聲,也

可是想跟我上床?」 姜玲玲一派正經地對范德賢道。「你

范德賢差些兒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難冤有點兒令他不知所措。 事實上是姜玲玲的態度轉變得太快了 嗯 -」 范德賢强作鎮定,吞了

口涎沫,吶吶地說•「你……你肯?」

們得先好好的談一下。」 「我這個人,說一不會二。不過,我

因為我不是妓女。沒有情,便有慾,那「首先你不可以把我當作發洩的工具 「你要怎樣都可以。只要你……」

是令 人十分胃反的事。」 「你的意思可是

妻・ 「你真要跟我上床,就要正式娶我為

「那絕對可以。」

厚我,侵犯我!」 「在我們未正式結婚之前,你不能侮

羞萬分地說道:•「你就是我的未婚夫!」 「由現在起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范德賢頓然感到渾身一陣 -」玲玲嫣然一笑,嬌

麻軟,眼前有些暈眩的感覺。 婦,那麼,以後你便叫我玲玲,我叫你德 玲玲又垂着頭道··「我們既是未婚夫

賢。

「好極了。」范德賢歡喜若狂。

就記起了他是誰。 日子不會久遠,所以石勇和小明很快

那年青人並非別人,正是被馬迷稱爲

經墮馬身亡嗎? 「獨行俠」的洪拔。奇怪了,洪拔不是已 石勇和小明都曾在馬塲裏見過了洪拔

發生。 中羸過了一些錢。也目擊那幕馬塲慘劇的 。甚至可以說:洪拔曾經令到石勇在馬塲

E

的爲人。 義心腸,以及從馬迷口中聽到「獨行俠」 令他贏過錢,而是因爲他們具有的一副俠 但是令他們留下印象的,並非就爲了

現? 個人必然相當正派。但爲什麼他會在此出 洪拔既然被人稱之爲「俠」,可見這

洪拔」隨地亂凝。 五名大漢竟然將他當作沙包一樣,打得「 那一邊,「洪拔」雙拳難敵十手

助「洪拔」一臂之力,就可能弄出人命。 石勇也無法壓制得住滿腔怒火,與小 小明看得無法再忍耐下去,眼看再不

大漢冷不提防竟然有人加入戰團,登時被 明交換了一個眼色,二人一齊動手。 石勇和小明二人打得七顚八倒。 刹那之間,有如一陣狂風過境,五名

他明知不敵,也要作垂死捋扎。 最感意外的還是「洪拔」。

報警的人也沒有。 過路的人不但無人加以援手,連致電

拔 當時心裏就這樣想過。 他正慨嘆這世界的人心越來越缺乏正 否則,警察早就應該來了。

玲,現在我先帶你到市區去。」

「到市區去幹嗎?」玲玲難死感到有

話就可以走了。」 我們只須到警局去一次,接受他們問幾句 代?」范德賢又說·「我巳約好了律師, 釋你出來,怎麼可以不向警方先作一個交 「你也知道,你的朋友越獄,我又保

「如果不是有我在着,肯定有此可能 「會不會再把我關進獄中去?」

」范德賢又說:「目前只是警方的事,他 們還沒有决定是否押你上法庭。 但是有我在你身旁,你根本無須害怕。 「坦白說,我真的有些怕。」

「放心好了,萬大有我!在這裏我敢

說一句,只要我肯爲你出頭,一切事情都 可以烟消雲散。」 玲玲不再作聲!

汽車直駛市區。

她被范德賢帶上車去。

來的汽車。 石勇和小明二人,早就離開了那輛偸 ×

目前他們實在不想惹起警方的注意! 因爲汽車是偸來的,目標必然甚大

他們的下落。 爲了找尋一處暫時性的棲身之所,姜 尤其是天亮之後,警方一定到處找尋

張字條。 小明有些妙想天開的,從口袋中摸出了一

那是在馬場中偶然相識的一位老人寫

小明依照字條上所寫的電話號碼,機下的電話號碼。

,想不到立刻就出現了奇蹟。

你

小明叫了一聲。

「林伯,想不到會是

在在是遇上了强有力的對手。 作賊心虚,邪不能勝正,另一方面却實實 的武功十分了得,五名大漢一方面可能是 石勇和小明雖然只得兩個人,但他們

候也有人情難自禁地,鼓掌喝采,叫好不 圍觀熱鬧的人之中,儘管怕事,這時

也不爲已甚,只將他扶起。 五大漢被石勇和小明打得抱頭竄遁 石勇和小明看見「洪拔」傷倒地上

「洪拔」雖然被毆受傷,頭腦却能保

促石勇他們趕快離開這裏。 他一邊感謝二人教命之恩,一邊又催

,却不忍捨他而去。 石勇和小明二人看見他傷成這副樣子

醫院去吧!」 石勇道:•「不如報警,讓警方送你到

回頭他們可能有更多人到這裏來。」 。我勸二位還是趁早離開這裏,否則, 「洪拔」搖搖頭:「不,報警也沒有

似乎傷得很重。」 石勇和小明扶住「洪拔」,正想找一 小明道:•「我們扶着你一齊走吧,你

個門牌號碼之際。 ,快些進來吧!」 有人焦急而誠懇地對他們說道。「三 突然有一戶人家的大門自動開啓

小明定神一看,那老者並非別人,正

是他在馬塲認識的老馬迷林伯。 然後又將三人引到屋子後面去。 林伯匆匆將大門關上。

過去找一個叫林伯的人。

還記得我麼?」 小明在電話中說:「林伯,我是小明

是你!你在那兒?」 林伯在電話中呆了一呆。「噢!原來

「我想來探望你。」 「我在街上一處電話亭。」小明又說

迎小明前來探訪。 他說出了他居住的地址,然後再三表示歡 「好極了。」林伯果然還記得小明

輛街車,但立即被石勇制止。 小明記下了那個地址之後,就想截一

未正式公佈,相信內部亦已迅速頒發了他 了一番,才帶住小明一齊由行人道走。 只有做警探的才會明白,警方即使尚 石勇推動一下那副黑眼鏡,左右張望

他們的照片也很容易印發出來。 他們的旅行證件在警方的手上,所以 們二人的照片,給所有巡邏中的警車和警

可裏面去。他要購買一些化裝用品和假髮 現在,石勇就帶了小明到一間百貨公

此外,又買了幾件衣服。

間去 最後,他們才進入了百貨公司的洗手

當他們出來時,已經是另外兩個人。

根據小明在電話中記下的地址,林伯 石勇和小明按址找到一條街道上去。

面傳來一陣急劇的煞車聲。

他吃驚而又好奇。「你怎麼知道我姓 林伯怔了一怔。

與頭髮,跟在馬塲時完全兩樣。 小明一下子忘記了自己化了裝,外型

姓林,還知道你是洪拔先生的捧塲客! 石勇在旁笑道:「我們不但知道閣下

林伯又是一怔。

捧塲是一回事。不過,我們知道你已經戒 騎技。是不?」 小明也存心開玩笑,對林伯說道。 。所以你從不下注,却欣賞洪先生的

巳認得小明的聲音。 林伯人雖老,頭腦還算清醒,他顯然

條上面寫了這兒的電話與地址。 他回頭再看石勇手中有一張字條,字

位。怎麼會變成了這樣子?」 林伯立即恍然大悟:「原來是你們兩

你開開玩笑。」 小明做了一個鬼臉道:「我們故意跟

變得年青起來,笑得看不見眼睛。 是你的聲音却沒有改變啊!」林伯忽然也 「哈哈,小鬼,你外型雖然變了,可

如此相似了。至此石勇他們才恍然大悟。 的胞弟,叫「洪二拔」。也難怪兩者之間 是M市馬場的騎師之一。原來他正是洪拔 個馬塲。那是M市。眼前這位「洪拔」就 ,除了本市有個馬塲之外,不遠處還有 林伯是個老馬迷,他告訴石勇和小明

洪二拔治傷,然後讓他躺在一張床上。 林伯就像一個有經驗的護士一樣,替

洪二拔沒有立即離去。

×

他估計那班人現在可能正找到他的家

追問之下,才知道了又是與馬塲的事有 石勇看見他怕成這樣子,也感到奇怪

,但洪二拔却忖測得到。 那五名逞兇的大漢雖然沒有聲明來意

下這種情形。 那次洪二拔剛參加完晨操課馬,由馬 原來在此之前,已試過了有一次像以

作主張的「去馬」,否則一切後果由他負 場出來,立即被幾個大漢截住去路。 那班人聲勢汹汹的警告他:他不能自

是某一位騎師準備贏某一匹馬。 「去馬」是馬場中的術語之一,意思 責。

嚇。 然而,洪二拔從來不理會這一類的恫

騎,徹底向馬迷交代。 只要他認爲可以贏的馬,他就努力去

不保 如你仍然自作主張的話,下次他可能性命 事後有人告訴他,這只是個教訓。假 結果,那天晚上,就被人毒打一頓。 有一天,他贏出了一場大冷門

這裏更加變了暴力世界。 什麼世界?人家說香港馬場黑暗,想不到 石勇聽了之後,心裏在想:這還能成

們也總該明白是爲什麼了。」是在這裏。我所以喜歡洪氏兄弟,相信你 林伯道:「我所以不再賭馬,道理正

> 爲什麼政府不理?」 小明憤憤不平道:「這還成何世界?

幸 組織成的。人的弱點就是見利忘義。最不 的還是那些執行法律的人。」 林伯苦笑道·「政府也只不過是由人

「警察?」小明問。

他們就可以一概不理。」 太低,也可能是積習難返,有了錢之後 林伯點點頭。「可能由於他們的薪金 石勇嘆了一口氣••「現在我明白爲什

林伯道:「所以你不必太過羨慕那些

麼有些人這麼容易發達了。」

了血腥的冤孽錢啊。」 人,說不定他們口袋裏那些錢,都是染滿 刹 那間,這四個人彷彿親切得如一家

人一樣,包括了躺在床上的洪二拔在內。 洪二拔一直默默地躺在床上。

以爲他睡着了。 由於他閉上了眼睛,所以其餘三人都

知道他一直沒有睡。 直至到洪二拔忽然插咀說話,大家才

在座三位,都是真正的好人。」 ,說道・「從剛才一番對話可以聽得出 他躺在床上,睜開了眼睛,側過臉來

人也有分等級的麼?」 林伯斜睨了洪二拔一眼:「怎麼?好

後利用報紙電台『賣告白』式的吹擂一番 了做善事。」 人 目的爲了什麼?當然不是眞眞正正的爲 ,例如那些捐出一筆所謂『善欵』,然 洪二拔笑了笑。「當然有,有些假好

人?」 林伯問:「爲什麼你却說我們是眞好

小明問道:「可不是因爲我們救了你

剛才我其實沒有睡。 「不!絕對不是。」 洪二拔又說:

老頑童的林伯,裝成非常認真的,瞪住洪

身的處境是多麼的險惡,忍不住嘻哈大笑 二拔道:•「你竟敢偷聽我們講話?」 石勇和小明忽然之間也忘記了他們本

了敷衍住大家才笑。

爲我兄長報仇。」 好主意,可以爲廣大馬迷報一箭之仇 地

從中控制賽果,但又沒有人去理。這怎辦 洪二拔道••.「我一直在想••明知有人

要大家合作。」洪二拔說, 到一些人破產,當然不是我或你。」 林伯彷彿想起了什麼。「可是外圍馬 「這辦法可以

唔-洪二拔點點頭。

仇的大好時機,快說來聽聽。」 林伯道: 「妙極了!這可能也是我復

「可不知你那兩位朋友有沒有興趣呢

像個

帮別人?

洪二拔只是苦笑一下 ,也只不過是爲

林伯立即就問道: 「你又有什麼鬼主 然後,他就一派正經地說: 「我有個

林伯又問道: 「難道你有什麼好辦法

的幕後老闆?」 「是的,這的確是個好辦法,但可能

?」洪二拔的視綫,轉向了石勇和小明二

過河」自身難保,那裏還有時間和心情去 警方急於要找的「逃犯」,正是「泥菩薩 只有他們自己才最明白:他們目前是 石勇和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

忽然之間都啞了?」 林伯朝各人望了一遍,道:「怎麼? 洪二拔看看他們不作聲,他也默然

,目前我們也有麻煩啊 石勇苦笑道。 「不瞞你們,說句眞話

樣,所以你們才非參加不可。 「我知道。」林伯又說:

怔!他望望林伯,又回頭看看石勇 「你知道?」小明感到疑惑地怔了一 「你不相信麼?小鬼。」林伯故作神

常常輸了錢。樣樣爭住認第一的人,該有幾乎沒有一樣事你不知道的。怪難以前你 這種收場的。 秘地笑了笑。 小明故意氣他••「你這人真的是-

「你們是警方要找的人,對吧?」 小明固然一怔。 「小鬼!聽住!」林伯果然不堪一激

你放心,我可以包庇你們的。 林伯又頑皮地裝了一個鬼臉:「不過 石勇也吃了一驚。

逗得笑起來的時候,也變得十分勉强 這四個人,有些只是第二次見面 他的傷勢看來不輕,所以有時被林伯 洪二拔這時也忍不住坐了起來 ,有

的 些只不過頭一次。 但是,他們却好像彼此認識了數十年

「你不怕被警方知道麼?」 小明看見林伯這樣,也乘機開他玩笑

「大不了就是坐牢。 「知道又怎樣?」林伯拉長了面孔

我也不妨說得更加坦白些。」 勇道,「既然我們已知道了彼此的環境, 「好了,大家不要再開玩笑了。」石

說下去 樣兒。這時他又做了一個手勢,止住石勇 「你不必多講了。」林伯總是那副老

,把雙手一攤。 石勇真的沒有他辦法,只有苦笑聳肩

收留你兩個。第三,把你情敵的情况告訴 件事。第一:要我指點你。第二,要求我 你,讓你去找他算賬。我可說對了?」 林伯又說道:「你來找我,不外乎幾 石勇獃住了一陣

啊 他的確不得不驚奇萬分,小明也是 石勇苦笑着說道。「你眞是未卜先知

內情。」 有報導,綜合起來,就不難想像得到其中 間的事情,報紙有刊登,電台和電視台亦 個人只是太過愛管閒事而已。關於你們之 林伯道:「你也不必大驚小怪,我這

的下落不成?」 小明忍不住問·「難道你知道我姊姊

那當然是個喜歡她的人。 林伯道·「聽說她已被人保釋出去

۱... ,相信也是有根據的。 他們心裏明白:林伯如此「料事如神 石勇又和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

因爲在馬塲之內,他最少也見過范德

X80

我姓范的是個怎麼樣的人,我不敢正面答 覆你們。現在可以了 林伯又說。「那天在馬塲裏,你們問賢和姜玲玲在一起。

眞對付的集團的幕後主腦。」 林伯道•「就是剛才我們提及,要認 「他是什麼人?」小明問。

。他們也喜歡做一些行俠仗義的事。

其實,石勇和小明不是那麼自私的人

「我們就憑這幾個人的力量?」 小明

件

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林伯道:•「當然還有其他人。不過,

敗,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還要小心策劃。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 洪二拔這時也插咀道。「不錯,我們

重要的事待辦。」 共同敵人,就不妨合作一次。」 但石勇却說:「不!我們還有一件更 「好吧!」小明說道,「旣然我們有

說

好和小明耐心地等着,先聽聽洪二拔的解

石勇旣然聽到了林伯這麼說,他也只

惱多多,有苦難言。

總之,「香江三俠」這一回眞的是煩

還有姜玲玲……

還有石勇,他犯了殺人的罪嫌。

各人的視綫,於是集中到石勇的身上 「什麼事?」 林伯問。

爛賭」,甚至稱得上是個職業賭徒。

從「洪拔」與「洪二拔」兄弟二人的

洪圖不但喜歡賭馬,而且還非常之「

「命名」,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據說:洪圖嗜賭成性,輸得性起之時

,幾乎連老婆也賣掉。

幸好他妻子剛好懷了孕,否則,他是

林伯一樣,是個老馬迷。

原來洪二拔的父親洪圖,也像眼前的

石勇道••「找兇手!

來

名 相信也只有找出真兇,我們才可以洗脫罪 「殺死余金的兇手。」石勇又說,「 「兇手?」林伯怔了一怔。

的把她押掉了。

妻子產下了第一個兒子時,洪圖仍在

,另外還有目的。」 林伯說,「原來你們來找

賭泉旁邊。

我 家助我們一臂之力。」 「不錯。」石勇道,「我們想你老人

子改了一個單名。

那是一個「拔」字。

妻子爲了讓丈夫知所警惕,故意替兒

無親人,你是唯一可以帮我們的人。」 小明也說••「是的,我們在這裏,並 「真的?」林伯眨了眨眼睛,得意地

除他的嵴賭個性。

豈料洪圖此人,正是江山易改,品性

意思就是 • 要丈夫「連根拔起」

, 戒

的計劃,說不定,我們兩者根本就是一件不過,你想我帮你,你不妨先聽聽洪二拔說:•「我的確稱得上是本市的『地胆』。 難移

不久,洪妻又不久,严睹依曹。 親友催他改名。洪圖索性只加了一個 然而,洪圖還是懶理。 ,洪妻又有了第二個兒子

爲「笑話」之一。 「二」字,於是第二個兒子爲「二拔」 此事後來亦一直成爲洪家親友們,列

只不過是,他們之中,小明失去了證

等到洪氏兄弟長大了之後,洪妻亦已

子去習騎一 洪圖教子「無方」,竟然鼓勵二個兒 - 學騎師。

裁也委實矮小。 洪氏兄弟當時因爲年少無知,而且身

也許是先天營養不足,也許是「前生

悉心栽培」之下,果然成了騎師。 注定」,總之洪氏兄弟二人,在父親的 有了「騎師兒子」的洪圖,更加「自

覺如虎添翼」,經常出現於兩個相距不遠

的「姊妹城市」的馬塲之內。 ,有贏過大錢的時候。 的確,有了「兒子騎師」之後的洪圖

兒子騎師」有什麼「內幕貼士」。 表面上的理由,似乎就是因爲他的

先告訴」父親,這才令他「大羸」。 門志如虹,可以贏得的馬,都盡可能「優 其實,那只不過是由於他的兩個兒子

果之後,洪圖以前贏下來的錢,還不够他 但是,當有人插足馬場,從中操縱賽

迷不悟,結果洪圖就是「輸死」的。 做兒子的,不知勸盡了多少,他却執

才可以帮他。 他輸到債台高築,連兒子也不知如何

百病叢生 長期的緊張、刺激的生活,令到洪圖

心臟病、高血壓……等,幾乎「包羅

分之大 上「十拿九穩」的馬兒,而且注碼下得十 「必勝」的「內幕貼士」,下注一匹表面 在一場馬的賽事中,他竟然信了什麼

老人家不堪刺激,當場一命嗚呼。 結果,那匹馬「包尾而回」

不該再在馬場中混了 然而,他們一則由於身裁矮小的關係 本來有此「前因」,洪氏兄弟二人也

」之外,根本亦無其他「一技之長」。 ,很難找到第二門比較合適的職業。 二則,說得坦白點,他們除了「騎技 此,他們只有硬住頭皮,繼續在馬

便分別在兩個馬場,被人號稱「獨行俠」 團」中人同流合汚,所以,他們兄弟二人 場中混下去。 由於他們個性耿直,不喜歡與「大集

了。 有實力可以勝出的馬,他們絕不保留

騎盡了,向捧場客交代 即使明知無法勝出的馬,他們也將牠

象。 也因此,他們亦成爲「大集團」的眼 也因此,他們成爲大衆馬迷的捧塲對

外圍馬集團」 所謂「大集團」也就是操縱賽果的 中釘

,非拔去不可

據說,他們收場外「纜」,已發展到

用「電腦」去統計。

表示最多馬迷「落纜」 於是這一類「大熱門」馬匹,十之八 「電腦」顯示出的「大熱門」 ,亦即

九會跑個「梗頸四」回來。 總之,他們就像「開字花」一樣,最

少人下注那一「瓣」,就「開」那一「瓣

所「殺」入的注碼,數以億計。 這些年來,據非正式估計,「大集團

雄勢大」,不可一世 他們養了不少馬。 也因此令到「大集團」越來越加「財

國馬」,不得不聽命於「大集團」 於是騎師、練馬師爲之爭取這些「集

地方自然有壞人。 當然,人可以分很多種類,有好人的 如此一來,更令到他們如虎添翼。

些好人出現的。 同一理由,有壞人的場合,也會有

絕大多數「敢怒不敢言」而巳。 和馬主,他們就討厭「大集團」,只不過 馬場中,有許多富有正義感的練馬師

幕後支持者。 這一類馬主和練馬師就是洪氏兄弟的

却視若無睹 雖然洪氏兄弟經常受到恫嚇,但他們

了這班「馬塲壞蛋」。 想不到有關當局的 坐視」 ,却寵壞

嚇之外,還用實際行動來對付一些「獨立 他們最近竟然變本加厲,除了諸多恫

所謂「獨立騎師」 ,亦即像洪氏兄弟

> 一般不受「大集團」操縱的騎師。 此等騎師,有些「怕打」,居然已有

只有洪氏兄弟,他們根本不理會「大

於是洪拔在衆目睽睽之下,被揮落馬

若非石勇和小明二人及時見到,替他

解圍,相信他可能重傷死去亦不足爲奇。

,也開始有些感動。

面上是大馬主、大財主。 根據洪二拔和林伯他們說,范德賢表

也有些生意。

越多,而且有加無減。 熟悉他的人都明白。他的錢不但越來

林伯說清楚了眼前的「形勢」。洪二拔交代了自己的「家世」。

現在,他們開始談到了「未來」。

不少被「征服」了

是由范德賢控制的。

其實,他的錢,都是靠「外圍馬」、

「古惑馬」等等得來的。 當然,他父親也有些錢,同時在香港

但是,無論如何也沒有他現在這麼多

大有人在 是苦於沒有人「揭竿起義」

洪二拔今天也被人「教訓」了一頓。

石勇和小明二人,聽了洪二拔的陳述

他們可以聽得出,「大集團」實際上

以令他尷尬的,相信只有在馬塲上令他出 林伯道:「范德賢有財有勢,唯一可

洪二拔也說:•「是的,這是唯一可以

令他倒下來的辦法。」 石勇也覺得這件事的確值得做

那是與他同時抵達這個都市的陳悅。 他忽然又想起了一個人。

賢如此「熱烈」歡迎? 爲什麼得到「大集團」的後台大老闆范德 陳悅不是練馬師,更加不是騎師,他

他認識陳悅(其實是見過) 石勇想起了。

,是一次

調査毒馬案時。 但是,那一次,似乎沒有足够的證據

足以證明陳悅與該案有關。

那時石勇還是一名藉藉無名的探員, 石勇幾乎也記不起這件事了

他,石勇也記不起此人。 這麼凑巧在機塲見到范德賢「熱烈」歡迎 帮閒的角色。 要不是這次「異地又重逢」,要不是

决定參加這項計劃。」 石勇想清楚之後,對林伯道••「我們

洪二拔拍手表示歡迎

帮你。」 於是四個人,互相握手,預祝成功。 林伯道:「既然如此,我也會用力帮

當然,他們還要找其他人,但這已經

是一個好的開始。 洪二拔道··「只要你們支持我,我還

可以邀得其他人帮手。」

他說的是馬塲中人。

馬塲中有不少人討厭「大集團」

現在既然有人帶頭,相信一呼百應

在這兒,幾乎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當然,玲玲認為,只要花德賢首允,

免引起范德賢的反感。 可是,即使是小明的消息,玲玲也無 反而關心弟弟似乎好些。

不過,玲玲也不敢太過關心石勇,以

所能協助對方完成「反抗大集團」之「壯

石勇和小明在林伯的掩護下,亦盡其

指點門路,讓他去找殺死余金的眞兇。

的

林伯設法助石勇他們一臂之力,替他

他們就這樣决定下來。

法打聽到一些兒

逢過

江 龍

報章公佈了范德賢和姜玲玲「訂婚」

自去到當地警局報到

在范德賢和律師的陪同下

,姜玲玲親

的消息

玲玲只是「疑犯」,警方只拘留她

並未正式

「起訴」她。

外是造成「既成事實」 范德賢故意讓「消息外洩」,目的不 ,讓姜玲玲無法退

石勇又氣又惱。 可是如此一來,却苦了石勇。

安 小明即使如何的安慰他,他也坐立不

已被「趕絕」了。

范德賢憑藉他的「人仕」與「財、勢」,

假如她還是那麼「固執」

的話,深信

相信亦一樣可以把她「趕絕」

就是因爲這樣,玲玲才想出了這一條

可以利用他作爲「護身符」。

她一方面敷衍住范德賢,在必要時還

另一方面,她又明查暗訪石勇和小明

「緩兵之計」。

師的「台前」爭辯,她終於獲得不起訴

玲玲估計過當前的形勢·石勇和小明

因此,經范德賢的「幕後」奔走,律

到石勇聽來感到舒服一些。 還是林伯的「解釋」和「分析」,令

對不?由此可見,此乃緩兵之計而已了」 你的應該是『結婚消息』而非『訂婚』, 林伯道•「如果玲玲真的喜歡他,宣 石勇也覺得林伯言之有理。

你加入我們的行列麼?」 林伯又說••「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找

那天要不是我們無意中救了洪二拔,你亦 未必有此行動吧。」 「因爲我們有緣。」石勇笑了笑,「

「他的辦法」讓石勇和小明也一樣可以避

她也試過「求」范德賢,希望他使用

首先提出而已。」林伯又說。「但我找你 深深地吸引住我,令我十分佩服 合作,却是因爲當時你的化裝維肖維妙 我早有此意,只不過由洪二拔

「現在,我想你將我化成另外一個人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可以說爲了你 「幹什麼?」

林伯道。

,也爲了我們的計劃。」 「你想化成怎麼樣?」

「我倒想不起金山伯是怎個樣兒的 「金山伯。」

石勇苦笑道。

白了沒有?」 林伯道••「外表愚鈍,荷包腫脹,明

是當時警局裏偵探部聘來的「高手」。 石勇的「化裝術」,得自名師-然後他就開始動手爲林伯化裝。 石勇心領神會地笑了笑。

頭換面」不可。 做值探有時要掩人耳目,所以非「改

大約半小時,林伯已是「另外一個人 然後,石勇又再爲他自己化裝。

許多當地的名流紳士,都會到此來消 在一間高級俱樂部之內。

遭 **麻雀」以及「十三張」等。** 這裏有「沙蟹局」、「牌九局」、

此等賭局,注碼極大,動輒數以萬元

現這間俱樂部之內。 有一名「金山伯」 ,他已一連數晚出

所以幾乎「逢賭必輸」 他顯得十分愚鈍!

> 他剛由「舊金山」回來 沒有人知道他有「多少家財」 ,只知

他每次到俱樂部賭錢,都帶來一名保

那人拿着占士邦式的公事箱 -年青,而且高大的人

第一次,俱樂部門口守衞,担心箱內

有武器,要檢查 豈料打開一看。

裏面盡是花花綠綠的美鈔。

那保鏢也有一支强力的點四五口徑手 於是消息傳開了

,但依例每次入場前,必須交由俱樂部

的 「警衞室」代爲保管。 俱樂部主人不想裏面有人開

「金山伯」每輸得太多時,便召來保

那

鏢 ,動用手提箱裏的美鈔。 消息很快便轟動了上流社會。

不少嗜賭的名流紳士,都贏過「金山

但 的「直板美鈔」。 然而,這老傢伙儘管逢賭必輸,他却

够刺激! 公然在俱樂部內慨嘆。賭的注碼太小,不

這番話不知怎的,傳入了范德賢的耳

中 范德賢叫人轉告金山伯,要他跟他

大賭」一塲。 什麼方式的賭博注碼最大?

蟹」:消息亦迅速傳遍了上流社會。 於是范德賢决定和金山伯賭一場「沙

「臨場參觀」這一場「龍虎門」 人們只以「隔岸觀火」的心情,準備

X82

不越獄,不成爲「通緝犯」,他可能還有

但是,范德賢却說:假如石勇與小明

些辦法。

但現在呢,一切都太遲了

,都心中有數。 其實,凡是與「金山伯」交過手的人 「龍虎門」也只不過是美其名而已。

他姓什名誰? 「金山伯」只是綽號

據說•他複姓司徒。

難以勝數。 又有人說:他無兒無女,家財却多至

也不會「肉痛」。 才會寄情於賭。 由於他有太多太多的錢,所以輸極他

可能就是由於沒有了精神上的寄託

住云。 因爲他週遊列國之後,認爲這兒最宜他居 這一次,聽說他有意思在本市居留。

紛紛設法親近他。 於是,那班上流社會中的名流紳士,

毫無疑問,這些人的目的不外乎又是

他把資金投入名下的企業中。以增强本身 他們希望結織「金山伯」之後,說服

意」都沒有多大興趣。 然而這位「金山伯」似乎對「正行生

相反,對賭却興趣甚大。

不管是什麼花式的賭,包括了賭馬

也許就是這樣,他才份外吸引住范德

和地位,也用手提箱做了一大批的美鈔到 范德賢爲了「表現」本身的「實力」

約好的時間還未到,俱樂部之內已經

擠得水洩不通。

俱樂部主持人早知有此情形出現,作

當晚大廳之上,所有一切「雜賭」

大廳是擁有最多地方的塲所

主持人將這兒佈置成一個圓型的看台 像鬥牛塲差不多。

桌子四周只有兩張椅,一張供范德賢 中央部位放了一張綠絨圓桌。

坐 另一張屬於「金山伯」

的是避免妨碍視綫。 四周是一級比一級高的「座位」 ,目

儘管主持人安排了將近三百個座位 最後一列座位,當然是最高的。

13 開局了。圓桌兩旁分別坐了「金山伯 「不足之感」

和范德賢二人。

 \sqsubseteq 他們身邊都站了一名助手。此外只有

個「派牌人」。

用機器代替的。絕對不經「人手」接觸。 負責「監督」,「洗牌」和「派牌」都是 爲表示「絕對公平」起見,派牌人只 參觀者都以爲這「的確公道」

高級俱樂部的眞正幕後老闆。 只有范德賢最明白,因爲他才是這家 其實,是否眞的如此「公道」?

,他當然最了解。 這裏的裝飾設計,也是由他想出來的

的裝飾之中,有不少正是不同角度的「電 尤其是天花板的上面,那些閃閃生光

這種隱蔽式的「電眼」,直接透至一

的窺視鏡頭選擇放大。 形實地轉播之外,還可以將各種不同角度 密室中有許多電視傳眞機,將現場情

有些什麼牌,密室中人可以一目了然。 也就是說。等一會兒「金山伯」手上

賢之間,另外設有無綫電「感應器」。 「感應器」放在范德賢的口袋之內,

像個烟盒,所以別人不會生疑。

德賢才可以感應得到

「兩下」則表示「跟進」 「一下」是示意范德賢「棄牌」。

金山伯」輸了九成。

還是那麼多

果然,「金山伯」連塲敗北!

他帶來的錢,巳輸了一大半。 但是,老人家却冷靜得出奇。 有人開始爲他担心

雙方事前的默契,就是每人帶來美金

間密室。

因爲密室之內,負責窺伺的人與范德 很簡單,可以帮助范德賢贏錢。

「感應器」所發出的電流,决定於「一下 與「兩下」之間。 范德賢早已跟密室中人取得了默契

「感應器」所發出的電流,也只有范

即使不明白此中內幕的人,也覺得

如果明白了其中內幕的,那就更加肯

儘管如此,由於注碼太大,參觀的人

大家的助手事前亦巳說好了,任何一

但是,一定要現鈔

是不收支票。 美金、英鎊以及其他紙幣都可以,就

有一手這麼樣的牌。

「金山伯」露面的牌是「A」

Q」一對。表面是「兩啤」 范德賢露面牌則是「K·Q·J· 10

。」像是「順」,但不同花 旁觀者當然不可能知道。 至於「底牌」又是什麼?

們都不知道。 每次,除非雙方互揭底牌,否則,他

隻手掌遮遮掩掩的。 人家看牌時,都是小心翼翼的,使用了兩他們彷彿為「參觀鈔票」而來。因為 他們彷彿爲「參觀鈔票」

也看不見。 就算是站在一旁「聽候差遺」的助手

只有入局的兩個人。 唯一可以知道「底牌」的,表面看來

那就是:除了入局的「金山伯」與范 其實,實在是四個人

無綫電控制員」等,共是四人。 德賢之外,還有密室中的「偷窺者」與「 這一手牌很明顯:范德賢一直「跟進

「Q」一對,就是「摶順」 ,分明是底牌够「大」,若非「K」或

但底牌呢? 至於「金山伯」的,表面是「兩對」 其實,那是一隻「A」 ,范德賢摶到一條「大順」。

Q」,都會凑成「俘虜」 如果他是底牌是「絕章A」,或者 「俘虜」是可以贏「順」

方面萬一輸光了,可以無限量加注

住立即就去密室看看。 范德賢本來還想再賭下去,但却忍不到底密室中那二名助手怎麼攪的?

所以他借故約了後會之期,不再賭了

而且還是現鈔。 因爲他們很少機會看到這麼大的注碼一 儘管如此,參觀的人已經覺得够刺激

卡羅,我一定再反加大,你不跟足,我不

會讓你看我的底牌。」

在場的人也哄然-

此語一出,范德賢巳心感不妙

大家都可以聽得出,「金山伯」必然

外國人,假如這是拉斯維加斯,或者蒙地是第一次交手,我不想太過份,假如你是

他非常瀟洒地說。「范先生,我們只

這被稱爲「密室」的地方,自然是一 密室中,並無異狀。

處不易爲人發現的地方。 它位於俱樂部附近,而且,過去經過

無數次的試驗,證實有效。

跟進最後這一百萬元。

同時,在塲的人所等待的最後「攤牌

今晚怎麼會失手?

范德賢十分生氣地衝到密室之內。 那二名助手從電視傳真機中,已經見

,范德賢「敗陣」的情形。 連他們亦覺得驚奇,所以他們正在小

心檢查儀器有沒有失靈。 范德賢破口大罵!

然而,二名助手已看過了所有的儀器

的,强調最後一次,他只按掣一次。 切十分之正常。 助手之中,負責操縱無綫電「感應器

過去的紀錄,從未失手。 感覺,難道是他身上的「感應器」失靈? 密室中那二人都是電子儀器專家,憑 那麼,爲什麼范德賢却有「兩次」的

他們爲范德賢看過了那烟盒型的電子

「感應器」,也十分正常。

但錢却是眞眞正正的輸了出去,惟有 他們都莫名其妙。

足三十萬,只得二十萬多一些兒而已。 因此比對之下,負去了二百萬。 先前的交手,前前後後所贏的,亦不

X84

,决不會「反加大」

賢怎麼樣也要忌「金山伯」三分。 假如不是「感應器」有所暗示,范德

再反加三十萬元。 識賭「沙蟹」的人都會想,人家不是 因爲事前大衆說好了准加碼的 ,所以

> 也非常之高。 從表面上分析,「偷鷄」的成份實在 當然,亦有可能「偸鷄」

> > 」是否也跟那一百萬美元的注碼?

方的助手們,變了「運鈔大隊」

「金山伯」終於有所表示。

因爲彼此聲明可以

「加碼」

,所以雙

可以羸「金山伯」的「兩啤」。

「沙蟹」難就難在這裏

-無法知

隻無關重要的,那麼,范德賢的「順」便

但是,萬一「金山伯」的底牌只是一

絕章A」或者「絕章Q」才可以構成「俘 因爲「金山伯」必須底牌擁有一張「

定是「A」,牌面則是「KQJ10」各一 張,所以,「金山伯」擁有「絕章A」或 「絕章Q」的成份,的確微乎其微。 范德賢自己心裏明白,他的底牌已肯

但是,他很快便收到了

,「訊號」

當派了最後一張牌時,范德賢的確考

「沙蟹」的趣味性也在這裏。

也會 就憑了這點,范德賢認爲老傢伙竟然 再加上他助手用「感應器」知會了他 「偸鷄」。

即表是「跟進」

「感應器」發出了「兩下」電流

,亦

,所以,他又一次「反加大」! 計計桌面之上那一大堆鈔票吧! 反加了一百萬美元。 這一次,范德賢出手極「狠」。

萬左右。 金山伯一出十萬,范德賢跟十萬,亦 到了最後一張牌時,也只不過得六十

A

人們無不嘩然-

「金山伯」,擁有三「A」兩

Q

百萬美元送到桌子之上

然後他開出了底牌,那是一隻葵扇

,亦已經到了。

果然,「金山伯」令助手把最後那

美元。當時桌上已積聚了五六十萬元左右

「金山伯」想了很耐,終於下注十萬

「A」,所以由他先下注。

由於最後一張牌,「金山伯」才來了

於是,范德賢果然「跟」了

了六十萬。 即多了二十萬元。 范德賢又「加大」了三十萬。亦即多

所以他「加注」

因爲「感應器」暗示叫范德賢跟進,

十萬以外,再加上三

十萬元。當然也是美金。

「金山伯」呆了一呆!

十萬,也就有再多了一百萬元。 假如「金山伯」也照跟一百萬,便再 目前那堆錢,已經是二百四十萬。 「金山伯」照跟之外,「反加大」五

也就是說。他除了跟進三十萬元之外

他居然「反加注」

然而這呆頭呆腦的老傢伙,也只考慮

多一 山伯」的底牌究竟是什麼? 一百萬了。 總數將增爲四百四十萬元。 人們的心情很緊張,紛紛忖測着「金

雖則也是「A」,但却無法贏錢 ,自然就是「俘虜」。 范德賢輸了。 范德賢氣得滿臉通紅,因爲他的底牌

十萬元之多。 先後輸掉了二百萬美元。 單單是最後一次,他便負去了二百二 明明有「十拿九穩」的把握,結果却 而且輸得莫名其妙-

大家都以期待的心情等,等「金山伯 反觀「金山伯」,却是姿態悠閒。

期望着下一次吧!

美鈔回來。 「金山伯」和他的助手們,帶了大批

他是林伯和石勇所扮,另一些人也經

他們都忍不住笑了

我們可以展開第二步計劃了。 林伯道:「這只是開始,不過,現在

石勇却說:「我的事怎辦?」 第二步計劃就是•向馬塲進攻。

結果通知我。」 買了一名警探,他答應明天在馬塲把偵查 林伯道:•「明天就有消息,我用錢收

伯是個有計劃的人。 別看他平時嘻嘻哈哈的,他有許多事 石勇經過了這次合作之後,也深信林

情根本令石勇也想不到。

「金山伯」。 他只不過是個偽裝的,並非眞眞正正 例如:他何來這許多美鈔?

正的美鈔,這點石勇可以肯定。 那些美鈔决不是「道具」,是眞眞正 不少錢,刹那間何來這麼「富有」 同時石勇也從小明口中聽過, 他過去

石勇是一名有經驗的警探,假美鈔騙

他忍不住問林伯。 林伯終於說穿了。

都是中國海外僑胞。 原來當地有不少巨富,他們絕大多數

居於海外,但畢竟還是「華裔」 雖然不少中國人自祖先一代起,已移

> 海外僑胞的一種恥辱,太不正派了 ,他們也像林伯一樣,覺得范德賢是中國 此等巨富有不少是林伯的兄弟和至交

伯 因此,他們才決定在幕後全力支持林

林伯過去也是富翁,可惜鋪草皮鋪到

,他只想回付范德賢 不過他這些年來,對金錢已經看化了

少年來華僑在海外所建立的聲譽 正如其他僑胞所說:范德賢污辱了多

十萬美元,今次收獲二百萬。 林伯在歷次「扮懵」中,只負去二三 現在第一個回合經已得手了

比對一下,還有大把盈餘。

香港警方果然派人到來。

邊不幸出了 他們是在電訊報導中,知道石勇在這 那是布列總督察和他的助手

然而,據布列與當地警方連絡時,發

覺當地警方非常不合作。

再印證一下這裏警方的態度,他已是心 但是,石勇和小明巳失了踪 布列一向信任石勇,也相信姜氏姊弟

布列會帶同助手拜訪范德賢,目的無 可以找到的人,只有一個姜玲玲

非求見姜玲玲

玲 派來的,却避而不見。也沒有讓他見到玲但是,范德賢當知道布列是香港警方

悄去求助於國際特警。

他們的秘密辦事處。 安組織,在世界絕大部份地區,都分佈有

×

×

不會空手而回。

注無關,只統計了場外的。

,場內的熱門往往總是差不了多少。

然而,馬迷多數「眼光一致」,場外

范德賢的總部有專人將統計資料,及

每匹馬的「冷」與「熱」-

這與場內投

現在他是真的「發」了

他的非法外圍總部之內,有電腦統計

仍然耿耿於懷。

筆

時帶入馬塲「補票」。

今天,情形也無二樣。

這只是指「外圍」。 但場外則不同了

「秘密」

觀

許多馬迷巳「輸到服」

他們「買熱開冷」, 「買冷開熱」

這位「神探」去查一個人

余金就是一名响導 這人就是殺死余金的兇手 門路,認識這位「神探」。

「余老伯」花了一筆鉅欵,秘密委託

剛由外地來的余老伯」。

這位「余老伯」婉轉相託,才找上了

眞眞正正是「十賭九輸」

息

「國際特警」是一個世界性的秘密保

又是賽馬的日子

就是范德賢。

他希望這一次的賽馬,能爲他贏回一

影响了電算機,也就影响了派彩。 當然,那並不須要在馬塲中贏。

了許多。

唯一不同的,投注總額似乎比平時大

是人們剛出了「糧」,加了注碼而已。

不過,這是「月初」,范德賢也只道

馬塲之內,人山人海。

賽事即將展開,馬迷正忙於攢門路,

非法外圍 這不是像香港馬會的場外投注

因此,每個賽馬日,他的收入一ヶ可

然而,賭之爲害,就是在於「死心不

布列總督察在無計可施之際,惟有悄

布列是一名總督察,他既然來了,決 强」,結果輸了還要找藉口,實則是「死 闆」,又怎麼會發了大財? 心不息」,輸了下次再來! 若非如此,像范德賢這一類「外圍老 大部份賭徒的缺點就在於「自信心太

馬迷固然重視,有些人更加重視。他

范德賢自從在俱樂部失手之後,至今

場中一切投注數目都會直接影响電算機。 ,派彩越少。 換句話說,投注某一匹馬的數目越大 在馬場中贏,數目是有限的,因爲馬

范德賢是非法外圍老闆,這已經是公

進行一宗與馬事無關的事。

馬塲一角,却聚集了幾個人,他們正

一名便衣警探,正秘密在此會晤一名

找內幕,尋貼士。

那一天的賽馬,結算之下,結果范德

賢的外圍公司賠了大本。 即使在場內,范德賢也輸了大錢 因爲他的集團無法控制賽果。

個「第一」回來 事前講好「不去」的馬,結果紛紛跑

紛出動,去找一些不受指揮的馬主、練馬 師和騎師們算賬 集團中的打手,奉了范德賢之命,紛

「馬纜」下注人,紛紛找「帶家」收錢。另一方面,下注外圍——非法外圍的 「非法外圍」有個不成文的「規矩」

此外,贏了「即晚收錢」,輸了呢? 贏了收十足,輸了收九折

留待下一次賽馬日來臨之前才收。 以,非法外圍才會如此受到馬迷的「歡 正因爲有了種種表面上的「好處」,

投注人手上的金錢,數以千萬計 結果,那一晚,由「帶家」送到外圍

本來開非法外圍,根本就「贏實」

沒有理由會輸的。 否則,外圍公司就不會開出上列這麼

但是,問題却是出在范德賢本人的身

石勇知道:他們相聚的時間越來越短

賽馬開始了。

上 爲什麼會這麼說

多的「優待辦法」

,一目了然一 本來外圍公司有電腦統計,冷冷熱熱

X86

目的騙「余老伯」的報酬。 ,去抓兇手 於是石勇又在想,他可能提供假消息

死鬼!

心

,慫恿他們越獄。

方展在警局的覊留所中,佯作一片好 他正是差些害死石勇和小明的方展。

結果,那同獄的另一名疑犯却做了替

不過,這仍無法證明方展是「存心靠

害」 現在石勇只在想••方展既然自稱是余

金的好朋友,爲什麼又不去「爲友報仇」

照計他是一名警探,大可以理直氣壯

否則,其中必有古怪 方展走了。

> 賭馬 他收了林伯的錢之後,又忙於去下注

林伯對石勇道。「你何必大驚小怪?

但據「余老伯」說,那是他的侄兒

「神探」現在就有了結果,他約好

-

余老伯」在此交代。

據「神探」調查所得,余金之死,與

這兒的警探就是如此這般的。」 他們只顧找門路,賺外快,很少眞眞正 林伯說:大部份警探與黑道中人交往

你就做我們的內應。」

玲玲道··「最近他迫得我很緊,我實

布列也對她說:「是的,順水推舟

對了,繼續吧!」

石勇安慰她••「噩夢將成過去,你做 玲玲像發夢一樣,差些兒想哭了。

他匆匆與玲玲招呼

正的爲公家辦事。 就在這時候,石勇眼前一亮! 但是,石勇却有想法。

> 失去連絡,只有如此拖住,等機會吧。」 在很害怕,但在這兒人地生疏,又與你們

石勇道。「他是萬惡不赦的大壞蛋,

牌打手」之一。

黑鬼燦就是「扒手大王」黃昆的「金

真正的兇手叫「黑鬼燦」

不過,那位「神探」却聲明只提供消

息,不願出面。

「余老伯」是誰?

他就是林伯扮的另一位金山伯

與林伯同來的,自然是石勇

那麼,「神探」又是誰?

石勇認得他。

石勇也化了裝。

會是布列啊? 然而細看清楚,那兒附近,還出現了 他差些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麼

我們正對付他。」

布列忽然由口袋摸出了一些東西,交

布 列的助手。 玲玲是跟隨范德賢入塲的。 布列正跟玲玲在交談。

三分鐘就開跑。 但這是馬迷的「緊張時刻」

-還有

玲玲把它收入手袋之內。

那是一具電子通訊儀器。

這時候的玲玲,打扮得十分漂亮,衣

可能帮得你。」

到玲玲手中

「收好它。」布列說。「必要時,它

見玲玲,終於在國際特警的協助和策劃下 布列正千方百計找石勇不着,又無法 因此,范德賢去了下注。

服都是范德賢送的。

,在馬塲等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

現公共場所,都硬性規定她的衣着。

玲玲儘管心裏厭惡,表面上也得遷就

爲了「體面」的緣故,范德賢帶她出

玲玲拉過一角交談· 布列等到范德賢走去下注·就過去把

他。

注意,他們竟然就此相會。 但是,石勇等人當時也同樣不想惹人 這是不爲人注意的地方。

上司,還是個好偵探。 布列反而有些預感,他到底是石勇的 由於他化了裝,玲玲也認不出是他 石勇故意走了過去。

找到這兒來。 石勇不敢寶關子,因爲范德賢隨時會

玲 ,只要這場馬跑完,大概范德賢就會找玲 ,說不定還會找到這兒來。 玲玲何覺依依不捨-一雙有情人,面面相對,却說不出半

Ċ

句情話。儘管布列借故走開了。

最後,石勇只安慰玲玲,叫她自己小

本來外圍公司有專人「補票」,最多

人下注的,太熱的不補,太冷就要小心

半冷熱的補得最多。 但是,范德賢以爲今日亦像過去一樣

去理會場外的下注情况。 ,一切根據場內的「决定」 去那一匹馬,便下注那一匹,根本無須 也就是說:「大集團」在場內「决定

陽奉陰違」 可惜今時不似往日,那些騎師竟然

內的數以百萬計。 結果,「大集團」一天之內,輸在場 結果,「大集團」輸了一塲又一塲。

然輸了七千萬元。 至於場外的,因爲「過纜」關係,竟 做外圍的不能賴賬,除非從此結束不

幹了 也 否則,無論輸多輸少,一定要照賠可

否則下次人家就不光顧了。 有了這種種原因,「大集團」惟有忍 他們必須給予下注的馬迷一種信心

痛,賠了大本也沒有辦法。 他們决不敢怪下注人。

富有人家,今次贏了,下次會下注更大。 開外圍的人,也一定要「有長遠眼光 因爲衆多的外圍投注者之中,不少是 放長綫。

揮的騎師。 但是,范德賢除了怪騎師之外,還要 「大集團」要怪的,只是那些不聽指

怪另一個人。 他就是陳悅。

乎由於他「道行高深」。 范德賢用重金把陳悅請來,目的不外

> 他懂得如何令一匹馬跑得更快,同樣 陳悅是個「造馬」專家。

可以令一匹馬乏力。 妙處完全在乎「不着痕跡」

陳悅用的「藥」,

馬兒吃了之後,便身不由主 最重要一點則是:驗尿、驗血也不會 可以混在草中,讓

發現有什麼不對。

出 的馬,竟然紛紛跑了出來。 然而今日,有些列明「死火」「跑不

范德賢返回他的地下總部之後,就立 到底陳悅幹什麼。

人把陳悅找來

范德賢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立刻把 但是,陳悅不知怎的,失了踪

偶然的事。」范德賢問 名心腹助手手召來。 「你覺得今天輸了這麼多的錢,是否

助手道:•「坦白說,我覺得絕非偶然

切似乎很有計劃。

說。「最近我十分倒霉,處處都輸了大錢

會不會是:桃花運影响?」 「桃花運? 「是的,人家都說,行正桃花運的人

,逢賭必輸! ,我覺得你不該把她留在身邊。 「波士,那只是迷信的說法,說句實

話 「你說什麼?

和顏悅色地說••「你繼續說吧,你可能比 范德賢知道這助手很忠心,他終於又 」助手吶吶地不敢說下去

> 麼不立即結婚? 助手這才說道:•「她如果愛你,爲什

意思是,怕她害我?」 」范德賢呆了一陣, 「你的

定時炸彈!」 「事實上,她可能是波士你身邊一枚

「但是,我最近的事,似乎與她扯不

上什麼關係。」

心於你,若非你提起,我也不敢說。」 說。「我並非與她有什麼過節,我一向忠 「你說好了,我不會怪你。」

生人會晤!」 一誰?

道。 「那人找過你。」 「我只見過其中一個外國人,」助手

人?」范德賢問。 「正是。」

范德賢面色一沉,不再說話了

在花老七主持下的一間地下賭場內

范德賢「識穿」的,就是「截收無綫電波

「我以爲你還是小心爲是!」助手又

「今天在馬場中,她曾悄悄與一些陌

「是不是有警官陪同前來的那個外國

「相信我不會認錯了人。」 「他在馬塲見過她?」

林伯所扮的豪賭客。他們賭的,也是沙蟹 。不過這一次與上次不同。 在賭桌上「過招」。那名「高手」正是 「扒手大王」黄昆,正與一名「高手

, 曾花費不少功夫設計。例如至今仍未被上次林伯面對「電子機械化」的場面

」的內幕。

德賢二百餘萬。 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結果贏了范 出了范德賢在俱樂部中的「佈局」。於是 原來林伯花了不少時間和金錢,才查

所用的超短波的頻率。 「感應器」的設計,於是設法查出了他們 其實辦法很簡單。首先是林伯知道了

發生作用時,也用同一方式,同一超短波 用遙控方式,令范德賢身上的「感應器」 意讓范德賢「得心應手」。到了最後一局 監視。最初幾局,由於注碼不大,林伯故 號時,林伯這邊一位專家一直以儀器從中 ,直至到後一張牌派好後,好戲才上演。 當時林伯這邊的電子專家,發覺對方 當范德賢在控制室的助手向他發出訊

成「兩下」 林伯的助手及時再加「一下」,於是配合 所以,范德賢助手只按「一下」,但 ,令范德賢上當!

的頻率去影响范德賢身上的「感應器」

德賢一無所覺地,乖乖上當。可憐他至今 未知怎麼輸了那麼多的錢。 由於時間上的配合恰到好處,所以范

團的頭子黃昆賭沙蟹。他用的是「魔術手 現在林伯又用另一種方法去跟扒手集

人,有時是無須太正派的 無疑這也等於「出老千」 ,但對付壞

票。但林伯不肯收支票。 了過百萬。他沒有那麼多現金,迫住簽支 他們賭籌碼,所以不經不覺,黃昆輸

,還要拿二十萬元左右出來「贖身」 **黄昆眼看無法「翻本」,如果就此收**

不過是空頭的。結果,他無法落台 黃昆根本沒有那麼多錢,即使支票也

拉過一旁商談。林伯當時是以「余老伯」 林伯也明白黄昆的心理。 他不想在衆目睽睽之下出醜,把林伯 所以黄昆不知他就是林伯。

但我要你一個人。」 他說:「算了,二十萬我可以不收

黄昆吃驚地問··「你怎會認識他?」 一告訴称,他殺了我侄兒,如果你不

交出他,你也會上身。 誰是你侄兒?」

「余金。

「不過我不妨告訴你,殺余金的不是 原來你是有備而來。」黃昆

黑鬼燦,另有其人。」

「他爲什麼要殺余金?」 「范公子的人。」

「一個仙不收,還可以再給你十萬「我說了出來」,二十萬怎交代?」 個仙不收,還可以再給你十萬:

給你二十萬。决不食言。」如果能再找一個證人出來證死范德賢,再

直監視姜氏姊弟和石勇。揀機會先殺余金警探,迫他的女友就範。所以,他派人一 再殺胡老頭。志在陷害石勇和小明。」 「范公子要佈局陷害一名來自香港的

熟,隨時可以保釋他。到那時,姜小姐只 「弟弟又怎樣?反正他與官府的人相 「但是,小明是玲玲的弟弟啊。」

X88

「因爲余金來找過黑鬼燦,所以警探「爲什麼?」 「但我以爲他也害死你們扒手黨。」

也說 是你們幹的。」

「方展探員。」 —那眞是害死我們。」

挑撥離間。結果他答允帮林伯一次。 黄昆有把柄在人家手中,林伯又從中 「所以,爲人爲己,你定要帮我!」

范德賢陷於破產邊緣。

紛失了踪。 「不聽話」的騎師和練馬師的打手們,紛力令到當地警方採取行動。他派出去對付 國際特警組織這時也無法不出面,利用壓 「大集團」固然無法控制馬塲,

忽然間,他感到一切事情似乎針對他! 他聽了助手的話,搜查了姜玲玲。 就像傳說一樣,范德賢無法找到他們

也交給了他們。

動靜,悄悄通知了布列。 外面的布列等人連絡。她不斷將范德賢的 姜玲玲連日來不斷用無綫通話機,與

器之後,十分生氣。他一掌摑了過去。 金的兇手抓住。但范德賢仍然如在夢中。 但給玲玲避開了。玲玲十分機靈,一 布列得到國際特警的合作,把殺死余 他發覺了玲玲手袋中的無綫電通訊儀

號掣。突然間,范德賢拔出了一支手槍。 手順勢把無綫電儀器奪回。 「把它扔掉!」 她迅速按動了一個「緊急求救」的訊

在槍管指嚇下,玲玲不敢不從

股暗勁附在儀器之上。 儀器擊中了范德賢的手腕。

首拾槍時,玲玲巳搶了過來。 手一麻,手槍墮地。當范德賢正待俯

地上。門外槍聲乍起!一陣陣人聲傳來。 **玲玲飛起一脚,踢得范德賢朝天仰倒** 范德賢聽得心饶意亂。 他心感不妙,企圖越窻而出

范德賢乖乖的擧高雙手,轉過身來, 玲玲已奪得那支手槍。 一枚子彈擊中了他的小腿。 「砰」的一聲。

不敢動。 玲玲把手槍交給警方人員,把范德賢 布列和國際特警人員亦在其中。 大批警方人員湧了入來。 石勇和小明都來了。

交火後,迅速控制了大局。 警方人員與范德賢的手下經過短暫的 門外仍然一片吵鬧。

范德賢被控的罪名多至難以計算。

開非法賭檔。 主使兇手去殺胡老頭。 謀殺余金。 較嚴重的有••

主要證人陳悅這時亦巳出現在法庭之 毒馬。 主使打手去傷害一些練馬師和騎師。

Ŀ ,向法官作證。 這時范德賢才知他被人收了起來,怪

> 不得找不到他了。 此外還有:

非法收受外圍馬

總之,罪名多了。 包庇職業打手。

非法藏械。 非法禁錮姜玲玲

再坐一輩子也坐不完應坐的牢。 如果逐條罪名加起來,相信他的刑期

他們的證件獲得發還。 石勇等人的「冤情」,終告大白。 事情總算有了結果。

得原物「奉還」。 小明失去的證件,亦已由黃昆手中獲

得酬勞」。但是,在國際特警的壓力下 黄昆等人。雖然收了林伯一大筆「應

他們被捕入獄只是時間問題。

趨正常。 經此一役後,當地馬場的風氣,也漸

欵了事。 方與法庭要他證死范德賢,只象徵式的罸 匹。他是有罪的。但因爲事先的默契,警 陳悅用他自己配製的「草藥」控制馬

回香港。 「香江三俠」終於和布列等人一齊返

如此,我寧願留在香港好得多。」 歸途中,石勇忍不住苦笑道。「早知 他們的假期亦告完了。

我啊!」 小明也說: 「如此渡假,下次不要叫

幸中之大幸!」 玲玲道: 「得安然回來,也總算是不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兒金風剪伍青萍親率趟子手們押鏢,途經

鏢頭金剪手伍天麒和女 前文書至泰順鏢局

麒與薛銅交手,兩人正打得難分難解之際 麒父女爲了自保,乃起而抗拒。先是伍天 而是因受人之託前來刦擴伍青萍的。伍天 薛銅瀾住去路。大漠雙鵰並非志在刦鏢, 秦韻,遇上大漠雙鵰禿鵰岳兮五,金翅鵰

了起來。這時,伍天麒見女兒被岳兮五殺 ,伍青萍繼而挑戰岳兮五,一曳一女就打

掌珠被掳去 赴滇請救援

了對方手上 **逐聽伍青萍驚叫了一聲,果然掌中劍竟到** 爪,不偏不倚正刁在了伍姑娘的劍柄陡然間忽見岳兮五腹吸胸,在空中猝 口中道了聲•「妳給我撒手吧!」

得遠, 早巳把這怪老兒恨透了 蓮足方一點地,口中却嬌叱了一 身形半斜「犀牛望月」 刷刷刷連着三聲疾嘯,竟用 就見她蓮足點處, 猝然右腿往前方一塌,上身猛一俯, 好個伍青萍,到了此時她仍是不肯服 不由陡生怪念,就在她身已縱出 還妳的寶劍!」却不知這姑娘內心 兩丈許,這禿鵬方道了聲:「姑娘 式,而後猛一 「八步凌波」擰身 , 自知功夫比他差 聲: 丁打

> 手方法,可與一般不同 星殞野,透着急嘯之音,一閃巳至,直奔 更是羞憤頭上,這三口金風剪,出手如流 了三口「金風剪」,憑姑娘這一手三剪的 那禿鵰岳兮五上中下三盤打去,她這種出 功夫,江湖上也不知敗了多少能手,如今

尖,奔小腹和奔心窩的兩口金風剪雙雙被 爪,駢食中二指,往奔面門這一剪上一 不由一驚,只見他身形往右一側,輕舒鐵 落敗的頭上,竟會施出暗器來了,見狀也 ,因一時大意,以手去箝,却不知道這金踢落下,三剪可全走了空,可是老兒中指 ,不由皺了一下眉,同時一抬右腿,沉劍 ,竟然是齊到,那禿鵰地沒料到姑娘已經 三枝剪雖是先後發的,憑手上的功夫 箝

> 支却是往這岳兮五身旁打去。 三口金風剪,一奔面門,一奔小腹,第三 此時竟自一個「怪蟒翻身」,刷刷刷又是 撲去,却不知那伍青萍手法也太厲害了 劃破了一道口子,血已滲出 風剪是菱狀双尖,三面開口的,因此竟被 他何曾受過這個,不由大怒,正想騰身 自入道以來

其疾若電。 正好迎着另一空剪,這後三剪來式更快 腹這兩剪已一閃而至,只要往左一閃,那立在這山壁邊沿,身右已無餘地,面門小 這種打法可驚人了,因爲這岳兮五正

落脚處撲來,口中喝了聲•「伍姑娘,好殞地一般,頭朝下,脚朝上斜着往伍青萍 待起到兩丈來高,身形往下一飄,如流星 足,「一鶴冲天」 衆的功夫,此時一 好個禿鵰岳兮五,果然有一身驚人出 聲長嘯,頓見他一 身形筆直凌虛拔起, 踹右

的响了一聲,二人在空中都不由倒翻了 那秃鷹的單掌碰在了一起,但聽「磁! 罩下,眼看這位姑娘是萬難躱開這一式的 掌上運着「大鷹爪」力,直往伍青萍當頭 **陣長衫振風之聲,這人巳起身空中,雙** 一聲厲喝道…「青萍, 合「蓮台拜佛」式向外猛一登,正和 可是凑巧得很,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 你退下 」跟着

厲害的金風剪!」在空中「蒼鷹搏兔」

狠的向岳兮五的小腹刺去……

爲女兒解圍,就在此時,伍青萍已一劍狠 得險象環生,乃傾全力傷了薛銅,然後來

點點頭道:「兄弟,你掛彩了? 出駭人的目光, 秃鵰岳兮五一陣狂笑,那雙眸子內閃 遂看了 旁的拜弟一 眼

個觔斗,待落地後,始看清了,

竟是那金

剪手伍天麒

臉……不過——」言至此他又嘿嘿一陣冷是好惹的,弄不好我老兄弟倆個都得丢大 「我早就說過這位金剪手伍鏢主可不

它剪斷。對方這烟桿竟是純鋼所製,怪不得竟沒將

正中「百滙穴」打下。 以「笑指天南」式抖出,竟奔伍天麒當頭 硬收去式,一翻腕,一振腕,這烟桿二次 怒,大喝了一聲:「伍天麒你敢!」說着 了兩道分許深的痕跡,這一看不由勃然大剪,分明巳受了傷,眼瞟處,果然竟給剪 日愛如性命的旱烟袋,吃對方那雙金剪一

稍受損傷,即足以制命。 體上的總穴,與足下「湧泉」二穴,共稱 人體二絕穴,因其為中樞百穴,位腦部 這「百滙穴」位於頭頂骨縫間,為人

掌中雙剪「彩帶束腰」「大鵬單展翅」,哼了一聲。「对往女」 奔左肋,來式如電。 挾起兩縷金光,向外抖出,一奔前胸, 哼了一聲:「來得好!」當時藏頭縮頸, 見他竟朝自己下此毒手,不由又驚又怒, 那伍天麒見狀焉有不識得厲害之理

這一 猛一 只氣得怪吼了一聲,「老子坐洞」式而後 秃鵰岳兮五也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 坐,伍天麒的金剪,竟自擦衫而過, 手,也是狠毒絕招,不容自己大意,

後肩 起, 出

「鳳尾」穴點去,白銅的大烟鍋,帶

在

一溜勁風。

伍天麒自一

開始動手

就沒敢小瞧對

時見他竟以一桿旱烟袋,奔自己後

那敢怠慢,猛一翻身 巳把那雙金風剪合成一

剪,向上 一噹! 也冷冷的道了一聲:「請!」此請字方一

那秃鵰岳兮五巳怪嘯一聲,騰身而

空中兜起那桿旱烟袋,竟朝伍天麒

「鏢主請!」伍天麒見狀知道不下狠手是

的,當時一剪平胸,一剪斜擧,口中

不行

這叉口初四則, 看了一 不由一緊手中旱烟桿,展開了「摘星九打 驚動了這位爹,看來麻煩了…… 全白小剪,劃空而過,那岳兮五不由仰頭 際,陡然間由對峯密林內唏叮叮射來一支 下,皺了一下眉,心說:「怎麼會 一旁的薛銅想是也看見了 想到此

> 豈是肯那麼服輸於人之人? 羽箭後,即應馬上停手,但是這大漠雙鵰 是駭人聽聞,他自己雖也是綠林中人,但 們可犯不着惹他……」岳兮五此時,心喂,大哥快呀!可驚動了那黑旗子了, 箭一至,分明是查問這邊發生的事情,按 的大名,尚未敢輕捋虎鬚?此時這白羽訊 照殺不誤,自己對他雖不服,但因震於他 對道上弟兄,可一點也不講交情,弄不好 身驚人的怪功夫,尤其是下手之毒, 何嘗不急,他久仰了這位黑旗怪客,那一 這黑旗怪客夙日的規矩,凡是看見他這白 簡直 內我

的怪客,可是井水不犯河水,因夙日無交 往,倒也各安無事。 無人,雖知後山五球溝新近來了一施鐵旗 他二人新自南疆遷此立寨,一向目中

兮五此時內心十分焦急。 的怪傑,都喪在了這鐵旗客的手中,自然 這位怪客定有超人的功夫,所以這禿鵰岳 輕易開罪這位怪客,傳聞好幾個不可一世 話雖如此,可是他兄弟腦中可眞不敢

個快似飄風,捷如電閃,實中虛,虛中實 功夫,江湖中鮮有敵手。 勁之風,他這一桿旱烟袋,可眞有驚人的 起伏進退,迴閃挪騰,每一式都帶着極 他這一展開了這套「摘星九打」 ,眞

一個個張口吉宁,這一番斯殺,可把四週之一看呆了眼,這一番斯殺,可把四週之一看呆了眼 乍合又分,一刹時,金光閃閃,衣襟飄飄 穴門,又疾又準,往往尚未打實了,只要 見對方一拉架式,他就收招換式,如此 一式展開了,每一招遞出都是認定

那金剪手伍天麒, 至此才知這禿鵰岳

> 在他那大烟鍋之下,知道如不展出平生絕兮五霓有如此身手,有幾次自己都險些敗 風 手,這一對上了手,勢如沉雷洩地,一時 林,二位老人家都是武林中不可一世的高 這靜寂無人的黃昏道上,只有狂風嘯着松 起伏,忽如流星過空,忽如小猴藏枝,在 這也是一套小巧的功夫,曲軀閃挪,竄越 學,一世英名恐怕是萬難保全了,想至此 間分不出敵我,直殺得天黑地暗,霍霍生 一振雙臂,施出了「燕飛十八般閃避」

麼?」 手中展着一面三角繡旗,一出來口中即喝 白羽箭令?想是有意和我們瓢把子過不去 由松道撥刺刺竄出,馬上人身紅緞勁服, 了一聲••「是那一道上的朋友?爲何不遵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間,陡然間一騎黑

金翅鵬薛銅却冷笑一聲,對那位紅衣匪人又出了一撥匪人?不由更爲焦急,此時那 告費瓢把子,就說此間事了,我兄弟一定不犯河水,為何强自出頭管此閑事?請歸 道:「我大漠雙鵰行事,夙來與貴寨井水 簡直弄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好好的 干鏢師都不由一驚,尤其是鏢局子這邊, 至貴寨去拜訪他,此時,却不便遵言住手 他這一發言,大漠雙鵬和泰順鏢局一

而去。 小旗,哼了一聲道:「那麼我就這麼回報 這紅衣勁服匪人,在馬背上聞言收了 言罷又是一聲冷笑,掉轉馬頭疾馳

了,心中不由感到不安,那金翅鵰醉銅見 他這一走,大漠雙鵬就知這樑子結上

那岳兮五心中所驚的是,自己這桿夙

色一

回視着伍天麒道•「老實告訴鏢

不了敗了回家抱孩子……

」說至此猛然面

副怪脾氣,誰愈硬,我才愈要鬥鬥誰,大笑道:•「我岳兮五是向來吃軟不吃硬的一

在心 在手,

一時倒愕住了

一背手竟由頸內把那一桿烟袋拔在了手中

那秃鵰岳兮五交待了這一番話以後,

身形往下一矮,滿面猙獰的道了一聲:

要跟妳爹算算老賬!」伍青萍臉紅着接劍

此時也不由深深的把那岳兮五佩服

至此把手中劍向伍青萍一拋,青光一閃已

劃空而至,笑道:「姑娘,還妳的劍,我

我倆個,人家是當朝一品做大官的,咱兄

我們朋友留碗飯吃……正好又逢上人家託 你也太神了鏢主!幹嘛這麼欺侮人,不給 主你一聲吧,我大漠雙鵬早就想鬥鬥你,

弟惹不起,我們是正好兩事一算……」說

岳兮五見狀不得不硬收出式,因對方

正當二人鼠高縱矮,殺得難解難分之

烟桿之上,擊起一 二人都不由一驚,伍天麒吃驚的是, 溜火星。

X90

嗆的响了一聲,白利的剪口已雙雙剪在那 烟桿上剪去,岳兮五見狀心方一怔,但聽

猛 的 肩 縣 來

「倒剪梅花」,

竟朝那早

自 ,他那傷腿,因不太重,包紮後巳能行動聞言巳揹手撒下了背後的一對鳳翅流金鐺這麼多說的,還不拾奪了走?」這金翅鵰 才至此,那秃鵰岳兮五巳怪叫一聲••「那隨我兄弟走吧!我們絕不難為妳……」言 帶猙獰道。「伍姑娘,請妳明白些,還是 先走一步了!」說至此忽轉目伍青萍,面一旁皺眉道:「岳老大……還不快,我可 自己拜兄尚和伍天麒殺個交休不止,不

那羣小嘍囉此時也是一擁向鏢車撲上壽萍猛撲了去,但聽嗆啷啷兵刄齊鳴,衆青萍猛撲了去,但聽嗆啷啷兵刄齊鳴,衆 此時流金鐺在手 一騰身,直往那金風剪伍 冷笑了一聲·「阻 。衆

人喪了命 1 鬼頭刀敵住,一霎那鬼叫連天,就有多,由三位鏢師各以劍、虎尾三節棍,和一 由三位鏢師各以劍、虎尾三節棍, 和撲團一上。

骨,「吭!」一聲,白銅的烟鍋正蔵在伍,想躱這一招,不料那岳兮五竟再一翻腕及鏢銀失手,不由大意了些,才凹腹吸胸及鏢銀失手,不由大意了些,才凹腹吸胸。 之時,向自己女兒下手,不由一時大金剪手伍天麒,見那薛銅居然乘自己

何這隻左腿全巳麻木,再想行動却非一時把持不住,右剪拄地,方站住了身形,奈把持不住,右剪拄地,方站住了身形,奈 老鏢頭不由痛得全身一戰,竟差一

一點足尖「欺身進影」,一 方想將對方一世英名,壞在手下 不由大喜, 壞在手下,就在 一抖手中旱烟袋 當時

> 大罡風撲面而至,直往二人之間一合一震此千鈞一髮之際,有一股從未領受過的絕 連退後了五六步。 竟被這突如其來莫名的勁風,給震得一 以禿鵰岳兮五和金剪手伍天麒這種身手

即知,這人有一身不可思議的功夫。 般的眸子,開闔之間精光四射,令人一望 帶着一方軟皮面具,僅露出了一雙似晨星 是這人想是不願叫人看見他的面容,臉上 都沒見過這怪客,不由都吃了一驚,最奇 東西,一條漆黑的大髮辮拖垂前胸,衆人 黑緞長披風,頸後斜揹着一長形卷狀黑色 端正正的坐着一人,這人一身黑衣,外罩 時那小山崗之上,馳來一騎黑馬,馬上端 人都不由驚得一愕,再一注目,却不知何 遂聽着一陣狂笑,聲震四野,動手之

笑。 是什麼好朋友……」說着不由又是一陣大 門,竟然連我這隣居都不通知一聲,還算 朗聲道:「大漠雙鵬,有這麼好的生意上 了一下在場諸人,又是赫赫一陣冷笑,遂 這黑衣人一露面,那雙眸子不由掃視

言出,, 人了……」說着揹手摘下了背上那烏光黑真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弟也好稱呼……」這人哈哈一笑道:「這 竟是如此年青龍了,當時聞言面色一冷,那風傳的一世怪人鐵旗客,只是不知對方 頗顯得難看,半天才走出幾步,朝這黑衣 由來人外貌以及語調中,也猜出這人定是 一抱拳道:「請朋友報個萬兒吧,我兄 都不由冷了一半,此時那禿鵰岳兮五還以爲或可助自己一臂之力,一聞此 那伍天麒等鏢局弟兄,見這黑衣人一

亮的長捲,迎風一抖,巳展了開來。

個耳聞吧! 至於我的姓名,我巳把它忘記 上,口中哼道:「朋友,這面旗子總該有 怪旗,這黑衣人跟着抖手,又把這旗子捲 衆人一見,竟是一面黑光燐燐的三角

笑,後退了一步,怪聲道:「原來是江湖 人。 禿鵰岳兮五那種身份,他豈能如此輕易服 出手,早就知道他就是鐵旗怪俠,只是以 不由驚得啊了一聲,那禿鵰岳兮五自他一 人,竟是江湖上提起喪胆的鐵旗怪俠,都 當時臉色愈法顯得難看,仰天一陣怪 至此各人都明白了 ,原來這年青幪面

道••「既然岳老當家的這麼問,兄弟可斗 開禿鵰岳兮五的身上,此時聞言後冷冷的 又有何差使呢?」 是朋友,你這麼突顯俠駕,對我兄弟不知 上聞名喪胆的鐵旗客,真是失敬了…… 這鐵旗怪客在馬上一雙眸子一直沒離 户

回去,否則就不大好了……」 弟旣有事後登山拜訪之言,請朋友你即刻 素無瓜葛,尙盼不要無理取閙才好,我兄 白羽短箭?」 秃鵰岳兮五嘻嘻笑道·「朋友,你我

娘因聽這黑衣人說話太狂,尤其未把自己位伍青萍姑娘,不由一怔,正好那位伍姑不由向伍天麒等掃了一眼,當他看見了那 …哈哈,眞是笑話了……」言罷一雙俊目 回去也方便得很,只請將這一干鏢客鏢銀 交兄弟帶回,否則,我豈能白來一趟: 這黑衣人聞言哈哈一笑道•• 「想叫我

> **萍不覺臉色一紅,心道:「這賊子好亮的** 在怒目視着他,二人這一目光相對,伍青 一雙眼睛……眞可惜……他竟會是一 父女放在眼內,心中不由氣不過,也正好

們的禮物,送來送去……」 , 嘿嘿一陣冷笑道··「朋友們!你們都 此時金剪手伍天麒聞言,不由勃然大 ,我伍天麒保的是缥銀子,可不是你

一」說至此,用手一指伍青萍道·「這位一」說至此,用手一指伍青萍道·「這位自尊客取去,我兄弟是分文不取,只是一,向那黑衣怪客抱拳道·「旣如此,一言不想他那位拜弟金翅鵰薛銅,却上了一步 鵬道。「岳朋友……你意如何呢!」岳兮人簡直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猶自對那秃則什麼都是空的……」他說他的,那黑衣不走,簡單得很,請先殺了我老頭子,否 直往這黑衣人前胸穿去。 同時伍青萍的一口劍,「長虹貫日」也是 絕快身法,騰身向那黑衣怪客猛撲了去 」言才至此,那黑衣人陡然雙目大亮,哈 眞巧極啦,我也看上了這位姑娘了……」 哈一陣大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姑娘却是要留下,我兄弟是受人所託…… 「畜牲你敢!」竟自以「龍行穿身掌」的 -」同時那金剪手伍天麒也悶吼了一聲: 五一聽不由勃然大怒,那雙禿眉才一豎, 衫一脱,哈哈一陣大笑道··「要想留我們 言至此他走了五六步,將那件湘綢長 一聲嬌叱道:「無恥小賊,看劍

胆上言了,請問當家的,可督見到我那支

就在這兩般殺手突臨的一霎那,只見 一聲長嘯

要是在一般武師手中發出,尚不足爲奇。

般的樹梢,被這黑衣人偌大的身體往上一已立足在一高松之尖,那粗僅不過如手指竟自像一枝黑箭也似的拔起了七八丈高,

,不由驚得下面各人,一個個瞠目結舌,落,僅不過微微向下點了一點,似此輕功

是萬難躲過這一掌暗器了 手中,可就不同了,以他這種混厚的內力 而至,任何人看來,這黑衣人身在半空, 鐡蓮子一出手,就像羣蜂出巢似的,一閃 足可穿透層逾兩寸的木板,當時這兩掌 將這十數粒鐵蓮子硬逼而出,這種力量

那 片叮噹之聲,那滿天鐵蓮子,竟無一枚下 數尺,就勢見他向外一揮那黑衫之袖,一 自點,全身就像風箏似的,陡然又上昇了 落,全數入了這黑衣人的袖內。 ,那黑衣人一聲怪嘯,陡然在空中二足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突然的一霎

現影,

青萍在馬背上突然擰身,她心中已恨透了

撲了個空,連對方的衣邊都沒沾着,那伍

伍氏父女這麼快的身形,竟自雙雙都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輕薄的年靑人,在馬背上一擰身,翻身

衣人,透着一陣疾嘯之音,一閃而至。剪,呈品字形,一上二下,直往樹梢這黑

她竟不發一聲,一連擲出了三口金風

「哧!哧!哧!」一連三聲。

向後猛一倒身,單掌一攀那樹梢之尖,刷」只見他身在那高有七八丈的樹梢之尖,

這黑衣人口中叫了一聲:

「好像伙!

的一聲,整個人全懸了空。

二式

「老猿墜枝」,在這七八丈的

鐵蓮子,數了一數,笑道:「鏢主,十四 那雙明目注視着旣驚且愧的伍天麒,嘻嘻 話一瞟那俊目,注定在一棵足有二人合抱 粒!一粒不少, 一笑,伸手入袖,摸了一陣,抓出一大把 聲,他竟以「鐵指金丸」的絕技, 的大松桿上,慢慢的彈動着拇指,叭叭連 一鐵蓮子都深陷木內。 四粒鐵蓮子,以絕快指法彈了出去,每 跟着他身子輕輕飄飄的巳落在地上, 我是否要還你呢?」說着 朝手中

似的,在七八丈的高空彈動不已

伍青萍這一手三剪,是如何的快捷,

連對方衣邊都沒挨一

下, 俱都石沉大海

<u>廖猛一垂震,就像釣魚竿釣到了一條大魚看來眞是驚心動魄,那樹枝經這黑衣人這</u> 樹尖上施展,其下是千丈懸崖,這種功夫

聲道: 蓮子,笑聲道。「我姓白!」 猝然間猛一 大的「白」字,這黑衣人彈完了手中的鐵 時被這麼一問,連羞帶急竟自差一點哭了 青萍姑娘目睹此狀, 轉身,回視着那位驚愕的伍青萍姑娘,抖 起來,口中抖喚了聲•「爸爸……」 這位幪面人來,簡直是相差得太遠了,當 衆人驚視着那樹桿之上,竟是一個大 「姑娘!妳隨不隨我走?」這位伍 知道自己的功夫比起

> 連愧帶怒,滿頭銀髮不由根根倒豎了起來撲在了伍天麒的懷中,金剪手伍天麒此時 他的腦中就像觸了電也似的 ,這黑衣人目視着這幕父女對攤的情形

公平的 過着那種陰暗無天,沒有溫暖,沒有感情 ,因此他恨任何有感情的人,他想那是不 他猛然想到了他自己幼年的遭遇,

因此他沒有同情,他的臉色霎時變得鐵青 他的憤怒莫名的發洩到他二人的身上 忽然他回頭看着一邊驚愕的大漠雙鵰 他想人們都應該是和他自己一樣的

前一步笑道:「白少俠真乃神人也,旣如伶打了個寒噤,那薛銅見狀不妙,不由走再被他這種獰厲的眼光一掃,都不由機伶 憑自己的本事,是萬萬敵對方不過,此時 眼看這鐵旗怪客竟有如此的身手,都知道 了的公鷄似的,他也不再抽烟了,他兄弟 了兩聲,兩手一扯那禿鵰岳兮五,暗示其此,我兄弟只好告退了,咳咳!」說着咳 還不快走。 此時那狂傲的禿鵰岳兮五,就像鬥敗 這禿鵰岳兮五內心雖一樣胆怯,但他

找個藉口交待幾句才好退下,不爲人所笑以丢人,所以聞言後尚自猶疑不决,正想 這麼容易呢!」禿鵬岳兮五聞言臉色一變 信箭的時候就該走了,現在想走,可沒有 不過可太晚了!要走方才在看見我那白羽 走了?」言罷又是一陣怪笑,遂接道。 激動的道:「怎麼着,兩位好朋友現在想 大笑,聲震四野,笑聲甫畢,却顯得極爲 , 不想口尚未開, 那位黑衣人却哈哈一陣 個性倔强,總認為這麼退下,日後傳出

> 氣,這黑衣人慢條斯理的走近了幾步,閃道:「那麼你意下如何?」 說罷也不禁有 想走也可以,却要逃得開我二十招之下, 着那雙光瞳道:•「老實說吧!你二人今日 否則你們也就認了命吧!」

任 明知技不如人,可是衆目睽睽之下,豈能 人凌辱至此,何况對方竟說出這等輕視 大漠雙鵬往日是何等的威嚴?今日雖

雖不見得能勝你,可是要說跑不開你二十,心想:「小子!你也太狂了,我岳兮五 尤其是那秃鵰岳兮五,一向自負極高 那也未冤太誇大其詞了

如此高人,真是死也瞑目了!」那薛銅聞 顧什麼面子了,喝了聲:「兄弟上,得會 前,「蒼龍出海」,雙掌抖出,直往這黑 言後,也是顧不得什麼江湖道義,當時口 虎撲式」,猛向這黑衣人撲去,口中却不 衣人肋下就打。 應了一聲,擰腰縱步,已至那黑衣人身 想至此却也不忍住,往下一矮身,「

客的身上, 這黑衣人鼻中哼了一聲, 雙掌 身形才站穩,「沉雷洩地」式也是雙掌齊 此才知道這鐵旗客果然是武技驚人。 逼得大漠雙鵰一連踉蹌,後退四五步, 眼看這雙人四掌, 眼看這雙人四掌,瞬息巳至了這鐵旗怪,以正反推手,直朝黑衣怪客前胸猛襲 這黑衣少年,此時可不像方才那麼閃 這大漠雙鵰來勢如電,禿鵰岳兮五 一翻,也不知用了一式什麼,竟然

太

了!」當時振聲撲上 不可遏,大喝一聲·「小輩,你欺人太甚 那秃鵰岳兮五這一被震出後,更是怒

學。

大風呼嚕嚕直墜而下,

突聞那伍天麒喝了

此時這黑衣人,右手突鬆,全身兜着

衣人,身在空中未落地之際,猛的一翻身

「再看這個!」這位老人家竟乘這黑

雙手齊出,刷刷一陣急嘯之聲。

他竟用了一式「滿天花雨」的暗器絕

一連發出了

數粒鐵蓮子,這種暗器

X92

一下自己的內力。

斯奇怪的是他竟是祗躲不攻。 所奇怪的是他竟是祗躲不攻。 所奇怪的是他竟是祗躲不攻。

了。 精疲力竭,才下殺手,只是在塲人不知罷怪性,他對敵向來是如此,非把對方累到 怪性,他對敵向來是如此,非把對方累到

的勢力,往下塌着,掌奔這鐵旗怪客右肋截掌,左掌向外一穿,已是隨着身形下落才一够上步眼,立刻用「反弓手」,連環才一够上步眼,立刻用「反弓手」,連環,與常是震於自己威勢,霎時間勇止時這禿鵰岳兮五見對方沒有接招竟

,向外猛一探,好一招「海底尋針」

无鹏岳兮五一掌只差半寸沒有遞上。 作中却說了聲··「老鬼!差一點!」果然這 你用尺量好了似的,往右後一擰身,右肩 像用尺量好了似的,往右後一擰身,右肩

這禿鵬岳兮五不禁被羞辱得臉色通紅 ,當時竟沒有想到對方是有意如此,却惱 羞成怒,怒罵了聲:「小子!那裏走?」 左掌一撤,右掌條的隨着身軀往起一式「 單劈掌」,用上全力,挾着勁風往黑衣客

發荷。 當時在場之人,全認為這次無論如何 如經而出,在空中雲裏翻,整個身子折成 四縱而出,在空中雲裏翻,整個身子折成 了一團,往下一落,幌幌悠悠的如同風擺 了一團,往下一落,幌幌悠悠的如同風擺

招數用盡,竟是傷對方不着。至此這禿鵬岳兮五才覺害怕,自己把

一分,仍然是揉身而進,掄掌就打。 東收歛心神,凝神歛氣,一咬牙關,雙掌 等,才拿樁站穩,自己巳出了一身冷汗,趕 以外心神,凝神歛氣,一咬牙關,雙掌 以外心神,凝神歛氣,一咬牙關,雙掌 以外心神,凝神歛氣,一咬牙關,雙掌

那黑衣人此時始終不遞招,可是他這

這是一套什麼身法。

嘆為觀止。
「離又合,身形那份巧快,真令所有人。

內才知不妙。

內才知不妙。

內才知不妙。

內才知不妙。

內才知不妙。

只好又退了下來。

得心驚肉跳,幾次撲上,却是無處插手,得心驚肉跳,幾次撲上,却是無處插手,

此時那禿鵰岳兮五巳被對方掌影身形 於轉昏了頭,不由神智恍惚,竟自大吼一 聲,以「羅公八一式」中的「橫身甩掌」 ,猝見這黑衣人雙眉一挑,口中哼了聲。 「老鬼!可怪我不得了!」驀然見他一撤 左掌,「腕底翻雲」、「橫架鐵門門」, 「法!」遂一縱送,那禿鵰偌大的身體, 竟被震得騰身起足有兩三丈高,在空中慘 呼一聲,想是雙臂已折斷在這鐵旗怪客的 哪施上了。

,斜劈而下。

,向空一登一吐,一聲大震,聲如擊革。霎時間目現殺機,趕上了一步,單掌平空霎時間目現殺機,趕上了一步,單掌平空

去。 中再度翻起,一逕向那千丈深谷殞落下 四構這一世風雲的綠林怪老,竟連地 可憐這一世風雲的綠林怪老,竟連地

直看得伍氏父女觸目驚心,尤其是那

捲大袖,往薛銅雙鐺桿上撩來。 「好傢伙!有其兄必有其弟!」他竟然 這鐵旗怪俠依然老套的口中叫了一聲

劃過。 那黑衣客向左一矮身,單掌向外,擺

自己拜兄的後塵,不由一咬牙,身子猝往 全震在了這金翅鵰薛銅的胸腹之上。 這薛銅連番走空,心料及恐怕又要步 抖之勢,一進步,這雙鐵掌一上一下,完

這金翅鵬薛銅被震得身軀猝然騰起, 一支却斜插入了松桿之上,猶自 中鳳翅鐺不由自主上了半天,一支落下山 中鳳翅鐺不由自主上了半天,一支落下山 於側下綫的風箏似的,仰面朝天直摔出 然鬼所了綫的風箏似的,如面朝天直摔出

直往對方雙腿上猛斬了過去。

鎖橫舟」式,向外一抖,這袖沿一平如刃

這一幕血劇,看得金剪手伍天麒父女

!」只見他猛一翻腕,依然運着大袖「鐵

這黑衣蒙面客,口中疾道了聲:

,直往金翅鵬雙腕上橫切而下。

的一聲輕鳴,劃起兩道金蛇也似的閃光,前雙臂交錯,往後一仰頭,雙鐺互擦出噹

下一矮,雙鐺手中「十字擺蓮」在自己胸

「老頭子!帶着你的鏢車銀子弟兄快走, 生以來,從未見過,下手有這麼毒的人? 上其是伍氏父女,於驚心動魄之外, 更生出一種同仇敵愾之意,雙雙竟然不約 更生出一種同仇敵愾之意,雙雙竟然不約 可是冷冷的站在一邊,半天才點點頭道。

金剪手伍天麒大吼一聲:「小輩!我與你拚了!」正要撲身而上,却被女兒金與你拚了!」正要撲身而上,却被女兒金與你拚了!」正要撲身而上,却被女兒金以身手,自然是不忍再令自己父親上前没死,只急得哭叫了一聲:「爸爸……」竟然然抽劍,伍天麒方疑她自己要上前對自猛然抽劍,伍天麒方疑她自己要上前對自猛然抽劍,伍天麒大吼一聲:「小輩!我

右鐺却奔黑衣客雲台穴上劈來。

硬往他這一雙兵刄桿上崩來,眼看這一雙

這鐵旗俠冷笑一聲,竟然猝翻雙掌,

翅鐺是非出手不可。

喜這萬分不得巳之下

,薛銅只好用力

予要是崩上

,以黑衣人這種掌力,薛銅鳳

死!」正逢這薛銅左鐺直點黑衣客面門,特的鐵旗怪俠,不由怪喝一聲:「你是找

疾風暴雨之勢。

可是這麼一來,

可觸怒起這位秉性奇

霍生風,金光耀目,眞有雷霆乍鳴之威,

我絕不殺你,只是把這位姑娘留下。」

他這麼一安心,雙鐺一緊,直施得霍

與這鐵旗怪客同歸於盡。

客是萬萬不敵,此時已安心一死,只求能身,他已早生了深心,自知要敵這鐵旗怪

「一人拚命,萬夫難當」,此時向外一翻

薛銅此時可眞有點是在玩命了

,俗謂

伍天麒見狀大喝了一聲:「施不得! 」方想縱身奪劍,却聽見「叭!」的响了一聲,跟着嘟嗆了一陣碎响,再見女兒手中劍巳摔自一邊,却聽見「叭!」的响了

要繞上頸項,猝覺劍身嗡然一陣大震,竟金風剪伍靑萍,本巳决心一死,劍方將其擊落。

他雙手尚未碰着伍青萍,突聽一聲暴

生平所用最大力的一掌。 生平所用最大力的一掌。 生平所用最大力的一掌。 生平所用最大力的一掌。 生平所用最大力的一掌。 生平所用最大力的一掌。

喝道:「伍天麒,你聽我說!」三丈,他轉回了身,用冷峻、低沉的聲音三丈,他轉回了身,用冷峻、低沉的聲音

你……」 奇怪!那急怒攻心,神志巳昏的伍天 就,竟被他這聲可怕的聲音震懾住,他不 就,竟被他這聲可怕的聲音震懾住,他不

痛快……。 ,刺傷一千人的心,比殺死一千個人還要是皮肉的痛苦,而是內心的,他深深覺得更可怕的是,他所欣賞的痛苦,並不

> 個人,似乎都能够感覺到它一樣。 在他面套之後的,可是,在他周圍的每一 他殘酷的微笑一下——那笑容是深藏

鐵旗俠話未說話,伍天麒早已怒喝道半年,少則三月,我一定把她送回……」客之意……我只是把她留下來談談,多則害之意……我只是把她留下來談談,多則

絕不容任何人妄動……。」 。「小子!你把姓伍的看錯了!……我伍 過驚險,可是我却沒有受過侮辱!……慢 過驚險,可是我却沒有受過侮辱!……慢 大麒闖蕩江湖數十年,雖然吃過敗仗,受 大麒闖蕩江湖數十年,雖然吃過敗仗,受

家草木我不要,我只要她!」

他暴喝一聲••「豎子敢爾!」 青萍高擧過頂了,伍天麒這時急怒攻心, 說話之間,他已雙手托背,早已把伍

俠胸前及小腹剪到,聲勢好不驚人! 剪片,夾着凌厲的破空之聲,分別向鐵旗 剪片,夾着凌厲的破空之聲,分別向鐵旗 等中,身形幌處,急若雷電般到了鐵旗俠

俠雙足足踝剪來。

在天麒一擊不中,他那裏肯罷手?又是一擊暴喝,「潛龍昇天」,身子追上了是一擊暴喝,「潛龍昇天」,身子追上了是一擊暴喝,「潛龍昇天」,

個人,而伍天麒巳然追到,雙剪揚處,八空中,上昇之勢未洩,手上又托了偌大一室中,上昇之勢未洩,手上又托了偌大一

X94

隨着整個身子往後一縮。

一收雙鐺,可是這幪面客的一雙掌是由

薛銅往回收,依然不能下沉,只好

鐵旗怪客,就在此時猛然見他雙臂往下一

着向外一抖,身軀隨着這雙掌 外

這一來他是萬難再走開了,好厲害的

简,也逃不過這一剪了! 九尺內均爲死地,空中不如平地,無處借

,差着一寸由他脚底滑過,剪了個空。褲腿時,却見他猛一弓腿,伍天麒的金剪 就在伍天麒雙剪剪鋒堪堪碰到鐵旗俠

伍天麒的金剪上點了一下 他提脚之後,金剪到他脚底時,他竟把脚 即見他隨着這一點之力,把身子斜着 好個鐵旗俠,他自然還不盡此,就在 「借物傳力」用了五成功力,在

極點 飛出去十餘丈,恰似天馬行空,身法美到

那,伍天麒立覺一般絕大的潛力傳了下來 會出此絕招,就在他脚尖觸及剪面的一霎 蟬振翅」再傷他小腿,却萬料不到鐵旗俠 震得他雙剪幾乎出手,丹田之氣再也提 伍天麒雙剪落空之下,原擬巧 身子平空向下跌來 變「驚

他那匹神駒上 在四丈之外,連同自己的愛女,一同落在 身法,輕飄飄落在地面,他驚魂甫定之下 已然駭出了一身冷汗,再看鐵旗俠已然 伍天麒鰲駭之下,忙使「倒轉八車」

是我剛才說的話……我走了! 這邊奇怪的閃爍了一陣道:「伍鏢頭,還 鐵旗俠使用那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向

駒,迎空一陣長嘶,四蹄破空而去。 說罷他雙腿一夾馬腹,那匹黑如濃雲

巳到極點,狂叫一聲:「小子!你…… 金剪手伍天麒此刻是髮鬚俱張,憤怒 隨着這聲狂叫,他身子已然撲出了七 瘋狂般的迎着馬蹄的揚塵追去。

> 下來,口中喊道••「鏢頭!……上馬再追 馬,他並帶過了伍天麒黑駒,飛快的追了 鏢師梁惠常饶忙中騎上了伍青萍的白

他匆匆上了馬,騰出右手,在馬屁股上 伍天麒這時神志巳昏,聞言被提醒了

拚命的擊了一掌,那匹黑駒立時放蹄狂奔 的脚程,這時放蹄狂奔,真個是風掣電馳 起來,梁惠常也拚命追上。 這一黑一白兩匹神駒,都有日行千里

髮, 快得驚人。 不知是由於山風,還是由於憤怒, 伍天麒在馬上一言不發,他滿頭的白 E

的想:•「伍天麒呀!如果你不能追回女兒 要爆炸,這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他不停 然全部聳立,他雙目火紅,心口憤怒得像 你就血濺剪鋒吧!」 可是前面的那匹黑駒,如同凌空飛行

惠常拋下了數十丈。 般,快得出奇,不一時已將伍天麒、 粱

那馬益發亡命的狂奔起來。 所可形容了 把馬屁股上打出了一條條明顯的血痕, 伍天麒此刻的震怒和驚恐,絕非筆墨 !他緊抓着韁頭, 拚命的抽打

你害怕麼? 伍天麒在馬上狂叫着:「小子,…… ……停下來!」

來! 生命和數十年的名望-在此刻 這個白髮的江湖老人,瘋狂的叫喊着 他願意犧牲一切 把他的女兒換回 包括他的

夾道裏。 會,帶着伍青萍,已然消失在一片樹林的 可是那個奇怪的黑衣人, ,仍然毫不理

> 上掉下來。 的顫抖,噴出了一口鮮血,他幾乎由馬背 伍天麒頽然的停了下來,他一陣猛烈

他狂喊道•• 武林奇人,遭受到生平未有的奇恥大辱 這個曾經叱咤風雲,名噪大江南北的 「罷了! ·罷了! 我伍天麒是完

類子抹來。 說罷此話,他一橫金剪,便向自己的

不得!鏢頭!」 然趕到近前,他一看大驚,急叫道··「使 剪之下,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梁惠常已

手。 同時落下了馬來,伍天麒的金剪也甩出了 住伍天麒的左膀,拚命的向外一拉,二人 話聲未竭,他巳迎面撲起,緊緊的抓

?……她現在還陷在敵手!」 「老鏢頭,你這麼作豈不是害了萍姑娘麼

活下去?」 送在此人之手! 「惠常!想不到我一世英名,居然會斷 ……你看,我還有什麼臉

不設法打救出來,就是死了,也是奇恥大這麽說,現在萍姑娘陷在敵手,我們如果

手之女爲人擄去-……這…叫我有什麼臉 話不錯,可是一旦江湖上傳揚出去,金剪 伍天麒冷靜了一些, 點頭道:「你的

梁惠常聞言搖頭道•• 「鏢頭,現在不

眼看這一代奇俠就要喪生在自己的

梁惠常爬起身來,他淚流滿面的道:

伍天麒被他一言提醒,他長嘆一聲道

梁惠常連忙勸慰道:「鏢頭!話不是

把萍姑娘救出來,那些江湖傳言又何必去是你老逞意氣,講名望的時候……只要能

…惠常,不是我殼洩氣的話,莫說這大一 山,難以把他尋着,就是尋得……恐怕 伍天麒用衣袖拭了一下 「現在萍兒已被小賊擄去! 的血漬

黑衣人的武功,他親眼見過,比伍天麒不梁惠常聞言,也是無話可說,因爲那 無補,只怕還要白送性命。 知高過多少,就算現在尋了去,非但於事

由喜道:「鏢頭!我們快去找龍少爺!」 梁惠常沉吟一下,突然想起一人,

習得一身出奇的功夫,藝成之後,又得天,為武林前輩異人龍可忠之子,自幼隨父 身不可一世的功夫。 己的東床快婿龍勻甫,這龍勻甫天生奇稟 異人 他一言提醒了伍天麒,立時想起了自 「三百老人」悉心傳授,練成了

今都各有一百十餘歲了,但他們仍然自稱的老人,他們三人在一百歲時結義,到如那「三百老人」原是武林中三個百歲 功 百歲老人,這三人都有一身不可思議的武 全部傳授了龍勻甫

,老大叫木蘇,老二叫水夢寒,老三叫星 這三位怪老人是二男一女,並無別號 江湖人聞名莫不喪胆。

,我就改道雲南了!」我們快走吧!少時到前面,你押着鏢車 安心,叫道:「啊!我真是急昏了 伍天麒想起了比自己武功高上數倍的 足可以與鐵旗俠匹敵,不由稍爲

痛淚的道。「衆位!……這趙鏢由梁師父作了一下精神,騎上了自己的馬,他眼含這時衆鏢師已然趕了上來,伍天獻振 負責,我……我要到雲南去!」 他話才說完,那匹黑駒已如電奔出

場亡命的厮殺…… 他此去帶來了龍勻甫,與鐵旗俠展開了

年受盡殘害,被繼父趕出來的孩子 且說鐵旗俠白如雲-他就是那個早

善」「惡」分得很清楚,否則僅他的出世 都深深的感到畏懼,所幸的是,他對於「 對他那喜怒無常的性格,冷冰冰的態度, 人,或是遇見他的人,無不是提心吊胆, 了他怪僻的天性,他手下的人,接近他的 ,就可造成武林的大刦で 人間有感情,幸福及歡樂等的存在,形成 由於他幼年身受之痛, 所以他不相 信

他懷中昏迷着一個絕美的少女一 現在他騎在自己的「烏龍」神駒上,

他第一次產生,他立刻把伍青萍用雙手平他感到一種莫明的畏懼,這感覺還是 托起,距離自己遠一點,這樣他才稍微的

的臉上,這是多麼誘人的一張面孔啊! 到他的鼻端,他感到一陣劇烈的心跳,禁 住把那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注視在她 山風把姑娘身上的溫香,一陣陣的送

的風韻, 嬌美… 她的秀髮,稀疏的披在前額,顯得是如此 頰,點綴着一雙鮮紅的嘴唇,山風吹亂了 她柳眉微蹙,羞目緊閉,粉白色的面

X96

白如雲正在呆癡的,貪婪的盯視着

雲的心更跳得厲害了,他想道: 「她要睡突見她櫻唇微啓,輕輕的嗯了一聲,白如

的情景,把一張玉臉蓋急得通紅,她大叫 一聲・「無恥賊子」 遂用盡平生之力,向上猛一掙,可是 隨見伍青萍妙目微啓,她發現了眼前

仍然在白如雲的雙手掌握之中。 她那裏掙得下來?除了手脚一陣亂動外 伍青萍一陣急怒,嬌叱道·「賊子!

我跟你拚了 話才說完,抖出一雙玉掌,急如閃電

一的 到極點了 尺,青萍又是情急拚命,這一下可是險 向白如雲面門抓到,二人相距本來不過 只聽鐵旗俠白如雲一聲怪笑,雙手突

出了二丈餘高,三丈餘遠!道,他再一用力,竟把伍青 往上一舉,大拇指已然扣住了伍青萍的穴 ,他再一用力,竟把伍青萍向斜前方拋

好趕到 過去, 住了 去,就在她落下一丈時,白如雲的馬剛 伍青萍中了他的點穴,已然二次昏厥 他一伸手,又把伍青萍輕輕的托

復了剛才的情景,白如雲得意的笑了兩聲 自言自語道••「妳的功夫比我差得太遠 馬兒仍在狂奔,山風越來越緊,又恢

張「金絲猴」的毛褥,甚是溫暖。 她發覺自己睡在一張綿牀上,身上蓋了 當伍青萍醒來的時候,已是紅日偏西

駭得出了聲,她連忙檢點自己的衣衫,發 伍青萍回想起剛才發生的事,不由驚

> 覺與先前一樣,身體也沒有什麼別的感覺 ,這才放了

設,牀椅几案一色翠綠,樣樣俱全。 走動,即發出「吱吱」之聲,再看房內擺 自己所睡的房間,全體是青竹編成, 伍青萍驚魂甫定,連忙翻身下牀,見 略

高雅之士。 並有一隻大的黑葫蘆,靠左壁有一竹架 其上典籍羅列,藏書極豐,足見主人是 在牀頭掛有一把「南胡」,一支竹簫

叫道••「妙呀!」 伍青萍再把竹門推開,她不禁低聲的

之佳,是自己生平僅見。 片湖澤,兩旁脩竹成林,碧波微漾,景緻 處於萬山叢中,其下便是方圓百十丈的 原來青萍所居之處,竟是一間竹樓,

想是來往均靠舟楫了 這座竹樓居於湖心,並無橋樑通過,

大木牌,上書:「碧月樓」。 着走到正面,就在門前,掛有逾丈的一塊 這竹樓的周圍,有一圈走廊,青萍繞

的是: 三個大字的兩旁,並有一副竹聯,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

晨烟暮靄春煦秋陰」

便知是那黑衣怪客鐵旗俠了! 下面並有「白如雲」三個小字,青萍

寫,乃是用內家指力,刻劃而出,愈加顯 法蒼勁,古意盎然,細看之下並非用筆所 出一種雄渾的氣魄。 這二十二個字,寫得是一筆大草,筆

了幾分好感,她心中想道:「看這情形, 青萍看過之後,無形中對白如雲增加

此毒辣。」他分明是個高雅之士,可是出手爲什麼如

光,拂照着草木呼嘯的碧山,給人一種幻 夢似的美感。 映出了滿天彩霞,萬紫千 這時正是紅日偏西之時,一輪紅日 紅,金紅色的彩

顯得奇麗多姿,美如海市蜃樓一 倒影,加上這座孤獨清雅的小竹樓,愈加 靜蕩蕩的水面,映着落日麗霞,林木 般。

,譎麗能變,恰是妙絕人間 那奇麗清雅的美景,隨着水波上下浮動 偶有輕風吹過,湖面捲起了千層水紋

幾疑置身仙境,她早已忘了自己的處境, 起,吹縐一池春水……」 不禁低聲的吟哦着李後主的名句。 桂子送香,只覺冷意侵肌,翠袂生寒, 青萍立在竹樓,倚檻憑弔,清風吹過 「風乍

中 蒼蒼,天色已經很幽暗了 由得暗暗叫起苦來 驚醒過來,她仔細的打量一下地勢,不 直到那一輪落日整個的沉下去,暮色 , 青萍才由 [幻夢

越出二十丈,似這等百十丈的水面 並無橋樑繩索,青萍雖然習過「登萍渡水 出二十丈,似這等百十丈的水面,她是的功夫,但是以她功力,最多不過只能 原來這座竹樓恰在湖心,四面水澤

是更丢了大人? 弄得全身濕透,萬一再逃不出去, 青萍雖然略識水性 ,可是一個姑娘家

毒手了……他這麼狠毒?」 到底是爲什麼呢?……多爹也許遭了 她不停的想着。「這個白如雲把我擄來 青萍這時心情焦急, 無心再看風景, 他的

毒情形,就益發斷定自己的爹爹是凶多吉 她一想起白如雲掌殺「大漢雙鵰」的狠青萍想到這裏,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

好似她已經確定了伍天麒死了一樣。 青萍想着,忍不住靠在竹欄上哭泣起

來,徐徐的回到房內坐在牀上傷心不已。 已然是初更時候,不禁覺得腹中饑餓起 她漸漸的止住悲聲, 青萍正在傷心之時,突聽水聲波波, 知過了多久,青萍只哭得頭昏眼花 看了看天空的寒月

才看清了船尾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童。如飛的向竹樓划來,直到划到近前,青萍 只見一葉帶篷小舟, 直到划到近前,青萍 快似脱弦之箭,

並有打獎之聲,當下連忙站起,跑出房外

凭欄望去

她招了招手,青萍一賭氣,返身入房而去 她心中想道•「那個白如雲一定坐在船 …他上來之後,我拚死也要爲爹爹報 童抬頭看見了青萍,立時笑着向

剪,當時一 亮劍出鞘, 己的寶劍就在牀頭,當時一 立時殺他個措手不及。 青萍想到這裏,咬緊了 併拿出,準備等白如雲一進門 又摸了摸革囊,還剩下三枚金 把抓了過來, 銀牙,一看自

聲,吹的是一首民間小曲,青萍心中恨到 脚步聲愈來愈近,只聽見一陣悅耳的口哨 吱吱之聲, 極點,暗道:「我叫你吹!……」 青萍一切都準備好了,只聽竹樓一陣 知道他必定上樓了,少時聽得

,青萍見他一身黑衣,當下再不遲延,大青萍全神貫注在門口,才見人影一幌

喝道:「小賊,拿命來!

脯及小腹,其勢疾如閃電 成個直「一」字形,分取來人的面門,胸 隨着這句話,她三枚「金風剪」已然

萍三枚 往上拔 出一陣熱氣,鼻中巳聞到一股熱香。 拚命,突聽「劈拍!」一聲大響,眼前冒 隨聽來人「啊唷!」一聲驚叫,她猛 「金風剪」竟打了空,她正待掄劍 「斜柳隨風」,飛起了一丈高,青

堆碗碟,一盆盆的奇肴美食,都攤在地上 尚在透着餘香。 連忙住了手,再看面前,竟是摔碎的 這一下突如其來,倒把青萍嚇了一跳

嚇得面無人色,懦懦的道:「姑娘,妳… 再看落下之人,竟是先見小童, 已然

…妳瘋了?」 青萍這才明白,竟是白如雲派他與自

暗器金風剪,心中好不駭然。 如雲手下一個童子,即能够躱過自己絕門 己送晚飯的,幾乎被自己誤傷,但她見白

住! 小兄弟……我打錯了!」 青萍面上微微一紅,低聲道··「對不

不說。 抖,雙目盯着地下的碎碗破片,一句話也 那小童仍是面色蒼白,渾身不住的發

武功不錯,怎麼這麼胆小?……我現在又 不打你了,你還怕什麼啊?」 青萍見狀心中甚是詫異,奇道:「你

當是我怕妳呢!真是見鬼……」道可不得了!……我在爲這個發愁,妳還 明的俊目瞪了她一眼,氣道:「誰怕妳打 ….只是這些東西打碎了,我們少爺知 青萍說完,只見那小童用一 雙黑白分

> 個碗算什麼?也值得嚇成那個樣子……」 話說完,小童又怒道:「嘿!妳說得

脾氣怪透了,這一下妳可害死我了!」 寶貴,北京城也找不出來……我們少爺的 倒怪好的!幾個碗?妳不知道這幾個碗多

這白如雲果然是個厲害人物!」 所言不假,心中不由大爲驚奇,忖道:• 青萍見他說話時一臉焦急之色,料他

好了!」 用害怕,回去就說我不肯吃,是我打破的

認賬,那可就害死我了 娘,妳這話可是真的?……待會你要是不 那小童聞言喜極,趕上一步道:「姑

他!」 騙你幹什麼?……你們都怕他,我可不怕

現在回去就這麼說了?」

喂!你先把這裏弄乾淨呀!」

叫南水,妳以後叫我,不要再『喂喂』的 當然要弄乾淨,這還要妳說!……我名字 只見他把一對眼睛翻了半天才道:

是些怪東西。」 「這白如雲真是個怪人,連他用的小僮都

青萍一賭氣,乾脆一句話也不說,逕

青萍聞言又氣又笑,遂道: 「打破幾

青萍想到這裏,便對小童道:「你不

青萍聞言正色道··「當然是真的,我

小童聞言將信將疑的道:「好!那我

青萍點頭道•「這就這麼說吧!……

青萍這句話,不知怎地又把他說氣了 「我

青萍聽了眞個哭笑不得,心中想道:

物,掃在木箕內倒走。 自坐在牀沿,看着南水把那奇香撲鼻的食

才太冒失,不然此刻正在享用着這些美味 青萍這時腹飢如絞,不禁深悔自己剛

擦着地,一邊喃喃自語道。「…… 真是的 白糟魚……還有穿肚片,炒蝦球……還有 一碗火腿鷄湯……還有……。」 !這麼好的東西,乾炸丸子,清蒸碎鷄, 南水想是看出青萍神情,他一邊用布

滾吧!在這裏吵死人……這麼一個小孩子 禁圓睜了杏目道:「好了,好了!你快點 ,眞是討厭死了!」 青萍聽到這裏,實在聽不下去,她不

也大不了多少,還叫我小孩子……。」 青萍似乎聽見他在自語道:「自己比我 南水見青萍生氣,這才站起轉身而去

却是奈何不得。 青萍這時被困,聞言也只有乾生氣,

服,然後駕舟再逃走,這可總是一個機會 駕船他往了,她猛然想起一事,不禁暗罵 自己糊塗,忖道:「我剛才應該把南水制 少時,青萍聽見水聲, 知道南水已然

氣,一切聽天由命了-是時機已過,悔之無益,只好輕嘆了一口 青萍想着,不禁連連罵自己糊塗,可

欺人。 如死,加上青萍心情沉痛,更加覺得冷寂 嘯,和水中的魚兒戲波之聲外,一切靜寂 這時靑萍一人在房中,除了山林的呼

…我只有用大義相曉,或許還能放我出去 她想道•「這一次,白如雲一定來了 片刻之後,青萍又聽得有行舟之聲,

答應設法去控制四個幽靈女殺手,使她們効忠於青蓮子,這

上回書至青蓮子和岳湘獲得了

九陰鬼母的全力支持,並

之際,羅統來了,岳湘急忙躲避,青蓮子假意和羅統親近,從羅統口中套出不少機密, 她自己,為了江湖正義,使她更增强了背叛仙女門的信心……青蓮子正和岳湘商議策略 其中得知了仙女門的真正主持人要在當夜殺死岳湘…… 樣靑蓮子才有力量去對付目前的危境,靑蓮子此時更明白自己在仙女門中的地位,爲了 文提要: 士急馬行田

色。 武當名宿,和少林弟子,却不見得如何出 青蓮子道··「風塵三俠不錯,但那位

自己……」 岳湘點點頭道:「他們一直是按耐着

岳湘道。 青蓮子接道:「他們是裝的。」 「對! ·他們一直未出全力對

本身的負担,超過咱們十倍以上。」 岳湘道••「這個,妳可以放心,他們 青蓮子道·「他們會不會很忠實。」

臥龍生 子 成

显显

的事,有點問題。」 咱們就照你的計劃行事,不過,挾持羅統 青蓮子道:「好吧!你既然有把握,

準備行動,我先走一步了 岳湘熙熙頭,道: 「好」 閃身而去。 ·告訴替月

進來。 岳湘走後不久,羅統已與冲冲的跑了

長篇武俠故事

熙

岳湘留在房中,青蓮子總是有些不太 這一次,替月沒有攔阻他。

X98

生死决

自然。

青蓮子的神情,輕鬆了不少。笑一笑 現在,岳湘不在房中

,道:「師父怎麼說?」 ,今夜中,審問他!」 羅統道。・「義父說,有辦法讓他說實

易對付的人。」 青蓮子道•「岳湘好像也不是一個容

下手。」 羅統道:「我知道,所以,要妳對他

羅統道:「他對妳存有心懷不軌。 青蓮子道·「怎麼一個下手法? 青蓮子道:「對!這一點,我也感覺

,找個下手的機會。 羅統道。「妳不妨對他好一點,然後

主啊! 青蓮子搖頭道··「那怎麼行,我是門

要你對他認真,趁他對你陶醉時,出手點 羅統笑一笑,道:「我知道,又不是

了他的穴道……」

暗施算計呢?」 付岳湘,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何必對他 羅統道:「義父這麼吩咐的,是否別 青蓮子道: 「羅兄,以師父武功,對

說義父,還是師父?」 有用心,那我就不清楚了。」 青蓮子聽得一呆,道: 「羅兄,你是

我已經有些弄不清楚了。」 **青蓮子道**:●「我們是不是同一個師父 羅統道:「爲什麼?」 青蓮子低聲道:「我們之間的關係 羅統道:「義父。」

是什麼人呢?」 羅統道:「是啊!」 青蓮子道:•「那麼?你那位義父,又

人麼?」 他們兩位老人家,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羅統愕然道。「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

青蓮子道. 「你這位義父,和我是否

羅統道:「對妳不錯。 羅統點頭道。「他老人家,自然見過 青蓮子道:「他對我是不是很好?」

青蓮子心中暗道:茲事體大,非得問

,傳授過我武功沒有?」 羅統道。「沒有。」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羅兄,你義

青蓮子道··「見過我了。 青蓮子道:「他們兩位老人家,爲什羅統道:「他對妳熟的很。」

> 麼要用同一個身份出現呢?」 羅統道: 「這其中定有很多道理,只

是 既無師徒之實,我應該叫他什麼呢?」 ,你我都弄不清楚罷了。 青蓮子道。「你的義父,和我之間,

別拆穿這件事。」 羅統道。「我想,一旦拆穿了個中之 羅統道:「妳還是叫他師父吧!最好 青蓮子道•「爲什麼?」

,對妳,對我都不大好。」 羅統道。「你擒住了岳湘之後,我會 青蓮子嫼嫼頭。

麼? 在義父面前,改變一下他對妳的印象。」 青蓮子道··「他可是對我的印像很壞

羅統道•「那倒很愛護。」 青蓮子道•「師父對我呢?」 羅統道:「不怎麼好!」

學會了傳心術,師父爲什麼不把我的好處 傳給你義父呢?」 青蓮子道:•「他們兩位老人家,既然

中勸阻,只怕妳活不到現在了,又怎麼出 羅統微微一笑,道。「如不是師父從

壞 任門主。」 青蓮子道··「哦!你義父對我如此之

青蓮子道:「爲什麼? 羅統道。「很難怪他。」

的看法。」 ,兩個超人,所以,他們對事情,各有各 羅統道:「他和師父,究竟是兩個人

個人,怎會在看法上有如此大的距離。」 青蓮子道。 「我有些不明白,他們兩

對付岳湘的事。」 白,不用多花心思了,倒是應該想想如何 羅統道: 「這件事,我想你以後會明

,不用兩位老人家費心了。」 青蓮子道••「這件事,我已經想好了

忠,把他記下來。

岳湘道•「想想看,那些人會對妳效

羅統道:「哦!幾時下手。」

沒有這樣的想法,就算是九陰鬼母那邊

青蓮子道·「岳湘,實在說,我從來

我也是在聽過你的安排。」

三更之前。」 羅統道:「我等你的好消息。」

去 ,如若他有了準備,那就麻煩了。」 青蓮子道:「你留此地,很多不便 羅統道。「放心,放心。」

了 青蓮子道·「事情很緊急了。」 他剛剛離去,岳湘巳行了進來 羅統笑一笑,轉身而去。

害怕。一

,那就越早越好。」

岳湘道:「情勢有些不對,既然决定

青蓮子點點頭,道…「岳兄,我有些

之前。」 青蓮子道: 「咱們只能拖到今夜三更

分,就進入地下密室。」 青蓮子道。「岳湘,你可認爲,咱們

能不反抗,對麼?……」

別無他策,如若發現她有問題時 ,只有

青蓮子道:「羅兄,此事千萬別說出 青蓮子道:•「越快越好,最遲在今夜

打算了,咱們現在就過去。

岳湘道••「旣然如此,那就不用別作

青蓮子道:「爲什麼,

這樣急。

岳湘道••「時間很充分,咱們初更時

下東西。」

岳湘道:「也許不能,不過,咱們不

在九陰鬼母了。」

效忠。」

岳湘道:「這件事,有些冒險,但已

要走了。」 個大包裹出去,那不是等於告訴別人,妳

岳湘道·「妳要替月,帶了這麼大一

女人,究竟是女人

岳湘一怔道··「大部份都已經安排好

眞的能抗拒他們麼?」

什麼?」

收拾了一些衣物,打成一個包裹。

替月勁裝佩劍,應聲行了進來,很快

岳湘笑一笑,道:•「蓮兒,你這是幹

青蓮子道·「不知是否真的會對咱們

現在可以去了。」

明白,不是你叛離他,而是他要殺你。」

青蓮子道··「我知道,替月,收拾一

岳湘道:「蓮兒,有一件事,

你要想

我叛離他,我心中實在有些害怕。

心目中,很自然的有了一種地位,一旦讓

青蓮子道。「這些年來,師父在我的

岳湘道。「怕什麼?」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現在的關鍵

呢? 法,先下手把她除去。」

青蓮子道··「現在,咱們要作些什麼

服啊!」

青蓮子道··「我總要帶一些換洗的衣

體所不能的極限。 人,所以,在成就上,她們突破了很多人桑木道:「岳少俠,她們已不能算是

和僵臥待斃的殺手呢。」

九陰鬼母道:「那當然可以,不過誰

岳湘道:「如若加上四個幽靈殺手,人眞能和他們對抗麼?」

能指揮她們。」

中,逐漸的恢復靈性 岳湘道:「她們武功上的超越成就,

正在使她們由嚴酷、非人所受的訓練過程

她們的成就,已不是單純是武功上的成就 概對天竺的神秘,還存在着很多的懷疑,桑木歎息一聲,道。「昏少俠,你大 ,而是一種奇術鍜練下的產物。

拒了。 之謂人了,咱們已完全沒有辦法和他們抗 黃鎭山道:•「對!岳少俠,她不能稱

桑木道: 「那四個幽靈一般的丫頭如

人,也無法勝過他們。 不設法毁掉,就算再多一些重出江湖的高

也奉勸兩位幾句。」 岳湘道:「我明白兩位的意思,同時

桑木道:「哦!」

一批爭霸武林的本錢,四位幽靈般的姑娘 了這些殺手外,在下可以斷言,他們還有岳湘道。「兩位太低估了仙女門,除 桑木道長哦了一聲,道。「這個,可不但不能毀滅,還要設法爭爲我用。」

岳湘道:「不知道,我只能盡力而爲

來,才有取勝的機會了 們必須得這四個幽靈一般的女殺手掙取過 但却有個可能的機會。 桑木道長道:「照你這麼個說法,我

外,不要帮助對方才好 岳湘點點頭,道:「也要她們置身事 岳湘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想的很週之後,老身也會被他們除去。」

還沒有答應你們什麼?……」 密啊!」 九陰鬼母道:「你小子別高興,老身

之言,想不到你們就認了眞。」 過是同情門主的處境而已,說了幾句仗義 望了青蓮子一眼,接道:「老身只不

後院

的尊嚴。

已是輕車熟路,兩個人很快的走到了

,咱們走!」

岳湘伸手拉住了青蓮子,道:

「替月

離開地下室,青蓮子立刻恢復了門主

好領受了。」 九陰鬼母道: 青蓮子道:「老前輩的關顧,晚進只 「所以,你們把老身也

位幽靈殺手,已產生出了相當的感情,只 拖下了水。」 岳湘道:「老前輩,事實上,妳和四

法用她們了。」

也射出了烱烱神光

這位玄門高人,已不再掩飾自己具有

桑木道長垂胸長髯無風自動,雙目中

來,咱們雖然掌握了很多的殺手,但却無

青蓮子輕輕吁一口氣,道··「這麼說

奇異傳引之術,怎會告訴老身?

們

,但却無法指命她們作什麼?那是一種

九陰鬼母道:「不能!我只是照顧她 青蓮子道・「老前輩不能麼?」

此一樁,他們就不會放過妳。」

立刻又走了。」

桑木道長道。「有人來過,不過,他

岳湘道・「有人來過麼?」

經在那裏等候。

桑木道長,黃鎭山,風塵三俠,早日

那正是九陰鬼母訓練殺手的地方。

所在,老身一住數年,對他們應該是一位 大大的功臣。」 ,老身只是率命照顧,遺等荒凉,陰喑的 九陰鬼母道:「胡說,他們訓練的人

覺出那是位第一流的高手

任何人,看到那凌厲的目光,都會感

像利刀一般的目光,盯注在九陰鬼母

的深厚內功。

我已接到了令諭。」

九陰鬼母緩步行了過來。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誰說的 桑木道。「他好像沒有看到我們。」 岳湘道:「他們沒有問你們什麼?」

但他們忽略了一點……」 之能,竟然被他們訓練學世無匹的殺手, 岳湘道:「天竺奇術,却有超越想像

之後,使她們恢復了人性的自覺。」 岳湘道: 「人性,長期的和常人接觸

慕 ,就是他們要殺妳的原因。」 岳湘道··「她們對妳生出了感情,孺 九陰鬼母道:「這與老身何關。」

給貧道就是。

岳湘搖搖頭,道:「老前輩,不能冒

毀法。」

桑木道長道:「鬼母如若同意了,

自己覺着藏很隱密麼?」

、風塵三俠,冷笑一聲,道:「你們雖然九陰鬼母目光一掠柔木道長、黄鎭山

青蓮子急問道·· 「鬼母準備怎麼應付

九陰鬼母道。「把你們生擒了,等候 青蓮子道:「你接到了什麼令諭。」

少應該看我們一眼才對。」

桑木道:「如若來人發覺了貧道,至

九陰鬼母道:「那豈不也讓你們知道

的有點道理。」 岳湘道:「所以,咱們現在是同舟共 九陰鬼母呆了一呆,道:「你小子說

九陰鬼母接道:「那一點?」

那就要立刻毀了她們。」

九陰鬼母道:「毀了她們,如何一個

位人鬼難分的姑娘,無法爲我們所用時,的身上,桑木道長緩緩說道:「如若那四

濟。」

九陰鬼母道:「你覺着,咱們這幾個

爲,一旦傷害不了她們,那就會引起她們岳湘道:「所以,她們不能毀滅,因

易抗拒的成就。」

殺人的手段,老實說,那是一種極爲不

桑木道長道。「我看到她們輕靈身法

然下手。

「老身想了很多,覺着,生擒了你們

九陰鬼母目光轉注到青蓮子的身上

五人瞠目以對,不知如何回答。

道:

M100

工夫訓練出這些殺手。」 如若無法運用,爲什麼還要化去那麼大的 可能的事情,他們辛辛苦苦訓練的殺手, 桑木道長道。「這幾乎是一件完全不

也是,但能有爭取的機會,總不宜放過才 他們說的清楚,只要點點頭,道:「說的 桑木道長道•「岳少俠的意思呢?」 岳湘心中明白,一時之間,也無法和

目下處境而言,咱們只有據此堅守,較爲 近,還有些什麼人手,可供我們運用,就 岳湘道:「我不知道,在這揚州的附

是坐以待斃罷了。」 四個女娃兒合作,咱們留這裏,也只不過 九陰鬼母冷冷說道:「你如無法使那

實在很窩囊啊!」 岳湘道:「鬼母有更好的辦法麼?」 九陰鬼母道。「老身被你們拖下水

此,只有請你多躭待了。」 岳湘苦笑一下,道:「鬼母,事已至

在此地,在下先進去瞧瞧。」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道:「諸位,請

岳湘怔了一怔,道:•「鬼母……」 九陰鬼母道:「慢着。」

就願意和你們合作了。」 麼辦法,能够使四個女娃兒不出手,老身 九陰鬼母道:「老身想知道,你有什

都不外舉動、聲音,如若咱們能使他們無 下想來,不論他們用什麼方法指揮她們, 就無法活動了。」
法把聲音,傳到四個丫頭的耳際中,她們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在

> 「這也有理。」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

不讓他們進去。」 岳湘道:「所以,諸位要堅守此地,

豈不是太危險了。」 青蓮子道:「這個,岳湘,你在裏面

岳湘道:「對!也只有如此,他們才

會相信我的話了。」

青蓮子道:「好,我陪你去。」

可以帮他們一臂之力。」 舉步直向下面行去。 岳湘搖搖頭道。「不用了,你在此地

上

突然按動機關,放下了兩扇石門。 九陰鬼母眼看岳湘步下了石階之後,

關在裏面麼?」 青蓮子低聲道:「鬼母,那他一個人

外隔絕,連聲音也傳不進去。」 九陰鬼母道:「對,這石門很厚,內

險,豈不是連呼救也沒有辦法了。」 九陰鬼母道•「對!咱們如在此地和 青蓮子道••「如若他在裏面遇上了危

人動上了手,他那裏也聽不到。」 她心中掛念岳湘的安危,臉上顯露出 青蓮子道•「這不是……」

九陰鬼母輕吁一口氣,道。「這也是

焦急之色。

沒有法子的事啊!大家都要冒些危險。」

岳湘大步行入了地下密室。

女人,白單覆面,躺在木榻上,給人一種 死亡的感覺。 這地方實在很陰森,尤其是那十幾個

難的一件事。如何使他們開口,是岳湘目下最感爲知她們有說話的能力。

位姑娘的玉手一下。

她的手很白嫩,也很纖巧,長長的十

但四個人和靄的態度,使岳湘的勇氣

增長了不小。 他接過一張木椅坐了下去,望着四位

姑娘呆呆的出神。 他望着四個人,四位姑娘也呆呆的望

的刺激,看看能不能使她們有所反應。着她的神智尚未全復,給予他們一種直接

事實上,岳湘的內心中,也充滿了一

岳湘作了一個推斷,大胆的推斷,覺

那姑娘微微纖一下柳眉兒,但却沒有

着他。 人的好辦法。 一時之間,岳湘也想不出如何應付四

他無法瞭解,在他輕微刺激之下,那

如若她感覺到是一種羞辱,或是一種

會有些什麼反應。

的局面。 地下密室中,暫時的形成了一個僵持

七個黑衣武士。 羅統忽然出現,而且,身後還緊隨着 上面的情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羅統冷冰冰的說道:「靑蓮子,妳過 七個人,一律用劍,七把長劍。

不耐煩,準備採取第二步行動時,她的反

只不過,她的反應很慢,岳湘巳等的

但那姑娘沒有反擊。

會不會全力反擊。

長。 青蓮子沒有出面,出面的却是桑木道

總護法。」 單手當胸,桑木道長笑一笑,道:

羅統道。•「去叫青蓮子來。」

的回到了人的境界中,她們似是已開始感

岳湘心中暗道::看來,她確是在慢慢

受到喜怒哀樂的反應。

岳湘輕輕咳了一聲,道:「四位姑娘

只不過,她們比常人慢了很多。

又對另外三個姑娘笑笑。

她的反應很奇怪,先對岳湘笑一笑,

來。

笑!通常代表着快樂。

桑木道。「你跟我說也是一樣。」

來 話。」羅統冷冷的接道·「快!叫她滾出 「呸!你是什麼東西,敢如此對我說

己的身份就好。」 責貧道,因爲貧道是仙女門中的護法。 羅統道。「人貴自知,你能瞭解你自 桑木道長慈眉一揚,道:「你可以叱

X102

但這四個姑娘,除了會笑之外,似乎

四位姑娘心中沒有殺機。

看四人神情,岳湘確定了一件事,那

四個人同時微笑。

一位肯告訴我她的名字。」

是却不肯說話。

不肯說話,並不是不會說話,岳湘確

桑木冷笑一聲,道: 「我明白,自己

的形態。 擊取命,但她們能動,會笑,還具有人擊取命,但她們能動,會笑,還具有人

在打坐調息 四個幽靈般的姑娘,都已經起床,

她們已有了很高警覺,齊齊睜開了雙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緩步行入室中。

目 岳湘低聲道•「四位早啊• 四女八道目光,一齊投注在岳湘的

湘的話。 她們的臉色冷漠,沒有一個人回答岳

道:「四位在練功麼?」 備,但表面上仍然保持了輕鬆的神情,笑 岳湘感覺情形不對, 心中暗自提氣戒

四女的笑容。 他盡量的笑,希望自己的笑,能引出

但他很失望。

岳湘心中暗道:要糟,這時刻大概有四位姑娘,都綳着臉,沒一點笑意。

爲她們巳經不能算人 沒有人能預測四位姑娘的情緒變化

上受到了什麼刺激一樣。 容,但今天,却是滿臉怒意,似乎是、 些不對,這四個丫頭,平常見到我滿臉笑岳湘心中顫動了一下,暗道:情形有

談 胆大的抉擇,决定了去對其中的一個人交 鎮靜了一下心情,岳湘暗中作了一個

她們可能在逐漸的恢復靈性,但至少

理。」 羅統冷笑道:「你這老道士,倒還明一個護法,你是總護法。」

「但你出言辱及門主,是否應該?」 羅統怒道•「放肆。」 桑木接道••「你該死。」 羅統一怔,道•「你……」 桑木聲音,突然間變的十分冷厲,道

氣流。 强厲的拳風,劃起了一股激蕩的强大 一拳,劈了過來

風,飄起了他身上的灰色道袍。 桑木閃身避開了一拳,劃身而過的拳 他的長處是劍。

勢,道。「亮兵刄。」 之後,劃起了兩圈劍芒,逼住了羅統的拳 所以,他亮出了長劍。 武當名宿,自有他的氣度,長劍出鞘

羅統冷冷說道。「你還不配和本座動

了 手 一拳,已使得桑木道長感覺到遇上了勁敵 他狂傲自負,但也確有眞才實學,那

同時,七把長劍出鞘。 羅統却向後退去。 七個黑衣武士,却迅快的欺了上來

振,七點寒光,同時襲到。 七個黑衣人,招呼也不打一個,長劍

開了兩支。 桑木道長一面閃避,一面揮劍迎擊。 對方有七支長劍,桑木這一劍,只封

手法讓過。 另外五支長劍,只好憑仗靈巧的閃避

靈性尚未全復。 對羞澀的感覺,也許不會那麼强烈。

這是個很冒險的决定。 如若决定錯誤,很可能會招來了殺身

岳湘,現在就在冒險。 但形勢,逼的岳湘非要冒險不可

那玄女般的神女雕像,就是比照這四

個女人雕刻而成。 但這四個女人,每個人都長的不同

她們給人的第一印像,却有着一種

四個人都很美。

森寒的感覺。 她們很白,白的透明,白的不見一點

女孩子。 但如仔細的看去,她們確然是很美的

的血色。

行近了其中一個。

麼? 姑娘的左手,道·「能不能告訴我妳叫什 岳湘伸出了右手,輕輕一觸其中一位

條紅色的帶子 那個女人,穿的是粉白長袍,腰中繫

不同的顏色的帶子。 分別處,就在腰上繫着的帶子。 事實上,她們都是穿着粉白的長袍

岳湘觸到了那位姑娘的手時,已然暗

中運氣戒備,防她突然出手攻襲。 一個人笑,其她三個人,也有了笑容 不但沒有攻襲,而且還笑了一笑。 但那位姑娘沒有攻襲。

岳湘的胆子,大了不少,竟然握了那

困之中 但他閃身一讓間,却忽然間,陷入了一圍七個黑衣武士,却是和他對面而立,

行劍陣,專以對付武功高强敵人之用。 現在包圍桑木道長的却是七個人。 武當派有一個很有名的劍陣,叫作五

芒,交織飛旋,組成了一片取命的劍幕。 黄鎭山一皺眉頭,道。「是一種劍陣 七個人,七把劍,七道閃電一般的光

法麼?」 ,很凌厲的劍陣,門主可知道這是什麼陣

有見過這些劍手。」 青蓮子搖搖頭,道:「不知道,我沒

不是仙女門中弟子。」 黄鎭山呆了一呆,道…「怎麽,他們

青蓮子道:「應該是仙女門中人,只

不過,他們不在仙女廟中。」

黄鎭山道:「仙女門,除了仙女廟之

外,還有別的所在。」

主,不過,只是利用我罷了。」 青蓮子道:「有很多,他們擁我作門

道。「老二、老三,咱們上,不能讓他們 這時,風塵三俠的老大,忽然大聲喝

七對一的打下去。」 原來,他已瞧出,桑木道長陷入了危

境,也看出了桑木道長真正的造詣

十招,就會死在七人劍下。 如若桑木道長還和以前一樣時,不出

虞的高手,變化奇妙的七星劍陣。 但很可惜的是,這一次,他也遇上了 桑木道長拿出了眞正的本領。

化成一道寒芒直射過去。 鐵大鵬大喝一聲,風雲刀脫鞘而出,

陣之後,立刻失色。 入了劍勢之中。 風雲刀響譽江湖十餘年,但投入了劍 七星劍陣的變化,仍是那麼靈活,風 七星劍勢展動了一下,鐵大鵬也被圈

壓力大減。 一些壓力 ,但因鐵大鵬的投入,才使得他承受的 這位武當名宿,原本巳有些支撑不住 唯一的作用是,使得桑木道長減少了

你瞧出來沒有?」 李三奇望了七星劍勢一眼道•「老三 任天豪道•「什麼事。

劍勢,咱們要用點心機,才能對付。」 李三奇道:「這是一座變化很奇奧的 李三奇亮出了一對子午圈。 下面的話,低的只有兩人可以聽到。

鐵交鳴的嗡嗡之聲。 左右雙手,互相一擊,響起了一陣金

中 挾着金鐵餘音,李三奇投入了劍陣之

但見劍光連閃,把李三奇、任天豪, 驟增了兩大高手,並未使劍陣荒亂。 任天豪緊隨李三奇身後投入陣中。

也圈入了劍陣之中。 蓮子和黄鎭山,也看的大爲吃驚。 長、風塵三俠,大感意外,而且,使得青 這七星劍陣的高明,不但使得桑木道

造詣,不太瞭解,但黃鎭山却瞭然的十分 風塵三俠、青蓮子對桑木道長的眞正

倒要疏散一下筋骨了。」在一起,沒有機會放手和人一戰了

口中吼叫,手脚却展開了連綿不絕的

兩個人戰在一處。

「黃護法,你看,咱們如何破去這七星劍青蓮子望了九陰鬼母一眼,低聲道:

却也似乎是按照七星變化 却也似乎是按照七星變化,以天璇星位爲是以五行生尅的變化爲準,這七星劍陣, 黃鎭山沉吟道:「武當的五行劍陣

青蓮子接口道·「咱們就主攻天璇星

原來,靑蓮子發覺到 ,一個人影一閃

雖然是匆匆一瞥,但青蓮子看那人

頗似師父身邊的小厮。 師父很可能會趕來。

,青蓮子心中很急。

不待黃鎭山說完,人巳當先攻了上去

青蓮子竟出了一把軟劍,圍在腰間的 黃鎭山也緊隨而上

黄鎭山却一招 「羅漢打虎」 的威猛拳

劍配合,合滙成一股威猛絕倫的

主持天璇星位的黑衣劍士,驟然受此

化 擊,移位忽然一慢 ,即影响了全陣的變

X104 這巳經够了

> 起的成就人物 就近兩代的武當門下而言,那是了不

他相信這一戰,桑木道長必定全力以

但桑木竟然陷入了劍陣之中

加上風塵三俠,七星劍陣,仍然是威

雲刀凌厲的攻勢,立刻被那變化奇妙的劍

化解開去。

陰鬼母却突然冷冷接道:「你不用出手了 黄鎭山皺皺眉頭,正想加入出手,九

這幾個人劍法,很厲害麼?」 出手也不過增加了一個被困的人。」 青蓮子吁一口氣,低**繫道:「鬼母**,

但更高明的是他們的陣勢變化。」 九陰鬼母道••「他們的劍法很高明

青蓮子道・「哦!」

人出手,也不過是多個一個被困而已。」 青蓮子道··「鬼母,我們如何應付這 九陰鬼母道。「所以,你們如多一個

變化奧妙,但如能傷了他們一個人,整個 七星劍陣,就會變的不靈活了。」 青蓮子道:「要如何才能把他們一個 九陰鬼母道:「這個七星劍陣,雖然

想出個辦法,但會不會很有效,那就沒有 人殺傷呢?」 九陰鬼母道。「這一點,老身倒可以

把握了 青蓮子道。「好,說來聽聽看。」

力逼住劍陣,你向一個人出手。」 村類與山,加上桑木道長,風塵三俠,合和黃鎭山,加上桑木道長,風塵三俠,合和黃鎭山,加上桑木道長,風塵三俠,台村劍陣,然後,全力攻向一人。」

黑衣劍士

單打獨門的各自爲戰。 那是守天樞星的劍士 一個死去,全陣失去了效用,造成了

聲,風雲刀劈死了一人,攔腰斬成兩 風塵三俠各自發揮了威力,鐵大鵬大

斃了 李三奇,任天豪,也都全力施爲,擊 人。

,各殺一個 青蓮子,黄鎭山,不甘後人,也出奇

的一個人,不禁呆住了。 青蓮子一劍掃過,那人就立刻倒了下 七星劍陣,一利問死去了六個,餘下

去。 就這樣,七星劍陣,完全潰亡。 七星劍陣的七個人,都已經死了 鐵大鵬吁了一口氣,道:「門主,這

們一擊,但他們的劍陣變化,却十分奇妙 都沒有見過,不知他們由那裏突然間冒了 些人的武功,雖然不錯,但也無法擋得我 ,所以,才纏鬥如許之久。」 青蓮子熊熙頭,道。「這些武士,我

出來。」 有把你放在眼中。」 桑木道長低聲笑道:「他們根本就沒

青蓮子點頭道: 「現在,我已經知道

間上 ,只見兩人搏殺的十分激烈,但一時之 青蓮子目光轉注九陰鬼母和羅統的身 桑木道長道:「幸好時猶未晚。」

,似乎是仍難分出勝敗

九陰鬼母道:「要老身出手。」

們已經是生死與共的局面了,難道你還獨 青蓮子道。 「是啊……鬼母,目下咱

個决定。 」 陰鬼母道:•「老身還沒有作任何一

還是帮助他們?」 了,我現在,還沒有决定,帮助門主呢! 九陰鬼母道:「老身已經說的很明白 青蓮子道:「這話什麼意思!」

時才能决定!」 青蓮子淡淡一笑,道:· 「鬼母要到幾

望着九陰鬼母。 青蓮子不再說話,雙目神凝,呆呆的 九陰鬼母道:「很快就會决定了。」

的變化雖然厲害,但也無法傷得幾人。 人物,功力深厚,招術精妙,那七星劍陣 但桑木道長,風塵三俠,都是武林中一流 九陰鬼母望望羅統,道:「喂!你小 那七星劍陣的變化,雖然十分惡活

麼? 子奉命來此,目的何在?」 羅統大怒叱道:「老妖婆,你叫我什

對了。」 九陰鬼母道:「我叫你小子,那裏不

你 羅統道··「哼!你該死,我要活劈了

以作你的奶奶了,叫你一聲小子有何不 這人就是脾氣暴燥,忍不得一點氣。 九陰鬼母也火了,冷冷說道:「老身

羅統道:「妳倚老賣老,青蓮子把你

能耐 兩個人的拳、掌攻勢,各極盡變化之招變化,竟然也十分奇妙。

把羅統殺了吧?」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現在,咱們

條路走! 青蓮子道··「對!殺了他,我們只有 桑木微微一怔,道:「殺了羅統。」

青蓮子熊熊頭。 黃鎭山道·「生死同命。」

們立刻出手。」 風雲刀一擺,攻了上去 鐵大鵬道:「好!門主旣有令下 ,我

你們帮忙了。」 鐵大鵬收刀疾退,道:「門主的令諭 九陰鬼母却厲聲喝道:「住手 ,誰要

啊! 九陰鬼母道。「誰也不行,老身要一

已經不是個人的事了,咱們合力宰了他有 個人,擺平這個小子。」 何不可。」 鐵大鵬道: 「鬼母,目下情形特殊

個人啊!」 九陰鬼母道:「不行 桑木道長道: 「鬼母 ,老身不能丢這 ,有把握能够殺

九陰鬼母道:「大概可以。」 大概可以的意思,就是心中還沒有十

的攻勢,却加快了不少。 但九陰鬼母說了這幾句話之後,拳掌 兩人搏鬥猛烈

> 起來,老身要作個决定了。」 九陰鬼母吁一口氣,道:「門主,看

麼,連門主也要叫我一聲老前輩。 九陰鬼母道。「羅統,你小子聽到了 青蓮子點頭道:「老前輩作主吧!」

羅統道。「哼!就是她把你們給寵壞

九陰鬼母道。「好!好。 --老身先把你

小子宰了。」突然飛身而起,撲向羅統 拳風凌厲呼嘯而至。 羅統冷哼一聲,迎面劈出一拳。

九陰鬼母盛怒之間,不閃不避,硬接

被拳風擋住 九陰鬼母向前的奔衝之勢,硬生生的 蓬然大震聲中,雙拳接實

退了一步。 但羅統也被九陰鬼一拳,給震的向後

了七星劍陣。」 九陰鬼母高聲說道:「快出手,先破

巳然攻出了一十二掌,踢出了八脚。 一口氣,接下九陰鬼母二十招連綿攻勢的 當今武林之中,三十歲以下高手,能 但羅統竟然連打帶消,全接了下去。 口中說話,手脚並施,一句話說完,

展開了還擊。 人,實在不多。 而且,封開了九陰鬼母二十招之後 但羅統却就是這不多中人的一個。

凌厲絕倫的還擊。

直和那些活着的死人,死了的活人,處九陰鬼母大聲喝道:•「這些年,老娘一口氣也攻出了八拳,踢出了四腿。

勝敗的局面。 雙方打過了百招以上 忽然之間,九陰鬼母身軀一仰,向後 ,仍然是個不分

倒去。 青蓮子等未見她的敗象,人却似突然

有準備,所以,連救援都來不及。 受了重傷一般,不禁心中大驚。 旁邊雖然站了不少高手,但心理都沒

,右手一揮,直劈下來。 羅統自然不會放過這機會,欺身而上

丈遠,轉身疾奔而去。 一聲,整個身子飛了起來,向後退了一兩 掌勢還未劈中九陰鬼母,却突然慘叫

好。」 !沒有留下你一條命,還算你小子的運氣 九陰鬼母却挺身站了起來,道:

事吧?」 青蓮子呆了一呆道: 「鬼母,妳沒有

九陰鬼母道:「他傷的不輕,至少 青蓮子道·「羅統受了傷 九陰鬼母道:「我不是好好的麽。」

也得三五天養息……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你們終於把

老身也拖下水了。」 青蓮子道·「老前輩 ,情勢特殊,這

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啊。

,能不能收服幽靈四艷? 青蓮子道•「咱們進去瞧瞧吧。 九陰鬼母道:「不知道岳湘那小伙子

丫頭,那是非死不可,咱們去瞧也沒有什 麼用處?」 九陰鬼母道。「她如收服不了四個鬼

諸葛靑雲·文

啓明在悲憤含恨中草草營葬其祖父後,即急不及待的偕同藍啓明先赴莫邪島找冷威報仇。他們經文登因此斃命。施老人於彌留時,曾告知其孫女雯兒,施不施是殺害她雙親的不共戴天仇人。因而她和藍因此斃命。施老人於彌留時,曾告知其孫女雯兒,施不施是殺害她雙親的不共戴天仇人。因而她和藍 却遭到敵方一連串的伏擊…… 縣,赤山鎮,趕到海邊,買了一艘漁船,便揚帆向目的地航行而去。當船航至將近莫邪島的水域時, 前文書至施老人中了莫邪島島主冷威的九寒晶砂之毒,繼而又誤服了施不施的逆天神散之贋品

船,登時化爲灰燼。 丈高的水柱,那艘花了二十两銀子買來的小漁

藍啓明、雯兒在空中瞥見,俱不由暗叫一

二人已飛落石堤上面 時遲,那時快,水面上浪花尚未平復

,倏地將二人圍在當中 排列在堤上的二三十名黑衣大漢身形齊展

蚣雙環」 小輩,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來投! ,這次可饒你兩個不得-一個青袍老者子持一對奇形外門兵刃「蜈 ,迎着二人為聲大喝道·「不知死活

威攻襲沙洲漁村,殺害施老人的帮兇,不由劍 **眉雙軒,朗聲喝道:「掌底游魂,也敢張牙舞** ,快去叫冷威出來納命,本俠便給你一個痛 藍啓明認得這青袍老者,正是上次跟着冷

· 有則這道石堤,就是你們埋骨之地。」 · 有則這道石堤,就是你們埋骨之地。」 · 有關主這座『青蜈大陣』,便帶你們去見島主

三十名黑衣大漢齊地探手腰間,各自撒出一對 「錚錚錚錚」,一陣金鐵交鳴起處,那二

然於胸。 者共有二十八人,各人所站的位置,竟然暗合 二十八宿星辰躔道,當下,心念電轉,便巳瞭 藍啓明閃目一看,發現這羣大漢連青袍老

壇主便再饒你一次!」 道: 「小輩倘若知道厲害,趁早束手自鄉,本

音」功力對雯姑娘道:「陣勢發動時,跟着我 用妳的短劍削斷對方的兵刃,我用掌力開

藍啓明待靑袍老者喝聲一雯姑娘點頭領會,「嗆」

青袍者待陣勢佈成,又目注藍啓明,與喝

藍啓明趁對方說話之際,巳暗用「蟻語傳

會知道,請恕老夫不便奉告之罪 白袍老者詭然一笑,道:「到時藍大俠自王現在接待的佳賓,是什麼英雄人物?」 内傳出一個深沉的聲音,道:「島主有請藍 說時,陡聽一聲號角劃空長鳴,「白虎門

天峭壁,左右分峙,當中裂開一道寬約一丈的二人利住脚步,閃目一看,祗見這兩列參

已朝前衝出十丈!兩列參天峭壁,擋住去路!

縫隙,構成一座深邃的門戶,形勢十分險惡!

左邊壁上刻着「白虎門」三個大字!門戶

當中,屹立着一個身材魁偉,臉如滿月,銀髮

銀髯的白袍老者,左右雁列着一排白衣大漢!

這白袍老者見藍啓明和雯姑娘停下來,遂

首的二十七名黑衣大漢,雙雙一連幾個起落,飛出去的屍體,一掠而出,也不理會那羣龍無 監啓明和雯姑娘更不停啊,緊隨青袍老者

藍啓明冷笑一聲,目注白虎壇主,冷冷說

不妨來提去!! 道:「本俠和施姑娘的頭顱長在脖子上,閣下

主是請二位自己提頭去見,老夫怎敢擅專? 豈不是有點多餘?」 們又不能自己動手,那麼,貴島主這道命令 監啓明冷笑道:「閣下既不願代勞,而我 白虎壇主陪笑道:「藍大俠言重了,敝島

只要進了『白虎門』内,就自然會聽從敝島主 的命令了。

下帶路,瞧瞧『白虎門』內,有什麼神奇奧妙 豪氣干雲,老夫佩服得五體投地,請請請,請 ,能令我們把自己的頭顱提將下來!」 白虎壇主也陪笑道:「藍大俠快人快語

藍啓明大笑道:「尊駕這份職務,安排得職掌白虎壇,專司迎賓之責!」

白袍老者微笑道:「好說好說!老夫正是

這『白虎門』中的厲害,然後再會見貴島冷島

那就煩奪駕領路,讓我們見識

果然美妙極了

移玉步,恕老夫僭先了 雯姑娘忽地一聲嬌喝: 說完,抱拳一禮,便待轉身領路 「站住!」

道『白虎門』内,定有許多埋伏,我們何不將 這老兒未言先笑,必定不是個好東西,我猜這 白虎壇主回身道:「施姑娘有何見教?」要好好象サール

娘說得倒也輕鬆一 白虎壇主聽得臉色一變,冷笑道:「施姑

固然有理,但這樣作法,一來是不合江湖規矩 ,二來會讓冷威笑我們有所害怕,所以我看還 藍啓明對雯姑娘笑了笑,道:「雯妹說的

般朝青袍老者擊去!

之威彷若雷霆,不由又驚又怒,身形急撤,手 青袍老者沒料到對方會先發制人,這一擊

「嗆啷啷」一聲金鐵交鳴之下,陣勢立時

如風,揮動「蜈蚣雙環」,織成一幢藍汪汪的 地網天羅將藍啓明與雯姑娘罩了個風雨不透! 二十七名黑衣大漢,身形交义游走,迅捷

衣大澌祗能按着平時演習的步法游走,而無法勢。是以此時的陣勢雖已發動,但二十七名黑勢。是以此時的陣勢雖已發動,但二十七名黑」,逼得他步法錯亂,根本抽不出手來指揮陣 首,這青袍老者,正是「莫邪島」的蒼龍壇主 ,但被監啓明展開七十二招「碧梧飛鳳生死手 他原是佔了角宿主位,負催動指揮陣勢之責 這二十八宿陣勢,乃是以東方蒼龍七宿爲

,管教立成灰塵,老匹夫不要發狠,先接我一 「你們這一堆廢料,幾根爛鐵,藍某一舉手

笑聲甫住,雙掌驟發,玄陰眞氣排山倒海

交互一錯-

發揮陣勢威力ー

絕學,飛舞盤旋,青芒到處,逼得青袍老者的 一雙「娛蚣環」祇有招架之功毫無選手之力! 雯姑娘緊隨着藍啓明,手中短劍展開家傳

巳陷身陣中,四外盡是「蜈蚣雙環」的藍色光 老者,着着進逼,巳佔盡了上風! 芒,但實際上却是穩如泰山,雙雙緊釘着青袍 此際,表面上看來,却似藍啓明和雯姑娘

一片突出海面的平岩上面! 眨眼之間,整座陣勢已移過了石堤,轉到

化作一道藍光,朝藍啓明捲去,打算來個死中 環併學,猛使一招「蒼龍入壑」 求活,祇要逼得對方略爲閃避,便可騰出手來 **汽地,那時,** ,指揮陣勢,反敗爲勝! 青袍老者眼看再退過去便進入了另一壇的 ,起,當下· 不但顏面無光,且失職之罪,更 ,把心一横,厲吼一聲,雙

足十二成真力,振腕一揮,短劍一絞!雯姑娘 的胸前,雯姑娘已在藍啓明身後疾繞而出,運,就在他眼看一雙「蜈蚣環」堪堪捲到藍啓明他的算盤打得雖好,但事實上却不甚如意 已在藍啓明傳音指示之下,一聲嬌叱

「蜈蚣環」頓時被青光盪得左右一分 「錚錚」兩聲金鐵交鳴過處,青袍老者的一雙 但見靑光暴漲,迎着「蜈蚣雙環」一盪!

一掌撃去一 二人的動作都是一氣呵成,配合得天衣無 藍啓明更不怠慢,搶身欺進,運足全力

縫,青袍老者空門大開,連念頭都未來得及轉 ,胸前已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掌

,撒手扔了「蜈蚣雙環」,身子直飛出零丈開 「砰」然一聲!祇打得青袍老者眼前一黑

凡是這島上的人都該死,管什麼江湖規矩?」雙姑娘小嘴一喊道:「我們是來報仇的,是由得這位增主額歸的好!」

藍啓明笑道:「反正他們都活不過今天,

上當了ー 藍啓明笑道:「這是意料中的事情,雯妹

雯姑娘「啊」了一聲,叫道:「我們果然

是用不着害怕的! 雯姑娘「哼」了一聲,道:「誰害怕?我

的意思不過是愁着殺了冷威之後,怎樣出去罷

白虎壇主獰笑一聲,也不開口,轉身朝兩

藍啓明這時才看淸楚這兩列參天峭壁下面

了麼?小傻瓜,當心點往前走吧!」 藍啓明尖聲笑道:「殺了冷威還怕出去不

空的關係,是以日影才偏,就立即陰暗下來! 白虎門」內,由於地勢狹仄,兩邊峭壁高聳半 這時,日影已然偏西,這道形似山峽的

索。但見峭壁之上,寸草不生,石色斑爛,離 地勢之中,我們隨時都有遭遇各種攻擊的可能 地五六丈以上,隱現着許多大小不同的洞穴 一面運足眼神仔細向兩邊的危岩峭壁上下搜 藍啓明携看雯姑娘一面凝神戒備朝前走去 藍啓明一面走,一面低聲說道: 「在這種

, 雯妹千萬不可大意! ,扔石頭,丢火藥罷了,又有什麼打緊!」 雯姑娘撇了撇咀,道: 「大不了是放暗箭

藍啓明笑道: 「話雖如此,但我們仍要小

作,動地傳來,聲才入耳,便見白浪滔天,巨 濤壁立,排山倒海般滾滾衝來, 話未說完,陡聽前面「轟轟隆隆」之聲大

也不禁嚇了一跳,拖着藍啓明,尖叫道: 雯姑娘饒是生長於黃河之濱,終日與波濤

爲伍,但此刻見了這般聲勢駭人的洪水衝來

藍啓明笑道:「不要緊,你只管緊跟着我

說時遲,那高達數丈的滾滾洪流,已挾雷

X106

何必性急呢?二位旣然來了,難道還怕沒有機

白袍老者毫不生氣地笑了笑,道:「姑娘

受你的欵待,快去叫冷威出來,不然的話,我 住這種虛套,搶着截口道:「少囉嘛!誰願意

們就先把你宰了,殺進島去!」

二位至賓館中妥爲欵待,等

雯姑娘剛才殺得甚爲痛快,此際那還耐得

宮中欵待佳賓,無暇接見二位,故此命老夫接

白袍老者微微一笑道:「敝島主現時正在

藍啓明心頭一動,接口問道:「請問冷島

大俠、施小姐提頭入宮相見!」 白虎壇主笑道:「這個倒不成問題,二位 藍啓明朗聲笑道:「好好好,這就麻煩閣 要生氣,以冤影響了精神,請快領路便了 !」說完,轉對白虎壞主笑道:「閣下千萬不 就讓他多替我們效勞,也好教他死得心安理得 就從這兩道暗門,隱退入峭壁中 那兩排白衣大漢身形齊閃,頃刻便消失不見! 列峭壁當中的裂口走去,同時舉手左右一揮! 操縱的埋伏! 虎門』的狹仄山峽之內,必然隱藏着許多由人 ,原來還有活動的暗門,那二十七名白衣大漢

這樣一來,他立刻就猜想到這道稱爲『白

超羣,令本壇主大開眼界,佩服之至一 舉步相迎,抱拳笑道:「二位英勇絕倫,武學

對方笑臉相迎,自是不便立即發作,祇好還了

「伸手不打笑臉人。」藍啓明見

一禮,朗聲道:「豈敢豈敢!尊駕把守着這道

『白虎門』,想必就是貴島的『白虎壇』的壇

虎門」,約有一丈之遙,霍地停步轉身,抱拳 此際,那白虎壇主已領着二人走進了「白

含笑道:「老夫領二位到此爲止,請恕不再遠 送,前途保重!」 話聲一落,人巳疾掠而起,閃電般向右邊

」嬌軀一晃,跟踪追去! 雯姑娘方自喝得一聲:「老賊往那裏走

那知

道暗門,白虎壇主一閃而入,容得雯姑娘跟踪「刷」的一聲,右邊峭壁下面立時裂開一 追到,門戶已然復合,了無痕跡可尋! 雯姑娘不禁頓足,恨恨道:「便宜你這老

」入口處的兩邊峭壁中,正迅速地堆出一堵高 後傳來,二人忙回頭瞧去,只見這道「白虎門 ,他恐怕已在這峭壁裏面,監視着我們了 說話之間,陡聽一陣「隆隆」聲音,從身 藍啓明笑道:「他才不要妳便宜,這時候

好了!

霆萬鈞之勢,迎面壓倒一

晴,一顆心「咚咚」直跳,方自暗叫得一聲: 雯姑娘緊貼在藍啓明背後,嚇得緊閉着眼 震耳欲聲,有若千軍萬馬一般,疾衝而過! 奇怪!她感到這般巨大的聲音儘管震得週 一」隨後只聽「癰癰發發」的巨大聲音

罩住,那滾滾洪水「轟轟發發」地從頭上和兩 身發抖,頭腦發昏,但身上居然沒有沾到一滴 ,不由大爲奇怪,連忙睜開眼睛一看! 但見她自己和藍啓明正被一幢碧綠的光華

禁高與得連聲叫道:「妙啊!明哥,你簡直成 侧奔腾過去,却是一點不受影响-雯姑娘一生之中,幾曾見過這般奇景,不

我只不過是身上有寶貝能避水火罷了,妳千葉整路明笑道:「小儍瓜,天下那有神仙 要緊貼着我,否則妳被水冲走了,我可沒辦法

勢洶洶的那一下,現在麼,哼!我才不怕呢 雯姑娘「哼」了一聲道:「我就怕開頭來

於是,二人遂在「寒犀寶珠」光華龍買之雄的時候,快跟着我就這樣朝前走吧!」 藍啓明忙道:「好了好了-現在不是逞英

中,在水底下頂着勢逾萬馬奔騰的洪流,一步 一步往前走去

住脚步,才能不被洪流冲走。 前行之際,仍全靠本身的功力來穩住身形,定 無抵禦那排山倒海的巨大衝壓之力,是以二人 可是,「寒犀寶珠」雖有辟水之功,但却

二人在水底下前進了三十丈後,要姑娘功力較 藍啓明道:「水流這般湍急,我們脚跟一樣下去不是辦法,不如浮上水面看看好麼?」 差,首先忍不住氣喘吁吁的叫道:「明哥!這 但這樣一來,真力自然損耗得相當厲害,

擲出! 厲害的怪物,遂互相一打手勢,齊將漁义猛然來,就認爲前面這團綠光之中,必定藏着什麼 一柄削嘶 死去的同伴一看,却又看不出一點傷痕,這一 大吃一驚,立即止住前衝之勢,沉下水底撈起 探,便接住兩柄,雯姑娘短劍一揮,也將另 藍啓明那把這三柄漁义放在眼內,雙手

那三名白衣大漢擲出漁义之後,等了一會

藍啓明又是一指彈出,結果了游得最近的

還敢膽來察看,齊地一翻,箭一般雙雙泅水遁 剩下的兩名白衣大漢,不由亡魂皆冒,那

身上

道理,遂冷冷說道:「水火明珠果然是在閣下

,這是太好了,還不快點上來納命!」

冷威略一定神,心念一轉,便已明白其中

去請救兵,我們快追!」 雯姑娘急道:「不好!這兩個小賊一定是

般掠上陡坡

有什麼伎倆?

笑語聲中,携了雯姑娘,身形展處,閃電

藍啓明朗聲笑道:「好!在下倒要看你還

,水又開始流動起來 過了一會,却不見有人前來攻襲,相反地

甚多,不由心頭一凛,微一滑步,領着一羣手

冷威見藍啓明的功力

,似乎較日前又進了

,退後尋丈,冷笑一聲,道:「閣下休得猖

消退了一大半,不多一會,便退得乾乾净淨! 就在這注目凝視之間,那滾滾流水,竟將 洪水一退,「寒犀寶珠」的光華也隨着飲

什麼把水放了?」當下,雙雙從岩凹中走出來 ,戒備着繼續往前走去。 二人俱不禁一愕,暗道:「冷威這老賊爲

那知……他們剛一現身,便聽見一聲詫呼

X108

藍啓明與雯姑娘停步抬頭一看,只見前面 「咦!原來是你們作的怪!」

> 離地便無處着力,馬上就會被洪水帶到海裏去 ,妳這辦法行不通的!

時,豈不是一樣完蛋?」 雯姑娘道:「但這樣下去

到完蛋的時候,我們一 藍啓明安慰道:「雯妹不要慌,現在還不

歇! 似乎有個岩洞,我們過去看看,能不能歇上出一個凹進去的地方,忙改口道:「喏!那 一個凹進去的地方,忙改口道:「喏!那邊 說時,忽然瞥見右邊的峭壁下面,隱約現

峭壁下面,果然是個高大可以容身的岩凹 說着,帶了雯姑娘,身形一偏走了過去。

カー輕! 逼了出來,同時把洪水擋在外面,二人登時壓 ,二人往裏一擠,「寒犀寶珠」立將凹中的水

跳的聲音都聽得見的狀態。 人這一擠在裏面,便成了耳鬢厮磨,連彼此心 可是,這個岩凹又窄又淺,大僅容身,二

手同行,從未有過像現在這般親近。 終身相託之意,但二人這一路上,也僅僅是携 雖然施老人臨終之際,曾暗示過以雯姑娘

徽不羣,也不禁心如撞鹿,有點飄飄然之感! 子軟綿綿地靠在藍啓明身上,好一會,才輕輕 縷縷處女幽香,直朝鼻孔裏鑽入,饒他平日倜 雯姑娘更是玉頰微酡,杏眼半開,整個身 此際藍啓明面對面的緊貼着雯姑娘,只覺

地吁了口氣,低喚道:「明哥哥 雯姑娘茫然道:「我這樣靠着你覺得很舒 藍啓明「嗯」了一聲,道:「什麼事?」

服 ,却是什麼原故?」 雯姑娘赧然一笑,道:「你呢?你舒不舒 藍啓明吶吶道: 「這個 這個

藍啓明俊臉一紅,點點頭道:「我也差不

後面跟來的三名大白衣大漢見狀,俱不由

不見動靜,遂一齊拔出腰間短义,試探着緩

姑娘一

樣?我們不會被水淹死,可是大出冷島主的意

的一聲冷笑,揚聲道:「怎

藍啓明道:「不忙,我們這樣殺得多輕鬆

,何必去跟他們打水戰!」

備,注視着水中動靜。 二人不知往下還有什麼變化,只好凝神戒

身之地,乃是一片廣達數畝的平整岩石,地面

藍啓明微微一笑,目光四下一掃,只見置

似乎是全島最高之處,冷威背後,高聳着一

座白石牌坊,牌坊後面殿字重重,夕陽之下

隱隱龍着一層殺氣

但是在冷威的身邊,除了那白虎壇主和三

邪島」就是你倆埋骨之地!」

狂,今日管敎你們來時有路,去時無門,

道: 麼特殊的人物 四十名身穿五色勁裝的大漢以外,却未發現什 藍啓明此時,心頭一動,又復微微一笑, 「適才聽說島主欵待佳賓,不知是些什麼

們一輩子能夠這樣就好了 雯姑娘滿足地嘆了口氣,笑道:「但願我

藍啓明聽得心頭一陣「砰砰」亂跳,忙

這機會好好調息一下,才是正經。」 定神,道:「小傻瓜,不要胡思亂想了,快趁 雯姑娘嫣然一笑,不再開口,眼簾一垂

神調息…… 入定調息起來,監啓明也按下了意馬心魚,澄

平靜得下,不多一會,又復禁捺不住心跳速度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二人的心兒那能

的增加,而一齊睜開了眼睛一 雯姑娘訝然一笑道:「咦!明哥,你怎地

不是……是……」 也張開了眼睛,敢情已經調息好了麼? 藍啓明赧一笑,吶吶道:「我……我……

個樣子的啊,今天怎麼變成……」 雯姑娘奇道:「怪了 你平日講話不是這

,妳!」 藍啓明突然一搖頭、低聲急道:「不要吵

轟轟隆隆」的洪水聲音,竟巳靜下來! 原來,就在這說話之際,那萬馬奔騰般

玻璃,敢情是此刻洪水已然停止不動了! 的碧綠光華外面,碧波如鏡,澄澈得像一塊大 雯姑娘大喜道:「想是冷威那惡賊眼見無 二人再轉頭往外望去,但見「寒犀寶珠」

這機會浮上去吧! 藍啓明搖了搖頭,低聲道:「這是什麼聲

法奈何我們,只好把放水的機關關了,我們趁

啦」的聲音,傳進耳際 二人凝神靜聽,立時便有一陣「嘩啦、嘩

划水聲音,可能: 雯姑娘低聲道:「這是有人在水中潛游的

今疾快潛游過來,眨眼便游到珠光外面!話未說完,便巳瞥見兩條白色人影,手執

、物?爲何不見「道出來迎接?難道是怕見

們麼?」

,本島主就讓你們拜見便了!」 冷威冷然道:「你們如果能活着進入宮門

臉說得出口?」 狂言,真的是不知人間尚有蓋恥事,虧你還有 藍啓明哂然笑道:「敗軍之將,也敢口出 冷威臉色一變,回身一指那座白石牌坊

被這怪物所傷,於是下令將水放乾,打算下去

看個究竟。

却沒料到岩凹中走出來的竟是藍啓明和雯

的巨蚌之類,隨着水閘開放而衝了進來,並判

告,遂認爲綠光之中的厲害怪物,必然是海中

原來這老賊聽了兩名白衣大漢逃回來的報

然是「莫邪島主」冷威!

斷藍啓明和施雯之所以沒有動靜,極可能就是

冷冷道: ,你們只要能安全通過,再說大話不遲!」 「由此地到宮門,共有三道無形埋伏

直到牌坊,仍然是平整的岩石地面,並未看出 有何異狀,估量距離也不過二三十丈左右,施 藍啓明聞言,再度閃目望去,只見由面前

展輕功只須幾個起落就可抵達,難道在這眨眼 你儘管縮回去,在牌坊下面準備迎接便了!」 工夫的距離之中,還會有什麼厲害的花樣? 白虎壇主越衆而出,躬身道:「屬下防衞不力 伏,就是擺上劍樹刀山,我們也不放在眼內 ,一時疏忽,讓來人生出『白虎門』,心中甚 冷威冷哼一聲,揮手命部屬退下,却見那 當下,朗聲一笑道:「慢說是三道無形埋

前,先加以敎訓一番?」感慚愧,可否准許屬下在他們未進入鬼門關之 白虎壇主得小心一點才好!」 冷威眼珠一轉,頷首道:「此人功力頗高

入鬼門關,後會無期,望二位能給本壇主留個 ,但以島主之命,不得不遵,如今二位即將進 「在『白虎門』前本壇主便應教訓二位一番 白虎壇主應了一聲,轉身對藍啓明含笑道

給你一個永久的紀念,讓閣下帶着先進鬼門關 藍啓明軒眉笑道:「不成問題,在下答應

了!」回頭大喝道:「拿兵刄來!」 白虎壞主簿笑道:「很好的,本壞主接受

> 白色人影襲去! 銳指風激射而去,劃起兩條白綫,分向這兩條監啓明雙手疾揚,左右中指一挺,兩縷勁

算發一筆橫財,怎知却是死星照命。 至寶奇珍所發,遂興匆匆的疾游過來察看,打 巡游之際,突然發現一團碧綠光華,認得乃是 二十七名白衣大漢當中的兩名,他們正在水底 這兩條白色人影,正是那白虎壇主手下

窩一痛,連哼都未哼一聲,手脚一掙,便沉了 但見兩條水箭到處,兩名白衣大漢頓覺心

一同浮上水面去 雯姑娘見兩名白衣大漢已死,便要監啓明

這裏,以逸代勞,比較省事一些!」 但水中混戰,到底不太妥當,反不如靜靜候在 有多少敵人,打起來固然我們並不見得會輸, 死,才命人下來察看,這時候,水底下正不知 猜冷威那老賊可能已懷疑我們並未被那洪水淹 藍啓明搖頭道:「由於這兩人的現身,我

甲不留!」 不是我吹牛,保管殺得這些小賊落花流水,片 雯姑娘不以爲然地說道: 「在水中打架,

批人馬來了,快提起精神準備殺賊吧!」 樣泡在水中,怎會施展得開?喏喏!那不是大 藍啓明笑道:「妳又不曾穿着水靠,就這

色人影手足划動,疾游而至 說時,果然一陣「唯啦」亂響,七八條白

捷足先得一 了至寶奇珍,爭先恐後地潛游過來,打算來個 先前那兩名死去的白衣大漢一樣,都以爲發現 這七八名白衣大漢,個個手執漁义,也和

然還隱藏着兩位煞星 他們一個都沒想到這團綠色光華之中,竟

,檢地又復雙手齊揚,中指連彈,這四名監啓明眼看當頭四名白衣大漢已游近珠光

白虎壇主接在手中,揚了一揚,目注藍啓手捧着一對形似虎爪,長達三尺的奇怪兵刄。話聲一落,立即走過來一名白女大漢,雙

暗自一皴眉頭,口中却哂然笑道:「這種邪門藍啓明從未聽見過有這種外門兵双,不由 名稱和厲害麼?」

明,笑道:「藍大俠可認得本壇主這對兵刄的

玩意,名不見經傳,又有什麼了不起?」

白虎壇主獰笑一聲,道:「請快亮兵刄,

讓本壇教你見識這邪門玩意的厲害!」

用得着兵刄,本俠但憑一雙肉掌就足夠了 雯姑娘却搶過來說道:「不!這個老傢伙 藍啓明笑道:「對付這種邪門玩意,那還

恐怕藍啓明用手對付吃虧,故此不讓他動手。 原來,她看見對方的奇形兵刃又長又重, 藍啓明情知她心高氣傲,這一路上又不曾

登過利市,若不讓她動手時,她絕不甘心,乃 轉對白虎壇主笑道:「我本想讓閣下落個全屍 但舍妹不肯,只好委屈閣下 ,請多加小心便

,本壇主照樣歡迎!」 白虎壇主簿笑道:「你要這女娃兒來送死

欺身疾上,短劍劃起了一道精虹,忿刺進 一言甫完,雯姑娘已嬀喝一聲:「老兒看

爪交义一封一絞! 白虎壇主簿笑一聲:「來得好!」兩柄虎

被他絞着,蠣叱一聲,抽劍旋身,一式「天涯要姑娘見對方兵刃勢沉力猛,怎肯將短劍 瑰断」,斜刺裏攔腰削去-

退三尺,一招「餓虎擒羊」,右手虎爪盤空橫劍氣巳將及體,不由大吃一驚,脚下一滑,疾 白虎壇主一招落空,心頭方自一凛,身側

遍襲對方背腰九大死穴! 虎壇主背後,皓腕微振,短劍洒出點點星芒 白虎壇主猛地前衡兩步,霍地身子一旋, 雯姑娘身隨劍走,蓮步輕靈,閃電般繞至

發威,張牙舞爪地迎着攻來的點點星芒撲去! 兩柄虎爪舞成一團黃影,一聲厲吼,仿似猛虎 你嚐嚐姑娘『落魂劍法』的厲害!」 雯姑娘嬌叱一聲:「老兒鬼叫什麼,且教

,遍地青蛇亂閃,立將白虎壇主罩了個風雨不 話聲一落,劍招突變,短劍幻起漫天精虹

展開,頓時,繽紛劍影之中,彷彿罩住了一頭 白虎壇主獰笑連聲,也將一雙虎爪的威勢 ,咆哮連天,東奔西突,張牙舞爪地猛不 竟使雯姑娘那樣奇詭凌厲的劍招,一

視着雙方拚鬥的變化,暗自全神戒備,以防萬 藍啓明在旁掠陣,一面監視冷威,一面注

似虎爪的外門兵刃,也使得揮洒自如,銳猛無 果然較那死去的靑龍壇主,高出很多,一雙形 十招,只殺得狂風四捲,依然勢均力敵,不分 藍啓明冷眼旁觀,發現這白虎壇主,功力 眨眼間,雯姑娘與白虎壇主巳互拚了二三

比。

大起,暗忖道:「這老傢伙既然口口聲聲要取 封得極爲嚴密,甚少發招還擊,不由心中疑雲 人性命,爲何守而不攻?莫非是欺雯妹是個女 ,眞力較弱,想拖到她力竭時,再下殺手不 可是出手的招數,却以守勢居多,將門戶

他想到此處,不禁又暗地笑了。

耗她的真力,那就非大上其當不可,說不定到 頭來反而自吃苦頭 以上,如果這白虎壞主企圖以拖延的打法來消 女子可比,最少也超過她本身修爲年月的一倍 因為他知道雯姑娘目前的功力,已非一般

道: 娘 絲似乎頗爲得意的詭笑,不由心頭一動,暗 ,但眼光瞥處,却瞥見冷威的臉上,也浮着 這時,天邊一輪血紅的落日,正緩緩的向 藍啓明當下便打算將發現用傳音告知雯姑 「這老賊笑些什麼?」

影。 色岩石堆成的小島上面,反射出令人目眩的虹水平綫上沉去,滿空絢爛的晚霞,洒在這座五 藍啓明目光一閃,腦際突然想起冷威剛才

埋伏的 道: 說過,從此地到那座的石牌坊,共有三道無形 話,頓時,心頭掠過一絲靈光,恍然暗

麼,冷威又何嘗不會?說不定還要厲害一些! 古時 就明白大凡在這種濱海地區,每當清晨薄暮之 了那道「秘魔門」之後的種種奇幻事情,立時 在秘魔莊中,所經歷的「花壇霧陣」,以及進 古玉奇會利用這種幻象來佈置秘魔莊,那 換句話說,冷威旣是利用海市壓樓幻象佈 多有海市蜃樓的幻象發生,既然「魔心秀 原來,他心頭靈光一閃之際,猛地想起了

施展「傳音入密」上乘功力,對雯姑娘道:「的經歷,那還肯讓冷威有這機會,當下,立即 守多攻少,拖延時間的打法,原因就非常明顯 藍啓明想通了之後, 心凛於前次在秘魔莊

施展「傳音入密」上乘功力,對要姑娘道:

陰謀,妳若有力量將這老兒結果就馬上下手,雯妹!冷威打算用這老兒來拖延時間,以施展

如果沒有就退下來,讓我解决便了

道耀目光華,電也似地朝白虎壇主射去! 法」中最厲害的殺着「礫魄銷魂」,短劍劃起 倏地一歛,嬌驅疾掠而起,人劍合一,化作一 ,聞言,嬌喝一聲!絕招驟出,一式「落魂劍 **窗精虹,擋開了白虎壇主的一雙虎爪,劍芒** 雯姑娘久戰無功,這時心中已然怒火如焚

同時脚跟一蹬,硬將身形往後一挫。 不由嚇得魂飛魄散,慌忙奮盡平生之力,雙臂 式。陡見光華電耀,森森劍氣,已直達面門,白虎壇主兵刃被對方擋開,正待要變換招 揮,兩柄虎爪,掀起一堵光牆,往外一封

「錚」的一聲金鐵交鳴的巨響過處,

一大片。 劃出兩道深槽,胸前衣襟碎裂,白袍上染紅了

止,顯然這一劍已耗了她不少的眞力。 雯姑娘雙手握劍橫胸,臉龎蒼白,嬌喘不

穴上,將自己眞氣源源度過去,同時立掌作勢 ,準備抵禦冷威的攻襲。 藍啓明一躍上前,伸手抵在她的「命門」

揮,身形起處,竟自退入石牌坊而去。

週狂湧過來的刀山劍浪。 明和雯姑娘困在當中,揮動兵刃,猛攻而至

置所謂無形埋伏,則必須要等到薄暮之時,那

麼,這白虎壇主的自動出來與他們較量,以及

,趕快把手拿開,殺出去追那老賊要緊。」 雯姑娘喘息着叫道:「明哥!你不要管我

藍啓明笑道:「小儍瓜,我能不管妳麼,

其餘兩側及背後攻來的人羣,根本連看也不看,只要是擋住去路的便發掌揮劍迎頭痛擊,對 藍啓明和雯姑娘拿準了方向,看定了敵人加上聯手合力的攻襲。

遠 來 ,陡地,又是一聲短促的號角,劃空突然傳 就在兩人一陣急衝之下,也不知衝出去多

聲才入耳,頓見週圍的無數五色彩影齊地 ,竟全告消逝無踪。

重叠叠的幻立着無數白石牌坊,半隱半現於霧 氣迷濛之中 同時,二人陡覺眼前條地一暗,四週已重

顯然,他們已陷身於海市壓樓的幻境以內

雯姑娘頓時如置身萬花筒中,眼前盡是數不清

只見人影縦橫,交义遊走之下

,藍啓明和

的五色彩影,閃得眼花繚亂,不知東南西北!

藍啓明不由一皺眉頭,道:「這樣一來,

就有點討厭。」

雯姑娘却笑道:「不要慌,

我有辦法。」

掌心上面,輕輕一抛!

只見短劍一陣擺動之後,又平平正正的落

說着,

停住脚步,玉掌平攤,將短劍擱在

筝也似地旋轉起來

們的陣勢立時一變!各人紛紛散開,自顧像風

「鳴」!陡地一聲號角,劃空傳來,大漢

數十名大漢人影散亂,血雨紛飛!

叫之聲大作,金鐵交鳴巨響連珠迸發,直殺得

一時間,但見勁風劍氣所到之處,只聽慘

飄起道道精虹,配合着藍啓明的掌力,縦橫亂

雯姑娘也將短劍的威力發揮到了

極處,捲

坊的方向衝去!

運足十成功力,連連劈出,脚下則朝那白石牌喝壓中,大振神威,掌上施出生平絕學,

中了冷威老賊的詭計 雯姑娘不由慌道: ,這便怎麼是好? 「明哥!我們慢了一步

險不錯了。 你看這許多白色石牌坊,其實只有一座是真的 其餘都是幻影,我們只要照着方向走去,保 藍啓明笑着安慰她,道:「雯妹不要慌,

那一座才是真的呢?」 雯姑娘柳眉微皺道: 「話雖如此,但怎知

到 藍啓明怔了一怔道: 「這一層我倒沒有想

是正北,明哥可記得那白石牌坊的方向和位置

雯姑娘一指劍尖,笑道:「這個方向,就

短劍尋出方向,再往前走去,好歹也要闖它一 「事到如此,只好仍照原來的方法,用妳的 沉吟半晌,又復定睛一望,苦笑了笑,道

面一座牌坊走去: ,二人就在短劍所指的方向,認定右

短劍指着正北,則朝右方走去,算來該不會有 什麼差錯的了 殿宇,乃是在牌坊的後面,正對落日,那麼, 在他們的記憶之中,適才所見的許多巍峨

白虎壇主蹺巓倒退,一雙虎爪垂落地面血雨紛飛,靑、黃兩道光華驟然一斂!

只見冷威右手挾住白虎壇主,左手倏地

,但這時候却要兼顧着雯姑娘,遂只好迎拒四 身形交叉游動,立時佈成一座陣勢,將監啓 那一羣穿五色勁裝的大漢,齊地大喝一聲 藍啓明本來不將這羣大漢的攻勢放在眼內

說着,右掌連連揮動,又復擊退了幾批攻

然不錯,但起步的位置却差了許多。然不錯,但起步的位置却差了許多。然不錯,但起步的位置却差了許多。 這樣一來,二人但見穿過了一座牌坊,迎

更不知穿過了多少座牌坊,却依然望不見那些 面又是一座,穿過了一座,迎面又是一座… 殿宇的影子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候,也不知走了多遠,

味直冲鼻端,冲得他們胸腹脹悶,頭昏欲嘔 兩條腿也愈來愈沉重。 霧氣愈來愈濃厚,只覺陣陣又鹹又腥的氣

們 不要再往前走了。 藍啓明不由瞿然一驚,叫道: 「雯妹,我

轉去麼? 雯姑娘停步詫道:「不往前走,難道要倒

心中似乎有一絲不祥的警兆: 說着,伸手一指左邊的另一座牌坊,說道 藍啓明搖頭道:「不是,我剛才忽然覺得

「我們且換個方向試試看。」 那知… 遂携了雯姑娘,轉向左方走去……

掌向前一擊,同時低頭瞧去! 戒備,就幾乎栽了下去,不由大吃一驚,慌忙 沉眞氣,一縮身,退回原地,眞力暴提,揮 只見掌風捲處,霧氣紛紛散開,立脚之處 他才走兩步,脚下突的一虚,若不是早有

停步方向猛揮掌往下擊去。 赫然是一道深不可測的陡峭危岩 藍啓明心頭一凛,眞力再聚,旋身朝原先

霧氣紛飛中,發現下面赫然也是一道深不

可測的陡峭危岩!

的霧氣震開察,果然看不出所料,竟然都是深 不可測的陡峭危岩,不由廢然一嘆,道: 藍啓明心中愈驚,忙又發掌將右、後兩方

來的大漢。

可是,一時之間,二人也無法移動開得半

傳心法,引導着注入體中的眞氣,平息那浮動 雯姑娘抝他不過,只好靜下心來,運用家

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沒事了,明哥快把手拿開,咱們併肩子上, ,是以這一運行開來,很快便見功效,不消多 事了,明哥快把手拿開,咱們併肩子上,殺,已完全恢復過來,當下一聲嬌喝道:「我 幸虧他本身的眞氣,與藍啓明的原屬一體

右一掃 身形一展,雙掌齊揮,玄陰眞力源源發出 的江湖口語,也用上了,不由哈哈一笑,霍地 藍啓明聽她一時高興,竟連自己所說她聽

七八名大漢被震得口吐鮮血倒地死去 「砰砰」連聲大震之下 掌風掃處,登時

攻到的一批大漢,手中兵刃盡都剩下了半截廢 電捲而出,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响處,當頭 雯姑娘也大發雌威,短劍舞起漫天精虹

依然猛烈如故。 ,只見人影一陣晃動,空隙又立即填滿,攻勢 但這羣大漢的陣勢,却絲毫沒有受到影响

上,已隱隱浮升一片片的霧氣…… 晚霞愈濃,地面的光景漸漸變得朦朧起來,海 只見水天相接之處,僅餘小半輪紅日,天空的 的目的,仍是在拖延時間,當下,閃目四望 念電轉之下,立時明白冷威發動這羣大漢圍攻 藍啓明一面揮掌迎戰,一面暗自思忖,

候了。 騰空之際,便是「海市區樓」的幻境發生的時 這情形十分明顯,只等到紅日一落,霧氣

由心中一急,大喝道:

完了呢?

孤懸海中的礁石上面,不知離水面有多高,也 不知距離島岸有多遠……」 藍啓明沉聲道:「我們此刻已被困在一塊

霧散了,不就可以想個辦法了麼?」 見得就完了呀,我們不會在這裏坐到天亮,等 雯姑娘「哼」了一聲,截口道: 「這也不

老賊怎會讓我們等到天亮呢!」 藍啓明道:「妳倒想得天眞,可知冷威那

笑,道:「藍大俠果然聰明得很,本島主的確 他話聲一落,濃霧中突地傳來一雙陰森冷

不會讓你們活到天亮的一 藍啓明朗聲喝道:「閣下也算是個成名人

物,却施出這種卑鄙手段,就不怕被天下武林

作聰明,自己走上絕地,與本島主何干?」 雯姑娘大怒道:「無恥老賊!你敢不敢現 只聽冷威「嘿」然冷笑道:「這是你們自

要指頭一動,你們立刻粉身碎骨,我才不和你 身過來决一死戰?」 般見識! 濃霧中飄出一陣哂然冷笑道: 「本島主只

究竟有什麼打算? 藍啓明大喝道:「冷威!你囉囌了半天

水火明珠』與『辟邪玉佛』獻出來,我就饒你 聰明,本島主沒有旁的打算,只要你乖乖將 條性命一 只聽冷威嘿嘿冷笑道:「到底還是藍大俠

好主意!假如我不答應又怎樣?」 藍啓明「哼」了一聲,道:「閣下打算得

骨,死無葬身之地一 冷威冷冷的道:「本島主要將你們粉身碎

可否讓我考慮?」 藍啓明故作沉吟道:「事關重大,冷島主

也不理,只顧朝前猛衝。

如此一來,這羣彩衣大漢的陣勢便失去了

,只好故技重施,在陣勢方位變幻之中

衣大漢們如何旋轉幻變方向,都視若無觀,理

這時候,他們方向已然摸清,一任那些彩

直衝過去

完,身形一轉,領着雯姑娘,二人掌劍齊揮 那牌坊正對落日,我們朝這邊過去便了。」說 近過來的五色彩影,略一思索,點頭笑道:

一數到十的時間,讓你好好考慮! 話聲一落,空際便蕩漲起冷冷的數數之聲 只聽冷威冷然道:「好!本島主就給你從

雯姑娘悄聲道:「明哥!你决不要上這老

斷他的位置遠近,來設法脫身,你不要打岔 「我是打算從他的聲音去判

讓我仔細聽聽!」 說話之間,濃霧之中,又響起了一聲:「

出我的打算?」 的聲音來處,竟已換了個位置,不由心頭一震 暗道: 藍啓明凝神傾聽之下,發現這第二個數字 「冷老賊果然狡猾得很,莫非他也看

無法作正確的判斷,不由大爲着急起來……,竟都是從各個不同的位置和距離發出,使他 果然不出藍啓明所料,這接連響起的幾聲 「五……」

,也空自急出一頭大汗,想不出一個妥善的對 ,依然是那麼捉摸不定,饒他藍啓明心察玲瓏 冷威冷冷的聲音,繼續在濃霧中飄忽傳來

藍啓明心念電轉,陡地一聲大喝道。「不

常透徹,答案是絕不讓奇珍異寶,落入閣下手 藍啓明沉聲道:「不錯,本俠已經想得非

一個是秘魔莊大總管,

「皓首陰煞」西門

奇寶與在下一同粉身碎骨,我又何懼之有?」 藍啓明朗聲笑道:「閣下如果不怕這三樣

主就成全於你,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然後響起一聲怒喝道:「好小子有種!本島 此言一出,濃霧中只聽得一陣忿怒的獰笑

,接口道: 喝聲甫住,陡地一聲朗朗長笑,劃空傳來

那麼濃密的霧氣登時像滾湯發雪,風捲殘 笑語聲中,只見得一團紅光,在濃霧中一

石,距離島岸只不過三四丈,當下,那敢怠慢不由心中大喜,霧氣一消,立時發現脚下的礁 雲般,頃刻消逝無踪,現出天空一輪明月。 藍啓明聞聲之際,便聽出是韓劍平來了,

,便一手揪着雯姑娘,掠空而起, ,距離島岸只不過三四丈,當下,那敢怠慢 **陡聽「轟」的一聲巨響,火光亂迸,碎石**

力,震蕩得一連幾個翻滾,方才勉强飛落對岸 紛飛,剛才立足的礁石,業已化爲烏有。 ,俱不由暗叫一聲:「好險!」 藍啓明和雯姑娘在空中被那上冲的震爆之

四哥怎地這時才來,害我們瞎着急了一陣。」 藍啓朗携了雯姑娘,快步上前,笑道:「併肩卓立白石牌坊下面,却不見冷威的踪影! 明月清光照耀之下,只見韓劍平與白牡丹

韓劍平一怔,道:「你們?」

笑道:「雯妹,這兩位是我時常提起的韓四哥同我一道來尋冷威報仇的。」他側顧雯姑娘, ,倒忘了給大家介紹了,她叫施雯,這次是 藍啓明「噢」了一聲,笑道:「我一時高

娘!」 雯姑娘福了一福,叫了聲:「四哥!白姑

韓劍平一面還禮,一面注目藍啓明笑道: 藍啓明不禁俊面一紅

重新佈置去了。 來了,連話也不說,便退入宮殿之中,大概是 韓劍平道:「濃霧一散,他發現我和丹妹

笑道:「四哥什麼時候和白姑娘改了稱呼?」 憐她伶仃無依,故此與她結爲兄妹,賢弟以 藍啓明望了望白牡丹,又望了望韓劍平

大家慶祝一番。」 真是太好了,等這裏事情了結,小弟得好好替

上一兩朶別人的花兒,賜給小妹就夠了 兄弟之間各人的習慣和脾氣,聞言,嬌笑道: 「五哥不用太過破費,將來如果有機會時,借 ,知道了「武林八仙」之事,並瞭解了他們

隨時隨地都有,還用得着去借麼?」 慨的事情,素來是最樂意幹的。」 雯姑娘不解地說道:「明哥好小氣,花兒

真的要借人的花兒-藍啓明笑道:「這是一句譬喻的話,不是

個 藍啓明不由尷尬地吶吶道:「這個……這

吧。」這個譬喻他是不好意思說的 ,讓我來說給你聽

幾句。 說着,附在雯姑娘耳邊,嘰嘰喳喳地說了

雯姑娘「哦」了一聲,嬌笑道:

不是吃豆腐的時候了,快把冷威找出來,才是

後也要把稱呼改過來才是。」 韓劍平荘容道:「愚兄敬她出汚泥而不染

藍啓明「哦」了一聲,不由大喜道: 白牡丹在這一路上來,已經從韓劍平的口

個不成問題,愚兄對於借他人之花,慷他人之 藍啓明聞言瞪了韓劍平一眼,笑道:「這

雯姑娘霎霎眼睛,道:「譬喻什麼?」

白牡丹走過去牽了雯姑娘的手,笑道:

「原來是

會也去替我借一來!

傳出一個宏亮的聲音,道:「島主有請殿外四射出一片燦耀的燈光。號角之聲一落,殿中便 位貴賓進殿相見。」 。只見正面大殿的四扇硃紅大門,緩緩啓開, 言笑之間,陡聽一聲號角長鳴,劃空而起

個狡猾的老賊!」 韓劍平等人聽了,俱不由暗罵一聲:「好

以前所遇到的更爲兇險得多 埋伏來對付他們,而大殿中的埋伏,也必然較 事情十分明顯,冷威正是要利用大殿中的

躱在屋裏算什麼玩意,有種的,就出來拚過死 0 只聽殿中傳出冷威「嘿嘿」的冷笑道: 雯姑娘却忍不住嬌聲罵道:「無恥老賊

既然這樣看得起韓某,則殿中縱然是擺滿了 們如果害怕的話,本島主也不勉强。」 韓劍平朗聲大笑道:「好說好說!冷島主

韓大俠和白姑娘的份上,才大開宮門迎接,你

施姑娘不要隨便開口亂罵,須知本島主是看在

樹刀山,我們也要進去見識一番。」 冷威在殿中冷冷說道:「這殿中倒沒有劍

閣下儘管放心進來就是!」 樹刀山,只有兩位朋友,準備要敬閣下兩杯 藍啓明笑道:「明知山有虎,我們也要偏 韓劍平對藍啓明道: 「五弟你看怎樣?」

向虎山行,四哥!進去吧!」 韓劍平道:「那麼,大家各自小心,進殿

自閃目一看。只見寬敞的殿堂當中,冷威高高墀,跨進殿門,藍啓明等人也隨後跟進來,各 防不測才好……」 之後,便要運功護身,千萬不能鬆懈,隨時預 說完,當先領路,穿過白石牌坊,登上丹

壁,當下,趕忙施展「壁虎功」,眞氣一歛,「蓬」然微響,背脊已撞着一堵冷濕鳞峋的石 冷威冷笑道:「嘿嘿嘿! 藍大俠不信的

彩石墩,左邊的右墩上,已有兩人在座

踞在一張珊瑚交椅之上,在他面前排着兩行五

話,不妨等着瞧瞧 韓劍平朗聲道:「冷島主!你究竟有什麼

太俠之時,本島主只要他的三樣奇珍,如今我 說道:「本島主的打算可多着呢!先前困住藍 不但要這樣奇珍的東西,而且還要一個人。」 只聽冷威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然後冷冷

韓劍平道:「你想要誰?」 冷威道:「白姑娘。」

宗奉養麼?」 白牡丹大怒道:「你想請姑奶奶回去當祖

好不要開口,因爲妳的功力最差,話說多了便 會沉不住氣,一旦掉下去可不是玩的。」 只聽冷威「嘿嘿」一笑,道: 「白姑娘最

以分辨出週圍的景物。 明的目光,已漸漸習慣了眼前的黑暗,依稀可 就在雙方這一陣對話之間,韓劍平和藍啓

文光景,四週的石壁,又濕又滑,他們貼在 這是一個長方形的地穴,每邊相距大約三 壁

深 上,也不知離頂上有多高,更看不見脚下有多

上面看看有沒有辦法。」 ,對藍啓明道:「你且跟冷老賊敷祈,讓我到 韓劍平略一忖度,遂用 「蟻語傳音」功力

說完,便自展開「壁虎功」,朝着上面爬

到達穴口,但你能推得開那塊重逾萬鈞的石炉 那知,他身形才一動,便聽冷威「嘿嘿」 「韓太俠不要白費心思了,就算你能

之力,一掌推去。 個伸展,便摸着頂上的石板,當下,暗聚生不 韓劍平也不答話,運足功力,手足一連幾

立即身子一側,從石墩翻落地上,躱過了兩根 狄長青似乎早有防備,一見白牡丹抬手

巳將身子吸在石壁之下

又聽對面響起藍啓明的聲音道:「喂喂!

大家都平安麼?」

韓劍平道:「我很好,丹妹雯妹她們怎樣

一聲輕響。 就在狄長青翻落地面之頃,突聽「劃」的

即陡然往下一沉一翻,縮入了一個深沉的坑中 韓劍平等人座下的石墩連同整塊地面,立

在狄長青身上,個個驟不提防一齊墜落坑內。 狄長青的事情吸引,是以都沒有想到毛病會出 中在冷威身上,而藍啓明等人,却爲白牡丹與 韓劍平雖然早有防備,但他的注意力是集 可是他們都不是省油之燈,一見上當入伏

主,我們已經遵命進殿來了,你打算如何比劃 人,挨次坐下了來,然後朗聲發話道:「冷島

,就快點說明,不要再拖延時間。」

冷威冷笑道:「有冤報冤,有仇報仇,這

得平滑光圓,配合着五彩的岩石墩面,彷彿是 一體生成,却看不出有何異狀,遂與藍啓明等

韓劍平留神看了石墩一眼,見這石墩雕塑

冷威一擺手,指着右邊石墩,冷冷道:

白牡丹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不由恨 另一個,赫然是「七星島主」狄長青

股掌風,借着反震之力登時將下墜之勢一滯。 去。 滯之頃,眞氣猛一提,雙雙直拔而起,往上竄 ,立即不約而同,齊地揮掌向下一拍,打出 韓劍平與藍啓明的動作最快,就在身形一

」然一聲,從上面落下一塊又厚又大的石板 將坑口蓋了個嚴絲合縫

上衝之勢,不然的話就得腦袋開花。 幸虧二人見機得快,趕忙一沉眞氣,利住 白牡丹和雯姑娘正自提氣上升,見狀之下

的酒,快還我爺爺的命來。」

白牡丹也目注狄長青,怒喝道:「姓狄的

雯姑娘戟指冷威,嬌喝道:「誰耐煩吃你

,你還有什麼話說?

毒,我們是一概不吃。」

韓劍平微笑道:

「不管閣下的酒中有毒無

一片黑漆,伸手不見五指。 不由大鱉道:「怎麼……」 她們話剛出口,坑口已被石板蓋住,四週

藍大俠

發火,上次若不是陰差陽錯,妳早就回到鍾離 員外身邊了,妳不來謝謝老夫也就算了,還要

狄長靑「嘿嘿」一笑,道:「白姑娘休要

借力分開,看能否沾到週圍的岩壁。」 韓劍平急聲喝道: 「大家快快互相發掌

的

你落在我手中,不把你抽筋剝皮,我就不姓藍

藍啓明恨聲喝道:「無恥老賊!終有一天

·就算你帶了火摺子,也毫無用處。」

只聽冷威哂然冷笑道:「藍大俠這主意很

掌風,韓劍平那敢怠慢,立即借勢倒飛出去,

去。 抬手,兩根「羅利追魂刺」閃電般朝狄長青射

「羅利追魂刺」

去。

敬各位一杯水酒之後,再復算賬不遲。」 是自然之理,但四位來者總算是客,待本島主

韓劍平搖頭道:「冷島主盛意,我們心領

就是,不用再張羅了。

冷威冷笑道:「難道韓大俠怕本島主在酒

二人還未衝出坑口,陡覺眼前一暗,「轟

喝聲中,已自拍出一掌,認準藍啓明的位

置推去。 「呼」的一聲,黑暗中立時反震回來一股

的脚下 之下 恰好一個是在韓劍平的旁側,一個是在藍啓明 合一起。 麽? 在應該怎麼辦?」 我們都有責任,何况後悔也不是辦法!」 森得意的冷笑之聲!四人齊地擬神細聽,只覺 些東西・」 處。 這笑聲在黑暗中四下飄蕩,竟然聽不出來自何 黑暗中,立即傳來白牡丹和施雯的回音 白牡丹愧然道:「都是我不好,一時氣憤 韓劍平、藍啓明趕忙滑過去,分別和她會 韓劍平安慰道:「丹妹不要這樣說,其實 韓劍平問道:「賢弟身上可帶得有火摺子 藍啓明接道:「四哥之言有理,但我們現 半晌,笑聲條止,隨着冷威冷冷接道: 藍啓明苦笑一聲,道:「我素來就不帶這 ,竟害了大家。」 「嘿嘿嘿嘿!」黑暗中,忽地傳來一陣陰

的手中呢。」 不錯,但請你不要忘記,你現在是落在本島主 藍啓明怒道:「我不相信你就能困得死我

X112

年溫玉寶笛』呢?快拿出來還我。」

白牡丹氣得粉臉鐵青,喝道:「那根『萬

遲了一些,老夫早就交還給鍾離員外了

白牡丹此時怒火直透腦門,嬌叱一聲,一

狄長青笑道:「姑娘這時才問我要,已經

我說些什麼?」

石板果然紋絲不動。 「蓬」然一聲!祇震得他手腕酸麻,那塊

,珍寶也在我身上,有本事來拿!儘在囉蘇則 如何?白費氣力,這是何苦?勸你還是乖乖認 祇聽冷威又是一陣冷笑,嘲弄地說道:「 「老賊,白姑娘人在此地

才顯得本島主的眞功夫。」 主不太愛聽,我要你們乖乖把人和寶物獻上, 藍啓明怒極而笑道:「放屁!就算你上有 冷威冷冷說道:「這種激將的話兒,本島

你身懷異寶,不畏水火,本島主就奈何不了 天羅,下有地網,又能把我怎樣。 祇廳冷威「嘿嘿」冷笑道:「藍大俠以爲

害武器,能令我們乖乖屈服。」 們了麼?須知本島生有一種極爲厲害的武器, 可令你們乖乖地屈服。」 藍啓明冷笑道:「我們倒不信你有什麼厲

看你們服是不服?」 祇聽冷威沉聲道:「本島主餓你們幾天,

黑暗中,又傳來冷威一陣得意的笑聲,道 藍啓明不由心頭一震,默然不語。

爲止,你們好好考慮考慮。 「如何?本島主這武器厲害不厲害?」 語聲一頓,沉聲又道:「本島主的話到此

傳音問道:「怎樣,有沒有辦法? 韓劍平道:「石板太重,合我們之力,恐 這時,韓劍平已回到原來的位置,藍啓明

怕也無法推開。」 藍啓明道:「那麼,我們試試朝下面看看

口

另外尚有埋伏,敵暗我明,那時就不易應付的韓劍平沉壓道:「下面不知有多深,萬一

就這樣坐以待斃嗎?」 藍啓明不以爲然道:「這樣說,難道我們

絕人之路,說不定會有奇蹟發生呢。」 功力,大概還可以支持相當的時間,相信天無 韓劍平笑道:「五弟不要着急,憑我們的

聲甫住,立時就出現了奇蹟。 天下之事,果然有這般凑巧,當韓劍平話

誤,遂一齊摒息靜氣,凝神傾聽 「韓大俠,韓大俠ー 衆人乍聽之下,一時間還以爲聽覺發生錯 祇聽黑暗中隱約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道 你們是在什麼地方?

「韓大俠!韓大俠!你們聽到沒有?」 歇了一會,只聽這低沉的聲音又復響起來 這的確是有人在呼喚,但聲音却是陌生得

很

在下 韓劍平忍不住反問道:「朋友是誰?呼喚

位到小人這裏來!」 知!請快告知我,你們現在的位置,以便帶各 那低沉的聲音接道:「小人是誰,見面便

那低沉的聲音道:「小人功力太差,不能,難道你看不見我們在什麼地方麽?」 韓劍平道:「我們的位置,很難判斷得出

暗中視物,韓大俠如能發出一點光亮,那就不 成問題。」

向右下移動約莫兩丈三尺,就可以摸到一個洞 晃了一晃,道:「朋友看見這個紅光沒有? 那低沉的聲音道:「看見了,請這位大俠 藍啓明聞言,忙從懷中取出「滅火龍珠」

去。 壁虎神功」,小心戒備着緩緩往下右下方滑過 藍啓明聞言,手握「滅火龍珠」,施展「 小人便在洞中。

沙邊止住身形,招呼韓劍平等人過來。移動兩丈左右,果然摸着一個徑尺大小的

進來了。」 竹簫」伸入洞中一探,低聲道:「朋友,韓某 韓劍平吩咐各人緊貼在洞口,然後將「翠

言罷,身形一晃,鑽進洞中

」護住面門,閃目一看。 始稍稍開闊,韓劍平直起身子,手橫「翠竹簫

低聲問道:「朋友!你到底是誰?」

他們進來,到了前面再說。」 黑衣人急急道:『時候無多,韓大俠快喚

緊緊跟在後面。 韓劍平手持横翠竹簫,功行百穴,嚴密戒備着 黑衣人見人到齊,一言不發,轉身就走,

魚貫相隨而去… 藍啓明讓白牡丹和施雯在中間,自己殿後

道紛歧,脚下高低不平,甚爲崎嶇難行,但那 一路俱是狹僅容人的甬道,曲曲折折,岔

個彎,洞徑漸見寬闊,同時也透進了光亮。 黑衣人却似是摸熟了路一般,脚步毫未停頓。 ,旋身一攔,定眼一看,不由愕然道:「哦! 走了約有兩盞熱茶之久,也不知轉了多少 韓劍平條地一晃身,飄風般越過那黑衣人

大會上,跟隨冷威赴會,被冷威用來試給「奪 命神環」妙用的黑衣大漢。 原來這個黑衣人竟是月前在秘隨莊的賽寶

無法不聽,於是向洞外傳音把藍啓明等 韓劍平此際雖然滿頭狐疑,但情勢上,却 祇見暗影之中,面前站着一個黑衣人,遂 這洞起初甚爲狹仄,直鑽進一丈多深,方 人招呼

大俠仗義教助,早就成了廢人,所以甘冒大險黑衣人大漢躬身道:「小人那天若不是歸 遂躬身行禮道:「正是小人。」 韓劍平詫道:「你爲何要救我們?」 此際,那大漢見韓劍平巳將自己認出來

,來報答韓大俠的恩徳。」

麼地方?你萬一被他發覺了怎麼辦?」 韓劍平道:「 們的島主呢?他現在在什

當先往前走去。 大俠隨小人走快一些,便不妨事了。」 大殿上飲宴慶賀,一時半刻不會發覺的,請韓 言罷,躬身一禮請韓劍平讓開道路,又復 黑衣大漢道:「島主這時正與兩位外客在

去…… 特別留神戒備,方加快脚步,緊隨黑衣大漢而 ,但是以地處險境,遂暗暗吩咐藍啓明等人 韓劍平這時對黑衣大漢雖已沒有什麼懷疑

我過去把守衞之人騙出來。」 去,就不怕島主作怪了 制全島埋伏的機關秘窟,祇要將裏面的總絃破 下來,悄聲對韓劍平道:「轉轉彎過去就是控 茶熱之久,黑衣大漢才在一處拐角的地方停了 ,時暗時明,寬一段,狹一 一路上,轉彎抹角,上上下下,尚道之中 ·請韓大俠守在這裏, 段,走了約有一盞

說完,一轉身,消失不見。

相信,祇要一轉過這個彎,就可看到了。」 黑衣大漢與人說話的聲音,道:「兩位如果不韓劍平依言蓄勢相待,不多一會,便聽見

韓劍平修手一伸,悄沒出聲地,將兩人點倒地 黑衣大漢隨後轉出來,悄聲道:「裏面還 話聲甫住,便見兩個黃衣漢子閃將出來,

衣服換上。」 有幾個,韓大俠請那位大俠過來,把這兩人的 藍啓明不待吩咐,已閃身過去,帮韓劍平

下面,站着三名手執兵双的黄衣漢子。遙見甬道前端,燈光照得如同白晝,一座弯門 將兩名黃衣漢子外衣剝下來,套在自己身上 二人收拾停當,隨着黑衣大漢一轉彎,便

月 份

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無

顏

滄

The state of the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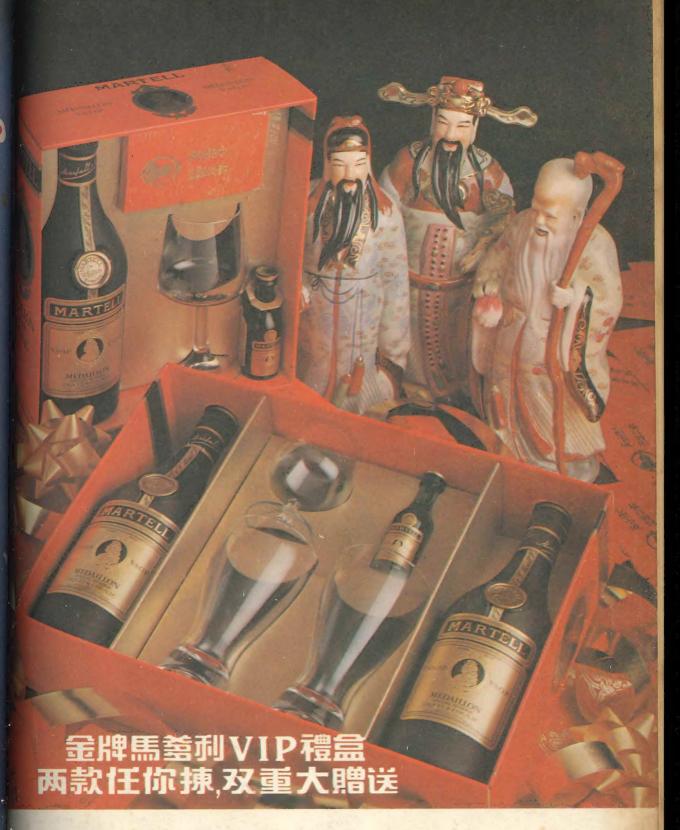


令 全書294頁定價HK\$4.00

殺追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全書 153 頁定價 HK\$2.00





大號金牌馬爹利干邑拔蘭地雙重大贈送: 一枝庄禮盒送VIP酒杯一隻,

酒辦一枝, 無送發財利是封二十個. 兩枝庄禮盒送法國酒杯三隻, 兼送酒辦一枝, 送完即止. VIP是英文"貴賓"的縮寫. VIP酒杯, 法國精製, 高雅名貴.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 自奉送禮, 實惠得體.

金牌馬蓋利,法國銷量第一 VIP禮盒,祝信心想事成